暗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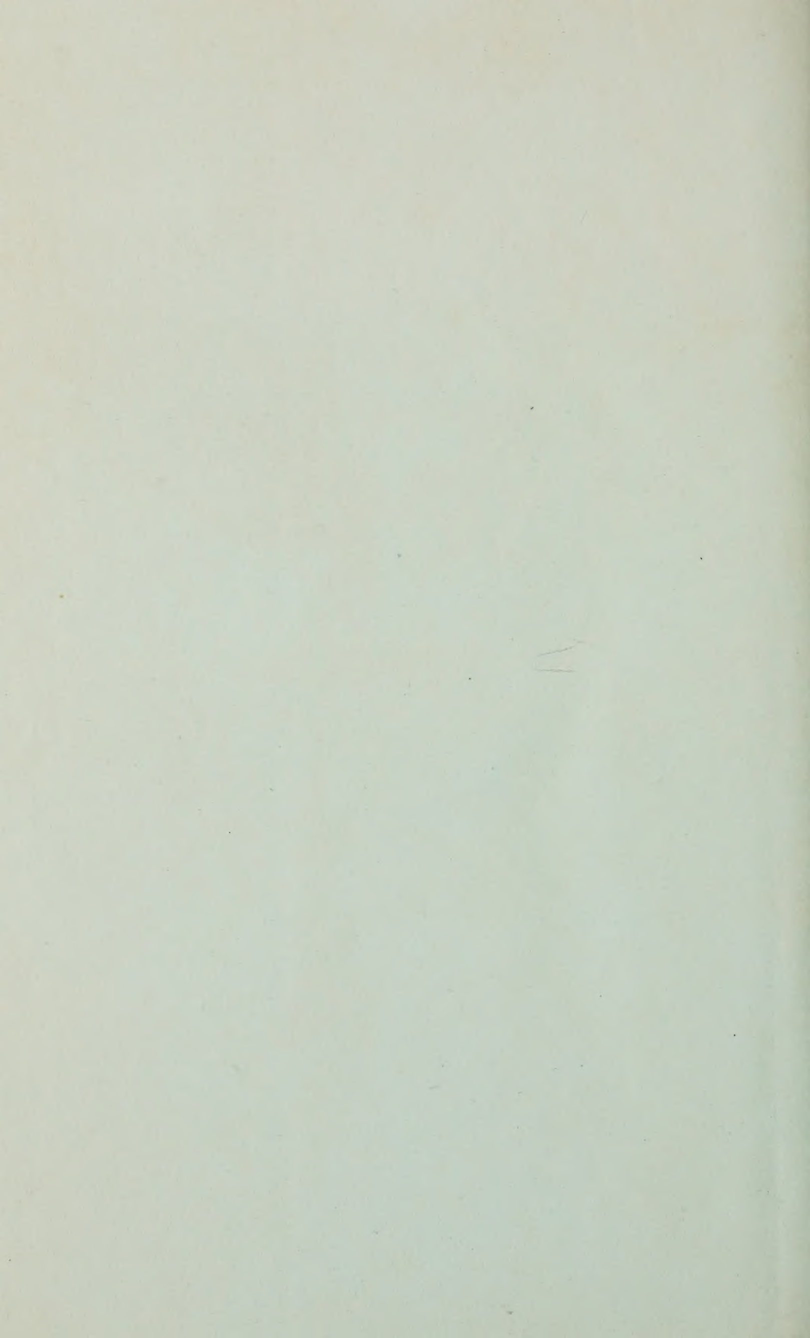
許之遠著

阿爾泰出版社

暗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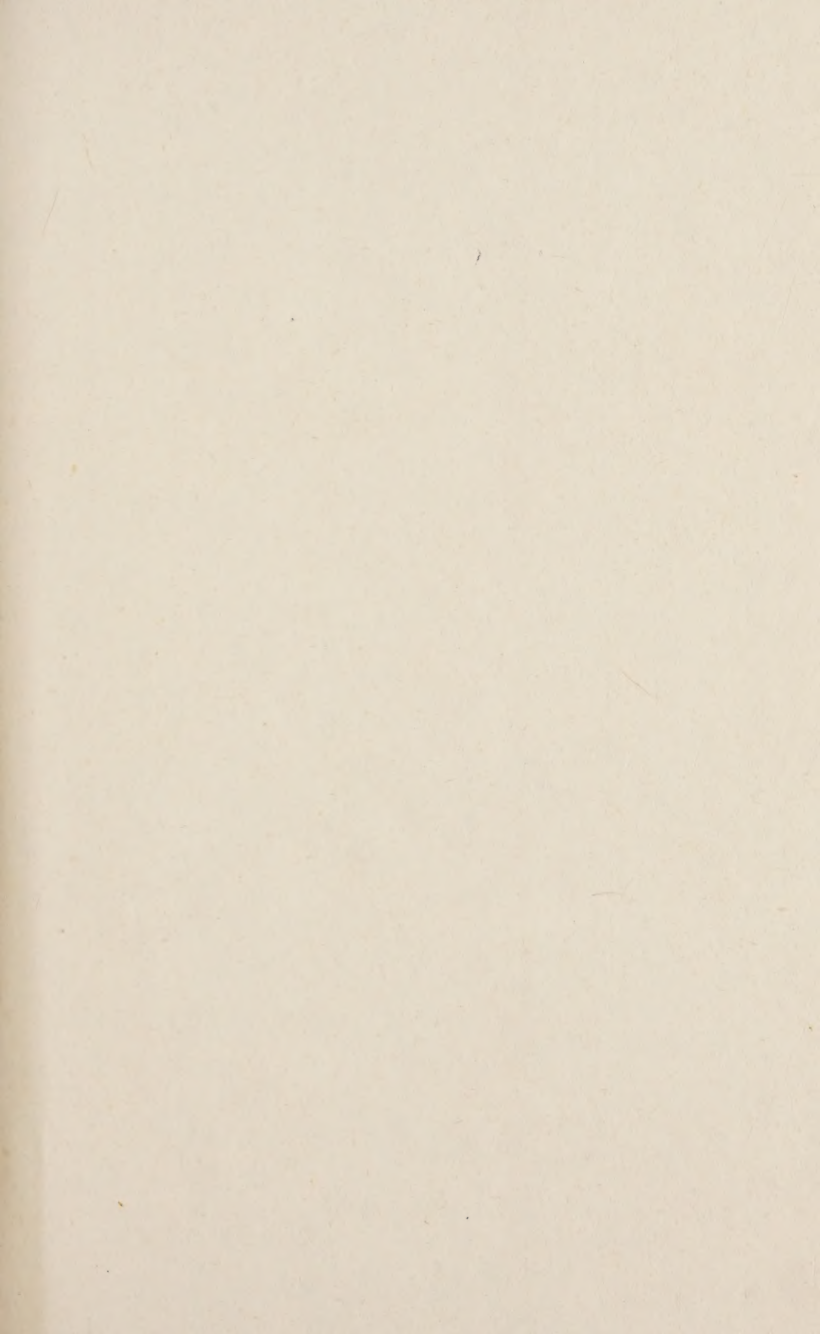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一部以海外知識青年爲題材，以加拿大華僑社會爲背景所構成的長篇小說。作者通過男主角周亦文的種種遭遇，及其與女主角姚楚芸的愛情波折，展開了對社會問題的探討和對人性的批判。由於作者長年旅居加拿大，對於當地的華僑社會和青年的種種困擾，均有極深刻的瞭解，加以文筆流暢，故事結構嚴謹，是爲海內外青年值得一讀的佳作。











暗潮

作者：許之遠

阿爾泰出版社

文學與現實

——附論「暗潮」——

尙衣

文學作品是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。人生社會的各種生活素材，經過文學創作者以藝術的技巧，通過了精神意識的精心塑造、彫琢，使人生社會的某種形相，以藝術的形式重新體現出來。然而人生社會的生活形相，是多種多樣的，因而文學的創作素材也是多方面的，廣泛而複雜的；決不能以什麼框框來規限文學創作者的創作範圍。也就因爲這樣，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，他必須有廣泛的、豐富的而又深入的人生體驗。這樣才能選取其所可能捕捉的創作素材。至於反映什麼和怎樣去反映，那就視乎文學創作者的認識素養和藝術造詣的深淺而去抉擇。但有一個不變的原則，是必須寫他所最熟悉的、最了解的人生生活形相，才容易感染他人，否則不可能親切的深入去表現。因此，我們對文學作品的認識與評價，必須注意其內容的熟識程度及思想的正確性。

文學既然是反映人生社會的現實形相，但並不單是赤裸裸的暴露，而是經過文學創作者的加工點染、精神塑造。因此文學創作者必須對其作品賦予藝術的生命，使其作品不徒然是反映或暴露人生社

會現實，而且是批評現實，指導現實，甚至具體而微的指出現實的某些缺點，引導其應循的正確方向。因此我們說，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，它是具有指導人生的積極意義的。

近二十多年來，由於大陸在極權的統治下，文藝已成爲政治宣傳的「樣板」，文藝工作者都在「樣板」的框框裡淪爲御用的工匠，文學創作範圍被局限了，作家的意識形態被枷鎖了，作品內容千篇一律。老一輩的作家和作品，被清算的被清算，被迫自我批判的，被迫自殺的，被迫擱筆的，大陸文壇成爲一片空白死寂——沒有一點生氣，大家在框框裏面玩。倒是臺灣的文藝漸呈現了蓬勃的現象—作家之衆多，作品之豐富，不只是雨後春筍，簡直是茂葉扶蘇，豐果纍纍了。這是創作自由的結果。基此，文藝創作，必須在自由的土地上，在自由的環境下，由創作者去選擇其素材，毫無規限的進行創作，才能產生出優秀的作品。

近年來，不少海外的青年作家，他們以海外的華僑生活爲創作素材，創作了不少反映海外華僑生活意識的作品。有的質素也很不錯，使人們（讀者）得以瞭解到華僑——尤其是青年留學生的生活和意識，以及他們在海外所遭遇的問題。

許之遠先生身居加拿大，以其在加親身體會的華僑社會、生活與熟識其背景，寫出了這本「暗潮」。其中的人物，包括了留居海外的華僑工人、商人、教授、留學生等等。儘管生活方式是各有不同，然而彼此的生活習慣和意識形態，都是同屬民族底傳統。在作品裏，我們可以看到華僑們在海外社

會所遭逢的境遇和感受，點染出人與人間的關懷、友愛、互助，這些都是基於同一的民族意識所薰染，使我們易於接受，並對書中人物產生親切感，產生了共鳴。因爲作品裡的每個人物的個性、品德，以至其思想意識，都是我們所熟悉的、認知的、不生外的，其所描寫的每一細節，都富於感染力，正因爲這樣，這作品素材的眞實性和藝術性，無疑是很高的。

我無意在這兒爲這部作品作誇飾的推許，我只覺得文學作品應該很樸素、很誠實的去反映現實；不應好高騖遠，更不應標奇立異，或是專事模倣。作者應該有他自己的思想天地，有他所熟識的社會環境和人物，只要他肯留心的觀察，精細的去捕捉素材，掌握文字的技巧，是會寫出滿意的作品來，而「暗潮」的作者已具備了這些。

（作者簡介：香港作家、書評家）

人因愛而生；有多少人爲愛而活？

人走到路的盡頭，就說：「前無去路了。」而路是人走出來的。

人以吶喊、示威或漫罵來掩飾他的無知；而智者卻以緘默和忍讓，來表示他的氣度與優容。

沉默是多數的大衆，但被少數的叫囂淹沒了！於是，少數代表了公意。

這就是世紀末的時代風情。



驪歌高奏了，郵船終於啓碇。逐漸地，在模糊的視線下，楚芸和黃粵生在幌動的人潮中迷失。郵船剪破了波瀾，駛向蒼茫的暮靄。

一切又慢慢的歸於平靜，甲板上的人們，陸續進入艙座。夜漸闌，濤聲衝着沉寂。我斜倚船欄，迎着陣陣的海風。無數往事，凌亂在腦際閃動着。偶而仰望，多少星辰，已點點的撒滿天；像熟識的朋友，我對它們有一份深厚的情誼。

早在我戍守金門，荷槍獨立，面對黑沉沉的海，特別是在月暗時候，翹首天際，它們已照伴着我。

× × ×

我戍守金門，是在大學畢業後服兵役的一年，我被派到和大陸厦門一水之隔的前線。

記得入營不久，在學校的暑假中，代聯會在訓導長指導下，成立了暑期軍中訪問團，到前線來慰勞我們這一羣在服役中的畢業同學。

當軍中訪問團飛抵金門，消息就馬上在服役的同學中傳開。我們帶着見親人的情緒，在長官的安

排下，全體參加了訪問團的演出晚會。

晚會是在金門國校的大禮堂舉行。張訓導長首先作了簡切的致訓和慰問；接着便是遊藝節目。臺幕掀開了，主持節目的司儀小姐，拖着搖曳的百褶裙，從臺側走出來。我們與奮地報以熱烈的掌聲。她先向我們問好，然後開始介紹演出的節目：

「『馬車伕之戀』，由僑生黃粵生、程永珍同學擔任。」司儀說完，臺下立刻再起一陣掌聲。燈光一熄又亮起來，司儀小姐不見了，臺上兩邊已站着一男一女，穿着新疆的傳統服裝，男的蓄着短鬍，足穿馬靴；女的結着兩條長辮。音樂一起，他們跟着歌聲跳起來。男的是那樣粗獷可喜；女的風情萬種，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，似嗔還喜的神情，使人跌入遐想。幾次交目，欸欸傳神，把初浴愛河的男女刻劃盡緻。音樂一停，掌聲轟然而起，他們經過好幾次謝幕才退入。

電燈一熄又亮起來，司儀已在臺前，大家都被她優美的儀態吸引着。我看一看節目表，上面印着擔任司儀的名字——姚楚芸：外文系一年級生。

那晚的節目太精彩了，然而姚楚芸的風采，給我更深刻的印象。

晚會節目完畢以後，師長和訪問團的同學們從後臺走出來，與我們自由地交談着。跳「馬車伕之戀」的程永珍，給服役的同學層層包圍着，她的舞伴黃粵生却冷落地站在一角。

我和同營的羅雄輝走過去。

「黃同學！」我把手伸出來，我們握着。

「我叫周亦文，他是羅雄輝。」我爲他們介紹。

「你好！」他們也握手互道。

「你們在金門逗留多久？」我說。

「三天：今晚是遊藝晚會，明天參觀各地，後天分發慰問品，晚上回臺北。」黃粵生操着濃厚地方口音的國語回答。

「你的『馬車伕』跳得眞好！」羅雄輝豎起拇指說，並問道：「你是星馬僑生吧！」

「不是，我是香港來的。」他遙指一下程永珍：「是她教我的。」

我們跟着他的手勢望去，程永珍像衆星拱月似的，在層層包圍下有說有笑。他們的脚跟，似乎被釘在地板上。

張訓導長帶着幾位表演的同學，到處向我們招手問好，姚楚芸也跟在後面。

他朝着我們的方向走來了，我和羅雄輝迎上去。

「張訓導長好！」羅雄輝和我向他鞠躬致意。

「你們辛苦嗎？」他慈祥的對我們說。

「不！不！」羅雄輝說：「我們都很好！謝謝你！」

「來！來來！」他招手向跟着他的同學說：「我給你們介紹。」

「周亦文。」他指着我說：「唸社會學系，是本校靑年雜誌社的主持人。」我和他們逐一握手，大家互道姓名和所讀科系。

「姚楚芸，外文系。」她的手伸出來，不知怎的，我却忽然猶豫起來，但終於伸出來，只感到心在跳，我握着她的手，直到她向我領首微笑，我才警覺地放開。

張訓導長又率領他們，向其他同學聚處招呼着，我望着她優美的背影出神，腦海浮現出那嫣然的笑靨。

晚會結束了，我們各自返回營地。

我和羅雄輝同寢室的，大家談論晚會的演出，他十分欣賞程永珍的舞姿，但更推許她底風情。對姚楚芸的儀態，認爲卽使受過儀態訓練的女性，很少能及她那恰到好處的自然。

我也提出我對表演者的主觀評價，但沒有說及姚楚芸，因爲我覺得，她是一個活的整體，她的音容風貌，是個完美的組合，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感。當晚，姚楚芸的倩影不斷在我的腦海中幌動着，她的笑靨是多麼迷人啊！

忽然，我的眼前出現臺前那幅熟悉的紅帳幔，在燈光照射下，姚楚芸竟又在它掀開時出現，像對着我一笑，然後將兩手慢慢擧起，向兩側緩緩伸開，紅帳幔也跟着徐徐向兩旁移開，她那神采的眸子

向我一眨，說：「這是生命的序幕。」

「楚芸！」我叫着向她處奔去；但兩條腿動彈不得，身體失去平衡，上身向前仆，肩膊撞在地上。我一驚而起，張眼一看，羅雄輝站在我的床前，用手拍着我的肩膊。

「軍號吹了，快起來！」

我無暇再回味夢境，迅速整理好內務，立即趕上操場集合。

值日官在報告中宣讀了十位同學的名字，作訪問團的嚮導和招待員，由楊教官領導，要立刻到指定的地點集合，由軍車送到訪問團去，而我，竟是其中的一員。

張訓導長和訪問團的成員，已在招待所門前等候着。

姚楚芸、黃粵生和程永珍分站在訓導長的左右。姚楚芸微笑向我點頭。雖然只是第二次，而我却多麼熟識這一笑靨啊！

我們分批上了軍車，依着原定參觀的路程，先到太武山，在「毋忘在莒」的刻字下攝影留念。跟着，我們驅車轉入地洞，去參觀防禦工事，所見到的瞭望臺、炮臺和機關槍巢，以及大大小小的碉堡和哨崗，各據地形密佈。地下的公路蜿蜒相接，軍車來往其間，在戰時對後勤聯絡和支援，起了重大的作用。這龐大堅固的工事，是國軍戍守孤島歷年累積的成果，凡戍守過金門的將士都引以爲榮。

「共匪席捲大陸後，在我們撤至金門，還沒有立定脚跟的時候攻不下金門，他們失去最後一次機

會了。」楊教官驕傲地對參觀的團員說。他帶領我們通過一座碉堡，不遠處，是一座居高臨下的瞭望臺，我們環視四周，遠近都是一片青綠。

「你們現在會感到金門是一個綠洲，可是，當我們初從大陸撤退到這裡駐防的時候，全島只有七棵樹，地勢是山低水急，農業生產條件差，風沙爲害，糧食蔬菜仰賴輸入，加上雨量稀少，牛山濯濯，每年生產的雜糧，還不足三個月的供應。現在，經過多年來的努力，除了供應給島上六萬居民外，不但不依靠輸入，還可以輸出。植林已超過七千萬枝，這是人定勝天的實例。」楊教官那種堅毅自信的神氣和語調，大大地感動每一位同學。他又遙指着視線所及的一塊三角地帶，前面被一條蜿蜒而過的河道所隔斷着。

「那就是古寧頭，在民國三十八年十月，共軍强渡登陸，在那裡被我們打得落花流水，以後就不敢覬覦金門了。到後來金門砲戰，也打不出結果，却宣佈單日打，雙日不打。」他頓一頓說：「其實，就算倒過來：雙日打，單日不打，他們照樣打不下。」引得大家都笑了。

最後參觀的一站，是心戰資料室，除古寧頭外，算是設在最接近前線的。負責該室的上校特別爲我們報告。他說：由於金門與廈門一水之隔，最接近的地方，是在步槍射程內，對面集體農場的操作，可以全部看到。那裡有設在地洞的掩護室；日夜有向對岸駐防的共軍喊話的女戰士。她們的勇敢和機智，常使共軍尷尬地處於下風，對他們心理的影響，就更難估計了。做報告的上校，爲此特別舉個

例：

「有一次，雙方喊話員又對罵起來了。我方心戰的女戰士說共匪是蘇聯的走狗；他們也當然說我們是美國的走狗。後來，我方機智的女戰士說：「你說我們是美國的走狗。好，我現在高呼：『打倒美國帝國主義』；你不承認是蘇俄走狗，就請你高呼：『打倒蘇俄帝國主義吧！』當時，中共還在執行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，誰敢高呼打倒蘇聯呢？他們被這一擊，打中了要害，固然無話可答，在良知上所引起的悲憤，恐怕更難想像了。」

參觀過心戰資料室後，已是下午四時，終結了全部訪問過程。我們重上軍車，駛返市區。訓導長宣佈自由活動，但晚上十一時前，必須返回招待所就寢。

姚楚芸、程永珍、黃粵生和我都在訪問時走在一起，大家比較熟絡。我提出由我做嚮導，帶他們到處逛逛，然後再商量其他節目。他們沒有異議，我們便開始出發，其他同學也三五成羣的陸續分散開去。

經過炮火洗禮的金門，比以前更驕壯了。許多新的建築在瓦礫堆中冒起來，商戶比櫛相連，行人摩肩接踵。我們在幾條熱鬧的大街蹓躂着，各自購買了一些紀念品和特產。

在言語中與情態間，黃粵生和程永珍顯然是一對戀人。她是健談的，眼睛黑得發亮，薄薄的嘴唇，笑起來，兩頰中出現一個淺淺的梨渦，是個嬌小的南國姑娘。她說話時，黃粵生總把耳朵湊近一些。

如果說程永珍像一株嬌憨熱情的玫瑰，那麼，姚楚芸應該是嫻雅素束的薔薇，她的風緻，在沉默中更嫵媚。

人的機緣，往往在偶然和無意中產生，而在安排和有意下結束。

我們在一間小菜館用過晚膳，便漫無目的地沿着公路，向着海岸散步。夕陽浮滾在海面的盡頭，漸漸的墜下去。

我們本來走在一起的，我不知黃粵生和程永珍是有意或無意的在規避我們，他們先拖慢了脚步，待我們回顧，他們已手牽手的橫過了公路。他們既然親熱得像對戀人，怎可招呼他們歸隊，我和姚楚芸相對一笑，仍照原來的方向漫步。

海風徐徐傳來輕微的濤聲，宿鳥歸巢了，長庚星隱約地閃爍着。

「姚小姐！」我遙指着長庚星道：「妳熟識這顆星嗎？」

「金星，是天上最亮的星星！」

「不錯！當它在東邊時叫做長庚，在西邊叫啓明，其實是同一顆星。」楚芸跟着我的手勢遙望着。我繼續說：「這顆星，我很熟識的，它陪伴了我整整卅夜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楚芸好奇地問。

「我在受訓期中，有整個月是值夜的，荷槍站在戍守的岸上，它是我最忠實的伴侶。」

這是月黯風柔的晚上，天河撒滿數不清的星星，星光照射在楚芸皙白的臉上，有一種醉人的光彩，她抬起頭，像搜索似的東張西望，然後指着三顆平行的星星。

「你看。」我依着她指定的方位望去。她說：「中間的叫天河，天河之東是織女，相對的便是牽牛。」

「天河配，這是陳年古舊的故事，我雖然很熟識，但它們的方位，倒沒有留意過。」

「大概只有女孩子才着意去認識。」

「牛郎識女，大概不久又相見了！」我記不起準確的農曆，但差不多總是六月杪，近七月的日子了。

「還有七天便是雙星節了。剛好是週末，我已約好程永珍晚上到我家來！」

「程永珍難道不去會她的牛郎嗎？」

「他們會一道來的。」她停一會，忽然若有所得的說：「那天你會回臺北嗎？」

「如果妳也邀請我的話。」

「歡迎你來！」她微微抬頭，微笑中帶着幾分嬌憨，明亮的眸子，在星光下放射出迷人的光芒。

我們怕離開黃粵生和程永珍太遠，會彼此散失，於是在附近停下來，坐在比較光滑的大石上。

我們隨便的談論着學校的生活瑣事，交換過我們在臺北市的地址，她問及我服役後的打算。

「還有幾個月便期滿了，目前沒有決定出處。」其實，如果我能在留學考試合格，便能趕着明年秋赴加升學。但是，由於沒有充分的時間做準備工夫，沒有太大的把握，只有這樣答覆她。

夜漸深，海面傳來陣陣拍岸的濤聲，我們都感到有些寒意。記得午夜十一時前要趕回招待所的命令，便在附近找着黃粵生和程永珍，大家安步當車，照原路走回招待所。他們有說有笑的走在前頭，我們卻沉默地跟在後面。好幾次想找些話題，打破這近於尷尬的沉默，但始終沒有成功，我笨拙得像一隻不能言語的斑鳩。

如果說愛情一旦發生，會把男女的距離縮短。那麼，在愛情還未開始的過渡時期中，男女的距離，在表面卻突然擴大。要不然，我們爲什麼連普通的應酬話也不會說呢？雖然，我認識楚芸只是昨天的事，然而，我心中卻像多麼熟識她。這是甚麼道理，我一直在思索着。

返回營地，羅雄輝仍未就寢，我把今天發生的事向他說起，也談論到我對楚芸所發生的心理感受。他說因爲不在場，難下評語。我邀他在雙星節一同到楚芸家去。他以未接到主人的邀請爲詞，不願做不速之客。我則極力表示楚芸是好客的，而且大家也算認識，不會不歡迎的。羅雄輝卻含笑拍拍我的肩膊說：「你怎能這樣武斷呢？可知姚小姐在你的心中已不陌生了！亦文！你已墜入情網了。」

羅雄輝的話雖然經我口頭的否認，卻使我內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

雙星節那天，我回到臺北。羅雄輝在我堅請下一同赴楚芸的約會。

楚芸的家，座落在青田街，是羅斯福路與和平東路的附近，院子圍着灰白的矮牆。我們按過門鈴，一個女傭打扮的婦人出來開門。當她問我們的姓名時，楚芸已在我們的面前出現。她熱烈地歡迎我們，並驚異羅雄輝也來。我說明難得有一個共同的假期，所以冒昧的邀請他同來，望她不介意，她眞摯地表示她的歡迎。

楚芸穿上素白的毛織襯衣，長裙印上紫色牽牛花的圖案，使人感染着一種青春的氣息。我們跟着她穿過露天的前院。在星光下，依稀看到兩旁扶疏的園藝，中間鋪着光滑的水坭空地。正面的大門敞開着，踏進門檻，便見黃粵生和程永珍，原來他們也剛到不久，正陪着楚芸的弟弟仲芸談天。

客廳的佈置古樸恢宏，有清高門第的氣派。廳的兩側，擺着同一形式的太師椅，每邊兩張，夾着中間用雲石面砌的茶几。牆上掛着一副對聯，出自明人手筆，上書着：「整頓乾坤將相」，「歸休林壑漁樵」，筆勢磅薄。楚芸的父親，聽說是一位退役的軍官。這副對聯，太切合他的身份了。不知誰提起，我們移到露天的前院聊天。雖然南國的七夕，還不致夜凉如水，而我們倒眞可以在天階仰望牽牛織女星。

年青是人生過程的黃金時代，也是最富情感的時候，青年男女間的鍾情懷春，多半是在這些絢爛的日子中發生的。

楚芸提議每人講一些織女牛郎的故事，或朗誦詩歌。大家贊成，我們以抽籤定先後。程永珍拈了

首選，不須動腦筋，輕易把天仙配的神仙故事說了。然而這耳熟能詳的故事，出自程永珍那張能言善道的嘴，還是令人神往的。

「……戀愛使他們荒耕廢織，所以嘛……」故事快要完結，程永珍風情地向黃粵生瞟了一眼：「天帝這老頭大怒，他忘記自己年青時的戀愛也一樣荒唐，卻把他們分隔於天河東西了。」

「黃粵生，如果你是牛郎，你會怎樣？」羅雄輝調侃着說。

「首先，」黃粵生莞薾一笑，清一清嗓子，說：「我申說理由，請求天帝收回成命。不然，第二步就是提出抗議，再不成，就只好罷耕了。」

「什麼第一、第二，這麼嘮噈！」程永珍緊接着說：「如果是我，一開始就乾脆私奔，天海茫茫，給他找到了，算自己倒霉。」大家都為她的豪情喝采！

接着，黃粵生講兩星的西方神話故事。而我則朗誦杜牧之的「秋夕」，楚芸唱秦少游「鵲橋仙」的詞。羅雄輝卻把兩星在天文學的記載加以銓釋。大家要求楚芸的弟弟也擔任一個節目。他卻把唱機搬出來，播出悠揚的樂曲。

大家正陶醉在優美的旋律，黃粵生卻挽着程永珍起來，跟着音樂起舞，我和楚芸相視一笑。

也許愛情容易給人勇氣，也容易使人頹喪，楚芸無意的一笑，使我內心掀起一種莫名的激動。俯視天階翩翩的舞影，仰望滿天隱約的星河，聽着流水般的旋律，不是詩樣的境界麼？我望着楚芸，我

的心像對她說：「讓我們也起舞吧！」

楚芸眞的緩緩站起來，她怎會知道我內心的秘密呢？我疑惑的望着她，並伸出手來，很自然地擁挽着她，隨着華爾滋的旋律，像夢幻似的跳着。啊！藍色的多瑙河啊！我擁抱着楚芸，像載浮在綠波中那麼輕軟！楚芸的眼睛像夢幻似的迷惑，均勻的面頰和端正的鼻子，襯着薄薄而挑逗性的小櫻唇，我的視線迷失在這張美好的臉龐上。啊！楚芸！妳知道不，我深深的愛着妳的啊！

「楚芸！」我在心中一直呼喚着：「我是深愛妳啊！」

「亦文！」我隱約地像聽到楚芸的呼喚。

是楚芸的呼喚麼？是眞的好，假的也好。反正我已失去分辨的能力。我緊緊地擁抱着楚芸，把臉龐貼在她的鬢上，漸漸地感覺自己的臉和手都很灼熱，清晰的聽着自己的心臟在跳動着，胸部想要爆炸似的。

「楚芸，我是愛你啊！」我爲什麼這樣笨拙，這樣重複的呼喚呢？楚芸把頭略約的離開我，迷惑的眼睛顯得更加迷惑。

「亦文！我知道！」楚芸的嘴唇蠕動着。

「什麼！楚芸！妳知道我說什麼？」我似乎從迷惑中甦醒過來。

「亦文，我都知道。」

「我只在心裏想，妳怎知道呢？」

「管它心裏想或口在說，反正我知道了。」楚芸微笑着。

「楚芸，妳怪我嗎？」我鼓起了勇氣。

「愛人和被愛都是幸福的。」楚芸用手掠一掠秀髮，又重新安放在我肩膊上。

一種微妙的激動過後，我反而鎮定的注視着楚芸。

「楚芸！妳愛我嗎？」

我全神的看着她那夢樣似的紅唇，緊張的期待着。

楚芸把視線略向下垂，又重新抬起，放射一種異樣的神采，嘴角牽動一下又停下來，我緊張得有點窒息。

「我才不愛你！」我耳邊突然像被轟了一下，定神一看，原來程永珍竟拍着手在高呼，音樂不知那時已停止了，在星光下，他們的眼睛發射出光芒，集中地照射在我們的身上。當我們垂首緩步走回座位，耳邊還響着程永珍的笑聲，我感到異常尷尬，幸好仲芸及時把唱片換好，音樂又重新播放起來。

黃粵生過來請楚芸，我便過去和他對換，挽着程永珍跳着慢步，她一直向我撇嘴，我把她帶到一邊。

「妳這小鬼眞搗蛋，壞了我的大事！」我解嘲似的說。

「嘿！你還怪我，早就應該感謝我幫忙！」

「這是怎講的！」

「你眞傻！愛情有時發展得懶散，但經他人一笑，對方心理加强了感受，愛情就因此突破而增長起來。」她一本正經的說着：「這次是幫了你作一次心理攻勢，你應該請客。」

我說不過她，她那種嬌憨的神態，爽直的個性，面對這樣可人兒，像沐身在和煦的春陽，有無比舒暢的感受。我想：黃粵生有福了。

以後一連幾次，都是我和楚芸共舞，在星光下，在沉默中。

如果說第一次和楚芸共舞，我心情激動如淺灘急流的話，那麼，以後就歸於深邃的大湖，安寧得連表面的漪漣也沒有。

這深邃的眸子，蘊藏着多少令人猜不透的情意。回到家裡，我無法入寐。楚芸的顰與笑，和她共舞的情景，重複的在我腦海中幌動着。矇矓間，我的房門被敲響。

「亦文！」母親見我拉開了門就這樣說：「昨夜一定很晚才回來，現在快要十一時了，也該起身吧！爸爸在客廳。」

隨政府從大陸撤退到臺灣時，我還是小學生。父親一直在臺北一所大專擔任文史系的教席，學校

配給我們一座小小的平房，座落在羅斯福路和基隆路之間，離楚芸的住處不遠。

父親把屋裏最小的房間闢作他的書齋，向門的一邊，擺着書桌和他的座椅，四週都堆滿書籍。

我們見了面，他問過我服役情況，我告訴他：今天只在市內探探朋友，明天便須重返金門。見過了父親，並和母親稍話家常，便掛個電話給楚芸，因爲明天便要回營，請她出來一聚，她答應了。

當我到達她的家門，按過門鈴，楚芸很快便出來，大家傻兮兮相對一笑。

楚芸穿着湖水藍的短裙，配上雪白的通花襯衣，不施脂粉，只塗上薄薄的口紅，淡雅得像出水的白蓮，亭直於薰風輕拂中。

也許，愛情根本就是一首無聲的詩，更何必言語呢？

我們踏着輕快的步履，沒有言語，也沒有目的地，我們默契地向和平東路走，然後沿瑠公圳的羅斯福路南下，走向臺灣大學的傅園。亞熱帶的葵樹，繞着矮牆，婆娑於晴空中。我們漫步於奇花異草間，迎着撲鼻的花香，連一句話都懶得去說。我們有時只互望一眼，或相對一笑。然而，這已足够了。

我們休憩於傅孟眞先生的紀念亭上，面對那矗立的石碑，想見其人，頗有高山仰止之感。我時常以未能當他的學生而感到遺憾。這種悵觸，使我不期然的感喟着。

「你爲什麼在嘆氣呢？」我的感喟，馬上使她敏感的問。

我把這種憾意告訴她，並且補充說：「卽使撇開學術上的成就不談，傅先生的人格，可作我們的模範。他不但是個恂恂儒者，也是個元氣淋漓，敢作敢爲的大丈夫。他把內在的愛國的情操發揮在敎育下一代的工作上。他崇尙民主，愛自由，愛國家。如果他知道他所鞠躬盡瘁的學校，被別具用心者倡導他所主張的學術自由；而忽視他底愛國精神敎育的話，他眞死不瞑目了。同時，他如果知道由他培植出來的哲學敎授，竟帶着他的學生參加反政府示威，他將如何的痛心！」

「啊！」楚芸俏皮的笑着說：「你今天原來約我出來講八股的。」

「楚芸！妳沒有戍守過國土，不知道我們對國家的血肉關係。」我仍一本正經的說。

「够啦！够啦！我們的一條槓——少尉少爺。」楚芸指指我一劃的少尉官階肩章說：「你服役再久些，金門海上跳出一隻青蛙上岸，恐怕你也會和牠拚命了。」這句話使我忍俊不住，我們同時笑起來。

「楚芸，我還有三個月便退役了，希望妳到時再來金門一次，陪我一同返臺北。」

楚芸深情的看我一眼，我覺得自己臂彎加重，她斜凭着我，把下顎放在我的肩膊上，然後微微的點首。我嗅到陣陣迷人的鬢髮幽香。

面對這明眸皓齒，我情不自禁的吻下去，她却及時抽出左手的食指拒按着我，右手仍掛在我的臂

彎裏。我疑惑地看着她，她却把嘴唇附向我的耳根：「何必要這些玩意呢！把愛情淨化，放貯在我們心底。」

那麼，讓我們的心靈擁吻吧！

楚芸那低垂的臉譜，我隱約看出飛起一陣紅霞，久久不散。

太陽漸漸低沉了，在落日的餘暉下，幾聲疏落的鳴蟲，和我們一同絮語黃昏。

愛情眞是可遇不可求，連我自己也不相信，我的初戀竟會如此迅速的開展着。

翌日，我和羅雄輝同返金門。他說我此次是「跨海東征」，並且凱旋而歸。我則認爲是「束手就擒」，甘作情關俘虜。

有人說：離別會冲淡人的感情。我以爲並不盡然，如果兩心之間有所思慕，離別愈久，而繫念愈深的話，反而經久彌堅。秦少游說得好：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」呢！我與楚芸就是這樣。並沒有因時間和空間的距離，把我們的感情冲淡。相反地，我們把彼此的思慕，通過書信的來往，像雨露一樣在灌漑着我們心中初茁的愛苗，隨着時間的增長，慢慢地變得根深蒂固了。

我終於服役期滿了，盡了國民應盡的義務。這是值得紀念的日子，也適在楚芸寒假期中，她果眞依約到金門來接我。

別後差不多半年，楚芸另有一種動人的神韻。重逢的刹那，她那深情對我的微笑，半年的相思，

又算得什麼呢？

特別選定黃昏，重臨我們曾到過的海岸，坐在同一岩石上，重溫我們第一次出遊的舊夢。

趁着夕照的餘暉，我特別和她一同繞着海岸線漫步，遙指我曾戍守過的據點。

我們已準備在晚上八時乘軍艦返回臺北，那是軍部給我們這一期服役期滿的大專軍官的安排。

別了！金門！

——自由的堡壘！

別了！戰友們！

——不願被奴役的鬪士！

我對金門確實有一種特別深邃的情感，何況又是我和楚芸邂逅的地方。世事多變，又不知幾時重臨，使我頓生依依之感，我們靠倚着不知名的大樹，盡情留戀這留不住的黃昏。

偶然的觸起，我掏出小刀，在樹榦上刻了一顆心，楚芸看了一笑，我把小刀遞給她，她也刻了一顆，剛疊在我刻的上面，但刻得很小。

「那眞是一心大，一心小了！」我笑着說。

「你看，我刻得過大，連樹幹的斑駁也包括了，是個花心的。」她笑着，頓一頓又說：「所以我只選中間平滑的地方刻，是對你好呵！」她風情地斜睨着我。

「謝謝妳！」我接過了小刀：「大好小好，花和不花也好，我把它們連在一起。」我在兩心間加上一枝愛神的箭。

楚芸想阻止，但我已把小刀一拉，一枝箭已直貫心中。

「兩顆心好好的，爲什麼又偏給一箭射傷呢？」楚芸呶着嘴。

「卽使傷也好，兩顆心也要連在一起。」我兩手緊抱着她的雙肩，眞誠的說。楚芸才撤消臉上的陰霾，重現出歡樂的光輝。

當我們返抵臺北時，已經是深夜了。

我先送楚芸，並約定明天通電話，然後再轉道回家。

爸媽知道我今晚回來，深夜還在等候。一入家門，就見爸爸喜形於色的說：

「亦文，你媽剛才還怕你最後一天會出亂子，我早就說她是杞人憂天。」

「孩子！」媽慈祥地接過我手中的包袱說：「你服役期間，媽那一天不掛念着你。他們的花樣又多，今天說雙打單停，明天可能又雙停單打，反反覆覆，連打仗也是小人性格。」

「我活到這把年紀，讀過這麼多的書，也從沒有聽過這樣荒謬的打法，說穿了，都是作下臺的遮醜布。」爸爸說。

大家談了一會，爸爸告訴我已爲我找好職業，是在一間報社國際新聞組當見習繙譯，在半月內可

以隨時上任；並提醒我本屆留學考試的日期，要及早做自修的準備。

父親有意要我參加應屆留學考試，以備趕上秋季到加拿大升學，因爲我已被蒙特利爾城一間大學的研究所取錄。然而我沒有把這計劃告訴楚芸。服役期間的辛勞，在役滿後的一星期，和楚芸徜徉於湖光山色間而消除殆盡。我們的愛情純潔得像白開水似的，儘管它的本質是那樣濃郁和甜蜜。歡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，大學的下學年開始了。

楚芸開始上學，我也開始向報社報到。同期服役的羅雄輝，則在一間工廠當見習工程師，也預備秋季到加拿大，因爲我們一同申請和被取錄的。

第一天從報社下班回來，便到學校圖書館接楚芸。我們剛走出圖書館，楚芸就急不及待對我說：

「今天上課見不到程永珍，跑去找黃粵生。他只說程永珍在寒假返香港後，就沒有再回來，再追問原因，他只是搖頭，本身像害了大病似的，垂頭喪氣，什麼都不願說。」

我也被這突然的消息所驚愕。雖然和他們沒有什麼深厚的情誼，但楚芸和程永珍是很要好的同班同學。由於她不方便和黃粵生詳談，我總要代她問個究竟。

回家吃過晚飯，便到僑生宿舍找黃粵生。

他不在寢室。室友們說他近日很晚才回來，日間也是神不守舍。我再轉到圖書館找他，但已經關了門。我無精打采經過校本部，正擬走出校門，遠遠看見一個踽踽的獨行者，步伐緩慢，身型和他差

不多。走近一看，果然是他。

「黃粤生！」他定神看一看我，露出興奮的神情，但轉眼間又消失了，一副像死不死的神氣，竟連招呼一聲也沒有。我强忍這一口氣，繼續說：

「聽說程小姐沒有回來，我和楚芸很難過，如果我們知道一些原因，或者可以勸勸她，說不定她會回來。」

他只向我翻一翻眼，又不瞅不睬的向前踱着。我的自尊心受到重重的打擊，一肚子怨氣向上衝，不加思索的指着他說：「像你這種脾氣，程永珍不離開你才怪！」

剛說出口，就後悔起來；此時此地，不應說這種刺激他的話，我已暗中準備他會動武。

「哈哈！」他居然打着哈哈，一點怒氣也沒有，臉上反露出得意的神色，並停步看着我：「你們那裏知道，我對她從來就是百依百順。」說到這裡，又出現那茫然的神態：「但她還是離開我。」

我被他的眞情所感動，我只有思索着安慰的話：「粤生，既然她不珍惜你們之間的愛情，你又何苦這樣念念不忘呢？對你的身體和學業，都沒有好處啊。」

「但是人總是人呀！是有理智的，但也是有感情的呀！」

「既然是無法挽救，你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。『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。』難道世界上只有程永珍才值得你愛！」我總算找到安慰他的理由。

「你以爲愛情也像用品一樣，有代替性的嗎？如果眞有，還有什麼值得可貴呢！『愛情幾錢一斤？』再不是笑話啦。」

黃粤生的話，本來就帶着濃厚的地方性口音，加上他譬喻的諸趣，我差不多忍俊不住。

然而，他闡揚的主題是多麼嚴正啊！

「我眞不明白，你們的感情不算不深厚，了解不算不深刻了，卽使有誤會，難道都不想想嗎？」

「但是，這些都抵不住她底任性。」他畢竟是個忠厚的人，除此，他再沒有置評了。我得不到要領，的確也很難向他追問，我只好向他告別了。

次日，我把見黃粤生的經過情形告訴楚芸，大家還是找不到頭緒，對他們也就愛莫能助了。

艱苦的日子令人度日如年，歡樂的日子則過得特別快。時光輕悄悄地從歡樂中溜了過去。當我們警覺到這種日子無多時，想盡可能去保住它，但時光不會倒流，也不會停住。

和楚芸相處了半年，記不清多少深情相對的黃昏，和歡笑的週末與假日。直到我獲悉通過了留學考試時，就知道這種日子無多了。

留學考試及格的名單，在報章發表的當天晚上，我就把預備在今年秋天到加國升學的決定告訴楚芸，並請她原諒我一直隱藏着這個心願。原意是不想在我們歡樂的日子裡，過早的抹上一層灰色的離情別緒。

突然的消息，使她有驚愕的激動，但經我的解釋，又趨於平靜了。

「我記得趙麗蓮教授的一次演講：『我是中國人』，曾感嘆地說過：『經我資助出國的留學生，沒有一個回來。我要在七十歲時登個廣告要他們還款了，用來補助以後的青年。』」楚芸微微一笑，然後補充說：「我也得準備在七十歲時登個廣告，要你還債了。」

「債！什麼債？」

「感情的債。」

我感激地輕輕撫摸她的秀髮，她把頭斜靠在我的肩膊上，在寧謐中交感着愛情的奔流。只有幾聲疏落的蟲聲，夜靜靜地擁抱着我們。楚芸一直把頭部斜倚在我的肩膊上，雙手環抱着我，眼神帶着異樣的陶醉。

「楚芸？」我把食指輕輕放在她的紅唇上，露出懇求神情。

「亦文！」她在微笑中搖頭：「這不是吝嗇，只是珍惜我們的初吻，待我們再見的時候吧！」

「你眞太忍心了！」

「不要這樣說。」她是多麼惹人憐愛：「保持我們愛情的純潔性，對離別後的彼此思念，是有幫助的。」她稍端詳我一下：「還生我的氣嗎？」她婉笑的期待着。

「怎會呢！我不是很尊重妳嗎？」

「亦文！你應該明白，我整個心已給你佔去了，難道我還吝嗇形式上的一吻嗎？將來我要給你一個很好的證明。」

「別小孩子氣。」我眞像哄小孩子似的：「給我笑笑。」

她果眞給我哄笑了，溫柔地撫摸我的嘴唇：

「你也要保持清潔，外國女人有洋臭味，吻過了，洗也洗不清，我將來總會知道。」

「楚芸，請相信我！」

夜是黑沉沉的。郵船在波濤中顚簸着。往事如昨，望着天空上依然的星辰，我又重複低誦着黃仲則的詩句：「如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！」

「亦文！」我從思憶中清醒過來，羅雄輝已站在我的旁邊。

「風很大，甲板不安全，我們進去吧！」

我對羅雄輝感到歉然，我們從中學一直到大學，畢業後的服役，都是形影不離，不但是老同學，也是生活的伙伴，一度還是生死與共的戰友。但這幾個月來，由於和楚芸的相處，對他却似陌生起來，而他還對我一樣的照料和關懷，使我心底湧起對他的歉疚。

經過一日一夜的航行，我們抵達橫濱。當日從橫濱乘火車到東京，適值當地學生舉行示威，以後

演變成暴動。這一次示威，是左翼學生要求美國歸還琉球而起。次日報紙刋出了大標題，電視也把暴動的過程播出。日本青年那種無賴與兇殘的個性，在螢光幕中表露無遺，和侵略中國時代的軍人，又有什麼分別呢？其實琉球原爲我國的藩屬，始於明代初期，到淸同治十三年日本倂呑琉球爲止，前後歷四百九十餘年。當時琉球國中的巨族，大多是從我國福建遷去的華裔，所以一切規章和制度，甚至民間風俗，大多和我國相同。

「琉球以前是中國的藩屬，但以後和日本與美國的關係又怎樣？」羅雄輝這樣問。他是學工程的，對這種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，不一定知道的。

「在一九四三年的開羅會議宣言和四五年的波茨坦公告，同樣規定日本呑倂的琉球，不再列入日本領土主權，而且一九五一年在舊金山和約上，日本同意聯合國交美國託管琉球的法律地位。」我把琉球的近代史實，簡單說明一下。

「這樣說來，日本青年的示威不是無賴的嗎？第一，琉球的本身就不是日本的領土。第二，美國只是受聯合國託管琉球，日本怎可以單獨强迫美國交還，難道美國可以包辦聯合國的決定？」羅雄輝疑惑的說。

「很難說，國際間如果還有正義和法理存在，就不致把世界弄到像今天混亂的局面了。」我感喟着。

「我國應該採取什麼立場呢？」

「在道義和法理上，我們都不容緘默的，這是對琉球與我國關係說。卽使爲我們自己以後打算，也沒有妥協餘地。日本侵略我國的歷史，第一步是吞併琉球，其次就是臺灣，以後依次爲朝鮮，東三省以至整個中國。現在的輪盤又轉回琉球，如果我們還畏縮，不敢力爭，可以肯定要貽禍我們的子孫，甚至及身嚐到日本武力的再度威脅。」我憂形於色的說。

電視不停地放映着示威的經過情形，並兼雜着關於琉球歷史註釋。我不懂日語，幸好羅雄輝斷斷繼繼的給我解釋，因他初入小學時還是日據時代，對日語會話還勉强可以。電視對琉球歷史的註釋，很多歪曲了事實。這種報導，不啻是推波助瀾。我沒有這種耐性聽下去，索性關了電視，和羅雄輝到酒店附近蹓躂。

我們出了酒店，沿着大街道逛着。看到好幾處矗立躍馬橫刀的銅像，驕橫拔扈的神氣，乃木大將是這種銅像的典型，眞敎我觸目驚心。日本發動大戰侵略我國達八年之久，雖然受到投降的懲處，想不到短短的廿年，又一躍成爲第一流强國，更增加她的行險徼倖心。目前，日本人不斷在鼓勵要重佔琉球，這似乎又是歷史重演的開始。上一次戰爭，第一個目標也是從琉球開始，然後臺灣，東三省，以至全面大陸。目前，他們又揭櫫着「太平洋共同進步」的口號，這和「大東亞共榮圈」又有什麼分別呢？

日本人長期對我國的侵略，應從明代的倭寇騷擾算起，到正式侵略朝鮮，與明朝交戰斷斷續續了七年，耗盡了國家元氣，而爲滿清所乘；滿清也因日本的甲午戰爭，成了傾覆的誘因。中華民國也因抗戰八年，弄到國凋民疲，爲共產黨蓆捲大陸，無一不是由日本的侵略引起的結果。在八年抗戰中，屠殺了我國至少一千萬同胞，這種血海深仇，在我們還未提出結帳之時，日本人又在有意無意中支持台獨分子，在其境內大攪台灣獨立運動，這是不是在變相下，執行其第二步侵略計劃哩！

我把這種感受和隱憂向羅雄輝說出。

「台獨分子就是以日本和美國兩地做大本營，他們做了國際陰謀者的幫兇，似乎非把中華民國徹底弄垮不可。」我右手握着拳憤怒打向左手的掌心。

「我看不致嚴重到這個地步吧！攪台獨的人不會太多，我是臺灣籍，內心也不會支持這種把戲。」羅雄輝帶幾分安慰的口吻說。

我心想：受過國民教育的人，畢竟還有一份愛國的情操。

我仍然受這種隱憂的思緒所擾，到東京各處蹓躂的興趣變得索然。我獨自返回旅館，執筆寫了一封信給楚芸，藉紓旅中的感想。

翌晨，我們從東京機場起飛，橫渡太平洋，直飛加國的溫哥華，再轉機飛達蒙特利爾城——我們的目的地。

二

飛機在機場降落，已是下午七時。向外一望，市區高聳入雲的大樓，從裡面透出的燈光，連屋頂活動的廣告燈飾，把這個城市的上空，也點綴得色彩紛繽，不愧有美洲巴黎的稱譽，是加國的第一部會。

我們通過關卡的檢查，踏出內室，就看見有幾位中國青年向我們的出口處走來，羅雄輝立即向他們打招呼。

「謝謝你們！」羅雄輝走過去和他們握手。

「我給你們介紹。」他拉我過去：「這位是周亦文同學。」然後爲我逐一介紹。

「蔡武男、吳嘉義、高日垣……。」

「我還記得蔡同學是母校的學生會主席，老大哥，比我們高三屆。」我說。

「不敢，不敢！」他客套着。

「蔡兄是唸國際法的，快要得博士學位了。」羅雄輝對我說。

「我們已替你找好了住處，還有好幾位同學在新亞餐館等候你，我們就先到那裡去吧！」蔡武男

向我客套幾句，就用臺語對羅雄輝說。

羅雄輝爲難地轉頭看看我。

「不要緊，你跟他們去好了！我也要找我的表叔。」我把表叔的地址寫給他，希望明天大家見面。

我在蒙城唯一的親戚，是父親的表弟，我叫他做表叔，在早年大陸撤退時，携眷從上海到香港，再轉來加拿大，一直在蒙城華埠經營雜貨店。我按址很輕易就找到他，居址就在他經營的雜貨店的樓上。

一別十五、六年的表叔，兩鬢已斑白了，只保留一些依稀的印象。如果陌路相逢，恐怕彼此都不相識了。歲月無情，在異地相逢，倍增人事滄桑的唏噓。

表叔嬸畢竟是樂觀的一對，偶然的感觸過後，不久又談笑風生。他們住所只有兩房一廳，我只好和他兩個兒子同住一房，預備明天另找房子。表叔姓李，他的長子叫定華，次子念華，年紀都比我小。定華在四歲便到加拿大，現在剛上大學。念華是加拿大出生的，還在中學唸書。他們對國語只懂得聽，但不會說，卽使在家裡交談，他們都說英語，表叔嬸則中英並用，初聽很覺礙耳，但習慣後，也就不怪了。

經過數日的旅程，頗感疲倦，很早就寢。翌晨起來，表叔帶我在華埠就近逛逛，並預備和我找房

子，還一路介紹這裏華僑的一般生活。

蒙城的華埠，由一橫一直的克勒街和拉加士士爹利街爲主幹，餐館業和唐山雜貨店爲主，差不多各佔一半，也有幾間古玩飾物店和書店。商店之上，宗親、同鄉會和社團的招牌隨處可見。華埠的街道很狹窄，但頗具東方色彩，爲遊客必到的地區。

我們踱出華埠，直向市中心的國家廣場走，舉目瀏覽，大廈林立，競向天空發展。最惹人注目的十字大廈，却是我國建築學大師貝聿銘先生的傑作，它具有東方哲人底肅穆和西方騎士底偉岸，巍峨而沉默地俯視着全市。

我和表叔商議着我的居住問題，以華埠離學校不遠，且就近找兼職也比較容易，況接近他的住處，容易有個照顧。決定以後，我們再折回華埠住宅區，找到一個單人房，厨房公用。屋主是一位老華僑，週租七元，等於每天一元，算是很公道。我和表叔商議後就交下定金，當天就把行李搬進去。

那是一幢舊式的房屋，只有二層高，地下住着屋主一家，二樓三個房，分租給我們三個單身漢。我住的是後房，雖然小一些，但比較清靜，算是適合閱讀的環境了。

羅雄輝約定今天來找我，我已請表叔轉告我的新址；趁他還未來時，約略佈置一下房間。好半天，仍不見他來，向窗外的後街一望，已見華燈初上了。我到附近買了一品脫牛奶、一條麵包和一些罐頭食物，匆匆跑回來，胡亂吃了一頓麵包，算是晚餐了。趁他還未到訪，拿起筆來，寫信給父母親和

其他親友們，報告我平安抵達的訊息。最後是寫給楚芸。這時明月當空，情懷萬種，要說的太多了。提起筆，不知從何說起。搔髮支頤，寫得出的都是廢話。要寫的寫不出，或者總未盡意，要不然，就像連環扣一樣，不知從何說起。我想：用文字去表達情感還勉強可以，要眞正表達心中的一點靈犀，恐怕連勉强也談不上。難於給楚芸作書，也恐怕是這個道理吧！

我只得强制着自己的情緒安靜下來，總算草草的寫好，告訴她這兩天抵加後的見聞；並深致我心底的愛和虔誠的祝福！

羅雄輝終於失約了。

早晨起來，掛個電話到學校研究院，問好註册時間，下午我便獨自到系裡辦好手續。剛離開註册處，遇上一位中國同學，經過交談，才知道他是讀大學最後一年，是從香港來的，名叫王行。他很熱心的帶我到學校各處參觀。轉了幾間學院，卻碰到羅雄輝和蔡武男、吳嘉義等，正向我們迎面而來。

「喂！雄輝！」我責備似的向他說：「昨日等了整天，你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我今天還有一點事要辦，改天再找你！」他冷冷的說，又匆匆趕上那幾位等着他的朋友。

「這班人，準沒有一個好東西。」王行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很詫異的問道。

「都是政治垃圾，在他人國家裡來攪自己獨立。」

「我不明白。」

「他們都是攪台灣獨立的人，眞丟人！」

「你怎知麼道？」

「怎不知道！我在這裡讀了三年，而且這把戲，差不多是半公開的秘密。」他語帶氣憤，繼續說：「這班人多半是臺灣籍，以同學會或同鄉會的名義，專吸收從臺灣來的新生。要是你從臺灣來，他們熱誠的接待和照顧你，並儘量使你和外間隔絕，到你的思想受了他們的影響，一位新的臺灣獨立分子便告產生了。」

「我就是臺灣來的，他們爲什麼不接待我，吸收我呢？」

「你恐怕不是臺灣籍吧！他們會從自己成員或學校調查的。我還認得他們其中那姓蔡和姓高的，他們就不是本校學生，姓高的是滑鐵爐大學的，那裏是臺獨的大本營。」

「他們拿的是中華民國護照，卻去拆中華民國的臺，難道渥太華大使館不知道嗎？」我深表訝異。

「唉！」他嘆一口氣：「你以後就知道！」

離開了王行，我一路都在沉思着。這眞是難以置信的事，一個曾戍守國土前線的將士，可以不讓共軍越雷池半步，而只在一夜之間，卻轉變成爲與國家民族利益相抗衡的叛徒。這種轉變，發展成多

麼可怕的事實。使我瞭解到，爲甚麼我們能在最艱苦的環境下抗戰八年，沒有被日本人打倒，卻在我們勝利後，被共產黨在兩年左右席捲大陸。

記得羅雄輝在東京還表示對臺獨把戲的厭惡，但在機場一別以後，便身不由主的跟着他們走。加上今日對我冷落的招呼，種種湊合起來，總覺得這種顧慮，並不是多餘的。很想在他還沒有入圈套以前，找機會勸勸他，但又苦於沒有他的地址，距離上課，只有三天了。雖然，他說過有空來找我，但昨天不是已經失約了嗎？亦是從來沒有過的。下午，在返回寓所以前，順道經過華埠，買了些簡單的炊具和必需品。把各種用品的價格，在心中折算一下，便甚麼都不想買了。但是必需品，還是硬着頭皮買了。購買食物方面，自然到表叔的雜貨店去。

表叔看我差不多把全店的貨品看完，還沒有買到一種，走過來對我笑着說：「亦文，都把臺幣折算好了沒有？來！來！隨便拿，今天全部免費。」

「這怎可以，你也要成本啊。」我還坦率的說：「你猜對了，我眞的在折算臺幣。」

「初來的人都有這種心理，其實不壞嘛。」他眞爽快。

「表叔，你店裏的大陸貨比臺灣貨多了幾倍。你是不是做了靠攏商人？」我半開玩笑的說。

「亦文，一言難盡，我們也要生存啊！」

「爲什麼不專賣臺灣貨？」

「你自己看看價目，兩者比較一下，就知道了。」他補充說：「臺灣貨價格較高，只是問題之一。付款辦法，也沒有通融餘地。我們定貨，先要把滙票付到臺灣銀行，貨物一下船，出口商就要兌現了。還有，臺灣對外貿易，有些產品實行聯營以後，法例和規定繁複，看了一大堆辦法，頭腦也給攪昏了。到一切依着手續進行，貨到了，時效也失了。」

表叔滔滔不絕的說下去：「商品競爭也是快打慢的。傾銷政策是壟斷市場的一種手段，對時間的判斷更重要。記得我第一次下貨單，滙票已存在臺灣銀行，還派大使館人員來調查我的商業信用，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，多此一舉嗎？」表叔的風趣又來了，他意猶未盡的說：「我是共產黨迫出來的，一般華僑也是有家歸不得，本質上我們都是反共的，但要生存，不得不賣一些大陸貨，勒緊肚皮是唱不出高調的。」

表叔的觀點我不盡贊同，但我不想和他辯論。我買了一些廉價的食品——一磅白菜和猪肝。猪肝在加拿大是出人意表的便宜，比猪肉的價錢還低了兩倍，大概西人對肝臟類是不大愛吃的緣故吧。

我正想付錢，雜貨店走進一位年青婦人，表叔先過去招呼。她的服裝十分趨時，對她的身段也特別誇張，脂粉抹得很濃，我到加首次看到這樣摩登的少婦，只可惜帶點俗氣。

少婦看着貨架，繞了一週，然後對表叔縮一下肩，攤開雙手，表示沒有適合的，就一扭一扭的走了。表叔不以爲忤，還伸着頸子，色迷迷的目送她，樣子有點邪門。要不是我催他收錢，他已忘了我

的存在。

「對不住！」表叔有點不好意思似的解釋：「你知道嗎？她就是『克勒皇后』！」

「爲甚麼叫克勒皇后呢？」我說。

「華埠的主街不是克勒街嗎？她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來華埠走動，大家就給她這個綽號。」

返回寓所，到樓下厨房弄飯，這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。胡亂吃過晚飯，把自己關在斗室裡。

次日，吃過中飯，本擬到學校一行，希望碰上羅雄輝。正要出門，他卻先來訪，眞大出我意料之外。

我下意識向他打量一下。

「怎麼？認不出是我嗎？」

「雄輝，眞希望你還沒有變。」

「這是什麼意思！」

「記得過東京時，你是反對臺獨份子，希望到此也不要跟他們跑。」

羅雄輝定神的看着我，沒有說話。

「雄輝！我們到外國來，是準備充實一下自己，攪這種骯髒的政治把戲，把自己也出賣了，只做別人的工具。我們都服過國民兵役，保護過國家，對國土有一份深厚的情誼，單單憑這一點，我們就

不應反過來打擊她。」我嚴肅的說。

「亦文，我們是他鄉作客的人。他們都是我的同學或同鄉，我們也有着一份深厚的情誼。我能離羣獨處嗎？再說，我跟他們在一道，並不見得我就衷心贊成他們。我知道，許多同學和同鄉，都這樣敷衍着他們。」他顯然被一份鄉土之情打動，這是人性的可貴處；也是他的弱點。敷衍原是沉默大衆的共性，往往就因爲有這一共性，加上沉默，於是被少數牽着走。

「他們就用鄉土感情將你籠絡着，甚至壓迫着你跟他們跑，以後還要用這種情感，慫恿你去反叛。」

「亦文，你要爲我考慮一下，如果我不跟他們，我馬上就要受他們杯葛，甚至叫我做『臺奸』，我知道這種事以前曾發生過的。」

「但你要明白，如果你跟他們走，不但背叛了你自己，還背叛了國家，你實質上就做了漢奸。」

他沉默着，我想：臺奸和漢奸同樣壓迫着他。臺灣籍的留學生很多受這種心理的壓迫。

「讓我考慮一下。今晚同鄉會舉辦歡迎新生晚會，也是他們這一羣搞的。如果你有空，大家一同去。」

「我又不是臺灣籍，不知他們歡迎不？」

「到時我對他們說是我帶來的，你是同情我們，大概他們就不會阻止的！」他停了一下，繼續說：

「不過你要答應我，你看到或聽到什麼都好，不能當場反辯。」羅雄輝期待我答應的眼神，是多麼哀憐，使我無法拒絕他，我只得點點頭。

我們先到市區逛逛，然後安步當車到學校，晚會就在學校的外國留學生會的會議室舉行。

我們來到門前，羅雄輝要我在外等候，他先進去，我看見他和吳嘉義耳語一番，又一同找蔡武男商議，再過一會，蔡才點點頭，羅雄輝欣然回頭向我招手，我走進去。

參加晚會將近三十人，全部男性，新生連羅雄輝共七位。桌上放着好幾盤茶點。座位圍成馬蹄型。不久當中的吳嘉義起立，用臺語先把七位同鄉新生逐一介紹，然後致詞；他以本校同鄉會會長的身份，强調桑梓之誼，備道歡迎之意。他說完了，大家鼓掌，隨即介紹身邊的蔡武男說：「蔡同學是本會總會會長，特別從京士頓來此歡迎大家。」

蔡武男徐徐起立，他的名字和他本人的體型並不相稱，個子胖胖矮矮的，但兩眼却烱烱有光，也用臺語開腔。

他一再强調着鄉親的重要性，寄望大家要像一家人，要守望相助，然後他繼續說：

「………我們恬適的土地，從一九四五年就被大陸人盤據了；而一九四九年，他們更大量湧到………。」一九四五年是抗戰勝利——臺灣光復，而一九四九年是政府撤退來臺；蔡武男拿此來煽動對外省籍的仇恨。我想起答應羅雄輝不反辯的諾言，只能强忍自己聽下去。

「我們同胞一直在不平等的待遇下生活，沒有言論自由，沒有行動自由，大陸人强迫我們爲他們守住臺灣，將來還要强迫我們去犧牲，爲他們反攻大陸。同學們！大家想一想，我們是臺灣人，我們有自己的傳統和文化，甚至不同的血統。如果我們要解除束縛，避免犧牲，就只有爭取獨立。如果不盡自己力量去促使臺灣獨立，我們就不是臺灣人。如果不贊成這一獨立，他就是臺奸……。」

這種顚倒黑白的煽動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，我沉不住氣，霍然站起來，蔡武男愕然看着我。

「蔡同學！」我用國語說：「你說臺灣同胞受不平等待遇，請你舉例說明。主持立法院的就是臺籍的黃國書先生，你說沒有言論自由，請問臺北市的公論報，不是李先生辦的嗎？他們時時批評政府，你說沒有行動自由，你自己不是到加拿大來嗎？」

我突然站起來反辯，大家起了一陣騷動，幾十雙眼睛都集中到我的身上。已有些同學對我開汽水，羅雄輝用手扯扯我的衣襟。

「你說臺灣有言論自由，爲什麼『自由中國』被扼殺呢？雷震還在坐牢呀！」蔡武男質問我。

「蔡同學，你是修國際法博士學位的人，你爲什麼不讀讀民主國家的出版法，看看譭謗他人，包括法人的政府，應不應該受到控訴。如果戰時，煽動反抗政府，是否應受到制裁？雷震坐牢了，他正是大陸人，可知大陸人並沒有特權。」噓聲又四起，我繼續說：「你說大陸人靠你們守住臺灣，將來還要犧牲你們。這是怎講的？臺籍或外省籍只是籍貫的分別，我們都是屬於中華民族。我是四川人，

抗戰八年，川籍的人有沒有說要獨立，不顧犧牲，不顧抗戰。還有，抗戰勝利了，政府第一個要求，正是爲臺灣同胞從日本鐵蹄下解救出來。」

「這只是歷史上發生的事件。」他在强詞奪理。「我們壓根兒就是臺灣人，血統與大陸早就不同了。像美國人本來是英國人移殖，而後來演變成美國人一樣。到現在，你能說美國人就是英國人嗎？」

蔡武男說得理直氣壯，大家鼓掌。

「美國是移民的國家，是世界人種的大混合，英國人血統的成份在美國人中只佔多數，但不是全數，臺灣雖然經過荷蘭和日本的統治，但都沒有在血統上交媾過。臺灣的祖先是大陸人，所以還是純粹的中國人血統。和美國相比是不倫不類的，除非你自認是雜種。」

噓聲又四起，有人咆哮着，有些站起來，拍着桌子。做主席的吳嘉義也霍然站起來，努着頦子，指着我說：「請你離開，這裡不容你搗亂。」

「我不是搗亂，我是把眞理說明白。」我本來準備立卽離開，但看到吳嘉義作威作福的氣燄，反正是不歡而散，我補充說：「吳先生，你知道吳鳳的故事嗎？吳鳳就是大陸人，他到臺灣去移風易俗，殺身成仁了，皇帝表旌他的義行，把他死節的地方改爲嘉義縣。你是嘉義人，你的名字叫吳嘉義，說不定是吳鳳的子孫。如果你也說和大陸沒有血緣關係，那你就太過數典忘祖了。」

蔡武男呼的拍着桌子，吳嘉義把桌子一推向我衝來，秩序一亂，叫罵中有人喝打。羅雄輝迅速的

站出來，擋着吳嘉義。但我在人羣的推罵中，肩背處突然受到沉重的一拳。這出其不意的襲擊，身體失去平衡，向面前的桌子仆下去，把桌子和幾盤茶點統統打翻。我迅速翻起身，有幾個已湧到，我順手抓到一張坐椅向他們一掃，阻擋了來勢，迅速地奔向門口，蔡武男却擋着我的去路。我用力把手中的椅子向他掃去，他不得不閃開。我佔據了門口，羅雄輝已奔到我的前面。我仍用椅的四脚向着他們。

「我們走吧！」羅雄輝說。

「臺奸！」蔡武男紅着眼呼喝着。

「隨便你怎樣叫，總之不做漢奸就是。」羅雄輝終於冷冷頂上一句。

蔡武男還在破口大罵，我把椅子向他擲過去，也不管他怎樣，和羅雄輝頭也不回跑出來。

我們跑出了校舍，才慢慢地走着，意氣逐漸平靜下來，左肩膊近頸項處隱隱作痛，我把左肩向前後旋轉幾下。

「你受傷了嗎?」

「左肩近頸項處捱了一拳。」

對羅雄輝的關心，使我更感歉然，自己畢竟沉不住氣，沒有遵守諾言，使他也和他們翻了臉。

「眞對不起，都是我闖的禍。」我訕訕的向羅雄輝道歉。

「這也不太壞，省得以後虛以委蛇。不過，明天還得另找房子，臺奸和漢奸大概總不能長住下去

了。」

羅雄輝另找了房子，我幫着他搬好，緊接着就開學了。

一個新的學習環境，使我集中全副精神去適應。不論美國或加拿大，較具規模和負聲譽的大專學校，學生治學的勤奮，遠較想像中還好。國內很多人以為美加學生只懂玩樂，那只是一部份「學店」的學生罷了。在加拿大則更少，因為大專學校全部為各級政府所補助，要有一定的水準，才可入學和升級的。

教授要學生參考的書籍很多，有的要做讀書報告。上課時，學生和教授辯論是常有的事，彼此不以為忤。

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中，精神是愉快的，但物質生活就像清教徒了。因為我不是達官貴人或殷商巨賈的子弟。在我還沒有找到週末工作之前，用了一分就少一分。所以，早上只喝一杯牛奶。白麵包夾猪肝的三文治，帶到學校當午餐，晚飯也多半是廉價的白菜和一點猪肝之類。所以每次到表叔雜貨店去採購伙食的時候，一踏入門，他便裂着嘴，先代我叫一磅白菜和猪肝，然後我們相對一笑。物質生活儘管不富裕，但我的心境是愉快的，努力於學習和適應環境。經過一個短時期，一切的進度已納入正軌，學程也順利地展開。

我想：事業成敗的決定與人的意志有着極重要的關連，在最險惡的環境下，或困難重重中，只要

意志堅强，精神不懈，往往履險爲夷，把困難克服過來。反之，有時却在順境中，忽視自以爲的小節，心驕氣傲，變了自障而不自知。所以，「意志最大的敵人還是自己」，一點不錯。

貪逸樂，是人類潛在的惰性。原諒我吧！我是人，也有惰性的潛在。

當我的學業進程納入正軌，多餘的時間就變得格外的空洞和寂寞。

並不是對楚芸的愛心退減，正因爲太多的懷念，引起太多的遐想，使內心感到空洞的更空洞，寂寞時更感寂寞。

我是無意的，外國的男女關係，本來就較隨便，而在學的青年則更甚。爲什麼要非議他們呢？這本來是人生的黃金時代，也是生理和心理的自然發展。他們多半認爲正在學生的時代，戀愛是必備的課程，大家都在追求着，愛戀着。我就生活在這種春意盎然的環境中，呼吸着如此濃厚的浪漫氣息，不禁怦然心動。

這是多麼矛盾，但的確如此，對楚芸懷念愈深，內心的感染愈大。安娜就在這矛盾的空隙，闖進我的心中。

如果說別離可以增加思慕，但耳鬢廝磨，又何嘗不會產生情愫呢？安娜與我就如此。

她是我們研究院少數女學生之一，由於選修的科目與我很多相同，所以我們接觸的機會也很多。在課室的討論，共同完成的作業，或交換研讀參考書籍的心得，都使我們同在一起。她雖然只是廿二

、三歲，但由於受教育的程度和外國女性一般的早熟，對男女之間，已從盲目摸索臻至心領神會，對男性也了解較深。然而，到底還是異國女性，沒有中國女性的含蓄，說愛就愛，她們都牢牢掌握着眼前的歡樂。

我們差不多平均每兩天便有一次在一起，閱讀、預備作業或聊天。她那副藍得透明的瞳孔，使我每一次對她的注視，都激起內心的震盪，迷失在她的凝眸裏。她那薄薄的嘴唇，配上線條明朗的鼻子，兩靨隱隱與微翹的嘴角相呼應；加上秀髮紛披，這一切形像，都把我空虛的心靈填滿。

北國在十二月已開始飄着雪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們從圖書舘出來，安娜很自然地把手腕掛在我的臂彎。穿出校園，沿着街道，預備送她返回寓所的時候，雪似乎愈下愈大，被北風捲刮着。我把大衣脫下來，連安娜也一起覆蓋着，我們用手環着對方的腰部，另一手各執大衣的一邊。一陣陣鬢髮的幽香侵襲着我，我情不自禁的看着她。她也警覺的看着我，我略約的低頭，她已把紅唇印在我的嘴上。我們吻着，吻着，像那些貪婪的孩子，一次又一次的吻着………。

安娜住在附近一間普通的住宅中，只租一個單房，她邀請我進去。入了門，她去泡咖啡，我扭開了唱機。

泡好了咖啡，她和我並排的坐在梳化椅上，我環抱着她的纖腰，她順勢的倒在我的懷抱裏。

我們互吻着，安娜半閉着眼睛，她深邃無底的瞳孔，像噴出藍色的火燄，迅速地燃點着我，血液

在翻騰着。我輕撫着她那誘人的面頰，夢樣半閉的小唇有些輕微的顫抖。

「周，你愛我嗎？」像夢囈。

「難道我會說不愛嗎？啊！安娜！」

……

一切又歸於平靜，桌上的咖啡已經涼了，安娜梳掠一下已凌亂的秀髮，然後呷一口咖啡，又放下杯子，將兩手伸向我。

「起來！親愛的，還賴着不起來嗎？我們喝啡咖。」她嫣然一笑。

我握着她的手，借力一挺站起來，輕輕一吻她的前額。我心中盤想着一個嚴重的問題。

「安娜，妳不怕有孩子嗎？」

「百分之一。」她微翹一下眉毛，漫不經意的。

「妳怎能這樣肯定。」我仍有點憂慮。

「這是醫院對避孕丸的統計率。」

「妳服避孕丸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？那個女大學生不吞？」她對我的問題反而詫異起來，補充說：「有些中學生也吞了。學校的衞生處是公開不營利發售的。」

「這豈不是學校也鼓勵學生做愛？」

「鼓勵或反對是另一問題。但辦教育的人，他們也經過這一階段，知道男女間發生的事，難道他們願意女學生大着肚子上課嗎？」

「在學生時代失了貞操的女學生，婚後怎樣向丈夫交代？」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。

「你是不是對加拿大社會作統計調查？」她頑皮的用手在我的髭上摸搔着：「告訴你，這已經不是新鮮的題目了。」

「妳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」我擁抱她一下。

「你看過『十七歲』這套電影嗎？十七歲是我們女孩子的危險年齡，廿歲以前，我們差不多都有做愛的經驗。大家結婚之前都有這種關係，做丈夫如果要計較，那還要結婚嗎？何況他們在婚前也已做了這種事。」她睨視着我：「滿意我的答覆嗎？」

「哦！親愛的！」我吻一下她：「還有一個問題。」

「難纏的孩子，這是最後一個了。」她用牙齒輕噬着我的下顎。

「結婚以後呢？」

「我還未結婚呵！」

「據妳了解到的。」

「婚後大致上還規矩，但一切都有例外。美國流行着換妻把戲，加拿大還不普遍。」

西方社會文明發展到今天這樣的高峯，而他們的道德觀念竟如此敗壞，這個隱伏着的暗潮，我眞怕終有一天表面化，吞噬着整個西方社會，使她墮落，甚至沉淪。羅馬在極盛的時期，也因道德敗壞而覆亡，今天西方國家也像陷溺在這個暗潮裡。

我離開安娜返回寓所，已經是深夜了。開了房門，收到楚芸寄來的信，大概是張伯從隙門投入。

我突然感到一陣莫名的內疚。

每週差不多都準時收到她的信。她那欵欵的深情和殷殷的關切，都像往日一樣，表現於字裏行間。

「楚芸，請原諒我的荒唐！」我喃喃自語，內疚使我無法入睡，我執筆寫了一封熱烈的情書，才像告解後的安祥。

內疚始終無法消除，每有空閒，我便寫信給楚芸，這種用心，像贖罪似的。然而我的確決心避免和安娜再做那荒唐的事，除了因正常的功課或作業在一起，我儘量避免單獨的會面。

當時，正是英國「披頭四」瘋魔一時。不久，「稀癖士」應運而生，學校滿眼都是長髮留鬍的學生。也有一些學生，我知道他們好奇地試抽大蔴和吞服迷幻藥。

那晚是星期五，我和安娜正從圖書舘出來，我立卽向安娜告別，準備獨自返回寓所。

「周！你能送我回去嗎？我給你看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。」

「是什麼？星期一帶回來不是一樣嗎？」

「星期一要上課，不妥當的，最好是今晚。」

我相信自己只要自律一下，和她單獨相處，只要有決心，總不會再發生亂子。何況她的請求，我是不可以如此決絕的。我終於答應下來。

我儘量把話題轉到學業方面去。

回到她的寓所，她放下書籍，從抽屜拿出一個小紙包。

她向我深情的一笑，然後打開它。

「是什麼？」我看見兩粒粉紅色的藥丸。

她把藥丸遞給我，上面寫着ＬＳＤ的字樣，我表示不解的搖搖頭。

她用嘴唇咬一咬我的耳根，然後擁抱着我。

「這是迷幻藥，有一位女同學給我的，我不敢自己吃，但很想試一次。」她吻了我一下說：「周！你想有一個瘋狂美妙的週末嗎？」她用挑逗性感的眼波注視着我。

我好奇地玩着那顆藥丸，心裡躊躇着。

「周！我們在一起，怕什麼？你不愛我嗎？」她呶着小嘴撒嬌。

安娜是多麼惹人憐愛，我的意志竟開始動搖了。面對她那火辣辣的紅唇，我竟衝動地吻着她，她反手緊扯着我的頭髮，我們瘋狂地吻着。她用手摸着我拿在手中的藥丸，然後把頭部離開我。我看着她把兩粒藥丸一同放進口中，我驚呼起來。她卻又重新吻着我，用舌頭把一粒藥丸送到我的口中，我迷糊的吞下去。

我們糾纏了一會，神志開始有點奇妙的反應，安娜突然掙開我的懷抱。

「周！喝點酒。」安娜倒了兩杯。

「爲妳的美麗乾杯！」我們碰着杯。

安娜把唱機開放着，是時下流行的搖滾樂，我的聽覺似乎特別靈敏，鼓聲轟隆的響着。我要說的話，彷彿也要擘開喉嚨大叫，才可以蓋過這種聲浪。我望着安娜，她美得從前都沒有過。不知是她在跟着鼓樂搖幌着，還是我的視綫有問題，像患近視和散光的人除下他的眼鏡，變得焦點不集中。我掀開窗幔一望，幾點疏星似乎就在眼前，我一探手就可以摘到似的，我全身輕飄飄的，一舉足，跨得很遠，像凌空飛渡似的。

安娜繼續搖幌着，美得出奇，漸漸地，卻在搖動中多了一個楚芸來，我極力集中視線看着楚芸，她卻又消失了。

「見鬼！」我大呼着。

「什麼？」安娜似乎也大呼着。

「我說我見到在臺灣的女朋友。」

「她美不美？」

「不及妳！」我衝口而出，安娜也的確儍，自己長得那麼美，那裏有人可及呢！

「有沒有和她做過愛！」

「連吻一下都沒有過。」想來眞有點氣。

「那算什麼女朋友！」

「就是！寃枉了我付出的愛情，她完全不懂愛！來！讓我敎訓敎訓她！」

「哈哈！」安娜大笑道：「揍她一頓好不！」

「揍不到，太遠了！」我幾乎頽喪下來。

「想辦法！」

我像受了指揮似的，極力想，果然想到了。我自覺自己變得很聰明，什麼事都可迎刃而解。

「有了！」我大叫着。

「怎樣？」

「寫封信給她，痛罵她一頓。」

安娜歪歪斜斜的找到了紙和筆，塞到我的手裡。

我接了過來，提起筆，手有些控制不住。

「妳代我寫。」我一想又解決了問題。

「她識英文嗎？」

「怎麼不，她讀外文系！」

安娜斜睨着我：「OK，開始。」

我唸着，安娜記錄着：

「親愛的甜心：

我要告訴妳一個發現，這個發現是我親身體驗到的；外國女人是沒有洋臭的，是香香軟軟的。她們才是上帝的傑作，沒有矯情，沒有遮遮掩掩。愛的外表和內涵都是性，性是愛的全部。所以，我敢肯定的說：中國的男人與女人全都沒有愛，只是法律强迫雙方同居，但傳統又要他們承先啓後，於是男人强姦了女人，或者女人誘姦了男人，因爲他們即使在做愛的時候，精神和肉體，都沒有結合過。

你連吻也不肯吻，怎談得上愛？你遲早都附屬於男人的，快把那迂腐的道學面具收起來，讓我們見面的時候，熱烈的愛，熱烈的做愛吧！

生命太短暫了，不要等待不知的明天，把握現在，把生命的光和熱，儘量放射出來。找尋你心愛的人吧，要現成的，那怕是暫短的，去愛，當然包括和他做愛。好運！」

我唸完，安娜也寫好了，她把寫好的信箋遞給我，指一下簽名的位置。我歪歪斜斜的簽了名。然後把楚芸的姓名、地址的英文拼字唸出，要安娜寫在信封上，封了口，並貼好了郵票。

我們像完成了一件艱巨的、偉大的任務，身子輕飄飄的像要飛躍起來，唱機的搖滾樂轟隆的在身邊響着，沸騰的血液像快要射出來。我一手高舉着信，一手環腰抱着安娜的腰肢。

「安娜！妳也舉手，讓我們向傳統宣戰，向舊觀念宣戰，向一切反人性的制度宣戰！」我歇斯里底的狂呼着。

我和安娜一同高呼着，戰鼓雷鳴，讓我們挺起胸膛，把這封挑戰書送到衞道者的手上。

我想到就做，世間事都是輕而易舉的，摟着安娜便往街上走。

「大雪呀！下吧！也擋不住我們。」我指着雪罵道。

「我們連大衣也不要穿。」安娜索性連羊毛外衣也脫去，用兩袖反紮在腰間。

「勇敢的現代查泰來夫人呵！讓我給你一個靈魂的吻。」我擁吻一下安娜。不久我們就走到馬路旁，那裏紅色的郵筒，在大雪紛紛中屹立着，等候着。

「勇敢的天使，由妳親手把挑戰書交給使者吧！」我作騎士式的對安娜一鞠躬，把信交給她，然

後爲她把郵筒的入口拉開。

「我的天使，請！」安娜將右足退後半步，一坐腰向我還一個中古的淑女禮，然後風情地揚起那封信。用手一彈，「篤」的一聲，信沒入郵筒裏。

她驕傲一笑，伸出的左手仍未收回，被我執着，我低頭向手背一吻，她的左手溫柔的擺放在我的面頰。我抬起頭，兩手從她的脇下反伸到頭部，給她一個深深的吻。

雪越下越大，安娜雙手有力地抓着我的背部，我半開眼睛，看見安娜夢樣的眼睛正注視我，心頭一陣震盪，而且一陣緊似一陣，呼吸變得短促。

「安娜！」

「周！」她也拚盡氣力才叫出來。

我們不約而同的向原路跑回。安娜先開了門，我馬上閃入。一翻手就關了門，安娜已橫臥在床上，我撲上去。

雪不知那時停了，它反射的光芒，從窗幔的空隙射入，照得我的眼睛刺痛。安娜還綣縫在我的身邊。我站起來，頭部重甸甸的，四肢似乎脫離了軀體。我勉强走近窗前，掀開窗幔，雪光交射得我神眩目痛。天亮了，看看腕表，已經上午十時。

安娜仍然熟睡，她的胴體差不多完全暴露，衣服和枕被凌亂地散堆着，我徨惑的坐在床沿，努力

從記憶裏搜尋我曾做過的事。但記不起來，越急腦袋似乎就越脹痛，想爆炸似的。我開了冷水喉，用毛巾浸了水敷在額上，情緒才慢慢平靜下來。記憶中一些模糊的形像，逐漸擴大和清晰起來，終使我駭然而起，馬上穿好衣服。安娜的胴體突然使我一陣噁心，我掉頭不顧向外跑，一口氣跑到郵筒，看看收信的時間；第一次收信——上午九時。

我立卽在附近掛個電話到郵政總局，請求把該信件退回給我。但接綫的辦事人說，這是無法幫忙的事，因爲全市過千的郵筒，每天信件幾十萬，郵政人員收回，經分類後卽自動蓋印發出，注定是無法挽救。一切可怕的後果在自己想像中預演着。

「楚芸！請寬恕我，我是無心的！」我自言自語走着，像幽靈似的走回寓所。

人性是有其脆弱的一面，請原諒我脆弱的一面吧！

我像一個犯了戒的敎徒，跪在神面前懺悔。

「神呵！只有祢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求祢憐憫我的脆弱，寬恕我的罪惡。求祢賜給楚芸智慧，賜給她愛心，用祢的慈愛感動她，使她寬恕我，並教我脫離試探，藉祢的名使我們的愛情，將來還能收到豐滿的果。我這樣祈求禱告，是奉主的姓名，阿們！」

禱告完畢，情緒稍趨平靜，決定立卽寫一封長信給楚芸，把異鄉環境的誘因，以致和安娜從始至終的全部過程，盡所有的記憶，完全寫出來，並痛悔以前的所作所爲，請她信賴我的以後，和寬恕我

的過去。

我足足寫了四小時，貼足了郵票，到附近郵筒投寄了。

傍晚的雪又飄飄的下，我無聊自困在斗室，心境也如絮雪一樣，飄蕩，無依，下沉。

天天渴望楚芸的覆信，但又恐懼她不會饒恕我。到了我應收信的日子，依然是鴻雁杳然。

「啊！楚芸，求妳饒恕我，給我片紙隻字，卽使罵也好。請接受我的愛，我是無意傷害妳的。」楚芸那裏聽到我喃喃的哀求呢！

我的心像堆爛泥，精神似苦行僧，日子像蝸牛一樣的爬行！

由於精神的頹喪，加上一連幾晚的失眠，我顯得十分憔悴。羅雄輝在見面時驚異的追問着，我把事情的發生告訴他。

「吃了羊肉一身羶。」他抓搔着頭：「這件事恐怕第三者無能爲力了。」

「我已寫信向她解釋，要她給我一個贖罪的機會。」

「你自己也得檢點一下，不要重踏覆轍了。」羅雄輝的勸告是出於善意的。我還能不深自警惕嗎？

「雄輝！請你相信我的悔罪是出於至誠的。這事發生後的第二天，我已當面坦率向安娜表示，要中止我們這種不應有的關係。」

「她有什麼表示嗎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只說，我們把男女關係看得太嚴重了。」

「外國人是不可能了解我們的，就以男女關係來說，他們只注重外表的關係，而我們卻包括了倫理。所以不只是個人的情操問題，而且是社會道德問題。」羅雄輝嚴肅的說。

「他們把性關係看作愛情的全部，至少也佔重要的部份。你贊成他們的論調嗎？」

「不！這種愛情是低級的，唯物主義的。你本身就是最現成的引證。你深愛楚芸，並沒有性關係去維持。你捨棄安娜，那怕有了這種關係。愛情是唯心主義底產物。雖然你們連吻的關係也沒有，但並不妨礙愛情的完整性。要是不幸言中，當你們失去這份愛情時，兩方面都必定很痛苦。這種道理，西方人士是無法領會的。」

「照你說：沒有男女關係也不妨礙愛情的完整性。反過來說，有了男女關係，也應該不妨礙愛情的完整性。因爲性關係與愛情是分開的。我和安娜的關係，也不應該妨礙我與楚芸的愛情的完整性。」我對自己的推理充滿自信。

「不！你誤解了。前者可以成立，卽沒有男女關係，不妨礙愛情的完整性。但有了關係，就要看這關係與愛情是否和同一對象發生。你不能獲得楚芸的愛，卻又和安娜發生關係。我已經說過：男女關係是包括倫理，而且是社會道德問題。」羅雄輝的論斷，像矛頭戳進我的心坎。

「這樣說來，我與楚芸的愛情便不完整了。」我像洩了氣的氣球，毫無氣力的問。

「應該這樣說比較恰當：由於你亂攪男女關係，你的社會道德觀念受到試探，影響楚芸對你的愛，要重新估計。」

「照你推測，楚芸會怎樣對付我呢？」

「第一可能：氣量小的，愛心不深，臭罵一頓，然後絕交，以儆效尤。第二可能：氣量大而愛心深者，加强管制，繼續錄用。」大概他看到我認眞的問，倒幽了我一默。

然而，事實又不如羅雄輝的預測，楚芸根本就沒有信來。我不知她要臭駡一頓而絕交，或加强管制而錄用，於是，正像當時的季節，我們的愛情進入了冬眠。

這一次愛情觸礁，完全由自己的荒唐而起，不論楚芸怎樣對我，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。曾失戀過的人，才知道愛情的可貴。

沒有這一次觸礁，我眞沒有想到楚芸竟是我心中幸福的全部。卽使得到一切，賠了幸福，對我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在另一方面，這一次教訓，給我一個啓示，西方社會的情慾試探比比皆是，我必須從情慾中自拔，把精神集中在學業上。課餘之暇，必須找一份工作，那怕是最廉價的報酬，來恢復我以前勤奮的意識和習慣。

即使楚芸不再理睬我。我決心每個月寫一封信給她，報告月來的生活狀況，稍贖我對她傷害的罪愆。

有了決心，安定了惶惶不可終日的情緒，精神反覺好起來。

三

我從學校歸來，順道到表叔的雜貨店採購了一些伙食，並囑他代我找尋週末工作。剛踏進大門，屋主張伯立即走過來。

「周先生！」張伯很和藹的笑着說：「這個星期六就是聖誕節，請賞面和我們一同晚飯。」

「謝謝你！」我盤算一下，那天沒有特別事情，我答應下來。

這是我頭一次在外國過聖誕。佳節思人，心裏多少有點孤單的感受。躲在斗室，分別寫了給父母親和楚芸的信。差不多將近晚飯時，才下樓看張伯。

「周先生，來！來！來！」張伯看到我即招手：「我給你們介紹。」

我所見的人，都是同住在這座屋子裡的。但由於我們只在進出時的匆匆相遇，大家只點頭招呼，也沒有互通姓名。

「溫正教授，是華埠『正心書店』的老闆。」

溫教授兩鬢斑白，戴着一副金絲眼鏡，但精神飽滿，很慈祥的和我握手。

「關勇大廚師，是位健談的青年。」不知是他過份的熱情，還是力氣大，我們握手時，幾乎痛得

我叫起來。

張伯又介紹一對正在端着飯菜上桌的男女，是他的兒子自堅和媳婦。中等身材的張自堅，帶着男性少有的羞澀。張太太的皮膚白皙，像一鈎新月的眉彎，舉動溫文，使人一看就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
大家入席坐好，張伯就把酒瓶伸向溫教授。

「難得大家在一起，要飲多杯呵！」

「昨晚才在小兒家喝了好幾杯，今晚屋主的盛情也難却。來！你們也不要辜負張伯的盛情！」溫教授舉杯向我招呼。

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暢飲起來。用過晚膳，大家還意猶未盡的談天說地。只有張自堅夫婦很少和我們答腔。

溫教授從香港來加拿大只有兩年。在香港時，是一所教會辦的書院歷史系的教授。他的兒子在加拿大學工程，畢業後在當地結了婚，兩年前就接他來加退休。但溫教授却賦閒不慣，便在華埠開設了書店，爲了交通問題，才租住在張伯的家裡。溫教授和張伯的年紀相差不多，大家很談得來。溫教授固然是品學兼優的恂恂儒者，但張伯的故紙堆工夫也不弱。雖然他少小離鄉，在鄉下上的却是私塾，國學基礎本來就不錯，加上以後的自修，程度就很可觀，他也爲此很自豪。

「說來慚愧，我只上了五年私塾。」他神采飛揚，他說慚愧，正是反面的壯語：「我知道這裡的土生，在僑校唸了五、六年，連寫封最簡單的中文信也寫不出；程度差的，只學了三個字，那是他們的姓名。」

「華僑的子弟中文程度低落是有原因的。第一、中文在外國是第二語言。二、一般職業與中文無關。三、中文比英文難學。學中文還是利用課餘的時間，教師也是工餘兼職，彼此心理都帶有敷衍成份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怎學得好？」溫教授為我們分析着。

「中文在外國是第二語言，那是沒有辦法的事。但它在中國人的家庭，總應該算是自己的語言，爲什麼華僑子弟都說得不好，有些根本不會說。我表叔的兩個孩子就不會。」這個問題，我一直都找不到答案，我請教溫教授。

「他們的父母，應負最大的責任。假如，從小就訓練他們在家裡一定要講中國話，情形就大不同了。做父母的，本身就忽視自己言語，有什麼可說呢！」溫教授唏噓說。

「但有些做父母的，英文程度並不好，他們的兒女一樣不會說中文？我剛才說，我表叔就是如此。」

「下一代放棄自己語言，與上一代英文好壞的程度沒有關係。華僑子弟對當地語言的訓練，並不在家庭，是在學校和社會。每個人都運用最能表達自己的語言，做父母不從小訓練他們使用中文，到

他們上學了，接觸的都是英文，他們一直學習運用它，反把自己的語言放棄了。所以我說，如果父母在家庭內，不強制他們繼續運用中文，日子一久，到他們忘得差不多時，英文就自然代替了全部。」溫教授說。

「所以在美加各地，土生的綽號叫『竹升』。」張伯說。

「甚麼是『竹升』」？這句粵語我聽得不明白。

「『竹升』就是竹槓，竹槓兩頭有節，是不通的。他們譏笑土生華僑子弟，對中文英文都不通的意思，其實這稱謂是不公平的。他們的英文通得很。老一代的華僑，倒眞是兩頭不通。」溫教授呷一酒：「張伯，要是你不對中文下過自修工夫，就和一般老華僑一樣，應躋身於『竹升』之林了。」

「哈哈！」張伯尷尬的笑着：「我們老一代的處境很困難的，以前北美對華人歧視得很。那有什麼保障！不要說沒有機會進學校，連工作機會也成問題。工作的範圍，多半只限於洗衣和餐館業，而且待遇微薄得很。在三十年代經濟恐慌時，整天收入僅一元，有工作做的，已算是個幸運者，那裏有現在的高薪。」張伯指着關勇說：「阿勇，你們現在做厨的，起碼就拿百元的週薪，像你做『頭厨』，就可拿到一百元以上。這種待遇，以前我們連做夢也沒有過。」

關勇只是笑笑，沒有表示。張自堅和他太太開始清理桌上的碗碟。他們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。

「關先生的家人呢？」溫教授說。

「還沒有錢結婚。」關勇像開玩笑的態度答着。

「不要客氣了，你這幾年的積蓄總不錯了。」張伯再轉頭向溫教授說：「他已預備明年返港成親了。你從香港來，有什麼好人家，可以介紹，他是不錯呀！康健，又吃得苦。惟一的毛病是好賭。」

「我在張伯這裡住了五年，他甚麼都知。如果將來我帶女朋友來，不要拆穿我的西洋鏡呵。」關勇說着笑。

「可以！可以！」張伯滿口的答應：「但不要忘記請我喝喜酒。」

「眞有這一天，今晚聽者都有份。」開勇爽快的許諾。

大家都笑起來。

「關先生，先謝謝你將來的喜酒。」我說：「目前我很想找一份週末的工作，你能向你工作的餐館問問嗎？薪酬倒不拘。」

「對！青年人應勤奮點。阿勇！幫幫周先生忙。」張伯在旁幫着腔。

「可以的，他們時時在週末請幫手，你不計較工作吧！」

「不！甚麼工作我也願做。」

「這就不成問題。」關勇似乎成竹在胸。

找工作有時說難就難，說易就易。找了半個月，甚麼頭緒也沒有，却在聖誕晚向關勇一問，第二天，他就爲我找到了，並且可以立卽上工。原因是聖誕節接着就是新年，是餐館業最興旺的一段日子。而且今天是星期日，我立卽依時乘公共汽車到餐館去。

餐館不是在華埠，而是在此城的商業大街，佈置得很講究，算是第一流唐菜餐館，生意很好，兼營外賣。

我依關勇的吩咐，向掌櫃報到，他把我帶進廚房。

關勇看到我進來，打手勢和我招呼。我走過去，關勇重新介紹掌櫃吳先生和我認識，原來他就是餐館老闆。

「你就在廚房工作，散工每小時二元，做的是廚房『打雜』，關先生會指導你！」他簡單說完就走回餐樓去。原來關勇在餐館做頭廚，廚房的夥計都聽他調度，怪不得昨晚他說我的工作沒有問題了。

他帶我到更衣室換過工服後，就交給我半袋洋葱，叫我先除去洋葱的外衣，然後切絲。他只有這樣簡單的吩咐，又趕着做他自己的工作，廚師就是這樣的忙迫。

我把洋葱倒出來，用刀把頭尾一切，然後用手剝去外衣。

任樓面的侍應生，在美加都叫「企檯」，他們把客人點的菜式，寫在餐單上，進入廚房，就把菜

式逐一唸出來，廚師做好，把電鈴一按，他便再進來把菜端出去。

廚房一共七人，四個正式廚師，一位專做外賣的打包工作，除了我以外，另一位就專送外賣。送外賣是論單扣佣，生意好的時候，有時需要三位。做這門職業，一定要懂開汽車。

洋葱的氣味眞難受。切的時候，往往把液汁迫出，直射切者的口鼻，使人打噴嚏，甚至涕淚交流。

我一連打了幾個噴嚏。

「不要哭，快些揩乾眼淚，大家不好意思嘛。」關勇把頸子牽長，一字字的拉出來，引起大家都笑了。

我眞要把眼淚揩乾才能再切下去。關勇走過來，他要了我的刀，把一顆洋葱當中一刀，將半邊的切口仆在砧板上，左手按着，右手提刀，刀的末端始終不離砧板，刀身斜憑在屈着的中指上，只把刀頭提起，刀口一刀一刀的跟着左手退後的切下，安全快捷，洋葱也很少液汁上射。

經過關勇的示範，我總算知道用刀的竅要，減少了洋葱液汁上射的難過。

切完了洋葱，關勇又吩咐我撕鷄肉，把煲過湯的鷄骨取起，用手把連在鷄骨的肉撕出。

「這種鷄肉因燒過湯，沒有味道，還拿來做什麼？」我不解的問。

「炒飯。」關勇不假思索的答道。

「鷄肉炒飯是賣一元五毛的。」我詫異的說。

「做餐館就要懂這一套。中菜的利潤，就在這裏。有的菜賺得不多，但能利用廢物，拉上補下，才能賺大錢。」

撕完鷄肉，關勇又教我包春饍。煮了一大鍋芽菜，連叉燒、蝦仁切粒和一些冬菇切絲混合，當然味精缺不得。調好味，濾乾水以後，用春饍皮包好，以鷄蛋漿封了口，然後放到煮沸的油鍋炸。

油鍋的油是沸騰騰的，我恐怕燙傷了手，高高的投下去，油花還是濺射到手，燙得我呱呱大叫。關勇走過來，執着一條春饍，把春饍下放到油面，然後離手，油花一點不濺出來。

每一門職業都有它的技術或專門性，充內行是充不得。幸虧關勇與我有同屋之誼，得他隨時的指導，省去了不少困難。

生意好的餐館，在厨房工作，的確沒有一些空暇。每天有兩次餐期——中午餐和晚餐。餐期的時間忙迫固不待言，不是餐期，就要做好餐期的準備。兼營外賣的餐館，在十時至十一時也很忙碌，那是宵夜的時候。

厨房約有六個炒鍋併排着，每個厨師管二個。到餐期的時候，「企檯」穿揷的進出，拿着顧客點了的菜單進來，像機槍似的唸着，執菜的師傅——多半是頭厨，要馬上完全記下來，執好了份量，一盤盤放在執餐檯上。執餐檯是在炒鍋的前面，厨師一轉身就隨手拿到，兩味菜分投向兩個炒鍋，一人

照顧兩個，忙迫的時候，頭厨也照様做。炒鍋的火力很猛，厨師飛舞着鍋劏，普通的菜，二、三分鐘便燒好，倒進碟子，執菜的師傅簡單地鋪排一下，一按電鈴，「企檯」就進來端出去。

時間就是金錢，厨師做菜的速度要快，味道還是其次。連「企檯」也要如此。香港和臺灣聘來的厨師，初期的速度都成問題，要經過一些時間學習才適應。厨房的工作分兩班，關勇和另一位姓伍的厨師當早班，從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。下一班的從下午三時至深夜一時。晚餐時間是六時半至八時半左右，是一天最忙的時候，兩班人都在一起應付。我當週末打雜是算早班的一員，剛好和關勇同一班工作。

我第一天工作是聖誕後一天，不算很忙，下午八時收工，就跟關勇一起回寓所。

我們在華埠附近下車，我以爲會直返寓所，因爲也的確有點累，但關勇卻精神奕奕，說要帶我到華埠一所俱樂部去見識。我不想逆他的意，就跟他去溜溜。

俱樂部就設在華埠一座舊樓上，地下是經營唐山雜貨的，另開一道樓梯上去。關勇推開了門，見一位老者坐在一張高脚椅上，他滿面笑容和關勇打招呼。到達二樓，又有一道玻璃門，用金漆寫着：「宏發俱樂部」幾個大字。推開門，我被嚇了一跳，不但人聲噪雜，而且迎面的牆壁，供奉着一個神像，狀甚可佈，青面獠牙，神像上面有幅横額，上書：「貔貅座鎭」，下面則書：「大殺四方」。神像的前面是一張桌子，上放着一個香爐，前面有一塊很大的生薑，薑上揷着一把尖刀，刀口向外。我們

經過神像進去，就看到一堆堆的人羣，圍着高高的長方桌，桌子與胸部平齊。人們多半是站着，有少數坐在沒有背的高脚椅上。人頭上瀰漫着青白的煙霧，間歇性的殺聲吆喝，兼維着嘆息和笑聲。

關勇向人數最多的一堆走去。有二、三十人，圍着一張長方桌，上面用白紙劃着三十六個長方形的間格，每一間格，寫着兩個字，如元吉、茂林、吉品、占魁、明珠……等，有許多古怪的名字，有些又不像名字。人們就把錢堆放在一格格的中間。

「這是怎樣賭法。」我問關勇。

「賭字花嘛，你看！」他指着當中一個小木盒，木盒盛着許多信封，盒下只壓着一封，盒旁則排列着好幾封。排列的信封都寫有兩個字，正是那些古怪的名字。「盒旁排列的是開過的字花，壓着的是卽會要開的，盛着的是以後依次要開的。」關勇說。

「是怎樣開的。」我仍然不解。

「每個信封代表每一會，信封是封了口，內有『師爺』要開的字花謎底。譬如現在是開到第五會，是盒子壓着的信封，謎底就是間格其中之一的古人名子，押中了便贏錢，押不中當然就沒收。」

「這麼多名字，很難猜啊。」

「押中了賠得多，一共有三十六個古人。買一賠三十。」

「離手！開！」開字花的人吆喝着，人聲靜了下來，幾十雙眼睛都注視着。他慢條斯理的把信封

輕輕拉出來，撕了一端，從封內倒出一張摺着的白紙。大家似乎拚命把頸子伸長，眼睛像探射燈似的射出光芒。

「吉品！」開字花的攤開謎底。數十雙眼睛的光芒收斂了，頸子拉回來，有人在嘆息。

「他媽的！我就懷疑他會連開，只怪自己拏不定主意。」一個戴着毡帽的中年人哀聲叫着。上一會也是「吉品」。

「師爺就喜歡吉品這玩意。」有人說。

開字花的兩個助手開始把間格上的錢沒收，只剩下「吉品」的一格，只有一張一元的鈔票，是一位戴眼鏡衣着襤褸的老者押中的。助手把三十元鈔票點過給他，許多羨慕的眼光向他射來。

「神經懷這次翻身了！」一個青年賭徒拍着他的肩膊。

「你以爲只有你才押中麼！」老人頂上一句：「正衰神，第一次押中就拍膊。」

「還想再押中，爲什麼不撒把尿照照自己，要是時時押中，就沒有人叫你做神經懷了。」

「神經懷昨夜一定鑽過『吉品』了。」有人沒頭沒腦說，我也聽不明白。

老人倖倖的無可奈何。

下一會又開始了，開字花的依次把盒子的一個信封拿起，放在盒子下面，很多人開始下注了。上會獨贏老人把五元押在「元貴」，很多人也跟着他下注。

關勇押十元在「茂林」。

一個穿藍西裝的中年人押廿元在「占魁」上。「占魁」這次押得很多。開字花的助手將這一格的錢點一點。

「只能吃你二元，已經先有廿八元了。」助手說完，指指白紙上寫着一條規則：「每格最高額押卅元，最高賠九百元。」那個要押注的中年人無可奈何，只照規定押下兩元。

「離手！開！」開字花的吆喝着，大家又靜下來，頸子又開始拉長，眼光鋒芒又照樣暴射。

「占魁！」他攤開謎底。

一聲轟响，有人歡呼叫跳着，嘆息的也開始嘆息。「他媽的！衰在自己遲押。」那只押得兩元的中年人自怨自艾。

助手開始沒收押不中的，然後淸點押中的。除藍西裝的中年兩元，還有另一位也是兩元，其餘廿六元是屬於一位穿黑唐裝衣服的老年人。一疊疊紅紅綠綠的鈔票堆到他的面前，大家的眼睛都睜得又圓又大。老人點淸數目，皮笑肉不笑的把鈔票向每個袋裏塞，安詳淡定，十足賭徒本色。我把關勇拉開一旁，附耳的對他說：「關勇兄，這種字花賭不得！」

「你講笑吧！看看那老人，他的口袋馬上要滿瀉了。」

「你冷靜點，我有幾個理由：第一，字花一共有三十六格，但押中只賠三十，開字花的白吃六格

。這還不太重要，就算是『抽水』或是開者的『特權』吧。第二，每格規定了限額，就迫使押注的人分開資本，有時甚至押在自己不願押的上面，開者大大減少風險，大有坐觀虎鬬，從中漁利之嫌。第三，是最重要一着，十賭九騙，誰敢保證開字花的人，不用第三者儘早押滿要開的上面。像剛才那個中年人要押廿元，就因遲押了，只押二元，赢得六十，如果押足，他便赢多了十倍以上。」

「不會！不會！」關勇肯定的搖着頭：「被人知道賭『假』，他們還開得成嗎？」

我眞不明白他工作是如此精明，而對賭博却如此痴迷愚蠢！

「就算多半是眞賭，每晚只有一、兩次出老千，那一、兩次的數目就够可觀了。加上最高額只賠九百元，而可以殺足三十五格，總額就一千零五十元，每次差額就一百五十，一晚開十多廿次，加上出老千的一、兩次，收入就有四、五千了。」我補充的說：「開賭的人不事工作，個個肚滿腸肥，他們的錢從那裏來？」

「好了！我不賭字花，來！看看其他的。」關勇對我舉出數字，很不耐煩似的，對我的勸告當然無動於衷，只敷衍我一下。

賭場有兩檔是「番攤」，另兩檔「牌九」，每檔都聚有十多人，而且像越聚越多。大概賭徒收了工陸續的來。整個賭場都瀰漫着煙霧，咳嗽聲、唾罵和吆喝，此起彼落。我們走到「番攤」檔前，開攤的正撥着「攤子」，賭徒們的眼睛都全神貫注在「攤子」上，像快要突出來，一絲絲的血根拚命牽

網着。

「四！」開攤的似死不死的哼出來。

「開二跳四，正合『攤路』。早叫你跟着押四，偏不聽，押一，正是陸榮廷看相，自己找衰。」戴毡帽的賭徒幸災樂禍對身旁的說。

「他媽的！開二縮一難道就不是『攤路』？大概你行正死運。」他也反咒上一句。

押中的賭徒毫無慍色，點淸贏得的鈔票，放成一疊，右手拿着一頭，向空着的左掌一下一下的拍着，神氣十足，眼睛謎得像一條縫，嘴角的香煙半吊着。

「押甚麼？你說。」和他拌嘴不服氣的說。

他沒有理睬他，把手上全部鈔票押上二。又是跳番的「攤路」，以四跳二，那不服氣的數着差不多同數字的鈔票押三，堅持縮番「攤路」，以四縮三。他們似乎在賭氣了。其他賭徒乾脆不下注，靜看他們這一次互鬪。

開攤的見再沒有人下注，揭開攤蓋，把攤子四粒一組的撥，大家緊張的注視着。

「一！通殺！」開攤的又是似死不死的哼了出來。

賭徒們嘩然大笑。兩個鬧意氣的賭徒都像鬪敗的公鷄，黯然離開了。

開攤的繼續開下去，我看見好幾個賭徒，用簿子依次把開過的數字記下，然後決定他的下注。這

就是他們所說的所謂「攤路」。其實，這完全是大數法則所支配。開攤的是十元抽五毛，而且一和三、二與四不能相搭，還是開攤者佔盡便宜。我把這道理告訴關勇，但先入爲主，他當然聽不入耳的。我像無主孤魂似的踱到「牌九」人堆裏參觀，關勇則向「番攤」堆裏打尖下注。

「牌九」檔似乎特別嘈雜，莊家擲骰子時的殺聲，推牌和疊牌的撞擊聲，夾雜着歡呼和嘆息。「牌九」不一定全由開賭館的人充任莊家，有本錢的，誰都可以做，賭館向贏家也是每十元抽五毛。推「牌九」的人，大抵都注意牌風的順逆，四隻牌一到手，差不多已決定了輸贏，命運決定在骰子的點數，所以莊家對擲骰子很講究，神色要堅定，氣勢要威猛，才擲得好點數。下注的當然也想在氣勢上壓倒莊家，骰子雖然不是在抓在自己的手擲出，也在吆喝着，有的却在澆冷水。

「左剝皮！地庄，殺！」做莊的一手按檯，一手把骰子擲下。

「殺！」差不多同時一齊吆喝着。

「死定！」有人牽着氣說，莊家冷冷的望他一眼。

負責「抽水」人做分牌工作，從左到右，每邊拿四個牌，依點數分出，一共八家。

牌分到面前，有人抓着向自己眼前揭起，不動聲色擺好。有的只用手向每一個牌底一模，連看也不看就擺好。只有做莊的不動，待下注的都擺好，他才一手抓着兩個牌。牌底放在手心，一揚手，從高向檯上翻下。

「通殺！」他的手仍按着牌底。

幾十對眼睛的焦點都集中起來。

「未必！」有人冷冷的澆着冷水。莊家狠狠的向他望去，把手一移，大家哄然。

「四點鵝，六點長衫，正好密十，無頭。」

莊家神色有點不好，他抓起未開的牌，用姆指向一個牌底按下。突然他的眼睛閃出興奮的光芒，但一刹那又變得像死魚一樣。

開出來是紅頭六。他興奮的一刹那，可能是先按上端的一點上，以爲「兩點地」或「四點鵝」。

「死定！」那人又幸災樂禍的牽着氣說。

莊家無可奈何似的，剩下來的牌也懶得再摸，索性一下子翻開。

「牌皇！」大家哈哈大笑。原來是「紅頭七」。推牌九以他拿的四個牌爲最弱。莊家無精打采的木然站着。負責分牌抽水的人，依次把買家的牌開了，莊家通賠。他把他放在檯上全部的鈔票推出來，然後依次分給贏家。到最後一家前已分完了，中了個空寶。

「他媽的，衰神打地庄，中了等於沒中。」最後那家在咒駡。

做莊的又黯然離開。

牌九又繼續下去，有人頂上做莊家，大家又掏鈔票賭命運。

我和關勇同來，對這種混濁的空氣和場面，幾次想獨自回寓，總覺得不好意思，立意再等他一會兒，希望他能過足癮。

不久，突然傳來婦人尖銳的叫罵，賭場爲此沉靜下來。婦人在叫罵中，正喚着一個人的名字，她肯定他在賭場，大概是守門的阻止，互相爭吵起來。

賭場有人靜悄悄打開後門，馬上給人發覺。

「洪安！你不能從後門逃。」有人阻止他，正是婦人叫罵的人。

他是個中年人，個子不高，瘦削的身裁，面部像塗滿烟油似的。喝止聲果然發生效力，他把後門掩好。

「上次你從後門溜，你的老婆遷怒我們，報了警，害得我們够慘，這次無論如何跟她回去。」

「以後不要來了，先把老婆教好。」有人氣憤的指責。

「什麼？」婦人剛衝了上來，用手叉着腰，面對全部男性毫不畏縮的說：「你們這班賭鬼，還有權教人嗎？賭得不成才，不理家，不理兒女，不理自己死活。開賭的是吸………。」她一連串的罵下去。

人們的噓聲四起。

那個叫洪安的垂頭喪氣向前門走出，婦人跟了出去。

「這潑婦也算够膽。」有人這樣說，不知算放馬後炮還是眞讚美。

人們又開始聚攏起來，我趁機趕到關勇身旁。

「走吧！現在已經深夜一時了，我還要準備功課。」

關勇沒有異議，他把手上的鈔票約略的點過，笑容滿面向袋裏塞。

「關先生，這種賭場還是不來的好。」

他只是笑笑，沒有答腔。一個剛贏錢的賭徒，有人向他說賭錢不好，等於向一個剛抽足鴉片的癮君子說鴉片不好一樣，他們是聽不進去的。

「卽使賭場沒有一點作弊，但每次抽百分之五，一元鈔票撥出撥入廿次，便化整爲零了。牌九和番攤都一樣。長賭必輸，只有開賭的贏。」我還是說下去。

「那應該怎樣賭法？」

我正勸他不要賭，他却問我怎樣賭，可見他的賭癮已深，大概也是敷衍一下。但我想：他旣然不能戒掉，縱使他沒有誠意向我這一個外行請教，但我還是認眞地爲他考慮一下。

「一、不長賭，二、不賭字花，這是原則。整晚只能下注一次到兩次，這是技術。如果第一次贏，就此收手。輸了，第二次加倍，贏輸都不再賭。第一、二次下注，時機任擇。這樣賭法，賭館佔不到多大便宜，也避免自己陷於長期消耗。」我說完，他只笑一笑，沒有表示意見。我們已抵達寓所

了。

住在張伯家裏的人，日間各就各業，只有張伯在家。如果早上我沒有課，有時，我會下來和他天南地北的閒扯一陣。那一天，談及華僑海外拓荒的歷史，他的話可就多了。

「在十九世紀的中葉，距美國加省發現金礦後九年，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的河谷也發現了金礦，旅美華僑，便開始移入加國。次年，香港也有三百多人乘桅船橫渡太平洋，到了加拿大。據當時西報的報導，華僑參加淘金行列的有二千五百人。以後，華僑不斷地向加拿大移殖，從事各種勞動職業。由於華工任勞任怨，而且工資低廉，引起當地工人的嫉忌。後來，慢慢變質，演變成爲排華運動。」張伯呷一口茶，清一清喉。「華僑苦難的日子一年比一年深重。一八七六年開始，加拿大要向留長辮的華僑徵收丁口稅了。」張伯的語氣沉重起來。

「所謂丁口稅，大概就依人口納稅，這豈不就是人頭稅？」我說。

「正是，初時每年納十元，過了兩年，又規定每三月取居留證一次，每次十元，是丁口稅變相的加價。這樣過了一年，又通過每年一次徵收四十元。一直到滿清的駐英大使郭嵩燾交涉後才告取銷。」張伯在嘆氣中掏出紙煙。

「取消以後，大概總沒有再發生了吧？」我對人性的存在是毫不懷疑的。

「華僑那有這樣幸運！歧視、受壓是華僑兩字的同義語。以後不但再發生，而且還經過立法程序，等於判了刑，再翻案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。」張伯燃點着紙煙，火光照出了他那浮動的淚光。

「取消後，爲什麼仍有這種演變呢？」

「還不是妒嫉和歧視！」張伯的聲音有些沙啞了：「先父就在這種被迫情形下，把半生的積蓄丟了。」

我沉默地聽着。

「從一八八〇年開始興建加太平洋鐵路，到一八八四年完工止，大約有五、六千華工參加鐵路的建築。隨着築路工人前往各地開洗衣館、餐館、小販等的華僑，也有九千至一萬人之多。到建築鐵路完成時，兎死狗烹，次年便立法徵收華僑丁口稅，並且限制華人入口了。」

「難道華僑築路，加人一點印象也沒有嗎？」我有點失望。

「有印象而無良心，又有什麼用？一切西人做不到的艱險工作，都由華工去完成。如做準備工作時的披荆斬棘、探測、竪碑，以至人力運輸，無一不是由華工擔任。興建的時候，西人不願或不敢鑿的墜道、爆山石、架橋樑等艱巨工作，都靠華工去完成。」張伯挺直一下腰脊，好像對無名的勞動英雄致敬。

「華工是不是重賞下的勇夫呢？」

「如果受了高薪還有什麼可說呢？築路四年餘，月入不過三、四十元，且一切開支還要自給。」

「當時的幣值怎樣？」只擧出收入數字，是無法了解當時生活的豐儉，所以我這麼問。

「我擧一個例，你便知道當時華工的困苦。在築路期間，有一個小埠，正在流行疫症，華工死了二百餘人，無棺爲殮，只用草蓆或棉被裹着屍體埋葬。」張伯垂着頭，像爲這些開拓者的犧牲致哀。

「華工爲什麼不聯起來，提出抗議呢？」

「你以現在的想法看以前是不對的。」張伯搖頭嘆息的說：「當時我滿清政府稱華僑爲『天朝棄民』，不予照顧，其實，當時滿清亦爲列强壓迫，那還有餘力照顧華僑呢？返國既不易，只好硬等頭皮撑下去，總比餓死的好！」張伯無可奈何的攤開手掌。

「你說華工不但收入少，而且擔任的工作也艱險，究竟艱險到什麼程度呢？」

「加太平洋鐵路的完成，可以說是華工拿生命換來的。從埃磨利吧（EMORY BAR）到沙胡拿（SAUONA）的工程，由於多半是山地，這一段工程，華工耗時年餘，建築的山洞有一百多個，鑿的隧道十多公里，建搭橋樑約幾十座。每日步行數十公里，無法支持，在中途倒斃的比比皆是。至於鑿隧道的被生葬，架橋的被淹死，更不可勝數。在光緒十七年，由域多利的中華會館派人在鐵路兩側收執的先僑骸骨，只算那些旣無名字，又無棺木的，就有三百餘具。有姓名的，或有人認領的，還沒有計算在內。你想，那條鐵路的完成，不是用華工的性命換來嗎？中國人爲加拿大立下功績，却換來

種族歧視——黄白分校，和一九二三年頒佈四十三條苛例，禁絕華人入境。」張伯沉重的感喟着。

「近年來，中國移民來加甚多，當然是前例的取銷，加政府爲什麼有這個轉變呢？」我提出疑問。

「四十三苛例至一九四七年才廢除，前後二十四年。條例的本身就是種族歧視的代表，不適合現代民主潮流，如上華僑不斷努力爭取，抗日勝利等種種因素，加議會才終於廢止這反人性的苛例。」張伯黯然說：「苛例實施了二十四年，我只回國一次，也是我結婚的那一年，次年生了自堅，就重回加國。以後抗日戰爭，和國共內戰繼起，一直都未能返回故里。」張伯的聲音，低沉得令人難過。

我看不到開拓時候的開拓者的精神，却看到他在開拓以後，被遺棄的沮喪。時代不斷前進，主要的動力還是來自開拓者的精神。近世人心陷溺萎靡，人類開拓精神消失是其主因。

上一代和這一代的老華僑，他們本身的經歷，就是一部血淚史。國家的動亂和生活的壓迫，促使他們赤手空拳，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，在種族歧視，言語隔膜下，以汗淚交併來謀取生活。他們日夜相繼的辛勞，還要節衣縮食，才能把每日蠅頭般的剩餘，一點一滴的儲蓄起來。到年老的時候，把所有積蓄携返祖國，總算落葉歸根。但自大陸陷共以後，僑鄉糜爛，加上三反四反，老華僑恐怕終生辛勞，並賴以養老的僅有積蓄，難免被巧取豪奪，更不幸的還可能被打入「五黑份子」，那眞是終身不得翻身。所以老一輩的華僑，無法完成落葉歸根，年老歸鄉的心願，其內心的痛苦，是不難想像的。

「你再不返大陸了，爲什麼不申請伯母來加？」

「如果中共肯放人，早就來了！」張伯嘆口氣：「對僑滙的爭取，有什麼比活人質更安全可靠的呢？」

我們相對默然，室內的空氣，有點窒息的感覺。張伯探手在口袋裏，再掏出捲煙袋，把煙絲抽出捲好，一口一口地吸着。「這一百年來，身爲中國人，不論生活在國內或國外，都註定是痛苦。我們這些在美加兩地的華僑，還算好了，總算能享受到法律上的表面保護，使生命和財產，有了最基本的保障。在東南亞和南美一些落後國家，就更不堪提了。我們已經邀天之幸，還敢不安份嗎？」這是一種失望的自慰，我心裏十分難過。

國家的動亂，造成華僑如許的苦難，操國家命脈的大人先生們，他們能否體驗到呢！張伯吐出一圈圈的煙霧，我也迷失在他的悵惘和嘆息裏。

「僑居地的異國民衆和政府，對華僑的歧視和迫害，總算還找到非我族類的理由。至於中共對僑眷的迫害，那就太令人失望了。」張伯抽一口煙：「他們到國外去，赤手空拳，是如假包換的無產階級出身，拚着畢生辛勤，直至有了積蓄，買些田地養老，便被共黨硬套上地主、富農成份，成爲被鬪的對象，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事嗎？」張伯的牢騷總是發不完的，我試着把話題扯開，調解一下眼前的憤慨。

「令郎是個老實人，目前做的是什麼職業呢？」

「開設洗衣館。」張伯答道：「也難怪他，從小離開母親，孤獨慣了，因此不大講話，你不要見怪。」

「那裏！那裏！」

「他大概也不喜歡這種職業，可是這間洗衣舘，却是經歷過他的祖父和我經營，總應飲水思源，不能輕易放棄的。」張伯感喟的說：「看來，我的媳婦也不喜歡他長此做下去。年青人總喜歡寫意的生活，和我們這一代不同了，你有機會可以勸導他們一下。」

「不敢，不敢，他比我年長，」我客套着。

「你別客氣。」張伯認眞地說：「只要你們有機會在一起，代我把這守成的道理講給他聽。」一個曾經冒險犯難的開拓者，要把守成的道理傳給下一代，他底開拓者的精神到那裡去？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「你們住在一起，難道你沒有機會親自向他解說？這不是比我更直接、更親切的嗎？」我推辭着。

「周先生。」張伯搖搖頭：「你不知道，父子之間，很難平心靜氣說道理的，而且我是長輩，老實說，也拉不下面孔，和兒子去討論。」

張伯這一句話，使我聯想到我國的家庭制度。由於尊卑的界限過份的森嚴，使長幼的感情無法溝通，彼此隔着一條人爲的鴻溝，以致骨肉之親，也變得冷漠，因爲他們相互之間有一條無法通渡的代溝。

我是多麼幸福啊！父親是少有通情達理的人，他沒有拘泥於尊卑階級的傳統觀念，自幼在他慈愛的督導下，我像沐浴在溫暖的春陽下。

張伯對任何人，總是表現出和顏悅色，是一位慈祥的長者，爲什麼對自己至親骨肉，却視同陌路？這種態度，是維護長者的應有尊嚴，抑是傳統觀念中一種畸形的病態呢？

我答應在適當的機會，盡可能向張自堅勸導，他却再三囑咐我，要儘快到他的洗衣舘去看看他。

由於下午我有課，辭了張伯回校，特別到羅雄輝的研究室去。他正在做實驗。

「剛才見鬼，現在見人。」他見了我笑着說。

「這裡雖然是鬼域，幸虧我還能和人居住，毋須與鬼爲鄰。」

「不是見洋人的番鬼，是小鬼的鬼。」

「什麼小鬼？」我疑惑着。

「還不是做漢奸的那些小鬼，他們今早又派了代表來勸我，說什麼臺灣民族大義，應該參加民族獨立的神聖工作，眞是活見鬼。」羅雄輝說。

「後來怎樣？」

「我懶得和他辯論，後來，他無可奈何，自言自語地走了。我看明年畢業後，要遷地爲良了，省得他們像幽靈一樣來糾纏。到美國去唸博士或就業。」

我們瞎扯了一陣。他問我有沒有接到楚芸的覆信，我苦笑搖頭。

「你看，這是水。」羅雄輝從儀器架上取了一個玻璃瓶，注放了半瓶清水。然後又拿了另一個裝滿液體的瓶，說道：「這是硫酸。」他將硫酸倒入那瓶清水；「這樣變了稀硫酸，我們有方法把稀硫酸還原，再分開水和硫酸。但比原來的水，多少總帶點酸味。」

「雄輝！我對稀硫酸的分解實驗沒有興趣。」

他沒有答我，慢條斯理的又拿起另一瓶化學品，說道：「這是鹽。」說完加入了稀硫酸內。

「稀硫酸加鹽，起了化學作用，便是鹽水。」

「兩性初戀的純潔性，像剛才那瓶清水。加入第三者，就像加入了硫酸，變了質。稀硫酸雖還可以抽出，但已失去以前的純潔，多少已帶酸味，愛情亦如是。但再加入鹽，起了中和作用，變了另一種物質。你的錯失，已使你和楚芸之間的純潔，受到影響，像水加了硫酸。而以後的自白信，就像把鹽投入了稀硫酸，增加另一種化學作用。我並沒有反對你把眞相告訴了她，但是你們現在相距這麼遙遠，決不是時宜。」

我默然離開羅雄輝。到了課室，安娜已經在座。我內心起了一陣莫名的激動。安娜安詳在閱讀，我們變得了那麼陌生！

我內心的怔忡，很快被安娜的安詳態度平息下來。我何苦還感到若有所負，而再敷衍她呢？愛情在西方社會，亦變成了唯物底產物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時代，已是歷史的陳跡。如果這種悲劇再出現這個世紀，恐怕贏得不是同情的眼淚，而是奚落的譏笑。下了課，我們走出了課室。

我告訴她找到了週末的工作，她微笑不語。

到了校門，大家互道再見。我看到她向一位正在等着她的男同學招手，他們像扭蔴花一樣互挽着腰走出了校門。

這就是西方式的戀愛！我想。

踏進寓所，正想舉步上樓，張太太把我叫住，道：「周先生，我們代你收下了一封掛號信。」我心裡突然緊張了起來，這應該是楚芸寄來的吧！我的感覺，像囚犯在審判者的面前，等候判決。

張太太從客廳出來，把信交給我。連信封也未看清楚，我急不及待拆開，却倒出兩個紅封包來，另夾上附箋。打開一讀，原來是父親的手書，以新歲將臨，母親特囑咐將紅包寄來給我壓歲。從小到長大，以至今天負笈異邦，他們還把我當小孩一樣，在新歲的時候，依舊寄來給我。特別在孤苦伶仃

的異鄉裡，和失落愛情的心境下，內心感到的溫暖，又豈是言語可以形容呢！

「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！」我低吟着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楚芸的音訊杳然，羅雄輝對清水加硫酸的試驗比喻，可能已不幸言中了。所以，我的情緒也早已蒙上淡淡的灰白。

我無聊地困在斗室，重展楚芸的舊信，回憶過去甜蜜的往事。

往事依稀猶在，我默默地咀嚼著此刻沉哀。

「周先生！」

我從回憶中醒來，打開房門，是關勇在樓下叫着。

「周先生，你還沒吃晚飯吧！今晚我請客。」

關勇今天休息，我心情不好，自然懶得自己去弄飯，他要請客，便跟他一起到華埠去。

「你點菜，別客氣。」我們坐下，關勇豪爽的說。「看你神采飛揚，今日又贏了錢吧！」

「哈哈！」他得意地說：「近來的手氣眞不錯，昨晚你趕着要走，不够癮。今天從下午一時賭到現在七時。」

「是不是依我的方法賭？」

「依你的方法，第一不可買字花。」他打一個哈哈，說：「我今天贏錢，都是從字花來。」

「我勸你最好還是不要賭。」我不預備與他辯論，只這樣說上一句。

「這幾種賭，我有把握，賭馬則絕不再試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像關勇這樣嗜賭的人，有甚麼可以使他有這樣決心呢？我好奇地問道。

「我來加拿大十年，前五年的工資，完全在馬場輸去。」

關勇尚未把話說完，我懶得聽下去，因爲他完全沒有悔過的神色，幸好侍者端上飯菜來。

我們飯後便分手，他大概再回賭場，我也懶得問及，只獨自返回寓所。

我推開門，看到張太太獨自坐在客廳看電視，我隨便問道：「張先生還沒回來？」

「最早也得九時。」她傷感地說：「那裡算是人的生活！」

「張伯呢？」

「每天我放工回來，他便出去，要是他在家，我那裡敢說什麼？」

「嗯………」我不敢答腔。

「可不是嗎？」張太太的聲調似乎帶着氣憤：「有孝順的兒子，父親不就更權威麼？」

「這就奇了，張伯還要我勸勸自堅兄，可知他並不是沒有主見的人。」

「有主見，沒有勇氣，又有什麼用？」她顯然有些激動。平日，在張伯面前，她總是沉默寡言，何況這還是第一次與我交談，她已無法掩住滿腹牢騷：「自堅接營洗衣館已經六、七年了，每天從早

上八時到晚上八時，足足做十二小時。還要他死守着這種沒出息的生意，說什麼祖先遺業，不能輕易放棄。」她輕蔑地說。

「這也不無道理啊！」我不大贊成。

「還有幾天便過新年了，門楣的揮春就應大書『洗衣傳家』」。

我無意頂撞她，但感到這一個家庭，已經燃著火藥引線，隨時有爆發的可能，儘管它的外表還是這樣的恬靜。

大概室內的空氣不大調和，張太太爲我倒了一杯茶。

「你來加拿大多久？」我試圖把不愉快的氣氛扯淡。

「唉！」她長吁了一聲，似無限感慨地說：「五年了，像一個活的牢獄。金山！金山！眞活見鬼。」

「難道你不知道，海外的生活，是這樣的嗎？」

「我並不是貪逸樂的人，我肯嫁到海外來，在心理上，已經作好準備；不過，連最起碼的做人生活也沒有，這是非人的生活。」張太太雖然堅忍着悲憤，但無法掩飾發自她心底的蒼涼聲調。

「這裡的華僑，普遍都是克苦勤儉，論生活的享受，當然不像香港或臺灣的有錢人家。」

「我並不反對克勤克儉，也不反對工作。我要求的只是人的最基本生活，所能勝任的工作。」

張太太顯是受過教育的人。我無意查探她的家事，連早上張伯要我伺機向他的兒子勸導，也只是敷衍性的答應。可是和張太太這偶然的談話，接觸到他們之間的不協調，已經到達積不相容的程度。那麼，張伯的委託，就不是客套之詞了。

「張先生的洗衣舘有多少人工作，妳是不是幫著做？」由於張太太對洗衣工作怒氣沖天，我特別出此一問，俾能知道問題的癥結。

「我才不做這種工作，是他自己唱獨脚戲。我並不是憎恨洗衣業，而是反對那種抱殘守缺的作法。他人的洗衣店，已經是機械化了，自己還要靠一雙手。一天做足十二小時，連星期日關了門，也要回店做洗衣工作，一年做足三百六十五天。」張太太的眼眶已經紅潤了，她咬壓了下唇一下，繼續說：「你看，這是不是非人生活呢？我每天早上到寫字樓工作，放工回家，就困在屋裡。自堅最早也要晚上九時才回來，大家有時連一句話也不說，明早又各自工作，這難道不是煉獄？」

張太太的舉止溫文，決不是無事生非的人。也許由於多年來的忍耐，壓得她透不過氣來，所以，卽使這是我們首次交談，也似乎非把這股怨氣一洩不可。

我默然。

「周先生，對不起，我說得太多了。」

我更感尷尬，不知怎麼答話才好。

張太太的年齡大致不比我大，衣著樸素，雖然略帶憔悴，仍掩不住她那一份秀氣。

我以明早上課爲詞，和她道過晚安，便返回自己寢室。我無意爲張家的事情傷腦筋。何況，這僅是一面之詞。其實，家家有本難唸的經，有那一個家是十全十美的呢！我在此，也僅是房客；萍踪飄泊，又何必爲他們其中一方面而開罪另一方呢？這種是非漩渦，是不值得捲入的，我決心抽身於這種家庭糾紛之外。

翌日，我放學回家，順道到表叔的雜貨店辦點伙食。大概是年關在卽，很多華僑仍保存我國的習俗，大家趕辦年貨。本來就熱鬧的華埠，更顯得車水馬龍。表叔夫婦外，連他們的孩子們，都出動招待顧客，我也擠在人羣中。

「老許，多買些年貨孝敬你的老婆，免得像『克勒皇后』跟小白臉私奔！」一個顧客正向他的朋友開玩笑。

「你不要替別人擔憂，首先得看看自己的帽子，是否已變了色才好！」那人冷冷頂上一句。

顧客中，男男女女，說說笑笑，都在談論者「克勒皇后」與人私奔的事。這個名字很熟悉，想了一想，才記起我第一次在表叔雜貨店遇到那個濃裝艷抹的年青女人。

雜貨店本來就够熱鬧，加上這些談笑議論，更噪雜起來。男人大講大笑，也只能斷斷續續的聽到一部份。女人都側耳傾聽，但却不答腔。

「這件事，只有一天功夫就傳遍華埠，開始也在街角那一間英京咖啡館傳出。」一位顧客斜指著對街一間咖啡館，向身邊的友人說：「那是華埠的廣播台，一經廣播，『有脚報紙』便不脛而走，我也是從那裡聽來的。」

我和表叔打過招呼，付了賬出門，經過咖啡館的門側，好奇心驅使下走了進去。

這一所咖啡館，那長長的櫃檯都是座位，面向街道的玻璃窗櫥，可以見到熙攘往來的行人。櫃檯背後還擺着好幾張散檯，因爲兼營餐館生意。

這咖啡館的顧客擠迫得很，全是男性，且多半是年老的，只有幾個年青人。他們差不多都在喝咖啡，兼吃一些甜品，大家正高談濶論。我找到一個空位，坐了下來，也叫了一杯咖啡。

「孔夫子早就說過：『惟婦人與小子，其難養也。』老余眞傻，明知『克勒皇后』不安份，還收留油頭粉臉的住客，他的媳婦不被『滾』去才怪！」一個鬚髮半白的老者說。

「他的兒子也是王八蛋，睡到半夜，老婆過了房也不知道。」有人說。

「古語道，」一個沒有門牙的老人顫聲說：「未過六十歲的女人，不要讓她吃飽。」

「你自己的老婆呢？」一位青年調侃他：「有沒有讓她吃飽？」

「我根本就沒有老婆。」

大家都轟笑起來，他蹣跚的走出了。

「他的老婆也是在鄉下被人『滾』了去。」另一個老人插嘴道。

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好像期待他說下去，但他卻不再接著說。

「他的女人算是好了，嫁了他廿餘年，他不回去才走的。」有人又開腔：「現在年青摩登的，離開兩年，保證就出事。」

這眞是廣播台，論是說非的場所。「好事不出門，醜事傳千里！」爲什麼人們總樂此不疲？我不敢以偏概全，但這咖啡館的老人們，多半喜揭他人的私隱。

這種風氣，究竟不是華僑社會之福。人們容易相信這些謠傳，許多可怕的後果都由這種閒談所造成。「一犬吠形，衆犬吠聲，」不眞實也像變得眞實。人們這種幸災樂禍，好論人長短，是什麼心理因素造成？對於我這學社會學的人，倒引起了研究的興趣。

走出咖啡館，我一直思考著這個華僑社會問題。老一輩的都來自僑鄉的農村，性格應該是純樸厚道，爲什麼有很多變得好揭他人的瘡疤，這不是有傷厚道麼？他們對工作的熱衷是肯定的，對生活沒有奢望，很多吃兩片麵包當一餐的人，可能就是賭場裡的豪客。這又如何解釋呢？我很想找到答案。

當我經過溫正教授開設的書局，就想向他請教，便不期然走了進去。

「周先生，出來辦伙食嗎？請進請進！」他看見我手提著紙袋走進來，連忙客氣的說。

「雜貨店都很擠迫，你的書店卻很清靜。」我和他打過招呼後，詫異地說。

「大家趕辦年貨，他們熱鬧，我就清淡，他們清淡我就熱鬧。」他輕鬆的說：「不打緊，反正這只是打發時間的，想發達也不在這把年紀了。」溫教授的書店叫「正心書局」，規模不大不小。但所具有的古籍和理論性著作，卻是海外書局少見的豐富。

「你的書局，眞是名副其實，『正心』是修身功夫的第一步，功德無量。」我向他打趣道。

「哈哈！這也許是清淡的原因之一吧！」溫教授笑容可掬說：「小號宗旨：紅、黃不賣。經營目的：坐擁白城，不想發財。」

「爲自己志趣，以坐擁白城的書卷氣而開書局，當然風雅不過，但在市場競爭，就失了不少普羅大衆。」我說。

「這個我很淸楚。這裏有幾家書店，都是紅、黑、黃的書籍總滙。但小號決不改變初衷，見錢眼開，不惜毒化僑社。他們侈言，在商言商，這是昧着良心說話。試問有一天，這裏也赤化了，你看他們有機會說這些話嗎？」溫教授那嚴肅的神情，很快又恢復了書生的習性，繼續說：「其實，這是一個善惡晦明，功罪難分的世紀，我們只能盡自己一份心，做些主觀認爲有益於國族或人類社會的事，先求對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至於功罪，留待後人去判斷吧！」

溫教授是一位學養俱優的歷史學者，他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從容雅儒，言談是那麼懇切中肯，和他相處，如坐春風。雖然我們相處不久，然而，心中對他的仰慕，頗有了高山仰止之感了。

我把今天在華埠的道聽塗說，和一直在腦海盤旋的問題，向他請教。

「老華僑好談論他人，一般華僑好賭的問題，由於我不是病理學家或心理學家，不敢武斷地說我的看法是絕對正確，只根據對華僑社會的了解程度，作一般的分析。」溫教授在我提出問題後，沉吟一會：「老華僑身歷各種苦難，在心理和生理上，都處於長期性自我壓抑狀態下，他們要找缺口來發洩心中的壓抑。所以好說人是非，大概就是發洩的缺口。更由於言語，以及其他不平等的待遇，他把社交活動局限於華僑社會，所以發洩的對象，也局限於它的構成份子。他們好評女人，是生理長期壓抑的自然反應。」

「那麼好賭，也是同一道理，是環境和心理壓迫的連鎖反應了。」

「不錯，這都是主因。但還有一大誘因，那就是這種風氣，由來已久，更缺乏正當文娛活動，所以華僑在工作之餘聚賭，這不是可以理解的事嗎？」溫教授說完，沉思一會，突然抬頭看着我：「這些華僑社會的問題，經過百餘年來，事實證明還未足以搖動社會的基礎。周先生，你是學社會學的，是否應該研究一下，新移民加入後的華僑社會問題，却是關係到將來的，豈不更具研究價值嗎？」

「我在學校的主修科，早已選定，恐怕時間也不易抽出。」

「外省籍人士研究華僑問題，不及僑鄉子弟的事半功倍。」溫教授忽然有所感觸：「其實，近年來美加兩地，由於移民法例的放寬，華僑社會原有的組織，因新移民大量加入後，已有了改觀。不錯，新移民中的知識份子與技術人才的加入，僑社的質量，都提高了。而華僑援引接領親屬法例，申請他

們的子弟前來，這一批青年，思想上早已和他們的父兄脫了節。一旦重聚，而且生活在一起，他們之間的矛盾，便日益尖銳，衝突的機會，也隨着增加。華僑家庭發生糾紛，很多是由於老與少之間的不協調而引致的，這是一種暗潮，正沖擊着傳統華僑家庭組織的基礎。」

「固有的僑社不是太陳腐嗎？把它沖擊一下，來一番脫胎換骨，不是很好嗎？」我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「那就得看這沖擊有無保留。」溫教授說：「華僑社會，也就是等於我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小單位，寄生在海外，試問把他沖擊得支離破碎，它還不被當地所同化嗎？歷史證明，中國人卽使生活在異邦，也沒有被人徹底同化，正因爲有其獨特結構的社會。」

「然而，時代是進步的，難道年青一代，亦步亦趨的跟着老一代的走嗎？」我有點不服氣。

「不！我並不贊成新一代仍走老路子。」溫教授平心靜氣地分析：「他們彼此都應該放棄成見，把不正常的暗潮變成一股進步的力量，一股主流的源頭。經驗告訴我們，一個和諧的家，才會幸福；一個協調的社會，才會進步。」

「照你的看法，華僑社會目前的暗潮，是怎樣形成的？」我被溫教授的論調吸引着。

「那是老幼之間，仍未接受一個新的倫理觀念。」我凝神的望着他，他那深邃的眸子，似乎隱藏着無限的智慧。

「新的倫理觀念？…………」我的腦海打了幾個問號，仍然搜索不到什麼。溫教授看着我在沉思

，也不說話，在書架抽出一本書來，擺在我面前。

「論語！」我驚異的說：「難道它是代表新的倫理觀念嗎？這是陳年發霉的東西，還要從毛厠裏掏出來做啥！」我剛才的興奮，涼了一半，竟向他衝上幾句。

「還有興趣看看嗎？」溫教授並沒直接答覆，只誠懇地問。

「我在大一時選讀過。」我看到他和藹的態度，不想令他難過，勉强接過來。

「當心！不要上老朱的當啊！」

他說的老朱，大概是指評論的朱熹了，我沒有答腔。

「你今天聽到的新聞，在各地華埠已經見怪不怪了。現在大陸醞釀着紅衞兵，在美國一些華僑青年，也開始有這種組織的傳說了。他們都是華僑青年，不協調的家庭才產生的。想想多可惜，老實說，對於改造這個社會，每個構成分子都有責任，你我都不能卸責的啊！」

儘管溫教授的態度是如此安詳，但這幾句話依然扣動我的心弦。難道我還能對瀕於破裂邊緣的張家，不盡一點疏導的責任嗎？

突然，我的腦海浮起張家父子怒目相對的形像，張太太在旁掩面飲泣。

「溫教授，」我無法緘默：「我們的屋主張伯，他的家庭就是一個不協調的典型，我們該不該盡點疏導的作用呢？」

「如果我們知道它的癥結所在，當然有這種責任，何況大家有同屋之誼！」

於是，我把兩天來，張伯和他的媳婦先後向我說過的，盡我記憶所及的複述了一遍。

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。」溫教授憂慮地說：「看情形不會太久，暴風雨就會發生了。我們要挽救這一個家庭，還得了解另一位主角，最好你儘快抽空去打探一下，然後我們再商議。」

翌日，放學後，先撥電話找張自堅。他很驚異，當他知道我想來洗衣店看他時，他滿懷歡喜地告訴我，如何搭乘公共汽車找他。我依着他指示的路線乘車，果然順利地找到。洗衣店並不是設在繁華的大街上。我抵達的時間是在下午六時左右，天還未黑，行人已很稀少。窗櫥從店內透出燈光，顯示在玻璃上的幾個英字 CHONG'S LAUNDRY「張氏洗衣店」下面還有一行小字說明：手洗的。顏色已有點剝落。

大概還是營業時間，門是虛掩的，踏進去，當眼是一張櫃檯，後面靠壁的木架，是用木板橫直成比例釘裝的，陳放着一包包洗好的衣服。這差不多是橫直七呎左右的舖面，有一道小門把內部遮隔。

「周先生，請進！」張自堅從裏面走到櫃檯，示意我推開小門。

「生意好吧！」跨入小門，我順口道。

「靠這雙手，」張自堅一攤雙手說：「能做得了多少？」

這僅是個小舖位，從內門向後到牆壁，差不多在三、四十呎左右，靠內門近木架的，是一座很長

的熨床，陳放着熨斗和待熨的衣服。上面的空間吊着幾條幼細的膠管噴水器，鋪位後部安裝着兩個木製的洗衣桶，是靠摩打轉動。洗衣桶前靠牆的三個大水糟，大概衣服洗好後，用來過清水的。和水槽對牆而立的，是乾衣機，此外就是地上堆放待洗的衣服。一陣汗臭從那裏發散着。張自堅帶我走過這些簡陋的器具，他還特別開動了洗衣桶的機器，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聲響，熱氣蒸發，混着梘粉和漂白水的氣味，令人作悶的感覺。

「洗好之後，」他按停了洗衣機說：「就把桶內的衣服抽出來，傾在水槽，依次過了水，過最後一槽才拿起，再放到乾衣機去焙。」他把乾衣機開動，裝衣服的內部迅速的旋轉，發出隆隆的聲音。

「那是最後的工作。」他指一指熨床堆放的衣服說：「衣服乾了以後，一件件用熨斗熨匀，然後打包，放在木架上，等候顧客來取。」

「過程雖然簡單，」我說：「但只有你一個人做，也的確够苦的。」

「如果收入好，這倒也值得。問題是這種工作程序和收入，都是半生半死似的，叫人活受罪。」

「什麼道理呢？」

「從洗衣到熨衣，一定依着程序，洗和乾的時候不能做別的。得坐在那兒等着，熨的時候却又得一直站着，連腿部都站酸了也不能坐，熨斗幅度有限，想快也不成。」

「是不是其他的洗衣店都是這樣？」

「程序雖一樣，工作方式却不同。只有我們這種老式洗衣店還用熨斗，新的全部機器化。」他苦笑一下：「你看！人手怎能鬪得過機器？」

「你怎沒想過，也用新式機器呢？」

「這不是大街道。第一，生意就不够。此外舖位也太小。」

「如果認爲沒有什麼前途，爲什麼不另謀發展？」

「這還不是拗不過老頭！」他的話充滿着氣憤：「什麼先人遺業，不能輕易放棄，我連開口的機會也沒有！」

他順手拉了一張椅子給我，又道：「這種人力洗衣工作，生意好時，可眞要命；不好時又浪費時間。特別像我這樣獨當一面的工作，連小解也得先關上門。」

「你這樣做了七、八年，這生意有沒有前途，總知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你能平心靜氣，條陳利害，張伯是明理的人，說不定他會改變主意。」

「外人很難了解他的性格，」他那絕望無告的眼神，瞬息又閃出了不平，他面頰的肌肉一緊，咬一咬牙根說：「恨自己沒有勇氣，更可惜這裏沒有像三藩市華埠的紅衞兵組織。」

如果不是我耳聞目睹，決難相信這些話是出自沉默而羞怯的張自堅的口。這個平日表現唯父命是從的青年，內心却隱藏着一個完全相反的眞面目。這種積憤，年幼的找不到地方發洩，而年長的也不

容他發洩。於是，正如溫教授所說：「青年和老年在思想上的距離，成爲他們之間的鴻溝，沒有通渡的地方。」積怨像一股無形的暗潮，表面雖然平靜，如果再沒有疏濬的去處，終將表面化，成爲澎湃的浪潮，沖擊這傳統僑社的固有基礎。

張家正是華僑社會中不協調家庭的一個典型，長幼之間的衝突，已快發展到表面化的程度。我同樣是青年，因此，我是同情張自堅的，他的積悶，我是了解的，但我能說什麼呢？

「爲了你們年青夫婦的幸福，張伯應該考慮到的。」我記起張太太對張伯不滿的言態，對張自堅作一個暗示：「夫婦究竟不能老都在日間不相見吧！」

「如果他眞爲我們着想，就不會弄得這個家像地獄一樣了。」

「大概他是無心的。」我只能爲老人的固執來解釋。

「你想，她白天工作，回家以後，要她看守房子。」他依然帶着激憤的神情說：「家裏又不是存着十萬八萬，那一家不是出門就只鎖着。幸虧她是愛躲在家裏的人，要不然，像『克勒皇后』跟人私奔，誰受得了這冷酷的地獄！」

「你星期日停業，不是可以陪她到外邊逛逛嗎？」

「氣壞！他說他守了六天的房子，這一天應該輪到我們守了。」

「也眞難爲了你們。」我十分同情地說。

「我想，她算是很純良的女人。」他的面上閃出驕人的神采；「現在多少新移民，把多少新玩意帶到這裏來，跳舞、打牌大行其道。多少人的老婆，在麻雀檯上，和人跟『紅中』，頂『白板』，就這樣跟紅頂白與人私奔了。」

大概他和他太太一樣，多少日子以來，他們藏在心中的抑鬱，沒有發洩的對象，一旦說開了，就滔滔不絕的說不完，可知牢騷的多少了。直到他的洗衣店關門，我們才一道返回寓所。

自從了解張自堅的心境以後，我一直就爲張家擔心。有一天，我放學回家，順道先到溫教授的書店去，向他報告了一切。他聽我說完，嘆息道：「我國優秀的倫理觀念，經過一些腐儒的曲解，變成了上下不親，長幼不和。在閉關自守的時候，還可以勉强維持不墜，但鴉片戰爭以後，西方新思潮入侵，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倫理，發生了懷疑，使近百年來，我國一直處於動亂中，這正是主因。」

「溫教授，難道你也懷疑我們傳統倫理觀念的優越性嗎？」

「我所服膺的是眞正儒家的倫理學，決不是盜用正統招牌的宋儒所解釋的那一套。」

卽使溫教授所指的——孔孟所倡導的倫理學，是否能繼續成爲我國今後家庭制度的指針，我雖然不敢下斷語，但我總覺得，西方文明仍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着我們，難道它的文化，包括精神生活方面，不值得我們去探討研究嗎？

問題提出，溫教授沒有反對，但他認爲西方的精神生活仍舊是貧乏，加上現階段如火如荼的反傳

統，思想雜亂，不能再回流到原有的宗教主流去，使西方當代的青年，精神上失去了依歸，無所適從。

「稀癖士就是精神空洞的產物，我國從來就不曾發生過。」他繼續說：「捨棄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，不去整理運用，只看到西方物資生活的富裕，看不到他們精神生活的貧乏，還拚命奪取這主義，那主義，這等於捨棄已有的八珍盛筵，而找尋麵包洋薯充饑一樣的愚蠢。」

我無心和溫教授對這一問題作深一步的探討。只希望他對張家的問題，找到和緩的解決辦法。

他思索一會，很熱誠的表示，可以馬上見張伯，趕一些，恐怕他的媳婦下了班就不大方便。

「誰看店呢？」我問。

「提早一次關門不要緊，反正不虧本就行了，想發達也不是這把年紀。」溫教授笑了笑，說着以前他曾經說過的話。

他果真關上了門，和我一同回家。

「咦！教授，怎麼這樣早回家，是不是賺得太多了。」一進門就見到張伯，他風趣的說。

「那裏，倒是不想賺得太多。今晚提早回來，正想和你討論一下我國傳統的倫理觀念。我知道你對孔孟學說素有研究。」溫教授確是個外圓內方的人，他了解張伯對孔孟學說，常以此自豪，特別捧他一捧。

「不敢！」張伯客套著，一面招呼我們坐下來，他就不再客套了：「其實，我國傳統社會的結構，包括家庭在內，都在論語中的：『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』這句話的註釋是：『長幼有序，尊卑有分。』」張伯口稱不敢，却夸夸其談了。

「照你這樣的解釋，那就是尊長者高高在上，卑幼者匍匐在下了。」

「我們究竟不能尊卑倒置，毫不守禮。我國尊老的觀念，不是值得讚揚嗎？」

「難道我國歷史上，爲君者妄殺臣下，尊長壓迫卑幼的，史不絕書，人道何存？到今天，人類已發現月亮再沒有嫦娥的世紀，還要維持下去嗎？」溫教授針鋒相對的說。

張伯把眼睛睜圓着。溫教授却接着說：「孔子說過：『吾道一以貫之』，究竟指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曾參所參悟的『忠恕』之道。」張伯答腔。

「而『忠』的解釋呢？」

「克己之謂忠。」

「不錯，可知『父父子子』的解釋，是爲人父者盡做人父的責任，爲子應盡人子的責任；也就是長者盡其愛護、養育之責，幼者盡其孝道，常存反哺之心。這是一個父慈子孝的觀念，決不是彼此劃開界線，卑幼者祇能仰承鼻息。如果眞是這樣，孟子爲何不只倡導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』就算，却偏以『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』爲相續？可知『幼吾幼』這種長者愛護卑幼的心，他沒有忽視過。」

「我國的家庭，一向是父嚴母慈，儘管做父親的，內心卽使愛護其子女，但表面上總不能讓他們知道，以免寵壞了；以後恐怕就變得無法無天，這才貽誤子孫，愛之適足以害之了。」張伯辯護着。

「嚴父制度是否需要，其實也屬疑問。它本身不適合人性，明明內心疼愛，外表卻裝着冷酷，這是不是矯情嗎？孩子長大了，已經知道做人處世的道理，做父親的還擺臭架子，豈不是多餘的嗎？」

張伯定神的注視著他，沒有做聲，從口袋掏出紙煙，燃着火，深深的吸了一口。

「不要說在今天這進步的社會，一切違反人性的會引起反對。」溫教授打破沉寂說：「卽使孔孟二聖，他們本身就是人性的代表，決想不到後人會把他們塑成不苟言笑的偶像，然後推到廊廟裡去吃冷猪肉。」

在煙霧裡，張伯的表情顯得驚訝。

「孟子是元氣淋漓的人物，可不用說了。就算孔子，聽說南子是個美人，他跑去看她。原壤不佾，執杖敲他的脛骨。顏回死了，他啕啕大哭。他認爲最寫意的生活，是在春天和小童們到郊外，游泳後，唱歌而回。他和普通人一樣有喜、怒、哀、樂，決不是只懂得板着面孔對待後輩，想哭也變成乾咳的人。」溫教授嚴肅的說：「腐儒有意把儒家倫理觀念曲解，是否迎合當時的專制制度的統治，我們應該再探討。今後要重新建立一個人性的倫理觀念，一個父慈子孝的家庭制度，我們就要從這一代做起，你和我都負有責任。」

記得前幾天，溫教授給我那本論語，要我再讀，原來他所倡導人性的倫理觀念，眞的就在裡面。

「你們的家庭……」溫教授指者張伯說。

他開始談到實質的問題，我想自己不方便聽下去，沒有打攪他們，我悄然引退。

學校的功課逐漸繁重起來，我每天依舊早出晚歸，週末仍到餐館去當散工。關勇很神氣，大概手風一直還好，賭場得意的緣故。

新曆年過後，農曆年也接踵而至；但異鄉作客，沒有留意。要不是張伯邀請除夕晚餐，恐怕也像平時一樣度過。

自從溫教授和張伯討論倫理問題的那一天過後，我因功課和工作的忙迫，始終沒有再見到溫教授。除夕到了，張伯以同屋之誼又請我們一起吃「團年飯」。和聖誕餐的人數一樣，除了張家，就是我們三個房客。關勇提早收工回來。我一進內，就聽到他正與張伯高談濶論。

「阿勇，」張伯提高嗓子說：「年年望吃你的喜酒都不成功，明年總不會落空了吧。」他一方面招待我們入座。

「這回大概不假了！」關勇爽快地舉起酒杯說：「今晚先謝謝你們。」然後把酒杯向張伯和他的兒媳敬謝，大家對飲了一口，溫教授和我亦先後向他們致謝。

「勇哥大概親自回港招親吧！」張自堅說。

「難道貼上郵票寄來的嗎？」張太太幫者腔。大家哄然大笑起來。

據我所知，只要有張伯在一起，張自堅夫婦很少開口。我詫異地看看溫教授，他正在微笑著。

「好！明年一定請你們喝喜酒。」關勇對張自堅夫婦說：「但是你們也要請薑酌啊！怎樣？一言爲定？」

張自堅夫婦經他一說，竟都窘著。

「好好！這最合我的心意。」竟是張伯答腔。

「知子莫若父，」溫教授打了個哈哈。

「差點兒忘記。」張伯對我說：「周先生，如果後天放學有空，請幫幫自堅的忙，那天是洗衣舖的交易日，約好買家到店裡淸點存貨。」

「什麽？你們賣了洗衣店？」我詫異的說。看看溫教授，他也現出疑惑的神色，等待張伯的證實。

「是眞的。」却是張自堅插入說：「爸爸早兩週就鼓勵我轉業，把洗衣店出頂，上週才和買主斟定，我們已收了定金，訂定後天交易了。」

「自堅兄對未來的計劃，有什麽打算嗎？」溫教授關切的問。

「先到『希爾登股票公司』受訓一個時期，那是一位老同學介紹的。到領得執照後，便正式爲該

公司的代理。」張自堅說。

「恭喜！恭喜！」我們三位房客不約而同的舉杯向自堅祝賀。

大家一同轟飲起來。

這除夕晚餐，大家吃得很開心。以前張家父子臉上籠罩的陰霾，已廓清得沒有一點痕跡，充滿着和諧的歡笑。我以前誤會張自堅的羞澀，其實是處境的尷尬。他有青年人的活潑。

「今晚除夕是個好日子，你們都不要躭在家裡，到外邊逛逛，或看場電影吧！我喝得差不多了，最好是留在家裏，做清理碗碟工作。」張伯說。

「老爺！不要你動手，我習慣在家，你們出去吧！」張太太搶着說。

「阿嫂，就因爲妳常躭在家，還是妳和自堅出去吧！輪也該輪到我。」張伯差不多近於懇求的樣子。

「爸爸，我們都出去，好不好？」張自堅提議。

「這也好！把門鎖上吧，家裡又不是有十萬八萬。」張伯說完，我和溫教授差不多同時忍俊不禁。

我記得張自堅對他的埋怨，就說過這句話，今晚却由他自己說出來。繫鈴解鈴，端在人的一念之間，後果就迥然兩樣了。

溫教授倡導人性的倫理觀念，要重建一個父慈子孝的家庭制度，張家的試點工作，已有令人喜悅的成就。

於是我們一同出門，張伯拉着溫教授同行，張自堅夫婦說去看電影，關勇却拉着我同上賭場。我說自己不賭，如果先走，令他掃興，他答應只玳一陣子，不會很久，堅持要我作伴。

關勇的豪賭，在賭場似乎很吃得開。他的出現，成了無數目光的焦點。

「到這邊來，剛好出莊，你來幹。」推牌九的向關勇高聲招呼。

「他的氣色不錯啊！」一個年老的賭徒在巴結的說。

「衰鬼！」另一個向他咆哮着：「還未開始，就長他人志氣。」

「我就不信邪。」

推牌九的把牌叠好，大家下了注，關勇威猛地把骰子擲下，跟着一聲吆喝：「通殺！」

推牌九依點數把牌分好。大家迅速擺好。

這一刹那是平靜的，幾十對眼睛都集中在關勇手上揑着的牌。

「還等什麼？開牌嘛。」有人等得不耐煩。

「急什麼？你下得不大，小兒科。」關勇說完，隨手把牌撒開。

四張牌是：「鵝」、「梅」、「長衫」和「地」。

有人哈哈大笑。

「你的帽，」長得肥肥胖胖的賭徒說：「綠完又綠。」因爲四張牌可以擺成頭尾都是六點，而六與綠又是同音。「戴綠帽」是粵諺對老婆偷漢子的譏笑。身旁的瘦小子，用怨毒的眼光盯了他一眼。本來這副牌可以擺成四、八點的。但關勇却眞擺下六、六點。

無論怎樣取捨，這究竟不是一副好牌，輸了六家，獨贏瘦小子的一家。但他下注最大，關勇賠了六家，還有可觀的盈餘。

「死肥佬，想戴綠帽自己戴，不要多口多舌。」瘦小子刻薄的埋怨着。原來他的牌是五、五點。如果關勇擺成四、八點，他便不會輸了這一着。

「埋怨也沒有用，反正錢已輸去了，下次贏回吧！」推牌九的勸着，他又把牌叠好了。大家又紛紛下注。

關勇把骰子抓到手，瘦小子才把一叠鈔票推出來。大家的眼睛都集中這叠足足有四、五寸高的鈔票上。雖然這叠鈔票，上面幾張都是小面額的。但關勇畢竟躊躇起來。

「怕什麽，乘勝追擊。」有人慫恿。

「好命女人生小孩，又不是頭一次。」有人加一把嘴說。大家推波助瀾，字花和番攤檔的賭徒，都圍攏過來看熱鬧。

關勇把袋裡的錢包掏出來，略約的點一點。然後看一看推牌九的人。

「現款不够時，你們肯『照保』嗎？」關勇問。

推牌九的沒有答腔，走開和幾個開賭的人商量一陣，又走回來。

「照保！」

大家轟然喝彩，瘦小子全神貫注着關勇的動作。

關勇再度抓起骰子，面部漲紅，額上隱隱看到沁出的汗珠。

「照舊，殺起！」他吆喝一聲。下注的人對自己的牌都漫不經心，大家只集中看着瘦小子。

他眞是一個精於此道的人，把四張牌拿到手，在檯底按幾按，連看也不看就擺好，再拿出放在檯面上。他本來瘦削的面龐，又毫無表情，像僵屍一樣，很難在他的臉部找到好或壞的蛛絲馬跡。大家又轉頭看着關勇，我像聽到自己的心臟跳動聲，空氣令人感到窒息。

關勇把一張牌揑在手，用食指和中指按牌面，拇指在牌底從上滑下。

他的眼睛開始放射出光輝，然後把牌翻出，是一張「天」。

賭場立刻起了一陣騷動。瘦小子還是毫無表情。他繼續按第二張，大家又繼續盯着，關勇的額上似乎冒出更多汗珠。翻出的是「紅十」。

騷動又起，有人幸災樂禍的冷笑着，瘦小子還是沒有表情。

這兩張牌，都有變得極好和極壞的可能，那麼，第三、四牌能配合與否就關係重大了。關勇抹一抹臉上的汗水，手按第三張，大家屏息的注視着。關勇的臉上忽然綻開了笑容，彷佛每一個細胞都在跳動着。

「雜九！」大家看到他翻出牌底便叫出來。

「眞是阿彌陀佛！」我也在心底說。

賭場騷動得有點混亂，瘦小子已有不安的神色，大家又轉看着他。關勇很快把第四張翻出，是張「紅八」——「人牌」。

「擺好就是「八、皇」，一副難得的好牌。」

瘦小子的面色更難看，沒有一點血氣，隱隱透着蠟黃色，還木然的站着不動。

推牌九的先把他的牌攤開。

「七、皇。」大家驚叫起來。推牌九者把那叠高高的鈔票撥了出來，還依次的開下去。

「全殺！」有人在開完後驚叫着。

「眞是寃家牌。」

人們都紛紛議論起來，但大家還不肯離去。

關勇靜候推牌九的點着鈔票，瘦小子那叠除面上幾張小面額外，下面的都是大數字，二十、五十

、一百甚至五百的也有，只那一叠就有五千多元，其餘下小注也有幾百。大家一直站在原位，盯着那紅紅綠綠的鈔票出神。

點清了數目，賭場抽了百分之五的佣，其餘都推到關勇面前。他揀了一張五拾元面額賞了推牌的，分成幾叠向上衣的內袋塞入。

他向我站在的地方走來，大家正以羡慕的眼光看他離開。

「老友！等一下。」

關勇轉身過來，大家也轉身看着。

原來輸家的瘦小子還站在那裏，話正是他說的。

「如果你還有膽的話，下星期日晚上，放工後再來，我在這裡等你。」瘦小子說。關勇還沒有答話，人們已經又在慫恿着。

「如果是我，趁手風順，難道嫌錢多麼？」

「看你這樣瘦弱，講氣勢，你就先輸了五成。」

「人無橫財不富，當紅時還不放膽嗎？」

人們左一句右一句的說着，關勇連插嘴的機會也沒有。我把他拉過來，離開還在議論着的人羣。走出街上，他拍拍我的肩膊，得意的說：

「怎樣，只做兩次莊，袋裏幾乎裝不下。」他把左右胸的內袋挺出來，大有呼之欲出之勢，令人發笑的怪模樣。

「吃了張伯的團年飯就馬上發財，明年一定好運。」我不便掃他的興，但恐怕他下週還和那瘦小子再拚搏，我說：「這種賭法，實在冒險太大，得意不宜再往。」

「我們到餐館吃宵夜。」他沒有答腔，卻這麼提議。

「吃過晚飯到現在還不過兩小時，我實在吃不下，況且你身上現金太多，還是回家吧。我也想今晚寫幾封信。」

他沒有異議，但表示很想先喝一杯咖啡才回家。我們走近轉角那座英京咖啡館，坐在僻靜的座位，叫了兩杯咖啡。今晚咖啡館的顧客似乎特別多，大概是除夕吧。喝完的離開了，新的又進入，整個咖啡館幾乎座無虛席。

「這種賭法，也眞够刺激。」一個戴氈帽的剛踏進咖啡館，正向他的同伴說。

「那從小埠來的瘦小子，今晚大概睡不着了。哈哈！『洗身過年。』」他的同伴答腔。

「誰贏？」座中有好事的問。喝咖啡的顧客都注意起來，關勇和我相對一笑。「老關，是一所餐館的頭厨。這傢伙也算好運，一次殺了近萬元。」我們離開賭場還不到廿分鐘，關勇贏大錢的消息，已在這咖啡店被渲染和誇大傳出，「有脚報紙」果眞比正式報紙還要快。關勇也不想聽下去，把咖啡

錢交給侍者，就匆匆從後門走出。

返回寓所，我們各自歸房。關勇在隔壁哼着粵曲，間歇地傳來，大概他還在興奮狀態中。

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渡歲。憶兒時除夕，此刻母親正在封紅包，預備新歲賜給親友的孩子們，父親也換過長棉袍，坐在家裡看書。到臺灣後，這習慣還一直保留。有時還到西門町逛年宵，看看附近的新年景象。現在就不同了，斗室孤燈，綺窗白雲，寂寞似從四壁滋長着，緊緊的包圍着我，一股冷落的氣息由心底發出。想起南國的彼岸，父母親正在做著什麼事呢？還有楚芸，是否知我此刻對她的懷念。

我一直沒有接到楚芸的訊息，她對我的怨恨是無可置疑的了。迢迢千里，解釋沒有可能，懺悔也無法補救，一切都是徒然。欲歸又不能，等將來學成歸去，也許已是「綠葉成蔭子滿枝」了。還能怪誰呢？我們相愛剛好一年，自己便負笈異國，舊盟猶在，却又在不經意的冒失下，造成了人爲的風暴，把本來纖弱的愛情花朵，摧殘得零落枯萎了。

很想寫一封信給她，提起筆，又不知怎樣寫，要說的已經說了，未說的不知從何說起。

隔壁還是間歇的傳來唔……呀……的聲調，實在也無法把精神集中起來。

禱告吧！讓她在我的禱告中，得到平安！

「阿勇！」

禱告完畢，我聽到樓下張伯高聲大叫，原來他和溫教授剛進門。我聽到關勇自房中出來。

「唐人街都說你發了財。」張伯說。

「那裏。」關勇說：「他們加鹽加醋的誇張。你問周先生，我只贏了五千左右。」

這也難得，有些打工仔一年也賺不到五千元，你半小時不到就贏到，連入息稅也省了。」

「恭喜！恭喜！好運氣。」溫教授說過，便上樓走回寢室。關勇下去和張伯說著贏錢的過程。不久，張自堅夫婦也歸來了，我一直聽到關勇興奮地向他們繪聲繪影的講述。

然而，眞正值得慶幸的事，我倒不以爲是關勇的贏錢，而是張家父子的轉變。溫教授對倫理觀念，提出了正確的解釋，矯正了張伯的錯誤，誘發他的轉變，當然是主要的因素。但一直酖毒在誤解觀念的張伯，在大澈大悟之後，能立即放棄成見，從善如流，使家庭間的積怨化爲祥和，這也是大智大勇。這一轉變，使張家結束了像黑夜的航程，渡過驚濤駭浪，駛向光明寧靜的幸福海灣。一年伊始，張家也表現得一團和氣。

張自堅的洗衣舖交割的那一天，我提早從學校回家，預備早一些吃晚飯，便立即出發。

進了門，却見張太太在家。

「周先生！我們已預備了你的晚飯，大家提早吃了才去，你不用自己燒飯了。」

「今天你不須上班嗎？」

「我也是提早囘來的，預備和你一同去。」

「晚上誰看家？」

「這幾晚一直沒人看，我要看，老爺却說用不着，誰出門，誰鎖就是。」張太太愉快的說。

不久張伯囘來，一同吃過晚飯，我便和張太太到洗衣舘去。

出了門，穿過華埠，當我們走經那座英京咖啡館，那長長的玻璃窗櫥，映着一排伸着頸子向外望的頭顱，大大小小的眼睛，像要飛脫而出似的向我們緊盯着，張太太下意識的低着頭。

「張太太。」我站着不動的說：「這是搬弄是非，散傳謠言的地方。形跡可疑，他們就更會渲染。光明正大的人，魑魅才不能作祟的。」

張太太抬起頭來，我們繼續走着，很快到了車站，轉乘公共汽車。

到達洗衣店，張自堅正忙着淸點洗衣的存根，要和衣架上的編號相對。他吩咐了我們的工作，張太太結賬，我則分類逐一登記所有器材設備，和洗衣用品的存貨，以備買主來到時，點明交割。因爲洗衣舘規模小，我們分工合作，兩小時內便全部預備妥當，剛好在買主將到前完成。買主到了以後，根據合約所訂，張自堅交割了器材，轉交了存根和包好的衣服，核對過號碼，並把洗衣用品的存貨依來貨單據折現。這些交割工作，又經過了一小時，便全部順利完成。最後，張自堅掏出了洗衣舘的門匙，交易算全部結束。

我們自洗衣店走出來，張自堅夫婦如釋重負似的。他在那裏耽誤了七年，到今天才冲破牢寵，走進自由的天地，內心喜悅，是可以想像的。

「以後海濶天空，任你飛翔了。」我說。

「謝謝你的幫忙。」

「其實，張伯是個偉大的父親，當他理解到長此下去，會誤了你的前途時，便馬上放棄成見。所以，儘管以前的作法是不對，但他的出發點仍是善意的。」這的確是我的由衷之言。

「眞難爲他，因爲這洗衣舘是祖父的遺業，也是他大半生的守成所在，爲了我，竟願意放棄。」人類的良知是不泯滅的，何況父子之間呢！儘管以前他們曾各走極端，但父子情親，在人性感召中，又自然流露出來了。

我們在華埠車站下了車，又走經咖啡館，我提議進去坐坐。張自堅表示不解，張太太笑着，把剛才我們經過的情景說了一遍。

「他們這些無聊的人，一天到晚就是說人長短，搬弄是非，惟恐天下不亂似的，理他們做什麽。」張自堅說。

「這是一種社會病態，而我們就生活在這社會裏，應有責任去矯正它。自從『克勒皇后』私奔以後，華埠桃色的新聞滿天飛，好像有婦皆蕩，無女不淫。說不定剛才我和張太太同行，又變成剛出籠

的新聞了。如果我們進去，以事實證明這種猜測是不正確的，這是教育他們最好的方法。」張太太十分同意我所說的，挽着張自堅的臂胳，首先推開了門，我們走了進去。

面對玻璃窗櫥的人都側過頭來，目不轉睛的盯着我們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就從沒有看到一個女性在這裏出現過。

人們用迷惑的眼光看着我們，咖啡館變得很寧靜。我們特意拉東扯西的高談濶論，慢慢的喝完，才施施然離開。

返囘寓所，張自堅向張伯講述交割的經過，他表示讚許的點點頭，我看見他雙目的淚光浮閃着。「自堅，新的前程開始了，努力吧。」他充滿期望。

「爸爸！你放心，我會的。」

星期六、日我囘餐館當散工。這幾天，關勇依舊神采飛揚，特別今天星期日，似乎全身是勁。我記得上次離開賭場，瘦小子曾向他挑戰，說今晚等候他再賭一次，很爲他擔心。因此，我乘他不很忙的時候，特地問及。他起初沒有正面答覆，只是顧左右言他。後來，他看到我近於哀求，要他不可再去，才答應下來，使我像去了心頭一石。

也許我的擔心是多餘的，關勇的年紀比我大，何況這些血汗換來的積蓄，是預備今年婚娶用的。

記得上次在賭場看到他緊張的表現，不像完全把金錢看得如此兒戲的人。他這多天來的得意神色，說不定好事近的緣故。一個已三十出頭的人，對新婚的憧憬，使他突然恢復已失去的青春活力，正是一種正常心理的反應。那麼，我爲他擔慮，豈不是杞人憂天。

放了工，關勇就和我一同回家，完全沒有提起再往賭場的事，就各自就寢了。

週日是餐館最忙的日子，工作時間又長，連吃飯時間都站着，經過整天辛勞，特別我這個初入行的人，感到十分疲累，很快便入睡了。

次晨回校上課，到午餐時，照例在學校的餐室，叫了一杯牛奶，坐下來，開解自備的三文治，正在胡亂的吃着，却見張自堅左顧右盼的走進來。

「張先生！」我走過去把他叫住，正想問他怎會闖到這裏來。

「周先生！我到處找你，快跟我來。」我還未開口，他已焦急氣敗的說。

「什麼事。」我提起書袋，驚異的問。

「到醫院去，關勇自殺。」

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現在說不清楚。等一會再告訴你。」他一面走一面說。

我們好容易才截了一部計程車，他吩咐司機直奔市立醫院。

「關勇昨晚和我一同放工回家，我親眼見他回室就寢的。」我進入車廂裏坐定後說。

「現在還攪得不大清楚，家父聽到他半夜出去，到今天早上，才看到他回來，神色有些不對，問他也不理不睬，自己上了樓，隔好一會，聽到他的呻吟。父親覺得不對勁，便上樓看他，誰知他的房門反鎖着，拍門又不開，便立即報警，破門而入，他已昏迷不醒了。」

「那是服毒自殺了。」

「正是，桌上還有安眠藥和殺蟲水的瓶子。」

「這豈不是雙料自殺！有性命危險嗎？」

「很難說，救護車算是立即把他送到醫院急救了。」

「誰陪着去？」

「事件發生時，父親立即通知我和溫教授，他們一同跟警車到醫院去，我便來找你，警方在醫院要向我們問話。」

「我相信不幸事件，已轟動華埠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！其實也無法隱瞞，救護車和警車都來了，附近都被看熱鬧的人擠得水洩不通，恐怕咖啡館現在正忙着播放這件大新聞了。」

計程車在醫院的救急部停下來，我們直奔詢問處，向當值的護士問明關勇所在。

原來關勇被推到救急A室，那是設在救急部門的第一個病房，是搶救最危險的病人。從詢問處轉進去，過了一道門，就見張伯和溫教授，他們正和警方人員談話。溫教授立即告訴我們，警方要爲這事件傳詢所有同住的人，因爲關勇仍未脫離生命危險，可能隨時變成命案。

於是，張自堅和我便向警方表示了身份。張自堅先報告近日和關勇接觸的經過，因爲他們見面不多，很快便說完，警方一一紀錄下來。

我的報告則從聖誕晚餐的認識開始，和近月以來，星期六、日兩天共事的情形，特別於除夕在賭場所見種種，以及到昨晚最後親眼看到他就寢時爲止，盡我記憶所及，都報告了。警方也一一紀錄下來。

「照你估計，關勇會不會在你睡覺以後，重回賭場？」警方向我提出徵詢。

「我不敢臆測，不過只要到賭場一查，便可找到答案。」我說完，自己馬上覺得不妥。

「那個賭場？照我所知經常有三處，那是指有被控紀錄的，請你告訴我那一處？」警方果然問上。我躊躇起來，如果一經我指明，那處賭場便有人受到盤問，後果並不只是盤問，而是賭場本身的存在，是不合法的。

「要查出關勇昨夜有沒有再到賭場，只要到英京咖啡館一聽便知，說不定還知道多多少少自殺的原因。」我說。

警方人員仍未作答，溫教授已聽出我的意圖，他說：「其實，警方搜查賭場，已是司空見慣的事。這些場所，本身就是僑社的毒瘤。割了一個，禍害少一處，對它的指控，正是我們對社會的責任。」他說得義正詞嚴，警方人員正等着我的表示。我鼓起勇氣說出那賭場的地點，而它當然也有警方的紀錄。

警方詢問完畢，病房裏剛好有一位護士走出來。他們上前探問關勇的情況。她表示依然未脫離性命危險。其中一個把名片交給她，說明任何轉變，請隨時和他們保持聯絡，說完就離開了醫院。張伯一直憂形於色，急得前後的踱步，大家相對默言。不久張自堅先回，因爲他仍須回公司工作。

「我看十九是賭輸了。」張伯打破沉默說：「我聽到他深夜一時左右出去。」

「我的確見他回房就寢。」我說：「他並且說：『今晚不賭。』」

「恐怕你嘮叨嘛，『賭仔』最忌兆頭不好。何況，他決定一拚，也得先回家搜集賭本和休息一下，那是養精蓄銳。」

「但他是個豪爽的人，輸贏都經歷過，這次輸了，照理也不會看得比性命還重。」我以爲了解關勇的個性。

「這次恐怕不是一次普通的輸贏。」溫教授插上一句。除了賭輸以外，我們都找不到關勇自殺的另一原因。這樣又過了一小時左右，醫生從病房走出來，先問誰是關勇的親屬，倒把我們嚇了一跳，

以爲這是不幸的先聲。

「我是他的朋友，他住在我處差不多十年了。」張伯操着比較生硬的英語說。

「我們已經盡了一切急救辦法。」醫生說。

「那現在怎樣呢？」張伯急不及待的問。

「還很難說，不過復原的機會不是沒有的。我想你們可以回去，有甚麼轉變，醫院根據你的登記，會立卽通知你們。」

我們聽從醫生的勸告，離開醫院，乘公共汽車返回華埠。溫教授重新開門營業，張伯和我不約而同向英京咖啡館走去。

啡咖館擠滿了人，好容易才等到座位。人們已議論紛紛，都集中在關勇的事件，但人多口雜，我們還未聽出頭緒來。

這咖啡館的咖啡並不好，食料又不多，裝飾很普通，而且經久失修，但有不少座位，每個座位都有或多或少的剝落痕跡。平時華埠沒有什麼新聞發生，生意就淸淡。如果發生了小事件，咖啡館就跟着小好景，發生大事件，那就大擠迫。上次「克勒皇后」私奔和這次關勇自殺，咖啡館擠迫的情形，正在伯仲之間。

「後生，你也來這裏。」一個身裁肥胖，戴着毡帽中年人走進來，正扶着一位青年的肩膊說。他

正在我們前座。那個中年人的面孔多麼熟識，但記不起在那裏見過。

那青年人給他按着肩膊，有點不耐煩，只得把身子向外移，讓出一個空位來，說：「不要按肩，今晚還要搏殺！」

「搏殺不要緊，但不可拿『老婆本』作賭注，小心不要像關勇那樣，現在還在醫院牽着氣。」

「大吉利是！」那青年說：「我倒不會像關勇這樣愚蠢，連下注數目的多少都不知，一次失手，十年積蓄化爲烏有。」

「他並不蠢，他想先以氣勢嚇窒對方。除夕那一場，他不是先勝了？」

胖子提起除夕的事，使我記憶起，那一晚，他正站在瘦小子身旁，並且在無意中提醒了關勇，擺六、六點而不擺四、八點，使他先勝第一着，助長了關勇聲威，造成第二次通殺，使瘦小子鎩羽而歸。

「瘦小子有備而來，和第一次性質不同。據說，這一次來，先把住屋抵押了，不然那有這麼多現金。」那青年說。

「打工仔能有膽量一次下注二萬，當然預備不是你死我活，就是我死你活了。如果關勇還勝這一次，躺在醫院的，恐怕是瘦小子了。」

他們的說話吸引了周圍的顧客。把二萬元作一次過投下，的確是大新聞，因爲他們都不是殷商巨

賈，像關勇那樣入息，除了個人費用，也的確經過長期的積儲。

「我仍以爲他太疏忽了，自己既決定今年回港娶老婆，也應顧到輸光了的後果。聽說連婚期也排定了。試想，他如果不自殺，也的確無法解決。」有人這樣議論著。

「不要說關勇大意，其實，賭仔誰都一樣。在咖啡店館還可以說這些話；在賭場，拚紅了眼，除了看到花花綠綠的鈔票外，恐怕什麼也忘記了，還說考慮什麼，懂得考慮就不上賭場了。」胖子的話，的確道盡賭徒性格。

溫教授猜對了，這眞不是一次普通的賭博，而是生命的投注。不幸，關勇輸了，生命給死神牢牢的攫着，至今還躺在醫院奄奄一息。

關勇的不幸誠屬可憫；十年來的積蓄，輸光了，連結婚的希望也成爲泡影。難道再積蓄另一個十年。卽使有這種能耐，但這十年，畢竟在人生過程交了白卷。何況他的黃金時代正在那一個時期。如果說他對手是個幸運兒，關勇當了他十年義務的奴隸，他的財富建築在關勇的無酬勞動上。可是，他何嘗沒有變成關勇奴隸的可能呢？如果他輸了，說不定也落得像關勇的收場，甚至可能更悲慘。屋被抵押了，誰敢保證他的孤兒寡婦，不被掃地出門呢！

不管拚得我活你死，或者我死你活，但開賭館的人片刻間撈百分之五，還供給華埠助談資料。現在變成小富的瘦小子，那賭場就是他的發跡地。就算現在還躺在醫院的關勇，也是那賭場產生的豪客

。於是，在人們的心目中，要賭甚至要發達，便要往那賭場，因爲那裏才有這種豪客。

只要人們有這個觀念就行了，至於由它造成的悲劇，人們是不會想到的，即使想到，但開賭館不抽水，誰還去開，所以開賭的必贏，也就是天經地義的事。何況人們總是健忘的，賭館照樣擠滿人。難怪溫教授說是僑社的毒瘤，對它的指控，正是我們的責任。關勇自殺的原因，總算給我們找出這些端倪來。在張伯的感喟中，我們走出了咖啡館。走經正心書店，見到溫教授。我們把在咖啡館聽到的消息告訴他。

「所以我主張把賭場的地點報告警方。」溫教很義憤地指出，可是忽然又沮喪下來：「也奈何他們不得，眞正開賭的人，永不會被控訴和受到懲罰，因爲有人承擔下來。」

「難道有人願意代替嗎?罪名成立，有坐牢的可能。」我覺得有點奇怪。

「有些人以坐牢爲職業。」溫教授說：「張伯算是老華僑，你不信問問他。這種人寄生在賭場，受眞正開賭的後臺老闆僱用，警察破獲了，他們就挺身而出，自認是開賭的。要罰款，有人代繳；要坐牢，他們就去。因爲，這是職業，何況開賭的罪不大，三幾天又出來，支領可觀的報酬。這種勇於承認的表現，有時連警察也覺得滑稽，但也無可奈何，又不能不准他們承認。這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可貴處，也正是它的可議處。」溫教授的見解，總是往往發人深省。

不久，我們辭出，因爲不想阻礙他的營業。回到家裏，張自堅夫婦都已下班回來。大家正爲關勇

的事件發悶。有些鄰居或親友，還不時前來問長道短，有些好事者在街外探頭探腦的張望，眞是煩擾得很。張太太煩得連飯也不做，大家在啃着麵包，問我參不參加。我根本連胃口都沒有，只和他們乾坐在一起。

這種不愉快的事件，連結局怎樣也難預料，關勇仍徘徊於死亡的邊緣，大家都顯得無精打彩，也實在懶得開口。像張伯這樣老於世故的人，也表現得神不守舍，徬徨無主，使全室的氣氛，受到低氣壓的感染。而壁鐘的鐘擺，像指揮着我們的心在突突的跳動着。

這種氣氛，使每個人都受不了，好幾次我想離開，但始終無法做到。因爲在情理上都應該和他們分憂，何況我和關勇，也有不淺的情誼。

張伯的憂心是值得同情的。在私誼上，關勇和他有十多年的交情，事件又偏偏發生在他的家裏。老一代的華僑，飽受長期種族壓迫，心理上始終還存着這個陰影，對任何事，都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，就是怕惹官司。這也是張伯憂慮的原因。何況他讀過幾本線裝書，把名譽看得較重。唐人街的「好事不出門，醜事傳千里」的風氣下，他難免稍玷淸譽。雖然他不是當事人，但是當事人的住所，正是他擁有的。想想這些問題，看看張伯，總比老是看着鐘擺好過。儘管很多問題在腦袋翻騰着，電話仍然不響。這樣坐了兩、三個小時，彷彿整個世紀似的長，大家疲憊不堪，這樣守下去不是辦法，何必活受罪呢？我向大家建議各自休息，誰聽到電話響誰去接。

我們正預備回房休息，電話忽然響了。

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電話機，它的聲音似乎比平日特別響，一陣比一陣緊湊。我望了他們一眼，走過去拿起聽筒。原來是溫教授打回來問消息。大家緊張的精神，轉瞬間又像洩了氣似的，無精打采的各自回房。由於精神過度緊張，無法安定下來，也就輾轉不能入睡。不久聽到溫教授回來，便索性披衣而起，到他的房間去。

他住的前房，面積比我的大，除了睡床，對壁是一張寬濶的書桌和兩張座椅。壁上掛着一張橫幅，是他的自書，用魏碑體寫着李合肥的語錄：「多讀古人書，靜觀天下事，可以斂浮氣而增定力。」字體端正中現活力，剛健中有寬柔，一看便是有學養的人。

他招呼我坐下來，免不了又提到關勇的遭遇。

「他的遭遇，是値得同情的。」溫教授不勝唏噓：「老實說，這一個環境，應負的責任，比關勇自己還要多些。因爲它本身就是種種悲劇的製造場。缺乏定力的人，很容易淪爲悲劇的角色，挑起所有懲罰。」

「我以爲每個社會都有它骯髒的一面，僑社亦不例外。」

「但僑社的骯髒面在比例上要廣大得多，因爲本身既是寄生在外地，受我國傳統道德的拘束力已够薄弱，加上因受長期壓迫，形成自卑的積習，感到很難在當地社會抬頭，便容易自暴自棄。不良的

習慣和行爲由是養成，助長了僑社骯髒面的擴張，在裏面滋生和培植着各種罪惡的種籽。」溫教授雖然用了這許多有力的詞彙，來控訴這一個不健康的社會，內心不無激動，然而，他的表面，依舊保持那樣平靜。他認爲：「種瓜得瓜，人們只直覺地認定這是播種者應有的收穫，卻沒有深入地去想，去追究是誰供給這個罪惡的園圃。像關勇的自殺，人們只把他看作個別的不幸事件，彷彿是他活該，那是不對的。這也是一般罪惡能長期發展下去的原因。」

「這屬於傳統觀念問題，一個壞的傳統觀念。」

「就是，什麼改革都比傳統觀念來得容易。」

深夜了，雖然溫教授還興緻勃勃的談下去，但我想到明早有課，只好回房就寢。

那一夜，沒有接到醫院的電話。到第二天下午，我從學校回來，剛踏進門，張伯就喜形於色的向我報訊：醫院已有電話通知我們，關勇脫離了危險。

「他命不該絕的，平日對人熱誠，工作勤奮，只是沾上賭，這次總算大難不死了。」總算看到張伯恢復原來的神氣。

「是不是我們可以到醫院探望他？」我說。

「我們預備晚上七時到達醫院，溫教授和自堅也去。如果你沒有事的話，和大家一起去吧！」

「沒有。我當然也希望能看看他。」

吃過晚飯，我們叫了一部計程車，不久便到了醫院。

張伯向醫院問了病房，首先進入，我們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。關勇躺在病床上，初看到我們，現出驚愕的神色，隨即側過頭去，也不和我們打招呼。經過二天一夜的時間，本來紅潤的面色，變得像張發霉的白紙，儘管他不正視我們，但掩不住他那激動而痛悔的難過。

「阿勇！」張伯同情地按着他放在白被單的手說：「總算吉人天相，唉！天大的事，也不要這樣糟蹋自己，大家可以商量嘛。」

關勇沒有做聲。

「你看！」張伯像哄小孩似的說：「看誰來探你，溫教授、周先生和自堅都來了。」

他還是不做聲，連眼睛也懶得動一下，竟慢慢的閉上，我看到一滴淚水從眼角滑下。

「你安心休養一下。」張伯說：「我還有點積蓄，目前也沒有什麼用，你出院了，可以先給你回香港辦理婚事。」

張伯眞是一位仁慈的長輩，他的用心可眞感人，關勇的眼睛依然閉着，但眼淚卻一滴滴的滑下來。

張伯再說了幾句安慰的話，就和我退出病房，在不勝唏噓中一同回家。

過了幾天，關勇終於出院回來，張伯囑他回房休息，晚飯也由自堅端上去，讓他能安心再休息幾

天。

我放學回家後，張伯叮囑着不要騷擾他，所以也一直沒有見他的面。

翌日星期五，從學校回來，又見張伯愁眉苦臉，問起來，原來關勇失踪了。

「剛從醫院出來，我眞擔心他又去自殺！」張伯氣急神敗的說。

「他出門的神色怎樣？」

「我那裏看到他出門！中飯，我還親自端上去給他，才自己到外邊蹓一陣，回來預備幫他收拾碗碟，開了門，人失踪了，連行李也不見了。」

「如果連行李也帶走，是沒有理由再自殺的，你放心好了！」

在家掛個電話告訴溫教授，他同意我的看法。我們都反對張伯報警，因爲深信關勇決不會再自殺，也許因爲沒有顏面在本埠混下去，終致不辭而別。報了警，只增加他的煩惱而已。

張伯報警的原意，亦不過是防止關勇的自殺，一經我們把道理說出，他就打消原意。

「遠親不如近隣」，人與人的感情就這樣。儘管張伯與關勇拉不上親戚，但十年同住，建立了深厚的情誼，關勇的失踪，使張伯嗒然若失。

週末，我依舊回餐館工作，由於關勇一直沒有上班，餐館已另聘了替代他的人。

幾天來，張伯一直渴望能接到關勇一個電話或隻字片紙，可是他到底失踪了。

「如果關勇住的房間出租的話，我有一位同學可以介紹給你。」我想起羅雄輝一直想遷址，要避開台獨分子糾纏。「再等兩星期吧！如果關勇再沒有消息，這是可以的。」

在都市看慣了涼薄的人情，聽了張伯的話，彷彿呼吸到濃郁的鄉土氣息。

關勇的音訊依舊渺然，對我個人而言，不無惆悵。雖然我們相交不久，但從開始認識的第一天起，他便爲我找尋工作，並一直照顧我。

我在學校曾把關勇的事件和他失踪的消息告訴羅雄輝，他極希望搬進來，不但租金比他目前住的便宜，而且又可以避免台獨分子的騷擾。

過了兩週，請准了張伯，羅雄輝又和我生活在一起了。

四

人與人之間的緣份，往往是不能理喻的。雄輝和我的出生地不同，他在臺北，而我在四川的成都，一東一西，正好遙遙相對。民國卅八年，當共產黨席捲大陸，我們遷到臺北的時候，我才十一歲，剛好插入國校最後的一年，和羅雄輝一起小學畢業。初中、高中，我們同在臺北一所市立中學唸。上了大學，雖然我們選擇了不同的科系，但依然同一所大學。畢業後服兵役，抽籤分配下，我們也同抽到金門。至於此次到加拿大就讀，則是我們有志一同申請辦理的。就這樣有意或無意中，我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，一直生活到現在，屈指算來，差不多有十四、五個年頭了。在這世局風雲變幻，人生聚散無常的今天，能一直共同生活了這樣悠長的歲月，不是難得的緣份麼？

「說起緣份。」有一天羅雄輝就這樣問我：「你和楚芸的緣份，大概不會就此結束吧！」

「我們已斷絕了訊息，大概女人都來得小心眼，她不會原諒我的。」我眞有點氣餒。

「難道你們的情緣就這樣完了！」

「這恐怕是無可避免的結局。」

「想想辦法嘛？」

「我向上帝祈求，我向她祈求，甚至曾每週寫信給她，還不是一樣石沉大海？」

「這是懺悔，也是贖罪，忍耐點吧！」

「如果不是誠意的懺悔，我還可以和安娜鬼混下去，她就這樣忍心，這不是精神虐待麼？」

「你這種憤悶是有自己的理由。但有沒有想過你給她的打擊是如何的重大！」

我癱軟下去，還有什麼可說了。

「但是，我們既然不是聖人，有理智，也有情慾的一面。當理智被埋沒，濫用了情慾，犯過了罪，就應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麼？」

「你要知道，愛情——是兩性之間的精神原素，在某種前提下，相遇而產生的。如果這種前提一但被否定，愛情能否繼續不變的存在，恐怕就成問題了。」羅雄輝一本正經的說。

「你大概又把物理學的公式，應用到愛情上面了。」我是不同意他的見解的：「照你所說，愛情在某種前提下才產生，那麼，愛情是有條件的。但多少偉大的愛情，都能夠超越了階級，超越了年齡、思想、信仰，或其他障碍而產生。如果愛情都附帶了條件，它不是太庸俗了嗎？還有什麼值得人們去歌頌它呢？」

羅雄輝沉默的看着我，過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爲什麼愛楚芸呢？」

「愛她就愛她，是沒有條件的。」我說

「那爲什麼不愛安娜？」

「安娜怎可以和楚芸比呢？我和她根本就沒發生過愛情？」

「她們都是女人嘛，都有女性相同的器官。」

「你眞有點神經病，世上的女人都具有相同的器官，難道我都能和她們發生愛情？這只有畜生才會。」我有點忿然。

「那麼，你一定有理由選擇楚芸了。」

「當然。」我衝口而出：「安娜是不能和楚芸比的，我國女人那種內在美，她一點也沒有。而且我對楚芸所支付的情感太大了。」

「好了！你已爲我證實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不了解。

「有選擇，才要有比較；這就是有條件。你在芸芸女性中愛上楚芸，當然有理由，這理由就是條件。」羅雄輝眞有點鬼靈精，他的分析往往鞭辟入微，像代數公式一樣的代入套出。他說：「比如你在楚芸與安娜之間的選擇，安娜沒有我國女人那種內在美，於是，你選擇楚芸，這就是你和楚芸發生愛情的條件了。」

「你不能以偏概全，就武斷下結論。世上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愛情，都不是可以用常理來解釋的。

」我氣直理壯地反駁。

「譬如有兩個女人，你必須選擇一個作爲你的終身伴侶，一個很美，一個貌僅中姿，你要選擇那一個？」他問。

「不一定要美的。愛情不一定只和美女才產生。可能一個姿色平庸的妻子，比一個美麗的妻子更幸福。」我說。

「這是信心問題。你選擇中姿的女人，因爲對她較有信心，這就是條件。」他開始歸納分析了：「條件的解釋，不應局限於有形的物質上。抽象的，無形的感受，都是廣義的內涵。如果上帝向你保證：一個美麗和一個醜陋的女人，具有同樣美好的性格，能使你得到同樣的幸福。也就是說，那美麗的女人有較優越的條件——比另一個美麗，而你却選擇了那醜陋的，那你的神經系統一定出了毛病。」

「但美與不美是主觀的，審美的角度，也因人而異。」

「不！只能說美是客觀中的主觀。你可以否認東施比西施遜色，但不能否認母夜叉比西施醜陋。」

「好了，你這分析專家，就算你對吧！我已被你攪昏了。我沒有興趣和心情討論這些，只請你直截了當告訴我，照你的看法，我和楚芸的愛情是否還繼續存在呢？」

「我前面已說過，那要看你們產生愛情的前提，是否已被否定了。」

「其實，我們彼此間爲什麼會相愛，憑什麼做基礎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所以否定的問題，也無法找答案。」

「當然，在你心目中，楚芸還是和你離別時沒有兩樣，你愛她的前提還是不變的，不管這些前提你領略與否。所以，你還是愛她。但是，在另一方面，就不同了。你造成的錯失，例如與安娜的關係，你傷了她的自尊心，以至在個人性格上所顯示出來的弱點，是浪漫與衝動的，對抗色慾的定力等問題，都可以引致她對你的愛情，重新再作考慮；也卽是檢討她對你所以發生愛情的前提。如果這種前提被你的錯失推翻了，也就是受到否定，她對你的愛情便告終結。反之，還不須悲觀。如兩者都不完全，她便面臨選擇。」

「如果照你的分類，來看看目前的實際情況，那麼，可以看得出，我的錯失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地步，她已終結對我的愛情，否則，她不會一連數月，對我不理不睬。」我仍感焦慮的道。

「不一定。」羅雄輝冷靜的分析：「女人的妒嫉輕重和愛情成正比，却不一定損害愛情。」

「但我看到妒嫉心重的女人，往往演成失和，甚至破裂的悲劇。這豈能說不損害愛情！」我並不贊成他的看法。

「我說的是妒嫉的本身，並不保證它所誘發的各種副作用。無可否認，妒嫉，表面是情緒的一種

，却是來自內心底感受，足以困擾愛情。處理不當，妒嫉變了質，成了意氣，甚至怨懟。但這不能列入妒嫉本身的賬。」

是凡人，或多或少，總帶有妒嫉的天性，只是程度輕重的不同，男人與女人都一樣。只是對同性的妒嫉，女人比男人來得强烈而已。

事實上，這些問題，我沒什麼興趣去探討，只是急須知道，楚芸仍愛不愛我。

「照你的推測，楚芸對我的愛情，會否因我的錯失而造成無法挽救，或者僅是一時的妒嫉，終無損於愛情，抑或兩者都不盡然，而面臨抉擇。」我只希望羅雄輝給我直截了當的回答。

「我和姚小姐相見不多，對她的性格未能觀察入微，很難武斷。」他的回答多麼令我失望！頽喪使我更爲沉默。

「不要悲觀。」大概我的神色不大好，他安慰我：「你是不是她的第一個戀人？」

「難道這有不同嗎？」他的問題，使我產生了好奇：「照她說，我是她的初戀者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！」羅雄輝流露出興奮眼光，旋又跌進沉思中。

「快說！」我有點迫不及待了：「你這個人，到緊張關頭，就這麼慢條斯理。」

「這叫做急驚風遇着慢郎中！」羅雄輝瞇着雙眼，歪着頭，朝着天，伸出食指說。

「不要再耍以前的把戲，看了幾本什麼『麻衣』、『柳莊』，便向人大吹法螺，到重要關頭，來

個煞住，不是說口渴便是喉乾，非得請你吃幾片西瓜不可。」我挑起前事，為避免讓他吊胃口，我近於懇求着說：「這次我身臨苦海，你老兄難道不指點迷津嗎？」

「你這傢伙這一招也厲害，居然動之以義，好吧！」羅雄輝一本正經的說：「大凡有過戀愛經驗的人，她在戀愛時所保持的理智，和她的經驗亦成正比；經驗愈多，也就愈能保持理智。一個在戀愛中的女人，如能擺脫情感的糾纏，她決不會原諒你所犯的錯失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一半是由於妒嫉所引起的副作用，一半就是你所犯的，都是女人所不能忍受的。」

「所以，你就認為楚芸為了初戀，對我有特別的感情，才不致毅然對我決絕。」

「不錯，男女對第一次戀愛，都特別珍惜，而且對第一個戀人，有着較深重的情感。楚芸當然不會例外，她在理智與情感糾纏中，作出取捨的抉擇。」

照羅雄輝的分析，就算目前，我岌岌可危地保有楚芸的愛情，亦只不過因她初戀難忘的緣故而已，這是多麼可悲的事，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。卽使如此，對這份情緣，我仍不能自主地去思索着一切可能挽回的方法，我於是又向羅雄輝請教。

「當天秤兩邊的法碼差不多時，取捨的決定比較困難。只有設法加重其中一邊的法碼，使它失去平衡。你如期寫信給她，就等於在她的情感這一邊，加重了法碼。那不但幫助了你自己，而且對她的

取捨，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」羅雄輝用左右手的高低轉移，來表達天秤的比重。

「除此之外，還有其它方法嗎？」

他過久的沉思，使我更爲焦急，但我知道，催促和騷擾，只會打亂他的思考。

「安娜是怎樣一個女性？」他忽然冷冷問。

「雄輝！」我眞有點氣惱；「還提她做什麼？這些煩惱，都由她惹起，難道連你也不相信我和她的情慾關係，早已一刀兩斷。」

「她對你的情慾不認眞吧！」他沒有回答我，只這麼說。

「見鬼！安娜是現代西方女性的典型，情慾是戀愛的全部，幾乎連一點點屬於精神的都沒有。這種情慾，只爲感官的發洩，那裡會認眞！」

「如果你請她寫一封信給楚芸，說明和你的戀愛已成過去，那是因爲你的後悔。」羅雄輝看着我，滿有把握似的：「楚芸要是接到這封信，除非她對你已死了心，否則，她大概不致於不會回心轉意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這倒引起我的興趣。

「女人之間的鬪心很强，特別對情敵。如果情敵表示退讓，氣已消了一半，彷彿男人的移情別戀，與男人本身無關，而只因爲情敵的存在而已。女人的愛恨，有時就這樣莫名其妙。」他說着，一面

用手把額前頭髮向後一掠。

「她既然表示退讓就够，爲什麼要說明由於我的後悔呢！」

「這也是與她們之間的互鬬心理有關。如果安娜不去解釋這一點，那麼她的退讓是自動的，不是被迫的，這樣，楚芸會想到，連她的情敵也不要的，才輪到她，你想她甘心接受嗎？」羅雄輝强調這一點：「如果安娜肯寫，這一點必定得寫進去，因爲這樣一來，既可以表示這種退讓是被迫的，同時也間接證明你不能忘情於她。沒有附上這一點，可能弄巧反拙，倒不如不寫。」

羅雄輝欸欸道來，似乎對女人的心理很有研究。但我們從小學一直到現在，大家都在一起生活，我可以確信，他沒有和異性發生過愛情。此刻，我不禁懷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雄輝，你對女性心理，似乎很有研究心得，說你沒有戀愛經驗，難以令人置信。大概你這個鬼靈精，暗中也談過戀愛，就是不讓老友知道吧了！」

「沒有的事！」他搖頭道：「其實，這些見解，是應用心理學和邏輯學的推理。如果有過戀愛經驗的人，有時倒給經驗或感情左右着。所以，許多人向神父——這些獨身主義者，請敎婚姻、家庭或社會問題，正因爲他們能擺脫經驗和感情的羈絆，能超然地觀察和思考問題。」

就這樣決定下來，我伺機向安娜說明了原因，請求她幫這一個忙。

安娜樂意照寫，原是我意料中的，但她表示我爲了楚芸的愛，而有這麼重大的精神負擔，是愚蠢

的事。其實，她用西方人的戀愛尺度來衡量，又何嘗了解我們呢。

安娜的信，我親自付郵，並默禱它能爲我帶來愉悅的訊息。

本來對獲得楚芸的訊息，早已在長期失望中死了心，現在又熾烈的復甦起來，日子眞難過。直到第三週的一天，下課回來，推開房門，在地板上發現一封信，拾起來一看，赫然是楚芸的字跡。

「楚芸到底是愛我的。」我不禁欣然自慰。其實，愛情是兩個心靈的溝通。溝通之後，兩顆心是無法被分開的。楚芸呀！妳是偉大的唯愛主義者！

推開窗扉，射進來的陽光，多麼耀眼！屋後的草坪已染了青綠，春天又來了。

但願太陽的光芒，能照亮楚芸那幽暗的心！

撕開信封，我猶豫起來，不知楚芸的責難，將是如何使我難堪。然而，有什麼責難，抵得上我對她的傷害！就算最嚴厲的責難，也是最輕微的懲罰了。「感謝楚芸，我的上帝！」我像一個囚犯，在判決者面前禱告。

我終於從信封裡抽出了信箋，不！抽出的不是信箋，是兩張照片。再看看信封內，已是空空如也。一看照片，楚芸仍和以前一樣的笑臉，她披肩的秀髮，彎彎的眉黛，輕輕覆着靈秀的眼睛，微翹的嘴角，依舊是那樣嬌婉。

然而，這一切美感，都被她身旁的那位男仕破壞無遺。雖然他英挺地立在她身邊，但在我心底湧

出來的一股血氣下，他變得油頭粉面，尖嘴垂涎的怪物。楚芸也變得妖冶起來，像輕蔑地對着我。突然，我的胸口覺得很熱，而且，一陣熱似一陣，都向心坎襲來，熱浪似的澎湃着，但找不到缺口，整個胸部被鼓動得要爆炸。

第二張照片，竟是他們共舞時所攝。親暱的態度，像利刄一樣刺入我的胸膛。一陣劇痛，像切開缺口，積壓在心坎的熱氣，隨着流瀉出來。我呆呆的過了一陣，這難以忍耐的打擊，我頹然倒在床上。

頭部像被人猛擊了一下，感到有點眩暈，又那麼重甸甸似的。胸部有退熱後的虛脫，身體輕飄飄像失了憑藉。

北國的春，還帶着幾分殘餘的蕭瑟；而我的心境，就在蕭瑟中領略被遺棄的滋味！

女人！女人！女人原本是蛇的化身，先天是狡猾成性。安娜可以朝秦暮楚，楚芸又何嘗有資格起貞節牌坊！她們的屬性原本相同，只不過，一個是明幹，一個是暗偷，什麼是愛情，都是男女勾當外表的裝飾物。早知如此，我何不好好地享受安娜的一切。

天花板不斷地旋轉着，間歇地出現楚芸的形像。但我總盯不住她，她總是一出現就閃沒，又不見了。

我彷彿又置身於金門的海岸，這個我很熟悉的地方。那高高、不知名的亞熱帶樹，那棵最大的樹

身刻有我和楚芸的心，我一眼就認出來，慢慢地向那邊走去。我撫摸樹身的刻心，沿着痕蹟，用手指勾劃着；又摸到穿着兩心間的箭簇，我不期然的停下來，覺得自己的心隱隱作痛。忽然楚芸的聲音在我身邊響着：「我早就說過，兩顆心好好的，你却用箭射穿它們，多麼痛苦啊！」

「楚芸！」，我轉身找她，她不見了。却看到黃粤生和程永珍在不遠的樹下站着，他們用手指指劃劃，像在爭辯什麼似的。離我較近的是全副武裝的羅雄輝，荷着步槍向我傻笑。

「楚芸呢？」我問道。

「回家了！」他還是在傻笑。

像是傍晚時分，我胡裡胡塗的走進楚芸的家。前院的棕葉樹，還是高挺的立着。楚芸正在和人跳舞，看我來，把視線移向他處。她的舞伴背着我，看不到他的面部。羅雄輝正和楚芸的弟弟看手相。黃粤生却孤伶伶地坐着，毫無表情。

「粤生，程小姐呢？」

「不要提她了！」他淡淡的說：「如果你相信女人一生只和你發生愛情，等於相信一根蠟燭能燃點你一生的時間。這是俄國大文豪——托爾斯泰說過的，信不信由你。」

「所以我寧願和男人看手相，也懶得和女人談情。」羅雄輝在一旁，呆頭呆腦說。

「不要偏激！『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。』女性未必個個不好。」我向黃粤生說。

「亦文兄，不要過份信任她們。」黃粵生對我指一下楚芸說：「姚小姐不是也有新戀人嗎？」

我被他的話凛然一怔，跟着他的手勢看去，楚芸的舞伴剛好轉過身來，正是和楚芸合映的男人。我憤怒地霍然站起來，奔過去，我左手按在他的肩膊，用力一拉，他的身子旋轉過來，和我面對面。我不待他站定，右手一拳，向他的下顎揍上去。楚芸一聲驚呼，他踰踰踉踉的向後倒下。我立即撲過去，他雙脚正抵住我的胸部，用力一撑，我不由自主向後栽，後腦正撞在樹身上，痛得我大叫一聲。爬起來，看看週遭，竟是我的臥室，床上還放着楚芸寄來的照片。窗扇仍是開着，一陣寒風襲來，我打了個寒噤。望望微茫的天色，啊！我一直在胡思亂想。被鋪還是好好的陳放着，顯然我沒動過它，只是做了一場惡夢。

我感到頭部發痛，口腔乾熱。我打開毡子往身上蓋好。不久，房門被敲響，我下床去開門。一開步，感覺頭重脚輕，身體搖搖欲墜，好容易才穩住。開了房門，是羅雄輝。

「亦文，你沒事吧？」羅雄輝見到我就說：「昨晚聽到你大叫了幾次，是發惡夢吧！」

「沒什麼，只覺得有點頭暈。」我說完就轉身，原想回床去。但一轉身，身體失去平衡，幸好羅雄輝搶上一步，用手掺扶着我，說道：「怎麼搞的，你發高熱了！」

他把我扶到床邊，讓我臥下，拉上被單，然後用手按按我的額頭，說：「我看，還是馬上去找醫生吧！」

「不要緊的，休息一會兒就沒事了。」他爲我緊張，我反鎭定的說。

「亦文，不要太大意，在海外不像在家，身體不好，什麼都完了。」羅雄輝語重心長的說。頭部的刺痛，使我懶得說話，乾脆閉上眼睛。他自言自語的叮囑一陣，爲我掩好門，走了。

我的腦海一直浮起着往事，很雜亂，也很迷糊。楚芸出現，接着那照片中的男人也出現。這樣，她一切美好的形象和言語，都變成噁心的醜態和咒語，我努力地在記憶裡去找出這個男人，結果還是一無所得。

幽暗的斗室，究竟是什麼時刻，我也懶得去知道，腦袋那些密密麻麻的問題，已够我心煩了。那些連續、重複出現在記憶裡的生活片斷，又不放過我，使得我的腦袋沒有一刻的寧靜。

又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的房門响着敲聲，正想掙扎起來，門已開了，柔弱的光線透了進來。我睜眼一看，依稀看得出又是羅雄輝。

「現在覺得怎樣？吃過晚飯了沒有？」說完，他把壁掣按上。電燈的光線十分刺眼。

「大概還有點兒熱。」我說完，看看檯鐘，已是下午六時多了。那麼，我就這樣躺了一整天。課沒有上了，還想起昨天沒有吃晚飯。就這麼經過了一夜一日了。

「你吃過晚飯沒有？」羅雄輝說：「如果還沒有，我可到華埠買碗湯麵回來。」

「謝謝你，不用了，我並不覺得餓，只是口渴，請倒杯水給我。」

羅雄輝拿起我桌上的玻璃杯出去，裝滿了水回來，遞給我說：「亦文，在外要小心，看你病了一日一夜，整個人那麼失魂落魄，面色很難看，你到底怎樣病起來呢？」

「大概是昨天忘了把窗關上，睡覺時又沒蓋毡子，就這樣感冒了。」

「你眞神經病，雪剛停，睡覺時，不祇窗開不得，就是沒有暖氣也難睡得着。」他搔搔頭說：「怎麼搞的，你連毡子也沒蓋上，怎睡得着？」

我沒有說明原因，只顧飮水。大概廿多小時沒有點滴入口，現在飮下，一陣清凉透入心脾，覺得舒服多了，只是頭部還作痛。

「不會是單思成病吧！」他看我不出聲，自言自語猜說：「不會！不會！如果因爲楚芸的事，大概昨天才發生，受了很大刺激吧！」

我不能不佩服他的精明，他對人對事的分析，往往有獨到的見地。他常說我的情感過於豐富，而流於衝動，和理智不平衡，充其量只能當個文學家，沒有當哲學家的先天條件。我何不請教他呢？何況事情的發生，正是實行他的建議所致。

「正是接到她的回信。」我說。

羅雄輝得意地接着：「我這個軍師不錯吧！」

「就是你這個紅鬚軍師的錯着，才會收到如此的惡果。」我白了他一眼，指着擺在床上的照片說

「初入行，還算不錯。」他望一下他的太太說。

「你有親戚朋友，也介紹給他認識啊！他這一行，要認識人多才行。」張太太說。

「一定！一定！自堅兄，嫂夫人眞是一位好助手。」

張自堅莞爾而笑，擧手搭在他太太的肩上。他們眞是幸福的一對，我在心底爲他們祝福着。他們問候我的病，囑我多休息。不久，張伯把湯麵端上來，他們才出去。

吃了湯麵，精神沒有以前那麼頹唐，只是熱度不退，頭部仍感疼痛。

次晨，熱度已退了不少，本來想回校上課，但站起來，脚步還有點虛浮，這大概是高熱以後的現象。我祇得請羅雄輝向我指導教授請病假。

幾年來，這還是第一次害病。雖然經過幾天的休息，算是康復了，我攬鏡自照，面目枯槁，已掩不住憔悴的病容。羅雄輝說過的話沒錯，在海外不比在家，不能病倒的。我倔强的個性，使我決定暫時把楚芸的事丟開，專心唸書。

一切又慢慢回復正常。日子過得飛快，又是北國的暮春了。遙遠的江南，也該是鶯飛草長的季節了。初戀畢竟是難忘的。在靜寂的時候，難免又要重溫一下舊夢。

拿起詞譜，我塡上一闋蝶戀花：

風靜雲低疏點雨，亂綠飛紅，始信春將暮；凝想金門臨海樹，也應有刻心留住。舊約年年思又負

，滯恨流怨，直上眉峯聚；紅葉已題無寄處，空餘夢裡章台路！

定了稿，繕定後，低吟了幾遍，另有一番滋味。

人生不會是完美的。愛情是人生的一部份，完美的成數也就打了折扣。我曾羨慕過的一對——黃粤生和程永珍，不是親眼看到他們分手？他們朝朝暮暮的在一起，也無法挽救那一段情。而我與楚芸，相隔迢迢萬里，我連當面解釋的機會也沒有，還敢奢望甚麼？

「愛情是一苦杯，」有人早就說過。如今，我才嘗到這苦杯的滋味。

「苦杯！苦杯！願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！」我自言自語着。

「乾杯！乾杯！」忽有人這樣說，我回過頭一看，羅雄輝已倚在我房門；「讓天下薄情人同來一笑！」

他走進來，看到案頭擺着那張繕正的詞稿，順手拿起來看，笑道：「看你近來憔悴的模樣，黑髮也新添了幾根白的，粱啓超那副集句的對子，十足是你的寫照了。」

「『春欲暮，思無窮，應笑我早生華髮』」，我低唸道：「『語已多，情未了，問誰人能解連環。』」

「你倒算性情中人。」他拿着我的詞稿說：「讓我好好地欣賞。」說完，就走回自己的房間去了。

與楚芸的一段情，畢竟宣告絕望了。我强制着自己去忘記她，把全副的精神和時間，集中在畢業論文上。時間在飛馳，到學年結束，我和羅雄輝都順利通過考試，獲得了學位。

羅雄輝決定轉到美國去唸博士學位。我由於父親的退休，自己總想在他退休後得到較舒適的生活，以盡點反哺的心。所以我在畢業後，立卽向當地省政府轄下的社會部門申請職位。不久，很幸運的接到錄用的通知，就在蒙城的救濟分處工作，專司有關移民對申請救濟的社會工作。通知書還註明兩週後開始上班。

「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。」一點兒沒錯。何況我們還處在亂世的時代！

我和羅雄輝一起長大、求學，一起在金門服兵役，又一同到加拿大來。十四、五年的共同生活，私誼早逾於一般朋友。一旦分手，戀戀之情，自是不言可喻。但是，在多難的年代裡，我們能相處了這樣一段時光，上帝對我們的眷顧，不是已經很厚了嗎？

由於同屋之誼，張伯發起爲羅雄輝餞行。由大家科欵，在他南下美國的前夕，請他到華埠一家餐館吃晚飯。

張伯、羅雄輝和我先到，開好了桌，溫教授不久也到了，最後是張自堅，拖着大腹便便的張太太來。

大概由於張自堅對現職勝任愉快，而孩子又快要出生，那將爲人父的興奮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他說話最多，張伯和溫教授對羅雄輝的話別，也是語多珍重，大家談笑風生。而我，好友將違，總覺得若有所失，離情別緒，眞的是黯然魂銷！

大家點了幾道廣東菜後，又繼續交談着。

「羅同學，」溫教授謙虛的說：「我知道你人生的經驗豐富得很，但因你即將離加赴美，我今晚的臨別贈言，雖然我們是交淺言深，但希望你將來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」

「這個你可以放心！」羅雄輝指着我說：「你可以問問亦文，我決不會做背叛國家的事。」

「有很多台省籍的同學，到外國留學以後，受了別具用心者的宣傳、迷惑，以致做了背叛國家民族的事而不自知。有些雖然看透了他們的居心，但因本身的鄉士情感作祟，所以雖不參加，但也不反對。這樣，就造成那些投機份子的野心。所以，我要特別指出堂堂正正四個字，做生活在外國的中國人的準則。」

溫教授可算有心人，一個看重大義和民族主義者，在西方各種邪說泛濫的今天，他無疑代表維護我國固有文化的老一輩。這一類人，在大陸已被打成所謂頑固的保守份子，在各種破舊立新的運動中，一批接一批的倒下去。

本來，這些人，由於學優資深，經過我國優良文化的薰陶，已成爲一般青年的做人榜樣，正是民

族的瑰寶，國家安定的潛在力量。然而，一切屬於傳統的思想和體制，卽使是優秀的，都要打倒，這羣人的命運，也就無法避免悲慘的結局。僅有少數逃離大陸，生活在臺灣或海外。他們深知任重道遠，要負起承先啓後的責任，爲自由地區的青年子弟們立表率，作模範，他們深信正義終有戰勝邪惡的一天。他在此時此地提出「堂堂正正」四個字，眞是語重心長，我和羅雄輝情逾手足，深知他是個明大義的人，但溫教授的臨別贈言，必另有深意的啓示。我姑作不甚了解的問道：「怎樣才符合堂堂正正呢？」

「明大義，有擔當。」溫教授呷一口茶，挺一下腰幹，繼續說：「一切魑魅伎倆，見不得光的勾當，屬於鬼鬼祟祟的，是和堂堂正正對立着。」他的語氣出奇的安詳，但義正詞嚴，令人肅然起敬。他繼續引申：「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，領土也不容分割。有些人歪曲歷史，把臺灣人和大陸人分開。如果出自外國人的口，還可以原諒，因爲他們的政治要求，要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。但如果出自任何省籍中國人，那就數典忘祖了。」

「所以我說決不做漢奸，您老放心！」羅雄輝答得這樣愉快自然。

「不做漢奸是明大義，只做到消極的地步。」溫教授說完，我看到羅雄輝全身顫動一下。溫教授繼續說：「如果我們不積極抵抗漢奸，到他們成了氣候，將令我們的後一代，活在漢奸的統治下。其實，積極的人生才有意義，才有擔當。我國讀書人有所謂『四無』，也有『四爲』。」溫教授還沒說

完，張伯揷口說：「四無就是……無以嗜財害命，無以嗜色殺身，無以政治殺人，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。四爲就是；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先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。」張伯一口氣唸完，面露得色的說道：「溫教授，有沒有錯？」

「一點不錯。」溫教授點頭稱許道：「四無只具消極的意義，四爲才是積極的，是有擔當的。」

羅雄輝是學理工的，聽到溫教授對人生闡釋的精闢，很感興趣，但侍者已把一盤的菜端上來了。本來餞行，總有些依依之感，在我固然不無耿耿；但同桌各人，以羅雄輝赴美，只是相隔了幾個城市，而美加之間的往返又不困難。何況他到那兒求深造，正是一件喜事，所以大家吃喝得很高興。

我們吃過了晚飯，一起返回寓所。羅雄輝意猶未盡，一面走，一面對溫教授說：「教授，照你的看法，我國家、民族的前途是怎樣的？」

「很多民族出現過歷史的舞台，但現在不見了。有許多還創造過歷史的文明，但她們本身的文化卻被消滅了。歷史的舞台實在殘酷。但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歷史，也經過不少災難，但她還能繼續存在，而且不斷壯大着，可知她自有其生存的道理。所以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。歷史是進步的；歷史的潮流也是向前的，她的終極就是和平的大同世界。她的歷程也許會出現逆流，這股逆流，壓迫和奴役一部份人類，爲專制、極權、和反人性的政治制度復辟。但歷史的潮流，必趨向和平的大同世界，如水必向東流，卽使它曾經過曲折、迂迴的支流，但主勢仍必向東流去。今日我們的國家，所遭遇

的災難，就是這股暗流、逆流作祟，但這終會被克服的。」

「溫教授，」羅雄輝有些憂形於色的說：「大陸反人性的政權，已經存在差不多快廿年了，還沒有看到被推翻的跡象。」

「廿年在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，是一段很長的時間，但在歷史的紀錄，只是短暫的幾筆而已。我國畢竟是個農立國，農民有先天的忍耐力，在我國歷史上，沒有一個政權能鎮壓得住農民的力量。中共今天的措施，已使整個農村破產，到農民要起來求生存的時候，也就是中共覆亡的日子。」

我們抵達家門後，大家才各自散去。我幫羅雄輝收拾一下行裝。

翌晨，我幫他把行李送到巴士總站，他是搭上午的一班車的。

「珍重吧！雄輝。」我們緊握着手，言語變得多餘的了。

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

五

羅雄輝繼續升學，到美國去了。我也開始就業，轉入人生另一個新的歷程。

人生的歷程是漫長的，但向後回顧一下，又覺得太匆短。記憶中，往事總是鮮明如昨。其實，在人的記憶中，時間和空間，只是一個抽象的觀念。久遠的和昨天的往事，都可以在瞬息間連在一起。遙遠的和接近的，也不是眞的以視野爲度。遙遠的楚芸，在我的腦海中，仍是那麼淸晰；戍守過的金門，每一條街道，甚至有些商戶，在記憶裡，淸晰得有如昨日剛走過。但我昨天到過的地方，此刻，有些却不見得可以記得起來。

可是，歷程終是歷程，數數年月，算算距離，人和事的變遷，老的老去，幼的長大，也就不能不承認：歷程畢竟佔去了不少時光，在人生的旅途中的一個段落了。

過去的歷程，快樂的也好，苦澀的也好，總算過去了，只是在我們的記憶裡，平添了一些浮光掠影。但新的，未來的歷程，我們却無法看到，也難以預測。只能在現實的生活裡盡其在我，爲未來的歷程，創造較好的適應條件而已。

於是，我放下書本，走入社會，開始踏上一段新的人生歷程——

蒙特利爾城的社會福利部的救濟分處，是劃區分工的。我工作的區域，剛好包括了華埠。工作的範圍是相當廣泛的，包括了失業、殘廢、和醫藥的救濟，對政府廉租屋的申請，就讀移民學校領津貼的調查等，都列入我們的社會工作範圍內。

我學的是社會學系，現在從事實際的社會工作，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，深深體會到西方的社會制度，是在人的構想和控制下發展，與我國相沿的傳統下自然的發展，大異其趣。人爲的和自然的社會制度，因看法的角度不同，優劣有容爭論。但如果以適應現代工業社會的結構，則西方的社會體制，顯然是爲適應而設計的，自然就遠勝東方的傳統制度，那是無須置疑的。

這是一個活生生的實習環境，我接觸着一個個新的社會問題；其中有來自當地的居民的，有來自我國僑民的，都使我發生了研究的興趣，在學習中找尋它的癥結和對策。

工作和時間對愛情的創傷，雖然不能直接治療，却有它的副作用。初戀雖然忘不了，創痕已漸趨於平復，我把精神集中在工作上。

連楚芸在內，異性的吸引，再無法挑起我已平靜的心湖。我不想在平復的傷痕多開一次刀，把前途做了愛情的陪葬品。

爲了以後工作的方便，在工餘之暇，開始學習駕駛汽車。不久，領到了駕駛牌照，就買了一部小型汽車代步。生活非常的平靜，時間在飛馳，眨眼間，春天又來了。張太太瓜熟蒂落，一舉得男。全

家充滿着歡樂。張伯終日笑嘻嘻，嘴巴合不攏來。初爲祖父，又是男長孫，在舊觀念下，是一件多麼大的喜事啊！

張太太產後辭了職，安心在家裡照顧孩子。張自堅的股票業務不錯，加上住屋是張伯早年買下，早就不要分期付款，雖不算富有，總也不愁生活。一家大小，父慈子孝，融洽得令人羡慕。

本來這一個家庭，曾瀕於破碎的邊緣，溫教授及時提出了正確的倫理，經我們從中勸導，終於化戾氣爲祥和。張家的和洽，不僅是他們本身的事，更具意義的是：人們對日漸變質的倫理觀念，是可以矯正過來的。

那一天，當我下班回寓，順道到表叔的雜貨店走一趟。由於近年加拿大政府頒行的新移民法例，中國移民也在此法例上增加了不少，華埠也日漸熱鬧起來。表叔全家總動員，還是手忙脚亂才可應付。看到他們忙迫的情形，也就不便多留，大家打過招呼，正想退出來。就在這時，迎面來了一個人，先把我嚇了一跳，頭髮長亂蓬鬆，個子瘦矮，一身襤褸的衣服，撲鼻而來的一陣腥臭的氣味，教人想作嘔。他目光呆滯的進來，旁若無人，向垃圾桶伸手，抓了一些爛菜葉，就往嘴裏塞，顧客們紛紛走避，他若無其事，一口一口的吃下。大概是神經病者，表叔看不過眼，請了他出去。

他像遊魂一樣，根本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在春寒料峭中，蜷縮着肩，把頭埋在大衣領裡。

我到溫教授的書店小坐，偶然說起剛才所見的人，溫教授唏噓的告訴我，他說：「這個人在華埠

出現了有一個月左右，大家都不知道他從那兒來的。他進入每家雜貨店，就伸手亂抓垃圾吃，態度癡呆，但不會與人爭執。大概大家都同情他，不找警察來干涉，而這裡法例，沒有犯法，警察是不干涉人們的行動。這樣，反而累了他。」他不勝感慨地說：「他的精神已大有問題，身體看起來又羸弱，這樣下去，終有一天會倒斃街頭的。」

「如果他有親人，我可以憑他的申請書，由社會福利處强制他入醫院治療的。」我把方法告訴他。

「如果你能爲此事設法，那是最好不過。他每天在大街走動，也委實羞辱了我們每一個中國僑民。」

「但他沒有親人投訴，福利救濟處是沒有辦法强制他去檢驗。」

「是不是一定要有親人呢？」溫教授憂形於色地問。

「團體也可以，如宗親會，或會館也可以。」我說。

「我可到社團請求發信給你們，在人道立場，你也應該爲他盡點力。」

「當然！」我把申請書的內容和地址寫給溫教授，以備社團發信應用。

不久，由一個社團發出的公函，果然寄到救濟處，當然不久就送到我的手上。

我分函給醫院和警察局，再和警察局通過電話。由他們派出警車和我一同到華埠，將他請上警車

，並送往醫院檢驗。

他一切由人擺佈，沒有反抗，到醫院以後，由護士爲他脫下衣服，經過沐浴，送到醫生室檢驗。護士到候診室找我，要我陪他到醫生室去，代他塡表，並權充繙譯員。

進入了醫生室，和醫生打過了招呼，看一看沐浴後的病人，幾乎令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無論如何，我是忘不了他的；他就是關勇賭場上的對手——瘦小子。關勇敗在他的手上，幾乎自殺身死，後來被救，至今仍是踪跡杳然。曾幾何時，他竟也落得如此下場。

瘦小子還是目光呆滯的坐着，醫生的問話，他只報以茫然的神色。

我把知道的都告訴了醫生，從他身上搜出來的證件爲據，他是來自距蒙城不遠的小埠，他的名字的譯音叫王良。

醫生診斷的結果，他不但患了嚴重的貧血和胃病，體內還有寄生蟲，而且，神經系統已有損害。要他在醫院留醫一個時期，然後轉入精神病院。

我一方面向我工作的部門報告，另一方面代他向醫院辦了各種留院手續，因爲救濟分處早有公函，一切順利。但有關他個人資料全部沒有，連他的姓名是否王良，他也茫然。我必須在短時間內，搜集病人的全部資料。

王良的居住地，離蒙城只有六十里左右，那裡人口不多，當地並無救濟分處，併入相隔不遠的小

鎮管轄。小鎮分處的工作人員不够，我恐怕躭誤了時日，向主管當局說明原因，建議由我直接去辦理。

我依地址驅車前往，差不多一小時，我終於找到了他的家人。

他的家離市區很近，但所謂市區，也只是廿多個商戶，房屋是半新舊的，屋身不大，但佔地不小。我按了電鈴，馬上有人來應門，是個年青的婦人。

「請問妳是王良的家人嗎？」

她點點頭。

我說明是政府的救濟分處派來，希望她接受我的調查。不知是否我的廣東話有問題，還是她對廣東話的了解有問題，她只會含糊的點頭，我便跟她進入屋內。

客廳不大，陳設也很凌亂，一個約莫三、四歲的男孩，孤伶伶的在看電視。還有一個不滿週歲的女嬰，躺在梳化椅上，正抓着一瓶牛奶在吮飲着。

她的臉部白得像外國人，但沒有血色，大概是少見陽光的緣故，是一個相當沉默的人。她搬了一張椅子給我，便走過去坐在梳化椅上，照顧在吮牛奶的嬰兒。

我掏出紀錄簿，對王良的資料逐一發問。可是，她的方言和純粹的廣東話，有很大的分別，我無法全部了解，而我說的也不是道地的廣東話，大概她也無法完全明白。我試用英語問她，她搖搖頭，

無可奈何的攤開手，表示不解。所以我需要的資料無法確定，惟一肯定的是：她的丈夫就是王良。

我不想白費此行，同時，即使以後轉由當地的分處辦，本地人因語言關係，更無法處理。我立刻掛個電話到當地分處，說明此事的處理過程，請求就近介紹一位中國人來當繙譯。

據他們的答覆，當地就只有王良一家是中國僑民，此外，約莫在半年前，還有一位容先生，曾到分處中請失業救濟，後經介紹，到當地一餐館當厨師，距離王良的家只有廿里。

我請求分處立即與容先生接洽，盡可能趕來幫助，並把王良家裡的電話告訴他們，以備隨時連絡。

不久，當地分處電話通知我：他們已和容先生連絡上，但現在還在工作時間，要下午五時才下班，分處答應到時將他接來。

我看看腕錶，還有兩個小時容先生才到。我走出王家，索性開車到附近逛逛，再到餐館喝咖啡，然後才準時駛返。

回到王家，等了一會，電鈴響了，王太太開了門，正是分處職員帶着容先生進來。

我和分處的職員打過招呼，看看他背後跟着的人，令我驚喜交集。

「關勇兄！」

關勇錯愕的看到我，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。

「關勇兄！過去的事已過去了，我請你來幫忙。」要緩和一下他的尷尬，我直截了當的說。分處職員看到我們原是朋友，就不須多介紹，向我握別。外國人時常把中國人的姓名倒掉過來，因爲他們習慣把姓放在後面，因而也把勇當姓，變成了容先生。

「關勇兄，你不辭而別，我們都掛念着你，想不到今天碰頭，近來怎樣？」我還是按不住關切之情。

關勇仍是尷尬的沉默着。

「希望你幫我傳譯，說來也難以相信，這位王太太，正是你賭場對手的妻子，他現在患了很嚴重的神經病，淪落在蒙城，詳細情形，等一會再告訴你。」

關勇錯愕地怔住，我也不多解釋，便請他作傳譯。

我順利地把王良的個人資料記錄下來，然後問及王太太目前的生活狀況。

原來王良在當地，受僱於一間大餐館，習慣每個週末到蒙城一次，多半在週一早晨趕回工作。但在兩個月前，離家後就一去沒有回來。王太太因語言關係，無法打聽他的下落，只有在家乾着急。

我問及王太太的生活狀況，據說她從不過問丈夫。王良每個月給她的家用，也僅够開支，現在正感拮据。

王太太的境遇，必須向當地救濟分處申請了。因爲要塡申請表，我不得不把她丈夫的近況略加說

明。看到她滿眶熱淚，徬徨無主，失神的望着待哺的小兒女，眞教人鼻酸。

關勇默然，大概也挑起他的切膚之痛，況記憶猶新！華埠賭舘存在一天，種種不幸的悲劇，還要繼續串演下去。

「王太太，別難過，在王先生未康復以前，妳的生活會由政府接濟，我爲你在申請表作證人，代寄往當地的救濟分處，每月由該處寄款給妳。」

我還把我的分處地址寫給她，並請關勇就近照顧，他也把自己的電話留下。

辦好應辦的手續，辭了王太太。

人的遭遇難料，禍福無憑，關勇在賭場敗在王良的手裡，差一點連性命也輸掉。曾幾何時，王良竟也落得如此收場，可知鋌而走險，終有栽倒的一天。還不如靠自己的能力，做一分耕耘，得一分收穫來得可靠。這種用生命換來的教訓，還不够關勇朝乾夕惕嗎？

可是人經過了變故，多少總看到他轉變的痕跡；關勇亦不例外。以前的樂天擧止消失了，豪氣湮沒了，連嗓門也變得低調。

我說要送他回去，他沉默地跟我走進車厢，一語不發。我扭開收音機，打破那沉悶的空氣。

關勇是我來加後，第一個照應過我生活的人，這份情誼，使我對他的遭遇感到難過和同情，自然也是比別人來得深切。今天的驀地相逢，而故人無恙，自然也比別人更感欣慰。可是，悲痛的變故，

此地重逢，恍如隔世，而他的沉默，使昔日發生的不幸，又重複地浮現在眼前，擠也擠不出一絲重逢的喜悅。

過份的沉默，不一定產生寧靜，有時相反地令人心境煩囂起來。收音機播出時下流行的音樂，亂敲的鼓聲和嘶啞的叫喊，是典型的歇斯里底的狂人音樂，更令人心緒不寧，我索性關閉了音響。

「關勇兄！」我無法忍受過久的煩囂，何況對他的情誼，我多麼渴望他能告訴我現在的處境：「大家自己人，如果你需要幫忙，請不必客氣。」我誠懇說出我的心聲。

「謝謝你！目前不需要了。」關勇的客氣使我們陌生起來。

「張伯伯一家和溫教授都惦念着你，爲什麼你跑到這裏來？」

「唉！」關勇嘆了一口氣：「我那有面目還躭在蒙城，全部積蓄沒有了，手頭只剩下十元八塊，能跑得多遠。」他唏噓一下，繼續說：「你知道，我出院不久，身體還未復原，不能工作，只有向政府申請救濟金過活。到後來復原，他們介紹我到這裡來，做下去，不願轉換了，就這樣躭下來。」

我本來想勸勉他記取這次教訓，不要再賭。當我想：一個已經放下屠刀成了佛的人，你再勸他不殺生，不是多餘的話嗎？何況他看到王良的結果，言語還起什麼額外的作用呢？

「週末有暇，回蒙城看看張伯和溫教授吧。」我近於請求的說，還告訴他：「張太太產下一個男孩，張伯做祖父了。」

「亦文，我很慚愧，實在也無面目再見你們。」

「每個人都有過錯，不要爲此難過。」我趕快堵塞他的自卑感。

「還是過些日子再說吧！請暫時不要告訴他們。」

「知恥近乎勇」，關勇發憤重新做人，成了回頭的浪子，當日的不幸，正是今日之福祉所寄。

送了關勇，再返蒙城，爲王良補辦各種入院手續。翌日，再回分處報告，簽署了王太太的申請表，代寄到當地的分處，以後由他們按月寄救濟支票給她。

我把王良入院，以及辦理的經過，都告訴了溫教授，但遇見關勇的事，爲了諾言，還是保留不說。

我接觸到西方社會的各種問題，曾不止一次向溫教授提出討論。他雖然承認西方社會的結構對工業發展的適應性，但對我國傳統社會的穩定性，仍給與很高的評價。他認爲這種穩定性是我國社會的潛質，是經過悠久歷史的文化所薰陶出來的，卽使在共產政權統治之下，只要傳統文化未被消滅，這種優秀的潛質對大陸社會，仍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

「但是，我國傳統文化和共產文化是格格不相入的；而且，兩者之間沒有妥協的餘地。如果大陸繼續被共產政權統治，我國傳統文化，遲早會有一天連根拔起。因爲，那是被視爲危害政權的無形力

量。如果不幸言中，從大陸政權正式宣告要消滅我傳統文化的那一天起，恐怕我們的社會問題，要比西方的更嚴重，更複雜。」溫教授說。

「共產政權已不只一次否定我國傳統文化的價值，而且差不多每一次運動，理論和政策，多少總帶有破壞傳統制度的指導和措施。最顯著的一次是人民公社的進行，它徹底破壞了我國農村的結構。而且，可說是向全人類生活方式的總挑戰。」我說。

「但這些都以政治活動，或權力鬪爭爲主導，只可說波及傳統文化，並未嚴重到危害她深厚的根基。」

「要怎樣才可以斷定那一種運動，才是正式要消滅我們的傳統文化呢？」

「用那一種方式，很難推想。但是否針對文化，則很容易看出。」溫教授說。

不久，眞的被溫教授不幸言中，不管是政治運動也好，是內部權力鬪爭也好，大陸政權果然向我國傳統文化正式開刀了。

那是一九六五年九月初，從大陸新聞播出的所謂「中宣工作會議」，提出對資產階級思想大批判。海外的新聞界，已密切注視着事態的發展。到了十一月，毛澤東到了上海，跟着由姚文元發表了「評新編歷史劇『海瑞罷官』」，即打出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砲。以後，毛澤東回到北平，接見紅衞兵，又提出了「破舊立新」的口號，進行了文藝整風、思想批判和整肅了反毛知識份子，向各地下

的一連串的指示，都針對着文化的領域著手。紅衞兵四出「大串連」，毀廟宇，拆牌樓，搜擊一切公私珍藏的古代藝術品，焚燬了一切歷史文物，除了象徵毛家皇朝威嚴的天安門外，一切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，都被弄得支離破碎，或面目全非。除了那本紅得刺眼的毛語錄外，一切歷史文獻被打成毒草。我國五千年來累積的文化瑰寶，就這樣，在朝夕間被毀滅。曾被公認爲文化精神生活最豐富的民族，在大陸，已被剝奪一切思想的權利。人民在半瘋狂的精神狀態下，手持紅皮書，一個個瞪眉突眼，扯着喉嚨大叫：「……搬起石頭，砸自己的脚跟。」

「翻開中國歷史，卽使暴君，也沒有一個像毛澤東這樣愚而好自用。」平日溫文儒雅的溫教授，依然掩不住那激動的情緒。他指着一張大陸新聞圖片說：「這是他們的報紙，不會再說他人在造謠吧！你看，這座被搗毀的敦煌石窟，就算是封建遺物吧，充其量是件死的藝術品，它到底在那一方面抵觸共產主義的文化呢？竟然也不許存在！」

溫教授的激動是可以理解的。像他這種上了年紀的高級知識份子，他們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，本身自視爲文化代表的一部份，對一切摧殘文化的暴力，是有切膚之痛的。歷史上多少仁人義士，奮起爲維護文化而成仁就義的，就是這種心理所促成。

「把線裝書扔進毛厠，還怕人掏回來讀。索性鼓勵不可多讀書，主張知識無用，試問這班無知乳虎，長大以後，不是一個個變成野獸嗎？」溫教授沉痛的說：「這個獨夫，成了如假包換的『率獸而

食』了。」

我不知該說些什麼，我們緘默的相對着。

「做當代的中國人，就是這樣苦難！」又是溫教授打破了沉寂，他拍拍我的肩膀說：「不要灰心，我還是貫徹我的主張：樂觀、奮鬪。如果生活在臺灣和海外的同胞，都爲我們文化的復興而奮鬪的話，我深信仍有未來的燦爛遠景。」

一個學養兼優的人，定力也必定相對的深厚。我從來沒有看過溫教授像今天這樣激動過、可知他內心是如何的悲憤。然而，在瞬息間，他又能收斂起來，把悲憤化爲力量，貫徹自己的主張，擇善固執，大概這是志士們的共同信條吧！

紅衞兵的狂暴，使大陸的人民震慄，海外華僑悲憤。而外國人，則驚疑參半。歷史上義和團的故事，又被提出來作比對了。

可是，人們總是善忘的，神經也容易痲木。紅衞兵崛起的時候，凌辱所有駐北平的使節和屬員，曾使西方政客憤怒了一陣；但是過了這一陣，他們又習慣了，姑息份子反而爲他們找寬恕的理由，很多西方國家，依然垂涎大陸廣大的市場，他們像妓女似的，在經濟拮据時，卽使面對兇暴的顧客，還願意賣弄風騷，以求獲得青睞。

加拿大就是這類國家當中的一個。

自從大陸政權和蘇聯交惡以後，加上農業政策的失敗，不得不向加拿大購買小麥，數量一年比一年增加；這樣，也把加拿大中部生產小麥過剩的問題解決了，麥農因而把中共視爲恩人。投機的政客爲了選票，大放親共厥詞，與中共建交之議，由是高唱入雲。

另一方面，一些別具用心的台籍留加學生，在當地各種政治討論中，每每派人參加，在外國人面前攻擊或批評在臺的國民政府。

這兩種風暴各自發展，而又交互影響着，形成一股不利於國民政府的暗潮。

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日，加拿大四大政黨的代表，在多倫多開會，討論與中共建交問題，作爲下一次多倫多大學主辦的「導入」（TEACH—IN）的準備會議。當時有十多個台獨分子到場，他們請求電視停止拍攝；然後，激烈地攻擊中華民國政府的獨裁。翌日，我從當地報章讀到了全文。

「導入」以中共問題，作公開的學術性辯論，一連三晚，假多倫多大學舉行，邀請所謂中國問題專家主講；並解答聽衆的問題，並由國家電視台當場轉播。

這是一次罕有的大集會，也是加拿大舉國熱衷要討論的問題，作將來與中共討論建交的準備。

我特別提早下班，從蒙城出發，開車前往多倫多，參加這一次盛會。

進入了會場，已經是燈火通明，萬頭攢動。我看到不少中國同學參與，大使館的文化參事在，而

我所認得的台獨分子蔡武男、高嘉義等一羣人也露臉了。

看看節目單，主席是多倫多地球郵報的記者（他曾派駐北平）主持，而今晚的主講人，赫然爲親共著名的女作家韓素英。以後的兩晚，也是一向主張與中共建交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或學者所主持。

主席上了講臺，宣佈演講會開始，並介紹大會的主講人。

電視拍攝員、新聞記者，忙着搶鏡頭。韓素英在熱烈的掌聲中走到講台。

她的英語說得很流利，大力爲大陸政府塗脂抹粉。在一般西方人士聽來，都是持之成理的注釋。如果撇開事實和立場不談，她確是一個善於言詞的人。

韓素英的演講贏得了熱烈的掌聲，原是意料中事。但這個所謂純學術性演講會，不久，我便發覺被人操縱着，扼殺反對意見的提出。

很明顯的，當韓素英演講完畢，很多聽衆把他們的意見或問題，以書面方式交給主持。結果，一切有利於中共的意見或問題，都得到發言或解答的機會。一切反對的意見和質問，都被扣押下來，會場中聽不到反對的意見，形成一面倒的局面。

我國駐加的文化參事，焦急地和坐在身邊的留學生交頭接耳。離我不遠的那羣台獨分子，間中傳來幾聲訕笑。

當韓素英答完一位聽衆的問題，而主席還未把另一張書面讀出的時候。一位聽衆站起來高聲說：

「請問主席，我的書面意見，是在最先部分交上，比我後的都已提出，大會是不是不容許反對的意見？」

他的座位較前，大概是中國人，而且是我熟識的背影。他這幾句話，沒有得到其他聽衆的支持，却惹來一部份人向他發出噓聲。可是他沒有坐下來，仍站着等待主席答覆。

「請問你的姓名。」主席終於問。

「黃粵生。」雖然這是英語譯音說出，我馬上可以從他的背影和聲音，確認他正是我所熟識的黃粵生。

主席把一叠紙條檢揭了一會，然後說：「好吧！給你一個特別的發言機會，以後下不爲例。」

「韓醫生既然認定：中共此次文化大革命，僅是他們政策上的改革，不是權力的鬪爭，」黃粵生說：「那麽，你敢預言最近押捕彭眞的報導是一項謠言嗎？妳又說：『紅衞兵的興起，是中共接班人的培植，讓他們創造一個屬於他們的新社會。這樣說來，這一個新興階級，應該是中共政權的未來主人翁，以後會長期得勢了，這論斷，妳敢說不確嗎？」

「我不是預言家。」韓素英說：「只是我所知道，和在大陸看到的，經過分析或綜合而得的論斷。」

她沒有涉及問題本身，只是避重就輕的答非所問。她不但能能言善道，而且是個辯證的老手。

「這種論斷是否正確，我相信不久會得到證明。…………」黃粵生還沒有說完，噓聲又起，却被主席制止了。他以時間的藉口，也褫奪了黃粵生的發言。

擁共的言論再次一面倒，直到散會。主席拿着一叠意見紙條，說是時間的不足，無法一一提出，表示歉意。我想，那些大概都是反對的意見吧！然而就這樣被扼殺了。

我急忙走向黃粵生的坐處，接近一看，果然是他。

「粵生！」

「亦文！」他驚喜的看着我，我們熱烈的握着手。

「幾年不見，却能够在這裏看到你大出鋒頭。」

「還出什麼鋒頭呢？」他攤開雙手，不勝感慨的搖頭；「還不是抱着孤臣孽子之心，有一分熱發一分光，聊盡個人責任而已。」

「你倒像採訪的新聞記者。」我看到身上掛着攝影機和閃光燈，向他打趣的說。

「正是！」他的答覆使我驚異。「其實，你出國的第二年，我便來到這裏。今夏從多倫多大學畢業出來，便到蒙城的××日報當記者，今晚也是報社派來做採訪工作的。」

我們邊說邊走。將出會場的時候，我突然被人從後面撞了一下，身體失了平衡，向黃粵生仆去，大家歪歪斜斜的幾乎摔倒，好容易才站定了脚步，便見一羣中國人打從我們身邊經過，他們旁若無人

的哈哈大笑。其中一人還特別回頭看我，我馬上認出他就是曾和我有過衝突的蔡武男。

「你看！」我對黃粵生說：「這班幸災樂禍的人，就是臺獨分子。」

「這班人員是別具肝肺，政府栽培他們出國，他們却到處倒政府的臺。」

我們走出了學校，黃粵生要立刻搭機回蒙城的報社交差。因爲明天是星期六，不須上班，要我去看他。於是我們交換了地址和電話。

當晚，我開車回蒙城，翌晨便依地址往訪黃粵生。他住在一座新建的大厦內，是十樓中的一個單位，因爲知我來訪，早已煮好了咖啡等候。

多年不見的黃粵生，已找不到他受過愛情創傷的痕跡。他那種廣東人特有的豪放、熱情，在他身上散發着。

「進來！進來！」他把我拉進了門說：「先喝咖啡，我們再詳細談。」

「粵生，多年不見，你倒染得一身洋氣了！」我從濶大的玻璃窗向外望，差不多半個蒙城盡收眼底，說：「資本主義社會，住的享受，你倒先領略到了。」

「那裏！那裏！不過記者生涯，難免認識各階層人物，住得太寒酸了，也不是辦法。你的住處也不錯吧！」

「華埠都是舊房子，住了多年，房東好，住下不想搬。」

「工作崗位？」

「社會福利部的救濟分處。」

「恭喜，學以致用。」

「話是這樣說，但海外謀生，到底也是這麼一回事。」

「我一個人住，有時也覺得寂寞。」他突然若有所感的說：「喂！要不要我們合租一個有兩個睡房的公寓？如果分租，每人每月也不過是六十元左右。」

「錢倒是次要，我現在的房租付卅元。但屋主太好，大家生活了這麼多年，好像一家人。還有，如果我們同住，會不會影響你的社交活動，特別對異性而言。」我半調侃的說。

黃粵生呷一口咖啡，放下茶杯，搖一搖頭說：「不會！程永珍以後，稱得上普通朋友的異性也沒有。」

「難道眞的是『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』！」

「是也好，不是也好。反正這是事實，我不必瞞你。」

「事隔多年，大概你也不介意我舊事重提了。究竟你和程永珍，因什麼事鬧翻的？」

「天曉得！」黃粵生聳聳肩，把雙手一攤：「我眞的莫名其妙。」

「難道你連一點線索也找不到嗎？」

「只記得最後一次，我們鬧彆扭。是不是就爲這樣呢？我也搞不清楚。其實，這不是我們的第一次。」

「原因呢？」

「一些印象也沒有，還不是鷄毛蒜皮的事！但大家個性强，一動了意氣，就不明不白的分了手。」

「那眞可惜，難道你不後悔？」

「後悔又有什麼用？當我負氣回校以後，到新學期註册開學時，仍不見她回校，我很着急，當然也後悔，我寫信向她道歉；但原信被退了回來，註明投寄的地址沒有此人。」黃粵生艱澀地苦笑：「我的家境又不大好，不敢爲此事向家人伸手，要多一次回港的旅費。等我畢業後回港，眞的是人去樓空。在香港躭了兩、三個月，接了這裏大學批准獎學金的通知，便又負笈來加了。從此海角天涯，就更不用說了。」

聽到黃粵生這種近於自怨自艾的話，出於至誠，更令我想起自己對楚芸的事，平添了不少悵惘。不錯，黃粵生在意氣上之爭，多少還應負點責任。而我給楚芸的傷害，是應負全部的責任。他的話，觸動了我的內疚，我還有什麼可說呢？大家都沉默着。

「過去的事，讓它過去吧！」還是他先開口：「只要我們心底，仍保留一份美好的記憶，愛，就

在我們的回憶中，變成永恒。」

我掏出了紙煙，遞了一枝給他，他搖搖頭。我燃點了火，猛力倒抽了一口，希望它帶給我片刻的痲木。漸漸地，煙霧像結成楚芸一張張哀怨的臉。

「如果我沒有猜錯，大概你和楚芸的愛情也觸了礁吧！」黃粤生的話，使我從懷舊中甦醒過來。他繼續說：「你離開的第一年，正是我大學的最後的學年。在下學年中，曾經在校園中碰過楚芸好幾次，她那頹喪失神的模樣，無法瞞過我這個失戀的過來人。」

「她有沒有對你說過什麼？」我焦急的問。

「沒有。程永珍不在，我不方便問，何況那時我的心境也不好。」他站起來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說道：「愛情是不能强求的，失意過的人應該明白；但愛情也可在記憶中保留不變，這也只有認眞愛過的人才了解。起來—別發呆，看看我的地方。」

黃粤生的寓所，客廳是座北向南，左邊末端分開成一個小厨房和小飯廳，飯廳有一個小門。我跟著他從小門走出，便是露臺，可以俯瞰聖羅蘭河。

「你看，聖羅蘭河那兩個小島，便是應屆世界博覽會的會址。」黃粤生用手指向視力可及的兩個小島說。

我舉目遠眺，島上已建立了不少工程。現在，距離世界博覽會開幕，也只有幾個月而已。

我們走回客廳，他帶我走向右端轉入走廊，便是浴室；另一邊是臥室，案頭的照片正是秋波欲流、秀髮垂肩的程永珍。黃粵生用情之誠，使我的內疚有增無已。

「粵生！如果有一天，你和程永珍異地重逢，你會怎樣？」

「只要她未有所屬，當然盡我的努力，希望重續這段未了情。」

「如果名花有主，甚至『綠葉成蔭子滿枝』呢？」

「那麼，我決不會破壞他人的幸福，也決不做名教罪人。」

黃粵生爲人處事，就這樣俐落，他不是拖泥帶水的人。

我們回到客廳，黃粵生這麼說：「亦文兄，我們難得外地重逢，我預備留你吃午飯，你有沒什麼特別事吧？讓我們談個痛快！」

「不打擾你嗎？」

「本來我們當採訪記者的，星期六也得工作半天，但因昨晚遠派多倫多，今早可以休息。」

「那麼，今晚你不預備再去嗎？」

「不要了！性質和程序還不是一樣嗎？只是換了主講人。反正，國家電視臺實地轉播，資料不愁沒有。」

「只要你有空，我倒可以整天奉陪。」

「那我開始燒飯了。」他站起來，笑道：「你有興趣，看看我的烹飪技術。」

我跟著他走進厨房。

「你原來還有這一手！」我說。

「誰叫自己嘴饞，好吃嘛！」他把圍巾掛上，捲起衣袖說：「我這個人就是每事都懂得一點，說好聽是通才，不好聽便是『半桶水』，我們廣東佬有句口頭禪：週身刀，但沒有一把利。」

「你預備弄什麼菜式？」

「薑蒜焗鯉魚。」他指著浴盆中的游魚說：「夠生猛吧！今早特別到朋友的餐館拿回來的。你知道，加拿大的海鮮十九是雪藏，只有鯉魚可以生買。我國食譜，吃鯉魚算是名菜，此地却最便宜，三毫半一磅。」

「是不是就獨沽一味呢？」

「不！還有另兩道小菜，一味西芹炒猪肝，另外生炒猪肚。」

「猪肝我已吃怕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第一年在加拿大，因經濟問題，差不多天天吃猪肝。」

「大概你不知泡製吧！你嚐嚐我的傑作，保證另有風味。」

「不要太麻煩吧！」

「很簡單，先把猪肝切片，記得不要過薄。加幾湯匙水泡著，肝片自會吸收發脹。再加一點鼓油豆粉，猛火下油，油滾下猪肝，用快剷炒，一熟上碟，保證脆滑可口。」

「聽來倒是經驗豐富。」

「老實說，這三道菜式，在我國都算不錯，但在這裏，價錢最平，當地人不喜歡吃，市場供過於求。其實，不一定價錢貴才是好菜的。」

我看看黃粵生燒飯做菜，手法熟練，而且很有條理。這幾道菜式，在半小時左右，已經全部搬上餐檯。飯也一同燒好。

「來！來！亦文兄，不要客氣，我們還要飲幾杯。」

他已從厨櫃裏拿出兩個酒杯，和一瓶廿五安士庄的洋酒來。「希望不會在這裏出洋相。」我說。

「我倒醉過一次。」他幫我倒了半杯，他自己却注滿：「那是失去程永珍的最初的一段日子。不過，那一次是有意要醉的。第一是空著肚子飲悶酒，其次，臺北七頭的高粱，也實在太烈，日子不够，烈而不醇，容易上頭。」

「你是失了程永珍而後醉，我却因醉而失去楚芸。」

「噢！」

「不過，我醉並不同喝酒，是服迷幻藥。」

「什麼？」黃粵生幾乎跳起來，眼睜得像銀元似的：「你不會養成服毒的習慣吧！」

「不會，放心！只是好奇的服了一次，就失去楚芸了。」

「這種傷心事，我懶得問，你也不要提了，讓我們今天喝個痛快！」

我們碰一下杯，大家喝了一口。

黃粵生做的菜的確好，特別是我吃厭的猪肝，也十分可口，從此，也改變了我的成見。

主人豪邁，當客人的，自然也不會諸多拘束。我覺得今天的心情，是來加後最開朗的一天，不覺多喝了一些。

黃粵生舉起酒杯，又要乾杯。

我被他激起了豪情，跟着他一飲而盡。

「記得在臺灣時，曾和幾位僑生同學，到三軍球場附近吃狗肉，一杯在手，大家互相祝福，將來要幹一番爲國爲民，轟轟烈烈的事業。」黃粵生與緻勃勃的說着，但轉眼間像洩了氣似的，搖一搖頭道：「唉！那時太幼稚了，學生時代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等大家離開學校，就不得不向現實低頭，也不得不放棄理想，爲了生活，各奔前程，西東星散了。」

「能不能把理想變爲事實，這是另一回事。但有這一份豪情，不也是人生絢爛的一筆嗎？慚愧得

很，我連想都不敢想。」

「你們不同，你們像園圃裏的花卉，沒有受過風雨侵襲，從出生到長大，都受園丁的保護，也受他的裁剪，成了定型。」

黃粵生的話，使我面部發熱，但這是事實。我迷惘的沉默了下來。

「這也不是誰的責任，我們的傳統社會，就是這樣。」

「老兄再喝多幾杯，恐怕牢騷越發越大。」我說。

「不是牢騷！性格使然，這是我們廣東佬的本色，要說就說。其實，要做官就不能說自己的話，要說人要聽的話。你看，海外華僑大半是粵籍，四海為家，我們的血液大概含有慧黠不馴的成份。」

「慧黠不馴，哈哈！不要忘記你們的祖先是南蠻，李德裕被謫來粵，還題上『鬼門關』三字。」

「你錯了，歷史上，中華民族有兩次大遷移；那是晉室與宋室的南渡。那些不甘被異族統治的忠臣義士，才是我們的祖先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研究一下粵籍人士的姓氏族譜。滿清統治廣東，也恐怕廣東人反抗，每年在廣州來一次演操，炮轟瘦狗嶺，就有鎮壓的作用。但滿清還是被　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所推翻。你試拭目以待，將來首先起來革朱毛的命，廣東人必是急先鋒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神采飛揚的猛呷了一口酒。我說：「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，你的強調，不是太地方主義嗎？」

「我是反地方主義的，正如反對臺灣獨立一樣，我只是說明廣東人對國家民族效忠的歷史意義。」黃粵生說。

「菜已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們乾了這杯，我來幫著收拾一下。」

「那裏！現在才正式開始，先吃菜是塡好肚皮，才不易醉。」他站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們猜拳，你輸了，喝一半；我輸了，乾一杯。」

「我不懂猜拳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教你。」他走到酒櫃，拿出另一酒杯，倒了半杯，說道：「誰輸了，先喝這杯。」

他教了猜拳的方法。從零到十的數字，都可以呼出，只不猜五。

黃粵生豪興萬丈，我不便敗興。而且，以一搏二，卽使他酒量比我大，大概也可以拉平。

我答應下來。於是我們喝三呼四的猜起來。

黃粵生出手的花樣多，五指屈伸自如。第三次出拳，我便輸了第一著。

「喝一半。」他把半杯推到我面前。

我依例喝一半，再猜又輸了，喝了其餘一半。

他再倒半杯，結果也全是我喝了。難道一次也贏不到，心裏眞不服氣。

他的出手越來越快，只看他的手在我面前一幌，我又輸了。

這樣一連喝了六次，就等於三杯。我感覺胃部開始發脹，他的出手越看越模糊了。

「算了！算了！我猜不過你！」

黃粤生打了個哈哈說：「我不難爲你。」他指一指酒樽：「這裡小半樽，比你三杯多得多。」

他說完，拿起酒樽，把樽口向口一塞，咕嚕咕嚕的喝個精光。然後把酒樽向空倒提，表示點滴不剩。

黃粤生雖然中等身裁，但英氣迫人，古燕趙豪傑風儀，可以概見。

「猜拳不但要手快，而且要眼快。」黃粤生抹一下嘴角說：「每一隻手指能伸屈自如，特別是中指，藏屈在中間，易掩人眼。擧手一揚，隨時藉勢彈出，救亡致勝，完全靠它。像你這樣對手，猜一百次，你也無法贏一次。」

「除了這些玩意，你還懂得什麼？」

「文人的玩意，都懂一點。只是不懂音樂。」

「你懂得寫詩麼？我倒想看看。」

「跟我來。」

「先收拾餐檯吧！」

「管它！酒氣過了再說。」

我們走回客廳，他從書架拉出一本小册子，遞到我面前。

這是一本用宣紙自行裝訂的小册子，首頁用毛筆寫着：「去國吟草未定稿。」黃粤生的詩，全是憂國懷鄉，傷時感事之作。

「看你早生了幾根白髮，就老氣橫秋的入詩了。」我再翻說：「倒不是無病呻吟！」

「詩，言志也。」黃粤生一本正經的：「這本小册子，文字不足取，但全出自我的眞情。」

「我很佩服你。」我說：「你有名士氣，而具壯士懷抱。」

「不敢！不敢！但倒有自信：任何環境不會難倒我。」黃粤生驕傲的挺一下胸膛：「我十二歲離鄉到城裏讀初中，在學校寄宿。十五歲共產黨來了，一個人只帶著毛巾牙刷，獨自跑到香港，日間當學徒，晚間讀夜校。廿歲到臺灣升大學，廿五歲來加拿大，都是單人匹馬，赤手空拳的。廿年來，我始終保持這股銳氣，和這一份信心。」

「你說十五歲獨自跑到香港，大陸是否還有親人呢？」

「年逾花甲的慈母。」黃粤生的聲音，突然變得低沉：「廿年來，她一直受著非人的虐待，每一個運動，她都是被鬪爭的對象，都有一份罪過，踩玻璃、晒太陽，被打得死去活來。共產黨給她許多罪名，都是虛構揑造的。倒有一件是眞的，那是她相信自己可以看到這個政權的收場。這個信心，就是使她能够抵得住所有的折磨，並能活下去的原因。」

「你們有沒有保持連絡？」

「很少，但我們都有一種預感——一個共同的信念，我們終有團聚的一天。所以，當我失意的時候，包括戀愛和事業，有一種潛在的力量撼動我，使我迅速地恢復原有的活力。因爲有更重要、更具有意義的事，要我去完成。」

「這只是個人的信心。」

「如果從個體推廣到集體，就是一種民族的自信心。因爲個人是羣體的構成單位，如果大家對國家復興有信心，對民族復興有希望，有一分熱，發一分光，這股力量還要懷疑嗎？」

「你說這番話，使我想起一個人來，非要介紹你們相識不可。」我說。

「誰呢？」

「溫教授，他在華埠開正心書局，且和我有同屋之誼。」

「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特別理由嗎？」

「我覺得，你們儘管有許多地方不同，如年齡的距離、性格的差異等，但立身處世，從小我的自信，以至於大我的民族自尊，都可一脉相承。這是否就是一種所謂傳統的精神，在它的潛移默化下，成了一種民族的共性呢！」

「聽你這樣說，我倒想認識他。」

「可以。我提議：我們收拾了餐檯，到華埠去逛逛，散散酒氣，然後，請溫教授今晚和我們一道用晚飯，由我請客，怎樣？」

黃粤生沒有異議，大家飲過了一杯熱茶，便合作做清理的工作。完工時，我們的酒氣也消得差不多了。

由黃粤生開車，我們直駛華埠。

因為是週末，華埠的行人特別多，加上街道狹窄，更顯得擠擁不堪，好容易才找到了泊車的地方。

下了車，我們安步當車，在華埠一帶，到處蹓躂。

「粤生，可惜你工作的報社不是中文報，對僑社新聞不重視，否則，你有一個打探消息最好的地方。」我指着英京咖啡館說：「在那裡，保證每天都有新鮮出爐的新聞。」

「進去坐坐，聽聽今天有什麼特別消息。」黃粤生興緻勃勃的提出。

週末，是咖啡店最忙的一天，本市僑胞既多，鄰近小埠的華僑也來辦伙食、買雜貨，很多到這裡來歇歇，會朋友的有，獨自歇一歇脚的也有。加上咖啡館的綽號叫做廣播臺，也吸引一部份聽衆。這些都是咖啡館特別興旺的原因。

我們走進了咖啡館，叫了兩杯咖啡，聽着各人議論，倒是五花八門，應有盡有。

那些最常聽到的，例如：這星期誰在賭館贏得多，怎樣贏，這固然有人津津樂道；就算輸得最多的，也間接沾上了光，彷彿最低限度，他也有錢可輸。由此可見，贏錢的固然英雄，輸錢的也不失爲好漢。其次，常聽到的，便是緋色的新聞，繪聲繪影，好像連耳語，甚至做愛，他們都像耳聞目擊似的。

有些「新聞」却是過去的新聞人物，如私奔的「克勒皇后」，她還是少不了，是議論的對象；有人說她從良了，有些聽衆馬上現出失望的神色，彷彿她不該從良，才合乎天理人情的。

這些議論，深深吸引初次進來的黃粤生。但對我來說，已經是多聽不怪了。

然而，依然不枉此行，我聽到一個興奮的消息：以前在華埠遊蕩的神經漢，已經治癒出院了。我希望這則消息是翔實的，而且他就是王良，他是由我經辦送到醫院去的。如果他出院，醫院照理應轉知我們的救濟分處，在我還未接到通知之前，英京咖啡館已經傳出了。

黃粤生看到我興奮的神色，問起來源，我便把關勇和王良的遭遇，和他們之間的恩怨，簡單的叙述一番。

我們從咖啡館出來，大約是下午五時，吃晚飯還早。我提議先往正心書局邀請溫教授，約好晚飯的時間與地點後，先回我的寓所休息一會，再依時到餐館去。

正心書局有好幾位顧客，我祇簡單的說了幾句介紹的話，溫教授和黃粤生客氣的握手。

書局下午七時關門，溫教授答應關門後到餐館相會，我們告辭出來，黃粤生跟我回寓所小坐。在華埠佔一個泊車位是不容易的，況且離寓所不遠，我們就步行回去。

我們走經幾個會所的門前，壁上的公告牌，貼上幾張團體的通告。還有幾張邊幅不修的破爛紙，上面寫着不倫不類的字句，有些是打油詩，但都沒有署名，也有私人貼上白紙寫的哀謝啓示，和顏色紙的戲院廣告。

回到寓所，張伯正在弄孫自娛，我介紹黃粤生和他相識，他很熱情的招待着。大概他們的鄉音相同，很快便認出原是同鄉，於是他們叙鄉誼談桑梓，不久就像老朋友一樣的熟絡。

「張伯，可以和我們一同晚飯嗎？我已約了溫教授。」我看到他們這樣熟絡，便對張伯說。他客套了一番，答應下來，我們約好一道出門。

「斯是陋室，」我把黃粤生帶上我的寢室說：「克難房，當然比不上你的住所。」我拉一張椅子給他。

「你克難的時期已過了，學生時代，大家都租單房，是爲了節省，現在做事了，也還困處斗室，不是寒酸了些嗎？」他推開窗戶，說道：「就算這不是理由吧，但光線不足，空氣不流通，也不是衞生之所。」

「就是因爲大家相處了這麼多年，一向像一家人，沒有充足的理由搬出，是不好意思的，遲一些

吧！聽說張太太的親戚快要來，他們也許同住，我便可以遷出了。」

我們坐了一會，看看時間到了，張伯把孫兒交回媳婦，大家一同到餐舘去。溫教授也同時到達，侍者開了位，我們點過菜，大家便海濶天空的聊起來。

黃粤生年紀和我相若，但飽經憂患，鍊歷比我多，待人接物，平實穩健，容易得人好感。這一夕，和溫教授、張伯娓娓而談，有如他鄉遇故知似的，成了忘年之交。自羅雄輝走後，我生活上缺少了一個好朋友，放工回來，免不了有寂寞之感。要是週末假日，更像無主孤魂，他鄉作客的滋味，不足爲外人道，幸好重見黃粤生，在生活上能得照應之外，精神也免於寂寞。這種感受，又不是其他物質的獲得，所能比擬的。

我們在週末都聚頭，不是我到他處，就是他來我這兒。如果他來找我，溫教授、張伯就不時參加，陪着我們一塊兒聊天。有時在張家的客廳擺龍門陣，凑巧的話，連張自堅夫婦也樂意參加。

我終於接到醫院寄來的信，說明王良出院了。我希望他也像關勇一樣，能徹底覺悟過來，重新做人。我想：當王良知道關勇曾照顧過他的家人時，他會怎樣的感動。

又是飄雪的季節了，今年的聖誕晚餐，沒有例外，又是張伯請客。他邀請黃粤生前來，是意料中事，但羅雄輝老遠從五百哩外的紐約趕來，倒是有點意外。晚飯看來快要開始，一碟碟的菜式正端上餐檯。門鈴響了，張伯露出興奮的笑容，先一步把門拉開。

「咦！雄輝！」我看到張伯拉着他的手進來，不禁驚喜的叫道：「怎麼不遲不早，剛擺好菜就到。」

「張伯眞有心，寫信要我來，聽說粵生也在，難得大家聚在一起嘛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和各人拉手。

張太太抱着小孩，從房裡出來。小孩子看見家裡多了幾位客人，眼珠不停向各人轉動，紅潤的臉，現出童稚的笑靨，小嘴嘰嘰咕咕的說話，眞是逗人喜愛。他是張家的小王子。

張伯招待我們入席。今晚的菜，像往年一樣，是張自堅的精心傑作，可口得很。張伯和黃粵生豪於飲，溫教授和我的酒量也還可以，張自堅和羅雄輝較差，張太太則照顧孩子，點滴不沾。

張自堅長於做菜，是來加之前，正式跟師傅學的。一般華僑子弟，爲了一技之長，以便申請容易批准，多半去學一門手藝。很多人學做中國菜，除了上述的原因外，抵加以後也比較容易找到職業。

「自堅這幾道菜式，不遜第一流名廚吧！」張老伯居然像開兒子的玩笑，大家都跟着竪起大拇指，稱讚着。

「別客氣！馬馬虎虎。」張自堅特別以生硬的國語作答，引得大家都笑起來。他們父子間那種無間的和洽，和以前不相聞問的冷漠，成了强烈的對照。顯然地，他們之間的鴻溝填滿了，心靈有了橋樑，彼此的了解和體諒，使這個家籠罩在幸福裏。

「雄輝，」黃粵生說：「你讀完博士後，有什麼打算？」

「看情形，大概不會再呆在海外吧。」

「回臺灣？」我詫異地問。

「你不是不知道，那些台獨分子，像蒼蠅般的纏着我。回去了，耳聽不到，眼看不見，省得耳目清淨。」羅雄輝冷冷的說。

「羅先生對了。」溫教授轉向我說：「其實，你也應該回去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我錯愕地不以爲然的問。

「中華民族的復興，除了大陸爭取自由的人們，要靠三種青年。」他呷一口酒，緩緩地放下酒杯：「第一種是海外青年，黃粵生、張自堅是典型，這種青年在海外長大，可以留在僑社作中堅，以備將來策動僑衆，領導僑民作復國的工作。第二是在臺灣長大的外省籍青年。」他指着我說：「你們的老家原本在大陸，對解救那裡的親人，是責無旁貸的。第三種是臺籍的有志青年。」他轉望着羅雄輝：「除了省份不同外，試問有那一種分別？血濃於水，大陸同胞曾浴血八年才光復回臺灣，難道臺灣同胞對大陸的光復，連一點責任和道義都不負嗎？」

今晚的聚會，是慶祝聖誕，溫教授的話題，在歡洽的氣氛下，當然顯得不和諧了。

「周先生在海外大概有一段情吧！」張自堅調和一下不和諧的氣氛，打岔的說。

「沒有！沒有！」我接連否認。

「如果沒有，明天我的表妹就來，她是以未婚妻名義申請來加結婚的。在香港還有一個妹妹，樣子差不多，很好看。如果你喜歡她，我可以介紹她的妹妹給你。」張太太半眞半假的說。

我還沒有答腔，黃粵生笑着說：「不要介紹他，廣東小姐怕吃辣，但四川老鄉沒有辣就吊胃口。」

他說完，大家都笑起來。

飯後，我們坐在一起談笑，直到羅雄輝告辭，他在當晚趕回紐約。

次日，還是假日，白天我和黃粵生到蒙城的郊外逛了一陣，到下午五時左右才回家。踏進室內，見一堆一堆的行李堆放在客廳。張太太從厨房走出來，對我說：「周先生，請進來，我介紹表妹給你認識，她剛從香港來。」

我跟她走向厨房，一個穿著時髦的小姐向我們走來。還等不及張太太的介紹，我已驚呼起來。

「程永珍！」

她錯愕了一下，再看看我，也認出我來。

「周亦文！」

張太太驚喜地看着我們在握着手，問道：「你們怎會認識。」

「我到臺灣讀書的一年。」程永珍說。我們一同走回客廳，我在心裡盤想着：黃粤生和程永珍本是一對情侶，因爲一時的意氣分手。如果黃粤生對她已無愛戀，在她快將結婚的時候，我自無須說出黃粤生也在這裡，以致妨碍她的婚事。可是，黃粤生對她的情愛，到今天仍是不滅，則又豈能不通知他呢？我曾記得黃粤生說過。假如程永珍結了婚，他絕不會破壞他的人的幸福；否則，他將爲他們的復合作最大的努力。然而，現在的程永珍，正介乎兩者之間，她還沒有結婚，但已接受未婚妻的名義，由她未來的丈夫申請來加，要在短期內準備結婚了。

「好了，周先生，」張太太笑着說：「省得我做媒，永珍的妹妹也想來這裡，你想不想成家立室呢？」

張太太還是似眞似假的調侃着我，反使我尷尬起來。況且，目前我對戀愛或結婚都沒有興趣，而黃粤生與程永珍的離合，反成爲目前要關注的事。

「表姊！」程永珍以爲我不好意思拒絕她表姊的好意，代我說：「不要笑他了，他已有了女朋友，而且還是我的好友。」

「倒不是有沒有女朋友的原因，目前確沒有興趣想到婚事。」

「難道楚芸也肯跟你做一輩子女朋友嗎？」

「楚芸！」我苦笑一下：「我早就沒有她的訊息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程永珍似乎不相信，但轉眼間像觸到什麼心事似的，悵惘地望我一眼，便低下頭來。

張太太聽到我們談起私事，有意溜了出去，我乘機爲黃粵生打聽她的處境。

「聽說你快結婚了，日子決定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，但要在三個月內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這是移民法例的規定，以未婚妻身份來加的人，要與申請人在三個月內成親。」

「你說的申請人，是不是指申請妳前來成親的未婚夫。」

「是！他姓梁，明天他會來，我介紹你們認識。」

「謝謝妳！」我乘機試探的說：「妳大概和梁先生認識很久了。」

「是表姊介紹的，大家通訊半年，到今天才第一次見了面。」

「妳準備和他在三個月內成親麼？」我衝口而出的問雖然近於唐突，但程永珍對婚事的草率決定，無論如何，我是大不以爲然的。

「當然，否則我爲什麼到這兒來。」

程永珍的答話，戳破了我滿懷的希望。我想起：「自古痴男皆有恨，從來閨女半無情。」一點不錯。黃粵生的深情是浪費定了。

這是多麼强烈的對比，多麼冷酷的負情。她可以在一時意氣下，斬斷黃粤生千條萬縷的情絲；而可以在初次相見後，決定下嫁一個陌生人。

我內心冒出一股不平之氣，大概臉色不大好看。

「周先生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她問。

「我不敢說不對。」我憤憤的說：「我只替黃粤生不値罷了。」

「我已沒有他訊息多年，難道要我丫角終老嗎？」程永珍幽怨的說。

程永珍的話提醒了我。不錯，黃粤生也承認他們失了連絡多年。而程永珍還是待字的少女，選擇配偶，正是她的權利。何況她，並不知道黃粤生也本市。

我不能告訴她有關黃粤生的一切，因爲還沒有得到他的允許；而且，他們之間的事，第三者的我，是難以措詞的。

我藉口她剛抵步，精神少不免疲累了，希望她休息一天，他日有空暇，我們再聊。

她多少總察覺到我的詞色，不會是言出無因的，但見我匆匆離開，也就不再追問。

我回到寢室，坐下來想了一會，決定還是通知黃粤生。他們能否復合，怎樣善後，那是他們的事。但如果我不通知他，在道義上，無論如何說不過去。

爲着不想讓程永珍知道，我匆匆又披衣出門，到附近街上的電話亭，掛個電話給黃粤生。

他剛好回來不久，聽到我又心急又詞不達意，先對我說：「別緊張，慢慢說嘛！是不是姚楚芸從天而降？」

「你還在開我的玩笑，我正爲你急出熱汗來，不是芸楚從天而降，程永珍倒是眞的從天而降了。」

我聽到他懶洋洋的打個哈哈，顯然以爲我也在開玩笑。我眞沒有那麼好氣再和他說那些閒話，說道：「你還記得昨晚的聖誕餐；張太太不是說她的表妹今天就到嗎？」

「記得！她還說要介紹你認識，讓你能娶她的妹妹。」

他眞令我啼笑皆非，我鄭重的說：「粤生，聽着，張太太的表妹今天抵達，她就是程永珍。」我懶得和他開玩笑，接下來，連我們的對話，統統告訴他。

黃粤生再沒有聲音。

「怎麼了！粤生。」我聽不到他的答聲，等了一陣，問道。

「我不知道怎樣做，情緒很混亂，讓我冷靜想想。」終於傳來他的聲音。

「你想和她通個電話嗎？張家的電話號碼，你記得麼？」

「記得，但你先別提起我，讓我想想再決定。」

掛斷電話，到華埠胡亂吃點麵食，便匆匆走回寓所。

我注意着電話的響聲，不禁想起以前守候關勇的生死消息。不過，那次電話，是生死的結局，而此次，則是悲劇或喜劇的開始。

我私願這一對有情人，經過多年的相思，體會出愛情的眞諦。那麼，由誤會而分離，再由了解而結合，相思總算有價了。

然而，程永珍的梁先生呢？他以未婚夫的名義申請了她來，眼看佳人在抱，如果因爲黃粤生的出現，以致鴛夢難償，又將會多麼難過呢？這樣，我豈不是在他方面又破壞別人的幸福！

但是黃粤生既然也住在本市，遲早或會遇到程永珍，如果她不顧一切，重歸舊愛的懷抱，梁先生的打擊不是更大嗎？卽使不然，他們勉强相守，但同床異夢，佳偶變成寃家，不也是痛苦一輩子嗎？

我只好用這些理由來寬恕自己。

閉着眼，想着想着，不久，竟睡着了。也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矇矓間，聽到電話鈴聲響。我霍然翻起身來，側耳一聽，果然張太太喚程永珍去接。由於我閉着門，聽不到她的答話，正在納悶，却開始傳來她的啜泣聲。

屋內起了一陣騷動，不久又沉寂下來，靜得有點可怕。我徘徊斗室，猜着可能的各種結局。偶然傳來一聲汽笛聲，又再度沉寂下來。看看腕錶，已是十時了。正預備提早就寢，樓下忽傳來張太太一聲驚叫，我立卽推開了房門出去，只見張太太神色倉惶，對她的丈夫說：「你趕快追出去，看看追不

追得上。」

張自堅一面走，一面披上外衣，出門去了。

「這個電話也來得有點古怪，究竟是怎的一回事呢？」張伯問他的媳婦。

「她就是不肯說，又見她這麼累，我想讓她一個人在客廳休息一下也好，我才回房哄小孩睡，出來就不見她了。」張太太看到我下來，轉向我說：「周先生，永珍不知那裏去了，她今天對你說過什麼呢？」

「只是普通的談話。」我不敢告訴她。

張太太思索不出頭緒來，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。

不久，張自堅推門而入，只帶回一身雪花。搖搖頭說：「附近的幾條路都走過，找不着！」

「我看，」張伯側着頭，努出一個主意來，說道：「還是掛個電話給梁先生，他是應該知道的。」

照常理說，一個女孩子，剛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，又在風雪交加的夜晚，單身不辭而別。事不尋常，顯然易見，誰也不敢保證平安無事。張伯要通知梁先生，並不是沒有道理。

照我的推想，黃粵生和程永珍通了電話，但在電話上談不出結果，因爲彼此分別了多年，隔膜難免。要決定一生的伴侶，而且還牽涉到與梁先生的名份問題，自然不是在電話中，三言兩語便可以決

定下來的。但移民法例的規定，程永珍必須在三個月內和梁先生結婚，否則，她便喪失名份，必須離境。所以，取捨的抉擇，又是急不容緩。程永珍不答覆張太太詢問，因爲她實在不知如何作答。她的離家，十九是和黃粤生見面，讓彼此詳談一次。張太太發覺她不在家，是在汽笛響後不久，可能就是黃粤生前來接她。

如果依張伯的主意，要把程永珍離家的消息通知梁先生。在他來說，固然可以減輕責任，但對程永珍，就大大不利了。

「我看暫時不用通知梁先生。」我說：「程小姐已是成人，而且受過高等教育，她暫時出外，不會沒有原因。如果只靠我們的臆斷，通知梁先生，不免小題大做。說不定程永珍馬上回來，到時，我們又怎樣向她交代？」

張伯被我的話打亂了主意，一聲不響的，坐在梳化椅上。程永珍的行李還堆放在客廳，我看到他們頹唐的樣子，說道：「程小姐的行李，不如搬了上去。」說完我先動手，大家跟着做，鬆弛一下緊張的局面。程永珍的睡房，是在溫教授與我之間，關勇和羅雄輝先後住過。

我覺得大家坐在一起等候，不是好辦法，當程永珍回來，見到這樣，只有增加她的尷尬，所以我首先離開。

在午夜零時左右，程永珍獨自歸來，和開門的張太太談了不久，便聽到她上樓的脚步聲。我像去

了心頭一石，正要就寢，我的房門響了。

開了房門，看到疲態畢呈的程永珍，眼睛閃出興奮的神采。

「周先生，我可以進來談一談嗎？」

「我已換了睡衣，妳不介意嗎？」

「有什麼好介意！」她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率直任性，自己拉了椅子就坐下，說道：「我和粵生談了二小時，現在決定不嫁梁先生了。」

「可憐的梁先生！」我心裏想道。

「妳剛才不是還在哭哭啼啼嗎？」我有意調侃她一下。

「你怎能夠偷聽他人講電話，眞缺德！」她還是口舌不讓人。

「如果不是關心你們的事，我省得耳根乾淨。」我裝作氣惱的說

「我和你說笑。」程永珍陪笑。

「你就是來談這些嗎？」

「不！粵生要你幫個忙，明早向張伯說明我們的過往，和今日意外的重逢，請他和梁先生婉轉的說明我不能跟他成親的理由。」

「如果他不肯呢？」

「那只有表姊。但粵生央你盡可能請張伯，因爲他是長輩，說話比表姊有份量。」

「卽使張伯肯，梁先生亦未必接受。」

「我們也想到這一結果。談不攏，大不了，我便自動離境。」

「這樣，妳和粵生結合，不是又告吹嗎？」

「我可以再來。」

程永珍像個被寵壞的孩子。我眞懷疑她對黃粵生的愛情，儘管她表現得如此堅決。要是將來意氣作祟，誰也不敢保證她沒有第二次婚變。

「永珍！戀愛和婚姻不同，戀愛是男女精神上的相許；婚姻還要加上法律的實質拘束力，和社會道德觀念的抽象拘束力。」我正色的說：「希望妳此次和粵生結合的決心，不會再次動搖吧。」弦外之音，程永珍是不會聽不出的，她終究還是少女，不禁垂下頭來。我後悔自己過於率直，以致傷了她的自尊心。

「永珍，明早我盡力向張伯說。夜深了，妳累够了，也該休息了！」

她站起來，走了兩步，又停下來，轉身向我說：「以前和粵生負氣分手的時候，卽使有人用手槍指着我，要我說一句道歉的話，我也不肯；現在指着我，不准我嫁他，我還是要嫁他。」

這就是程永珍。

次日起來，到樓下找張伯，見他和他的媳婦正坐在客廳。我和他們打了招呼，說道：「你們在一起正好，大家談一談程小姐的事。」

他們錯愕地看着我。

「她剛出去不久，說要午飯前才回來。」張太太說：「我眞被她攪胡塗了，不知她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這正是我要和你們談的。大概她要避免和梁先生見面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他們不是要在短期內結婚嗎？」張伯疑惑的問。

「她不會和梁先生成親了！」不管他們是多麼驚駭的看着我，我只能率直的說出來；「她昨夜是和黃粵生重聚，他們以前是一對戀人。」

「我從來沒有聽她說起過。」張太太十分詫異：「她怎會認識黃先生呢？」

「一個少女，她的戀愛尚未成熟時，往往隱瞞着親人。」我接着把他們在臺相戀情形，和以後意氣的分手，直到昨日的重逢，詳細的告訴他們。

「我們中國人是一諾千金的，何況婚姻大事，怎可出爾反爾。」張伯對程永珍的悔婚，立刻表示反對。

「張伯，大概你還不大了解程小姐的個性，何況婚姻也勉強不來，還請你向梁先生解釋一下。」

「我不好意思解釋。」張伯搖頭說：「我認識梁先生多年，他常常來這裏，見他人品好，又是阿嫂介紹程小姐的。」他指指張太太說。

「現在已不是討論誰介紹的問題。程小姐不會與梁先生成親，已成定局，只希望他不會找她的麻煩，也不會給你們麻煩。因爲你是長者，說的話比較有份量，容易使他置信。」

「就算我相信黃先生的人格，程小姐的悔婚，不是出於一種預謀，但在情在理，梁先生花費了許多時間和金錢，才辦好未婚妻到來，剛剛抵步，就馬上變卦，教我怎樣開口？」

張伯處境困難，不是沒有理由的。但無論如何，我還得想辦法請他幫忙，因爲梁先生馬上就來，不得不爲黃粵生出主意：「梁先生爲程小姐的申請和旅費，用了多少錢，黃粵生必定會交還給他。」

「就算梁先生量大，不責怪我們，自己也不好意。唉！俗語說：不做媒人三代好！」張伯搖首嘆息的說，對媳婦做媒，多少不無薄責之意。張太太垂下頭來。

「這次，無論如何，請你老人家幫忙一下。」我還補充叮囑他。

辦完黃粵生委託張伯的事，到附近電話亭掛個電話給他，不出所料，程永珍果然和他在一起。他請我到他的寓所，一同吃午飯。我想：反正假期沒事，餐館的口味也吃膩了，便答應下來。

到了黃粵生的寓所，他們已開好餐桌，等候我來。

吃過飯，我把張伯談話的經過告訴他們。黃粵生靜聽，程永珍則漠不關心，像是別人的事。她背

着手，在客廳蹀着方步，顯得毫不在乎。

誰能否認女人爲戀愛而生。在戀愛中的女人，除戀愛外，別的事都漠不關心。

「都是你這刁蠻小姐誤事，你還這樣樂觀，不怕梁先生來個强娶嘛？」我煞有介事的恐嚇她。

「怕什麼？大不了溜之大吉！」她翹一下嘴角說。

「假如妳遇不上黃粤生呢？」我挖苦她。

「有什麼假如不假如？現在不是遇上了嗎？算我福氣！」她指一指黃粤生，嬌憨地側着頭說。

「妳就福氣了！可憐的黃粤生，不見你幾年，妳的照片還供奉在他的睡房裏，像對神主牌的頂禮膜拜。」

「昨晚我不是對你說過嗎？即使有人拿手槍指着我，不准我和粤生結婚，我還是嫁他。」

「希望你有這個决心，以後也不要再鬧意氣。」

「你還會懷疑麼？」程永珍睜着眼，疑惑地看着我，彷彿告訴我不應有所懷疑。

「不是懷疑，是祝福！」我不忍傷她的心。

黃粤生與她海外乍逢，不免有許多話要說，我坐了一會便告辭，正好回家爲他們打探一下消息。

回到家裏，張太太正在客廳爲小孩餵牛奶。

「張太太，張伯呢？」

「大概到外邊散一散悶氣。」張太太笑着說：「永珍眞害苦了我，幸好梁先生是個明理的人。」

「妳說梁先生就此罷手。」我興奮的說。

「起初很不願意，但聽了老爺說了許多求情的話，他也承認這是無法勉强的。」

「他有沒有提起費用的事。」

「是老爺向他提及的，並答應璧還。」張太太感慨的說：「他倒是個好人，永珍要不是遇到黃先生，嫁他會幸福的。」

我立刻撥個電話向黃先生報這個喜訊，他連聲道謝。他們的興奮，是可以想像得到。

程永珍晚上就寢前，特來向我道謝，還告訴我，在新年假期後，他們到移民局辦好手續，準備結婚。

「願天下有情人，終成眷屬。」我愉快的爲他們祝福。

接着又是新曆年，我毋須上班。清早起來，獨自到華埠購買一些伙食。在主要地區的克勒街，看見會所門前的公告牌，站滿看消息的人羣，我也湊上前去，看到一張墨瀋未乾的公告：

茲接得×氏宗親會書面投訴，以其子侄梁××依移民法申請其未婚妻程女士來加成親，詎料程女士抵步以後，竟然毀約悔婚，請求本會秉公呈請移民局依法將程女士遞解出境，以儆效尤等由。本會

以茲事體大，決定於一月×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三時，在本會會議室，召開會員代表大會，藉商對策，除函達外，特此公告。

公告下簽署了會所的負責人的姓名。

在朔風中讀完這則公告，我急得渾身發熱。會議的召開，距今天只有一週左右。我立即從原路趕回寓所，準備找張伯商量。

見到張伯，我把公告的內容說了一遍，他面色凝重的說：「這事，看來不能私自和梁先生解決了。大概是體面關係，他的家人不允許，將來還可能對薄法庭。我先去看看公告再說。」

張伯出了門，我立即撥電話通知黃粤生。

「在他們尚未採取行動前，程永珍馬上離境，他們也奈何不得。」我又補充道：「程永珍也這麼說過。」

「她那裡知道，這不能解決問題。」他在電話說：「如果他們達成決議，要移民局遞解程永珍出境，卽使她先自動離境，但在移民局已有了紀錄，以後便很難再來。」

「公告已出了，會議的召開，勢在必行，惟一的辦法，是阻止達成遞解的決議，由我們賠償梁先生的損失，讓永珍自動離境。」黃粤生提出辦法來。

「那梁先生也眞狡猾，答應的事，不但做不到，反而出了這一毒招。」我眞為黃粤生抱不平。

「也很難說是他的主意，說不定眞的是他的宗親出面。你不知道，華僑的宗族觀念很重，認爲子侄被人欺侮，是件丟人的事。當事人甘休，他的宗親也會不甘休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你總得想想對策。」我不禁爲他着急起來。

「只有見一步行一步，盡了人事，只有聽天！」

這種突發的事件，一時拿不出主意，不足爲奇。我見談不出個方法，便掛上了電話。

原來張太太和程永珍都站在我的身後，屛息靜聽我們的對話，待我掛上電話，轉身要離開時才發覺。張太太焦急地看着我，程永珍木然無告的站着。好事多磨，人事難料，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，大概也領略到世途險惡的滋味，並不是她所想像的那麼單純了。

我找不到適當的話安慰他們。

張伯剛走進來，也帶着一副愁眉苦臉。大家都像躲避他人的目光，默默的垂着頭。空氣也像凝結起來。

程永珍忽然開步直奔上樓，我們被她突然的舉動頭住，跟着聽到「砰！」的關門聲。大家互望一眼，張伯嘆着氣搖搖頭。不久，我們聽到程永珍的啜泣。

張太太靜靜的站起來，緩步上樓。客廳裡只剩下張伯和我，兩人默默相對。

張伯是個顧體面的人。這種轟動僑界的悔婚事件，還是准許接未婚妻的新移民法例實施後的第一

椿，恐怕不只轟動當地僑社，有可能傳誦整個北美洲，說不定還影響該法例的實施。他雖然不是當事人，但無法避免牽涉。就是悠悠之口，已不是怕生是非的張伯所願聽到的了。

「張伯，照你看，有沒有辦法把這事化解，消弭於無形？」

「唉！很難。到人多口雜的會議討論，想罷休是不容易，惟恐天下不亂的大有人在。」

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。」我說：「如果我們設法說服梁先生，撤銷投訴，不是可以嗎？」

「沒有用！」張伯表示異議：「這不是出自他的主意，何況現在已經公開了，他也身不由主。除非他在會議中，提出撤銷自己宗親會的呈文，你想有這可能嗎？」張伯無告地攤一攤手。

張伯是個老華僑，認識僑社，使我不得不佩服黃粤生的判斷。

我見張伯也想不出辦法，便上樓看看程永珍，見她眼皮紅腫，張太太在一旁，絮絮的說着安慰的話。倔强好勝的她，大概對黃粤生感到虧負，動了眞情，却又面臨障碍，感今懷昔，暴露了女人脆弱的一面。

這究竟不是辦法，我建議陪她到黃粤生的寓所，讓他們在一起，商討一下今後的計劃，總比他們分開，不知怎樣處理好。

張太太贊成，程永珍已哭得沒有主意，自然沒有異議，我便開車送她到黃粤生的住處去。

程永珍見了黃粤生，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嗚嗚的哭起來。

「永珍，別哭！」他似逗小孩般的拍着她：「我們總有辦法的。」

程永珍停止了哭泣，抬起頭來，期望着他說出他的辦法。

「萬一移民局眞的遞解妳出境，也不能阻止我們的結合，只要我也囘香港去，不是就解決了嗎？」黃粵生挑着眉，把手心攤開。

「這那裡是辦法呢！」程永珍抽噎的說：「這不是阻礙你的前途嗎？」

「俗語說：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妳不顧一切爲我，難道我不可以犧牲一切爲妳嗎？」

程永珍嗚的一聲又哭起來，伏在黃粵生的肩膊上。雖然說程永珍是個說笑就笑，說哭就哭的人，但此時此景，知己紅顏，痴情舊侶，誰能自已哩！

「永珍，別這樣，事情的演變還是未知數，妳何必這樣悲觀呢？」

看見程永珍這樣哭哭啼啼，我和黃粵生招呼一下，便退了出來。開車重囘華埠，聽到的，都是悔婚拒嫁的新聞。程永珍已是街知巷聞的婚變主角，一朝之間成了聞人。

咖啡館對這事件，也開始傳說了。

有些人認爲：拒婚理由——姓程的小姐根本不喜歡她的未婚夫，只是看錢份上而來，抵達後，看到姓梁的並不如想像的富有，於是悔婚不嫁。有人認爲：只因爲在旅途中，遇上比姓梁的更理想的青年華僑，於是改變初衷，不嫁申請人，要嫁新相識。

又有人認爲這都不是。程女本是個拆白的，跑碼頭的風塵女郎，只藉移民未婚妻的身份來，旣然入了境，利用的目的達到了，自然就「過橋抽板」。

總之，傳說紛紜，各執一端，繪聲繪影的自說自話。說的人津津樂道，他們眞是偉大的新聞廣播家。聽的人都像心會神領，是忠實的聽衆。

然而，在我聽來，是多麼可笑，多麼厭惡的事。我決心到正心書局去找溫教授，希望他能爲黃粵生出個主意。溫教授當然也知道這件事轟動華僑社會的大事。他寄寓張家，也知道程永珍和張伯有親戚關係，可是還不知程永珍的婚事，節外生枝，就是因爲與黃粵生的重逢。

溫教授和黃粵生認識了半年，對他的期許很大，我是知道的。我詳盡的把事件的前因後果說出，並强調遞解程永珍，黃粵生必盡愛相隨。

溫教授對當事人梁先生和他的家族都不認識，無法向他們勸止。但他說，無論如何，到時必到會列席，希望能有効勞之處。

會議日期一天天的迫近，華埠的傳說也一天比一天多。不但謠言滿城飛，就是全北美洲的僑社也都傳開，連香港的新聞也有報導了。

會議的日期終於到了，華埠頓時熱鬧起來。已有不少人在會場附近留連，陸續地走入會議室。我

和溫教授，則依公告的開會時間進入。

會場中央是一張大長檯，兩旁疏落地坐着代表們。首端坐着一位六十左右的老者，頭髮都斑白了，大概是該會的主席。末端是秘書或者記錄，前面攤着紀錄簿和筆墨，年紀也不小，門牙已沒有，却生得一頭黑髮，看來精神很好。他一面招呼代表簽到，一面維持會場秩序，儼然是主持人的身份。

旁聽的人很擠迫，他們或坐或立，其中兼雜着不少青年人。與會的代表和旁聽者，清一色是男性。

公告開會時間已過了，代表們還未全到，他們施施然，斷斷續續的到來，有些人已等得不耐煩了。

一位老者拿着手杖抵步，他剛上了樓梯，正喘着氣，一步一步，慢慢地走向會議桌，大概也是代表之一。

「走快點嘛！」有人嚷着。

「連走路也喘氣了，還死抱着職位不放。」人叢中有人冷冷的細說。

「眞要命！還不知等到幾時？」

不久，又來了一位代表，也是老人。

「來一個千歲宴也够了。」

「要不是好戲在後頭，誰肯吊在這兒！」

等得不耐煩的旁聽者，他們參差的說些冷言冷語，我不知代表們眞的聽不到，還是裝聾作啞。他們慢條斯理的彼此招呼，或向左右交頭接耳的，態度那麼悠然自得。

差不多等了整整一刻鐘，在旁聽的人的叫罵聲中，坐在會議桌末端那白髮的主席，才有氣無力的站起來，宣佈了開會。他草草地說了幾句，就請秘書做報告，自己重新坐了下來。

那秘書很老練的站起來，開腔了，嗓子很高，大家都聽得很清楚。看到他精神奕奕，兩眼烱烱有光，可稱得音容並茂。只可惜地方口音太重，而且內容空洞，最初給人的好印象，不久又被打消了。本來這種報告幾句話便可以一括而盡的，他却重覆不已，說了十多分鐘，還沒有說完。有些人聽得不耐煩，間中出現了噓聲，他還與高采烈的指天劃地，嗓門越拉越高，人們的耳膜也彷彿震盪着。只有那位當主席的，像低眉的菩薩，不知他在閉目養神，還是睡着了。

旁聽者發出的噓聲越來越大，有些代表也覺得不耐煩，趁秘書稍頓一下，有人立即舉手說：「請秘書報告能簡要些，免得浪費時間。」

「不過，事情總要說清楚。」那秘書却笑臉迎人的說。

「但我們却越聽越糊塗啊！」旁聽中有人搶白他。

秘書還是依然故我地，說着重複的話，不像做報告，簡直在演講。與會者多數現出憤悶的神情，

旁聽的青年，不少已變成怒目金剛了。

好不容易才挨完秘書的報告。這眞像逃避空襲後，從防空洞跑出來的心情。

其實，秘書長篇大論的報告，只是「公告」中的內容，他却重複的詮釋着，並說些他如何籌備連絡，使會議能如期擧行，諸如此類的丑表功。其實，這都是秘書份內職責，而他乘機在僑衆面前大吹法螺。

秘書報告完畢，主席懵懵然的站起來。大概是年邁的關係，聲音也很低沉，他說：「根據秘書的報告，大家都很淸楚。」會場哄然，他繼續說：「這一次程女士悔婚，對我們僑社影響太大，本會是僑社最高機構，對這事應該有所處理，請各代表發言。」

「華僑在加拿大，備受苛例壓迫了百年。」一位代表慢吞吞地站起來說：「到一九四九年才准接家人來加團聚。又經過了無數艱難，才爭取到法例的通過，可以接到未婚妻（或夫）來加結婚。該法例實施後，華僑青年的求偶問題，總算有了較完滿的解決。這次程女士悔婚，是否可能給政府以藉口，加以取締呢？大家應該考慮。」

這代表說得這樣嚴重，連法例也恐牽涉，有被取締的危險，會場突然變得十分寧靜。我看看溫教授，他搖搖頭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麽意思。

「接引未婚妻法例實施以來，沒有人悔婚，一向順利辦理。這次如果程女士得逞，恐成風氣，政

府感到該法例有漏洞時，取締並不是沒有可能。」有人附和着。

「不錯，如果申請來加的女人，都像姓程的，利用申請人達成移民來加的目的以後，不去履行她的婚約，此例一開，不去制裁，恐怕外地那些不正當的女人，都向加拿大的華僑下手。」

「這事件影響既然如此重大，本會是否應達成決議，協助當事人向法院對姓程的提出起訴。」一位代表建議說。

「不！」有人反對這提案，「這樣會爲輿論界製造新聞，成爲話柄，影響華僑聲譽，會促成人們對這條法例的漏洞的注意。」

「既然會產生這種效果，」秘書站起來說：「我提議由本會作成決議，請求移民局對姓程的遞解出境。這決議會達成兩項目的；第一，藉儆效尤。第二，表示僑社對法例的尊重。」

代表們交頭接耳的交換意見，旁聽者也起了一陣騷動，我不禁替程永珍擔心。

「如果大家沒有意見，就算通過秘書的提案。」主席糊裡糊塗的說。

會場沉默了下來，沒有人反對。秘書得意的微笑，徐徐的拿起筆，看樣子就要紀錄在案，作成決議了。

「各位代表先生！」溫教授忽然擧手說話，全場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秘書亦擱下筆來。他繼續說：「剛才秘書所提的議案，提案人是否有問題，各位還未考慮，而且作成決議，不反對是否算作

贊成，也有問題；況且，又不容許代表有充足時間考慮，草率地記錄在案，作成決議，是否能代表衆意呢？」

溫教授的話，說得不徐不疾，中肯有力。代表們都全神貫注着。他繼續道：「關於程女士悔婚和移民法例的問題，兄弟有些意見，但也只以旁聽者的身份，提出來讓各位作參考，如果主席容許我的話。」

溫教授說完，許多旁聽者鼓掌，有些代表點頭贊許。

「當然，請溫教授說好了。」大概主席也認識他。

「移民法例的改善，固然是華僑努力的爭取，使能及早實施，當然爲因素之一。但今天自由平等的思潮發達，也不容許在一個國家中，再有被壓迫階級的存在，來玷辱憲法上賦予各民族平等的精神，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。而且，移民法例的通過，是經過議會的，所以取締也要經過議會。每一條法例難免沒有漏洞，如果一有漏洞就取消，恐怕剩下來的不多，甚至變成沒有法律的社會。所以，立法的精神比法律本身的漏洞更重要。華僑容許接引未婚妻來，這條法例，是涵有各民族有同等權利的立法精神在。」

「立法既然是基於民族平等精神，我們難道不尊重法律嗎？」秘書站起來反駁。

「不錯！」溫教授答辯說：「接引未婚妻的法例，還有一附文，是被申請者來加以後，在三個月

內履行婚約，也卽是說，如果三個月內，彼此不滿意對方的話，被申請者應卽離境。這也是對法例漏洞的補救辦法。現在程女士旣然不履行婚約，我們可以勸諭她自動離境，何必用僑社最高機構呈請遞解出境呢？須知法律亦是情和理的揉合物啊！」

「但爲了防止以後那些不正當的女人，利用未婚妻有這種權利，假結婚來加，以後都不履行婚約的話，我們華僑就難免不變成被愚弄的對象，所以，呈請將姓程的遞解出境，是有『殺一儆百』的作用。」秘書理直氣壯的說。

「但是，」溫教授平心靜氣的問：「假如這次不是程女士悔婚，是梁先生發覺程女士不是理想對象時，他要送她回香港，這樣，誰是被愚弄的對象呢？」

「但這種風氣總是不能滋長的。」秘書强詞奪理的說。

「如果硬性規定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必須結婚的話，那麼僑社便是造成婚姻悲劇的權威者。因爲他們的結合，很多在婚前沒有見過面。請問秘書：比如其中有一方是殘廢的，是否也强迫他們結合？僑社有權扼殺他人的終身幸福嗎？」

溫教授說完，旁聽的人騷動起來。秘書沉默地坐下。

「草率的結合，可能造成悲劇底離異，大家還記得數年前『克勒皇后』私奔的事件嗎？」溫教授說。

「聽說這個賤人，現在小埠當了娼。」在嚴肅的會場，竟有人打岔說着這種醜聞。大家把視線轉移到說話人的身上，他是旁聽座上一個中年人。

「大概你當過嫖客，和他有過一手，否則怎會知道呢？」有人打趣的說，旁聽座上起了一陣哄笑。

那中年人被訕笑得面紅耳赤，罵上了一句粗話，說道：「我做嫖客不要緊，將來你當了龜公，不要忘記了我。」

會場又轟起一陣哄笑，把嚴肅的氣氛一掃無遺。羣衆多少有點泄憤的心理，也不無訕笑的成份，有的更笑得陰陽怪氣。

「都是舊聞了，根據最新消息，她已從良了。…………」那人還沒有說完。

「請大家肅靜。」秘書神色有點煩躁，說話也帶着幾分責備。

會場慢慢又恢復平靜，但代表們都像塞了嘴巴，很久沒有人開口，旁聽者又慢慢地擾攘了起來。

「其實，呈請遞解程的出境，防止華僑成爲外地不正當女人的愚弄對象，是所引起效果之一而已。」還是秘書站起來說，他似乎戀戀不捨爲他的提案申辯，接着說：「另一方面，還可以杜絕本地不肖之徒的歪念頭，不要以爲不費分毫，等待他人申請未婚妻來了，找機會鼓其如簧之舌，從事勾引，一旦搭上了手，唆使悔約另婚，長此下去，不由僑社出面整飭，風氣一開，責任誰負？」

「這也是道理。」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代表，憤憤然站起來，牽着緩慢的聲線：「聽說引誘姓程的是個新移民。」

「就是。」秘書說：「新移民帶來的壞風氣，正在感染着原有的僑社，像一種瘟疫。如果我們對這一次事件嚴厲處理，等於打了一枝防疫針，對遏止瘟疫的流傳，有着一定的鎮壓作用。」秘書又在維護他的提案。

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。」溫教授接着說：「也不能說這事件的發生，就是新移民帶來的壞風氣，更無論說是瘟疫了。早幾年『克勒皇后』的私奔，又應該作何解釋？」

「最低限度，早些年這些事件並不多。」旁聽座中有人說：「自從新移民大量湧至，的確使華僑社會產生不少困擾。」

「不錯，舉個例說：搓麻雀的風氣，也是自香港移民大量湧進之後，才變本加厲。他們在麻雀檯，跟幾張紅中，頂幾張白板，就這樣跟紅頂白，連他人的老婆也滾去了。」

旁聽座上，差不多都是當地原有的華僑，對新移民多少帶着一定的成見。儘管他們在它方面不贊同那秘書的提案，但對新移民所帶來的風氣問題，却又意動。羣衆心理一半是盲從的，一點不錯。

「大家是否同意維持原有提案？」秘書乘機向代表們詢問。

可是沒有人答腔，也就是沒有人反對。

「時間也不早了。」秘書看看腕錶說：「如果不反對，就記錄在案，作成決議了。」他像唱獨脚戲的在那兒自彈自唱。

「我仍以爲不反對並不等於贊成，茲事體大，不能擅專衆意的。說到搓麻雀，照我所知，新移民平均沒有比原有華僑搓得大。」溫教授還是頂上這幾句。

「你不是代表，無權干涉會議的議決。」秘書語帶責備。

這句話，果然擊中溫教授的要害，他沒有申辯，會場頓形寂靜起來，正是外弛內張的時候。

「我是當事人，請容許我說幾句。」旁聽座中突然站出一位戴黑眼鏡的青年人。他徐徐把眼鏡除下。我幾乎脫口叫出來。

溫教授也微感愕然，那青年竟是黃粤生。

會場的人都不認識他，大家說是當事人，都好奇地打量着他。

「你們要對付那勾引程女士的人，這人就是我。」

黃粤生說完，全場騷動起來，有些人站起。

「你勾引他人未婚妻，拆散他人姻緣，還敢自露形相，難道僑界還袖手任你欺負嗎？」有一位老人在咆哮着。

「這種不肖之徒，玷辱僑社…………」以後就一頓粗話罵下來。

「揍他！」突然有人吆喝着，也是一位戴黑眼鏡的青年。

羣情洶湧，有人擠身欲出。

「請讓我說幾句話。」黃粤生高聲說。會場在緊張中沉靜下來。他說：「我不是不肖之徒，也屬於華僑子弟。」

「我們沒有這種華僑子弟！」有人打斷他的話。

「我不是來爭辯身份問題，而是來說明眞相。」黃粤生的話果然生效，大家都想聽一聽眞相。

「事實俱在，勾引他人未婚妻。」還是有人說。

「香港女人好得很，要娶老婆，爲什麼不自己申請。」一個上了年紀的代表，語帶責備。

人們此起彼落的譏嘲着。

「其實，我和程小姐是認識在先的。」黃粤生說。

「那就串同犯法，更是狼心狗肺。」有人說。

「我們沒有串同，祇是冥冥中的安排，我們分別了五年，無意中在這裡重逢。」

「都是油腔滑調，這種人連天上的小鳥也能騙下來，不要以爲華僑的頭腦，還是這樣簡單。」

「我不想作意氣的辯論，只想說明事實。」黃粤生說完，揷手入口袋，拿出一叠相片，說：「這些照片，是我們在臺灣唸書時所攝的，照片說明的日期，筆黑褪色，不是現在加上，大家總會相信。

那時我們同校。」說完，他把整疊交給主席傳閱。

會場的緊張情勢，似乎和緩下來，他繼續說：「請看照片，那時我們已是相愛，後來因爲一些意氣，」黃粵生黯然說：「我們不明不白分手，程永珍負氣停學，我也年少氣盛，沒有向她言和。到自己深悔的時候，她已搬了家，始終再沒有方法重聚。這件事，周先生是很清楚的。你們不信可以問問他。」他指一指我，繼續說：「我早幾年來加唸書，半年前才和周先生重見，那時不知道程永珍的消息，相信他可以爲我作證。至她上週來加，在冥冥中碰了頭，是五年來第一次，事前也絕不知情，你們也可以向華埠×街×號的屋主張伯查詢。」

黃粵生把事實列舉出來，態度很誠懇的繼續說下去：「我沒有存心造成他人的損失，梁先生這次付出的機票費和其他損失，我願意墊回。請貴會各位父老，同情我們的遭遇，不要建議移民局對程小姐遞解出境，以致造成紀錄，使她永不能重來加國。如各位首肯，本人保證程小姐自動離境。」

當他說完，會場的議論又起。不過，這次的反應，大家都帶着多少同情。

「這次會議的召開，是接受當事的宗親會投訴，我們沒有徵得他們的同意，目前無法謬然答應。」秘書卻冷然的說。

看來還是沒有結果，旁聽者有些想離去。

「各位！」剛才要喝打黃粵生的那位戴黑眼鏡的青年忽然站起來，說：「我是當事人梁某，這次

不幸的事件，既然黃先生出於無心，並肯賠償損失，爲息事寧人，我願意放棄追究。」

梁先生說完，會場轟起一陣掌聲。主席宣佈散會，秘書無可奈何的瞪着眼。我和溫教授走出來，向黃粵生握手道賀。他簡單的說了幾句感謝的話，便向梁先生處走去。

「梁先生！」黃粵生感動的說：「我和永珍都感激你的幫忙，更十分慚愧，只希望你能原諒我們。」

「不要再提了！」梁先生無限唏噓：「你們看那一天有空，先約定我，大家到移民局辦清手續，以免影響彼此前途。」

「如果你方便，那就明天上午好了。」

「可以的。」梁先生說：「法例規定，原則上，被申請人如果沒有履行婚約，要在三個月內離境。但你可以請教律師，希望可以其他理由延期，到將來再改變身份。我帶她到移民局辦清關係手續後，不會從中破壞你們的。」

黃粵生緊緊地握着梁先生的手說：「謝謝你的好意，但她必須自動離境，遵守我的諾言。」

這眞是一個動人的場面，大家在無言中離開。

我確信人性有其光輝的一面，只要沒有經過特別材料泡製，人性始終是存在的。在一個正常的社會，縱有不合理的現象存在，但一旦接觸到人性，自然就產生一種無形的力量，對不合理的現象，多

少總有彌補的作用。

對一個橫刀奪愛的情敵，已存私憤，何況千夫所罵，十手所指，破壞僑社風紀的罪人。梁先生躍然而起，捲袖要毆打他，是人的常情，也在愛惡一念之間。但聽到黃粤生懇切的申訴，自己的未婚妻，是他從前的愛人，確實是在無意之間重聚，並沒有存心奪他所愛，尤其是願意賠償損失。能爲他人着想，觸發了梁先生的良知，平息了憤怒，又在一念之間，化仇恨爲同情，進而考慮程小姐被遞解的後果。所以，一到秘書不答允給她自動離境的要求時，動了惻隱之心和是非之心，挺身而出，做了繫鈴的解鈴人。

一切善良的，優美的，和諧的，都不會和人性相抵觸，甚至以它爲基礎或標準。只要人性不泯，對於人性底呼喚，很容易引起感應。也就是爲什麼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，當他看到一個小孩爬近井口，他會先去救他的緣故。經過邪惡思想訓練而人性泯滅的人，對於人性所誘發的行動，會感到詫異，正如普通人對喪失人性者的措施，感到詫異一樣，是不可理解的。

次日，我下班回來，程永珍喜孜孜的告訴我：今天上午，她得到梁先生的協助，在黃粤生的陪同下，到移民局辦清了手續。對婚事不諧的理由，梁先生作了許多對她有利的解釋，都記在檔案上。這不會防碍下一回的申請，而且間接作了有利的證據。

「我下週回港了。」她補充的說：「以便粤生馬上辦申請手續。香港目前混亂得很，申請來加拿

大的人太多，移民局人手不够，申請遲一天，不知會躭誤多久。」

×　×

程永珍眞要走了，她只携帶着簡便的行李，大部份仍留在張家。送行者除了黃粤生和我外，還有張伯的一家。

「祝妳旅途愉快，並能很快回來！」張伯和她握別時說。

「謝謝你，再見！」程永珍向張伯說完，走到黃粤生的面前，痴痴的望着他，突然掛下兩行珠淚。

「粤生，再見！」程永珍似在極力抑制她的情感，低聲對黃粤生說。

他像哄小孩子似的，拍拍她的肩膊，一面用手帕代她抹去淚痕；「永珍，我等你回來！」

六

程永珍走了不久，我和黃粵生合夥另租了一個單位，裡面有兩個睡房，我們各佔一個，此外是客廳、厨房和浴室。

搬出了張家，多少總帶點依依之感。我們有四年同住之誼，相處得親同一家，所以搬出之後，週末有空，總回去看看他們。

程永珍返港後，給黃粵生的信上，也有我的附函。信上說她曾路經臺北，特別找到了楚芸，向她面陳見到我的一切。她强調着：楚芸雖然沒有特別問起我，但她仍樂意傾聽有關我的一切，依然舊情未忘。最重要的一點是：她無意中泄洩了秘密！她還沒有新交的男友。

程永珍的好意，我銘感的，也禁不住黃粵生的催促，我終於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楚芸，略道年來相思之苦。

然而，楚芸仍是吝嗇片紙隻字，一度掀起漪漣的心湖，又慢慢重歸於平靜。

讓過去的一切過去吧！

春天又來了。從住所的露台向外望，蒙城已開始添上了嫩綠。聖羅蘭河已解了冰，世界博覽會在

初春的乍暖中，一座座新的館所，像雨後春筍的冒出來。

當地報紙對世博會的消息報導已越來越多了。黃粵生的採訪工作，也顯著地忙碌了起來。

接着，各舘的展覽品已陸續運到，負責服務人員的名單也相繼發表了。

那天，我下班回來不久，接到黃粵生的電話。

「現在打電話回來，大概又不回家吃晚飯吧！」我一接他的電話，便直截了當的說。

「銅皮、鐵脚、神仙肚，跑新聞嘛！」黃粵生又唸出他的慣用語。

「好了！我留飯給你吧！」我正想掛上聽筒。

「我還有個重要消息告訴你。」

「說吧，老兄！我要燒飯了。」

「如果這消息將來證實，你應該請我飲茶。」黃粵生的國語，帶着濃厚的廣東口音，把『證實』差不多說成『眞死』，『飲茶』說成『檢查』，雖然我慣聽了，還是使我忍俊不住。

「那眞容易不過，現在就可以泡好等你。」我調侃着。

「我是說到華埠的茶樓吃點心。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！快別打官腔，說來聽聽！」

「好消息！」他有意慢吞吞拖延。

我索性不作聲。

「咦！怎樣？你不聽？」他聽不到我的回答，反而疑惑起來。

「我不是聽着嗎？」

「好吧！告訴你。」他倒先忍不住，說：「今天通訊社發出臺北的消息，有一段關於參加世博會的全部人選。」

「對我，這有什麼重要？有什麼關係？我的老子不會說英語，不會被派來當館長吧。」

「但有可能派到你的情人啊！」

「什麼？」我緊張的問道：「你說會派楚芸？」

「這是譯電，目前尚未確實，在十二個女服務員中，有一個的譯音和楚芸相同。」

「有什麼方法能證實是不是楚芸呢？」

「可以的，最快捷的有兩處：第一是渥太華的大使館；第二是多倫多的華文報社，那裡有臺北發的中華社通訊稿，消息差不多和外國的通訊社一樣快。」

「你可以爲我找出結果嗎？」

「可以的，我和那報社的編輯相識，明天日間可以掛個長途電話一問。」

屈指算，楚芸中斷對我的連繫已三年了。儘管如此，我對她仍念念不忘的。她的形影，仍舊清晰

地留在我的腦海中。黃粵生給我的消息，在我寧靜的心湖，又再度掀起了波瀾。

次日，中午時分，黃粵生和我通了電話，證實了他的推測，楚芸果然是十二個女服務員中的一員，因爲中華社的中文電訊，對每個服務員，均有詳細的個人資料。

楚芸來加的消息，終於由黃粵生取得的電訊原稿證實了。

從證實的那一刻開始，我整個思潮，都投入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狀態中。

離別楚芸，四年多了，這是多悠長歲月啊！

我多麼忍心辜負了她最絢爛的年華！雖然我曾爲她生命塗過一頁夢幻似的圖案，到底我又爲這一圖案抹上灰色。

「原諒我！楚芸，我是無意的。你應該知道，我對安娜是沒有愛的。我沒有愛過她：她也沒有愛過我。我有一個完整的愛心，我還保留着準備妳的來臨，再奉獻給妳，妳會鑑別得出的。可還記得當年七夕？妳家的前院，那幾棵棕櫚樹，梢頭上的星星，照着妳夢樣的嘴唇。我摟着妳的腰肢，跟着旋律，我們共舞着………。

我準備了許許多多的話，想向她表白，向她低訴。雖然，這是多麼幼稚的念頭。然而，愛情往往就把人從老練變成幼稚。

「她該比以前更成熟了；包括理智方面。她當會了解我和安娜的一切，只是在理智被蒙蔽下的偶

發意外。」我還是痴痴瞎猜着。

「她不是卽將來此嗎？這不是已經說明，她的憤妒，終於被愛所克服。」

「於是，我們的情花，終將結出愛果。」

想着想着……。我與奮了起來，楚芸的笑靨又搖幌在我的眼前。

然而，這幾年的別離，她到底變了沒有？多年沒有她的音訊，誰能保證她不會移情別戀。她不是另有戀人嗎？還把他們合拍的照片寄來給我。

「但程永珍却說她沒有男朋友，天曉得！」

「她來這裏，根本與我無關。」

這些念頭，又在我的腦海中打轉，是我在興奮中無法放下的哀愁包袱。

「你這個人，眞是莫名其妙。」黃學生打破我的沉思，「一會兒春風滿面，一會兒是愁眉苦臉，一會兒又喃喃自語，一會兒又手舞足蹈的。」

「不錯，這幾天就在莫名其妙的興奮狀態中。」自己不禁覺得可笑。

「卽使老於世故的人，在戀愛中也變得天眞爛漫，初戀的更甚，戀愛中的人，把別的事都視爲次要了。」

「你呢？」我說：「還記得程永珍休學的初期，你那一段失魂落魄的日子嗎？」

「拿破崙也沒有例外，何況我！」

「照你的看法，楚芸這次前來，有沒有來看一看我的動機呢？」我緊張的問。

「不但有，說不定是移船就勘。」黃粵生打個哈哈。

「這不是過份樂觀嗎？」我又不以爲然的說：「她已另有了男友。」我總無法擺脫那個人的面孔。

「什麼！」黃粵生驚異地說：「程永珍不是說她否認過嗎？」

「那是一面之詞，我倒有照片爲據，還是她寄來的。」

黃粵生表示不相信。我走回睡房，從抽屜中找出楚芸寄來的那兩張照片。

黃粵生接過照片，看了一看，竟哈哈的大笑起來。

他的笑，不管有意或無意，已使我的自尊心遭受打擊，立卽氣憤地把照片搶回，獨自走出來，到附近街道逛逛，散散一肚子的烏氣。

這一段日子，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中渡過。

距離世博會開幕的前兩週，中國館全體人員，在首長的率領下從臺灣飛抵蒙特利爾城。

「楚芸到了！」黃粵生在電話上告訴我：「我代表報社，參加他們抵達後，對新聞界的招待會，我見到了楚芸。」

「有沒有和她談過話？」我急於了解楚芸對我的態度。

「招待會完畢後，我只和她談上幾句，因爲他們是集體行動的。」

「她有沒有問及我呢？」

「沒有！但我向她提及我們住在一起。」

「她的反應如何？」

「看不出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我總想問出一點端倪來。

「他們離開了，我只把地址和電話號碼給她。」

「他們下榻那裏？」

「女皇酒店，但參加服務的館員，他們私人的社交活動，恐怕時間不容許。因爲剛到達，公共應酬多，且還要準備開幕的佈置。」

「有機會在世博會開幕之前，見到她嗎？」我多麼急於見到楚芸。

「有的。這個週日，他們將出席華埠的歡迎會。」

我不想輕率地到酒店去見楚芸，以免她因我而破壞了團體的規約，只希望她能給我一次電話。可是她沒有。

到了週日，清早起來，先把黃粤生喚醒。

「這麼早起來幹嘛？」他擦一下惺忪睡眼。

「到華埠飲茶，你不是說過，要我請飲茶嗎？」

「別急！」他悠然一笑說：「我們那麼早出去，別說他們要下午才到，就是茶樓也還沒有開市呢？」

「反正醒了，再也睡不着，到外面兜兜風，也可欣賞一下蒙城的春色。」我總算找到藉口，來掩飾自己的猴急。

「不怕春色撩人，春心更加蕩漾嗎？」黃粤生正搔着我的癢處。

我假裝不會意，仍站在他的床前，他才被迫不過的起來梳洗。

我開車載着黃粤生向西直駛，出了城，公路兩旁的新綠生氣勃勃，遠處起伏的丘陵，在朝陽下像一粒粒的翡翠，綠得晶瑩可愛。這樣開行了十多里，再折南駛，到M大公路再掉頭，然後一直望蒙城駛回，到達華埠，剛好算準茶樓開市，正好上午十一時。

在茶樓吃了些點心，過了中午時分，我們走出來，到社團的公告欄看消息。

公告欄果然早就貼出歡迎中國館代表團的公告，並舉行茶會招待，由幾個代表性的大社團主辦，列明時間、地點，並歡迎僑胞參加。

招待會已陸續有人到，我們也跟着進去。會場的最前部份是講臺，豎起了中加國旗，臺下有兩排

座位，座位上有一個小紙牌，上面書寫：「中華民國館代表團招待席」。相對的便是並連的來賓席。會場的兩側，各設一張長檯，上面擺着茶杯、水壺和一盤盤的茶點。

我們選坐在和招待席不近不遠的座位。

「時間到了，有什麼打算？」黃學生忽然這麼沒頭沒腦的問。

「你指什麼打算？」

「見到楚芸時怎樣約她？」

「很難說，只是見機會再決定。」

不久，僑衆越來越多，整個禮堂都塞滿了人。華埠在週日本來已經熱鬧，加上報紙對十二佳麗的宣傳，慕名來的也委實不少。

會場突然起了一陣騷動，跟着起了掌聲。幾個主辦人已從後面進來，爲首跟着的，是一位昂首濶步的高瘦漢。接着的，是大使館的參事，另外兩人均不認識，大概也是團員。以後的便是女服務員，他們穿着同一款式的鑲邊旗袍，色澤鮮艷，裁剪合度。他們的出現，掌聲雷響了。

我端詳着每一位女服務員，希望能立即見到楚芸。她們已走過了我的面前，可是，到了最後一個也不見。一陣緊張，彷彿聽到自己的心臟跳動聲，從後面向前一數，剛足十二位。我正想問黃學生，那時她們已進入了招待席，從左向右的進入後排。再定眼一看，第一位就是楚芸。原來她剛才跟着前

面的人，是個大胖子，由於跟得緊，距離過近，被他遮了大半，而且她的髮式變了——短了，驟眼看去，沒有留意，很難認出來，一下就走過了。

前排是主辦人和男團員，一共八位。後排是女服務員，楚芸最先走，變成右端的第一人，前面沒有阻擋，我清楚的看到她。

楚芸改了髮型，不復長髮垂肩，嫵媚中帶點英氣，比以前更成熟了。此外，我看不出還有什麼顯著的改變。別後故人無恙，我多麼爲她慶幸啊！

我只顧看楚芸，會場忽然響起一陣掌聲，才驚醒了我。向中一看，那高瘦漢子已站起來說話了，他正是館長。他除了表示感謝僑胞的熱情招待外，還强調此次率團來參加世博會的展出，對獲得世界的好評，抱有極大的信心。

他說：「…………我們這次展出，不但介紹目前自由中國的新面貌，還特別展出我們的國寶，讓世界人士看到我們所繼承的，是怎樣豐富的文化遺產；而這種遺產，在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中，正遭到毀滅的命運。所以，這次運來展出的國寶，不只我們珍重，將同樣受到全人類的珍重。政府對這次展出的重視，特選了十二位品學兼優的女青年到館中服務，希望僑胞們在展出期間，踴躍來館參觀。…………」

館長在掌聲中復坐。大會主席再站起來說：「政府此次展出中國之寶，對爭取世界人士的好評，

用心之誠，可以想見。加上派來的都是能幹的團員，和美麗的服務員，都是此次展出成功的最大保證。」說到這裏，他換過另一副輕鬆的面孔說：「可惜代表團人員要遵守團體紀律，不然的話，各位靑年僑胞，可有機會請我們美麗的女服務員聊天了。」

主席說完，歡迎會轟起一陣掌聲，會場瀰漫着愉快而輕鬆的氣氛。嚴肅的館長也笑了，他徐徐站起來說：「這眞是個愉快的歡迎會，雖然我們有團體紀律，但是，在不妨碍工作的條件下，大家仍有私人的社交自由。比如這個歡迎會完了，便可以自由參觀華埠，你們只要能請到她們，我也不會干涉。」

館長有意討好僑衆，他說完，大家又鼓掌喝采，有些還吹起口哨，連所有女服務員都莞薾而笑。

「你隱藏起來，別讓楚芸看到。」黃粵生突然附耳對我說。我不明所以，還是依他的話，利用前座的頭部，阻擋了楚芸的視線。

「館長！」黃粵生忽然站起來說：「服務員中的姚楚芸小姐，是我同校的同學，散會後，可以讓我一盡地主之誼，帶她到處參觀一下嗎？」

會場有人笑了，有人議論。

「如果她答應，我不會反對。」館長笑着說。

「謝謝館長的允許。」黃粵生高聲說。

「不知姚同學能讓我一盡地主之誼嗎？」黃粵生當衆而禮貌地邀請楚芸，大家都好奇地等待答覆。

「好！先謝謝你，黃先生。」楚芸很得體地站起身說。

楚芸說完，全場又轟起一陣掌聲。

「但你要答應，下午八時前，送姚小姐返回華埠天香酒家，因爲我們還要出席全僑的歡宴，這是第一個條件。」

「當然遵命。」黃粵生風趣地說：「還有第二個條件嗎？」

「有，展覽期近，不得談戀愛。」館長裝着一副宣讀命令的樣子。

全場的人都笑了，也還有人在議論。我聽到有人說起程永珍。

「我的未婚妻和姚小姐是同班好友，不信可以問問她。我保證我們的友誼是純潔不過，以後也不變。但我爲所有服務員請命，展覽期間，固然不准鬧戀愛，但已經戀愛的，不在此限。」

「法律不溯既往。」館長不停地點頭說：「當然！當然！」

大家又一陣哄笑。

黃粵生的智慧，我不禁由衷的佩服。程永珍悔婚事件，僑衆記憶猶新，他却在輕描淡寫中，提出了最有力的證據。其他的用意，也在積極乘勢中完成。不久散會，大家順次離座，到長桌上端茶點，

有的和代表團的男女交談。黃粤生則要我先離開，把車開到會場門前等他。

我把車開到會場門前，等了不久，黃粤生伴着楚芸走出。他拉開前座的車門，楚芸彎身進來，驀地和我相見，她給怔住了。

「楚芸！」

很久，她說不出話來。我們在車廂裏面對着。

「亦文，我有點要事，要立刻趕回報社，你可於八時駛回天香酒家，我在那裏等你吃晚飯。」黃粤生說完，不待我答話，砰的一聲，把車門關上。

週日，報社不出版，他那來要辦事？我多麼感激他的安排。

既然是黃粤生有意的安排，我為甚麼還要儘在一起？想到這裏，一踏油門，開車出了華埠，毫無目的的駛着。自尊心和自卑感，在思潮中激盪着；幾年來久貯的情感，又像波濤在心湖裏翻騰着，一時又找不出缺口，胸部熱得幾乎要爆炸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終於無法再鎮壓這鬱勃的情感，一種失常的激動聲音，竟脫口而出：「楚芸！難道多年來妳的怨恨一直還未消除麼！妳多麼忍心！妳不管我如何向你解釋，甚至求饒，都無動於衷。就算我只是你的普通朋友吧，多少次寫信給妳，不但沒有一點同情的回覆，却還把和男友攝下的照片寄來，害得我病了一場，這是多冷酷無情呵！」說到這裏，我激動得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，眼前突

然模糊起來，跟着聽到幾下緊急的煞車尖響，我立卽踏住車掣，右手同時搭實楚芸的肩膀，使她的頭部不致撞向玻璃。待驚魂甫定，我才看到自己的車，在紅燈時駛到十字路口，幾乎爲直行的車所撞。在他們的叫罵聲中，我羞慚的駛離現場。

我多麼愚蠢，我有什麼權利責備楚芸。本來，我不是預備許多溫婉的言詞，在初會中向她解釋，請求寬恕麼！我激動的情緒，迅速的收斂起來，把車子駛入較僻靜的住宅街道。

感情容易衝動，是我性格上最大的弱點。卽使我受過委屈，難道可以補償對她有過的傷害？我還有什麼理由責備她呢？

「楚芸，原諒我吧！都是我不好，除此之外，還能說些什麼呢…………。」我夢囈般的自言自語，車子緩緩的在住宅區兜轉着，楚芸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，我也怕看她。

偶然，一個轉彎，楚芸的身體傾斜過來，頭部枕在我的肩膊上。

我的心弦震動一下，鼓起勇氣說：

「楚芸，你應該知道：過去，我是多麼愛妳：將來，我會更愛妳。還記得金門嗎？那一棵最大的臨海的樹，我們所刻的心，應該還留在那裏吧！楚芸，請妳說：我愛你。我沒有聽到這句話，四年了。楚芸…………。」

她沒有答我，我第一次轉頭去看她，她閉目睡着了，可以想像到她太累了。

來加前的訓練，長程的飛航，和抵達後的應酬，及館內的佈置，都是忙迫而吃力的工作。我把車子停在路旁的樹蔭下，讓她有個憩靜的小息。

四月的中旬，在北國的加拿大，還算初春，正是乍暖乍寒時節，我輕輕地把她擁在右臂中。

楚芸安詳的閉着眼睛，皙白的臉，依稀看出兩道淚痕。啊！她那裏是睡着呢？

我抽出左手，帶着自疚，輕輕的用手帕為她拭乾。

楚芸慢慢的半開着眼睛，用迷惑的眼光看着我，像看一個陌生的人。

「楚芸，我是亦文，愛妳的亦文。」

「可是，」楚芸又合上眼，眼角掛了兩顆晶瑩的淚珠：「可惜我們的心都受過傷，像金門那棵樹刻的一樣，是你用刀割傷的。」

「我沒有愛過安娜。」我窘迫地馬上解釋：「實際上，我對你奉獻的，仍是一顆完整無缺的愛心。」楚芸沒有答腔，使我更緊張起來？我只好不嫌重複，從認識安娜的開始到結束，全部過程，一點不遺向她縷述，不再掩飾，只求原恕！

「她在那裏呢？」楚芸待我說完，只冷冷說。

「我從向妳懺悔的那一天開始，再沒有和她來往，離開了學校，更不用說了。」

她又沉默下來。然而女人的沉默，對男人來說，有時比責罵更難受。

「楚芸，請相信我，羅雄輝可以作證。」

「我唸一段詞給你聽好嗎？」楚芸的聲音，顯然經過內心的激動，有點沙啞，帶有抽噎的味道。不待我答腔，她已唸出了：「風靜雲低疏點雨，亂綠飛紅，始信春將暮，凝想金門臨海樹，也應有刻心留住。…………」

竟是我爲她塡的「蝶戀花」，詞本哀怨，她和淚唸出，令我不忍卒聽。

「這詞怎會落到妳手裏？」

「是羅雄輝寄給我，他一直和我通訊。」

我多麼感激羅雄輝的用心！

「可是現在不是暮春；在北國，是初春。我們不是傷別，而是喜相逢。」我逗她說。

「人有悲歡離合，誰能保證明天呢？」

「爲什麼不能保證呢？只要我們都有信心。」

「受過打擊的信心，脆弱得很。」

「我們可以用時間去培養。楚芸！請相信我。」

「可是，我們無法彌補空間的距離。」

「我們再沒有空間的距離，到世博會展覽完畢，我們建立一個只屬於我們的愛巢，讓我們長相廝

守。楚芸，答應我！」我哀懇的祈求着。

楚芸沉思着，不久，又出現茫然的神色。

「楚芸，別猶豫，加拿大是個新興的國家，是年青人奮鬪的樂園，只要有能力和毅力，憑着我們的腦和手，必定可以創造一個美麗的將來。」我興奮的說。

「可是我們的祖國，是個古老而多難的國家，不是更值得爲她奮鬥嗎？你不是說過，戰士對每一寸土地，都有深遠的情感。金門曾爲你而驕傲，你也曾爲金門而驕傲，可是，你現在不再眷戀她了。」

「我不是逃兵喇！我服了兩年義務兵役，我已盡了國民的責任。一個人，除了對國家盡了國民應盡的義務外，他有創造個人前途的自由。極權和自由民主國家的分野，正在這一點上。」

「服兵役只是國民義務的一部份，實質的一部份。有一些不明文的規定，甚至抽象的，我們怎可以掛一漏萬呢？而且，個人的前途，是建築在國家民族的上面，『皮之不存，毛將安附？』」

這些話多麼熟識呢？我低頭想想，對，是我以前一直的主張，爲甚麼有陌生感呢？難道我出國幾年，自己蛻變了。

楚芸的愛國情操是令人感動的，可是，我仍認爲：「愛國並沒有空間的限制，海內和海外都一樣，如果在海外更能發揮力量的話，何必一定返國呢？」我還是找到主張。

「我不想爲這事爭論，最低限度，我自己的責任和心願就未完。」

「楚芸，妳眞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。」

「也許，我是不太女性化的女人吧！」

「只要有一天，我在妳心中的分量佔重了，妳就會改變。」

「我也希望如此。」

從這一句話，已肯定了楚芸仍然愛我，她在無意中洩漏了心中的秘密。

「楚芸，」我右手緊緊的擁着她：「不要再離開我，不要再使我們兩地相思，我多麼愛妳！」

「到了外國幾年，又跟外國女人戀愛過，情話也還和以前一樣的幼稚。」楚芸終於露出笑容，像雨霽後第一線陽光，和煦地照着我。雖然她的語氣帶着責備，可是也帶着愛意，而這一點點的愛意，對多年枯澀的心靈，是多麼甜潤啊？

「不要挖苦我。誰會說漂亮的情話，誰就不是眞心談情；愛情根本不要言語來表示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也要學啞吧戀愛了。」楚芸嫵媚的笑了。四年來，這種笑靨，曾多少次在我夢中出現過，現在變成眞實的，且在我眼前出現，四年的積愫，又算得什麼呢！

「楚芸，」我轉過身來，左手放肆地微捧着她的臉：「我教妳說幾個簡單而幼稚的音符：我，愛，你！」

她的嘴唇蠕動一下。這是多麼秀麗的一張臉龐，多麼熟識的，在夢中出現過多少次的。

「楚芸啊！我多麼愛妳！」我的心還是這樣幼稚的說着。楚芸的眼睛，夢幻似的半開着，像我們第一次相擁跳舞時一樣，我情不自禁的吻下去。

這是我們的初吻，我陶醉在夢幻似的境界。

「楚芸！」我撫摸這張夢般的臉，用手指沿着她的嘴唇細意地劃。

她的眼睛漸漸睜開望着我。

「哼！」她用鼻子哼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好臭啊！洋臭味兒！」

這是多麼大煞風景的話。

「我沒有吃洋葱啊！」我心不服，語帶抗議。

「可是，你吃過洋女的口紅。」楚芸嬌波一轉，呶着嘴：「你離開我的時候，我不是要你保持口腔清潔嗎？我曾說過，只要你吻過洋女人，將來我總嗅到洋臭味兒。」

「楚芸，我早已洗面革心，那裡還有洋臭味兒。都是妳的疑心生暗鬼，不相信妳再試試。」

我再次擁吻着她，當她正陶醉的時候，我突然强力的推脫她。「好臭啊！土臭啊！」我說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她的眼睛睜得杏圓。「我離開後，妳不是也跟土生土長的男友戀愛嗎？還把他的照片寄來給我。我不相信你們沒有吻過。」

「我可沒有你這麼多的風流帳！」楚芸氣得漲紅了臉；「你爲什麼不把那些照片給黃甹生看看，那是救國團舉辦的冬令營的舞會。」她說完，雙手向前一纒，腮鼓着氣，把頭向外一轉，呼呼的吹着氣。我記起了。怪不得黃甹生看到那些照片，當時就哈哈的大笑起來，我還以爲他在幸災樂禍，我負氣走了，沒有聽他的解釋，以致現在闖了這個禍。

「我是跟妳開玩笑的，黃甹生已經告訴過我。」我只得撒了一個謊，可是一點效果也沒有。

「楚芸，」我故作嚴肅的說：「愛情的深淺和妒嫉是成正比例。難道我對妳只是逢場作戲嗎？如果眞的話，我不會爲了兩張照片，害了幾天發高熱。妳如果不信……。」我還未說完。

「可以問羅雄輝。」她已接下去，轉嗔爲喜，側着頭，得意地對我說。

「男性以討好女人爲滿足，女性則以折磨男人爲滿足，一點不錯。」我裝着負氣，繼續說：「噢！好呀！羅雄輝寫信告訴妳了，也不理我的死活，連隻字片紙的安慰也吝嗇，這算是愛心麼！」

「不！」她得意地輕點一下我的嘴唇，說：「這是不忠的懲罰。」

這還有什麼可說呢？我軟癱下來。

「好了！我也不怪妳。」我建議說：「以前的事，一筆勾消，誰再提起，誰就是狗熊！」

「你這人，倒會取巧。」楚芸的手指向我的額戳來。

「小的不敢！」我裝着鞠躬，先避過她的手指再說。她被我逗得笑了起來。

因爲停車過久，暖氣早就消失了，春寒隱隱侵肌。以時間未晚，我們開車到附近的餐館小坐，隨便點了一些餅食、牛奶。我偶然想起一些事，問道：「楚芸，你來加前，有沒有見過家父母？」

「當然有！」

「爲什麼他們不寫信先告訴我。」

「我的主意。」她刁鑽的說。

「爲什麼妳忽然有來加的決心。」

「你猜。」

「因爲愛我。」我說。

她用手指堵住耳朵，眼睛緊合得像一條縫，但乃掩不住嘴角的春風。

「哎唷！你怎學得這樣癩皮！」她忍俊的說。

「難道還有第二個原因嗎？」

「要不是程永珍回來，死拉活扯，我才不來呢！」楚芸呶着小嘴說。

「這就證明妳沒有主見。」我故意一激。

「也並不完全受她影響。」她上了我的當，我裝着一本正經的聽下去；「其實，女孩子選擇對象，我認爲有二個條件一定要具備。」

「妳和羅雄輝簡直是一丘之貉，戀愛也要談條件。」我說。

「怎會不談，難道癡、聾、盲、啞，也要來者不拒嗎？」

「好吧！妳說，那兩個條件？」

「第一、有愛心。第二、有進取心。」

「我怎樣？」

「不壞！」她端詳我一會，說道：「從你對父母，對朋友，可以看得出你的愛心。一個對父母尚且不好的人，難望他對妻子有情義。你寫信給我，對安娜的事表後悔；只有進取心的人，才不甘自暴自棄，能自拔於情慾，是進取心的表示。你病後下了決心，專心學業，不爲愛情所縛，反覺大智大勇，也是進取心的表現。」

「所以，卽使程永珍不死拉活扯，妳還是參加中國館服務員的選拔，準備來加看我。」

楚芸發楞一下，恍然而悟，知中了我的計。

「你而且鬼計多端，」她瞪了我一眼。

「戀愛中的男女都迷了心竅。不過，兩者相較，女人比男人要迷得更深一些而已。」

我要細細地看看楚芸。多年來，我一直沒有這個機會。她秀麗極了，我迷惑的想，人總沒有十全十美的，但楚芸此刻確如此，是我的自迷，抑是情人眼底一般的錯覺。

我痴痴的看着，楚芸反覺忸怩起來。

「讓我看個飽，妳現在正是女人最美麗的年華。如果我現在辜負了，恐怕永遠再見不到。楚芸，我早就說過，妳像一枝野薔薇，淡雅中透着秀氣，嫵媚中猶帶剛勁，妳有其他女性所沒有的氣質。」

「你眞是這麼想？」

就算最理智的女性，誰不喜歡他人讚美呢。

「爲什麼要騙妳？妳的形像，不管在現實或在夢裡，都是我膜拜的女神，妳的情感，我已吸取，成爲心底的蜜，滋潤着我的心靈。」

「亦文……」楚芸的瞳孔，放射出一種醉人的神采。

「我恨不得這個軀殼化了，化什麼都好，只要能附在妳的心靈上………。」

「其實，我們的心，已結合在一起。」

我們陶醉在彼此的凝視中。

「亦文，如果我們的靈魂出了竅，相結合了，而我們的肉體又馬上鈣化不變，保持現在對視的一切神態，留給世人一個美麗傳奇的故事，該是多麼有意思啊！」

「蒲松齡的『聊齋誌異』有過類似的故事。」

「可是，那不屬於我們的。」

「妳也希望我們有這樣哀艷的故事嗎？」

「不希望『哀』，只希望『艷』，誰希望做悲劇的主角？」楚芸很認眞地說着。

「很多悲劇，有時是身不由主造成的。」

「那是弱者的論調。」

「妳眞有勁。」我執着楚芸的手：「希望我們努力爭取，成爲喜劇的主角。」

楚芸還得隨團出席今晚僑社的歡宴，時間到了，我們無可奈何地離開餐館，大家互看了一下，依依之情，眞是心照不宣。

進了車座，發動引擎，楚芸緊緊的貼着我說：「現在開車，還發脾氣嗎？我可不能纏着紗布到中國館服務。」

「妳貼得這麼緊，令人心神不定，和發脾氣開車的危險性沒有兩樣呀！」

楚芸一笑離開，我們開車駛回華埠。

到達了女皇酒家，黃學生已先到，見我們興緻勃勃的走來，笑道：「怎樣，談判成功了吧！」

楚芸的臉起了一陣緋紅，側過頭去。

「還有一些距離，但已相當滿意。」我說。

「別吹牛！」楚芸嬌憨的說。

正在這時，代表團的職員，已在衆僑陪同下抵達，楚芸要到那邊歸隊。

「我們下一次的約會呢！」我說。

「不知道！」

「那怎辦？」我心急起來。

「我有你的電話。」她回眸一笑，走開了。

這家酒店的規模還算寬大。僑團招待中國館的團員，佔了一半，另一半還是照常營業。我和黃粵生點了兩道菜式，一面聽着那邊僑領們，熱烈的致詞歡迎。

待我們吃完了飯，那邊還有人繼續致詞，僑社每逢宴會，照例有一班名流出來演講，不管講得好不好，但能被請出來講的，便被認爲光榮和體面。誰願放棄這一份光榮呢？

於是，那些空着肚子來等吃飯，或者胃酸過多的人，往往等出餓火。

楚芸須隨團行動，我不便打攪她，也不願繼續聽所謂僑領的演講，於是，和黃粵生先行離開。

爲了守候楚芸的電話，每天下班回來，就一直躲在家裡。一晚，兩晚……等着，始終沒有她的電話。而世博會已開幕了。

一九六七年，四月廿八日，世博會開幕了。這個日子是值得加拿大人驕傲的。他們向世界各國的人士，炫耀他們立國百年來的成就。

這眞是一個幸運的國度，不但沒有經過戰亂，還借重了先進工業國家的經驗，避免了社會結構轉變時的動盪，輕易地從農業社會而進至工業起飛。這個轉捩點，是從一九一〇年開始——國家鋼鐵廠在坎美頓的建立算起，還不到六十年，她已脫胎換骨地成爲繁榮的工業國家，而且還開始走上國際舞臺，擔任重要的角色了。

這一天，學校和各級機關都放假，全城擾攘起來，街道壅塞着人羣，他們一個個的臉上都掛着興奮的笑容。

×　　×

涌往世博會的地底火車的乘客，擁擠得像罐頭裡的沙丁魚。我也是其中的一員。

到了世博會，好容易跟着人羣，走上了會場的正門。擧目一看，左右兩旁正豎起旗竿，頂上掛着各國的國旗，在風和日麗中招展着。幾座特別觸目的巨型大館，形像之佳，配稱得匠心獨運，各擅勝場。蘇聯館以氣派見勝，佔地甚廣，館頂從後向前漸漸伸高，有躍躍欲飛之勢。英國館則沉雄凝重，是個堡壘式。法國館像隻大郵船的上部，用海藍色的長條，旋繞而上，用線條構圖，風格浪漫。德國館像倒掛的漁網。美國館則像吉布賽人的大水晶球，都各具獨特風格。……

這眞是人類文明的展覽會，而這個場所，由加拿大人提供出來，難怪他們掩不住內心的興奮。

我跟着那些興奮的人羣，走進了博覽會。

向左邊走不遠，一座宮殿式的建築物，和美國館一水之隔，斜角遙對，正是中國館。

當我看到正門橫額的幾個中國字——「中華民國館」，內心起了一陣莫名的興奮。她的形像變得更美麗，多麼熟識啊！我眞想擁吻着它。在那一刹那，其他的館和它相形之下，似乎都比不上，只因爲它對我更具意義，和有一份親切感。

我像一個離鄉背井的遊子，離開過久，驟然歸來，看到家門，反怔忡的止步端詳，仔細看看這別後的故居。白的牆，綠的瓦，畫棟雕樑，簷下粉藍色的圖案帶，橫繞全館。正中是拱形大門，兩旁是狹小拱門；再向外伸是兩道白牆，左右分用英、法文鐫上國號。大概是開幕的第一天，人太多了，中國館也出現了「人龍」，依次排成兩隊。也許隊伍太長，但進展也着實太緩慢了，排了很久，還未進入，却看見黃粵生，掛着相機，大搖大擺的走了出來。

「粵生！」我看他走近了，便喚住他。

「耐着性子，慢慢兒排隊吧！」他打了一個哈哈說。

「有啥法子？人太多了！」

「這是原因之一。」

「難道用自動電梯接送嗎？」

「不是！」他搖搖頭：「「館內用兩位小姐蓋紀念印，費時失事，其他館都用電動機蓋，迅速確

實，這種小型機器不貴，二、三百元左右一副，可用足全個展期，比人力的成本，不知便宜多少倍。」

「見到楚芸嗎？」我不願和他討論這些事，岔開說。

「沒有，我沒有留心，如果找不到，出來這些賣紀念品的商店看看吧！」他指指中國館右邊前的一列小型攤位，接着說：「我先走了，還要到各館拍些新聞照片。」

黃粤生走了不久，我便進入館內。正中當眼的屛風擋着去路，分成左右進出口，人們從左進入，向右走出。右邊的出口處，坐着兩位服務員，不停手地爲參觀者蓋印留念。但人太多了，速度趕不上，以致出口阻滯，疏通不易，間接影響了入場的速度。

館內的橱窗，用燈飾照射着各種陳列品，多半是故宮瑰寶，古代的陶瓷玉石，塑造雕刻，無一不精妙絕倫。名家字畫上的印章，對歷代鑑賞者的收藏和題款，可以看出它的年代和價値。這些祖先們的藝術結晶，凡我中華兒女，都沾上一份光榮。

除了這些古代藝術品的陳列，還有工業的成品和各種圖片的展出，也吸引了西方人士的注意。館分兩層，地面最後的部份，正中接連後門的，是一道上二樓的濶樓梯，上面有一道複製的壁畫；當中一擋，分成左右上落的進出口，再穿過拱門，便可進入展覽室內。館的後面，還有一座附屬的建築物，和館的後門相對，那便是中國館附設的餐廳，也裝飾得金壁輝煌，豪華奪目。

參觀的人太多了。不，有一部份應該說爲欣賞古代藝術品而來更恰當。他們駐足而觀，品評欣賞，嘖嘖稱美的很多；而且多數是中年以上的人士，當然也兼雜着我們的同胞。附設的餐廳，也座無虛席，連廳外的一塊空地，也添上座位，一部份變成了露天餐室。在中國館瀏覽了一週，見不到楚芸；於是，轉身走出來，到館前陳列賣紀念品的商店去。

那是一座圓型的建築物，每個參與國都有自己設的攤位，專賣小型的紀念飾物和特產，攤位佔地不多，大家比櫛爲鄰，因爲遊客多，熱鬧得很。

好容易才找到中國館，看到店的名字——FORMOSA，我不禁愕然。這個名字，常是一些別具用心者用來代替中華民國的。在很多國際場合，我們爲了正名，化盡了多少工夫。現在，却由我們世博會的負責人自己用上了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！

楚芸果然在店內，她見我一臉晦氣的走來，還未待我開口。「怎樣？帶着一臉晦風，要罵人不給你電話嗎？」她笑着打趣說。

「猜對一半。」我不禁自覺可笑：「另一半是因爲你們用這個店號。」

「舘長嘛！權威十足，誰敢勸告！」她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。

「只有妳一個守在這裡嗎？」

「不！還有一位，她有事回舘去。」

「楚芸，」我帶點責備的神氣；「幾天來，連一個電話也不打，不是太忍心嗎？」

「我如何忙迫，你一點不知道，就要責備人。」她半嗔半責的說。

「好了！我只想天天見妳。」我像哄小孩子似的：「妳來了，難道還要我鬧相思麼！」

楚芸撲嗤的笑起來，說：「從今天開始，你不是可以每天來中國館見我嗎？」

她剛說完，有幾個顧客推門進來。

「我要招呼客人，五時下班。你到別處走走，到時再回來看我，好不？」

我答允了，一來她忙於應付遊客，難得有時間交談；還有，店子面積太少，站在那裏，只有妨礙工作，倒不如到處去逛逛。

獨自出來，走向前面的伊朗館，這是一座四方形的建築物，外表配着回教式的大圓柱，帶着濃厚的宗教色彩。但館內的陳列，並不可取。伊朗館前面的是加拿大電話公司的電影館，像鄉村挑水的圓木桶似的。

我跟着人羣，走進這座電影館，大家一起站在中央。全場熄了燈，電影開始放映，眼前的畫面，在四週沒有夾縫的全圓形銀幕上出現，把我們包圍在中間，看到前後左右不同的人物景象，眞是目不暇給。

從電影院走出來，乘遊覽車穿過美國館，這一座像水晶球的建築物，結構確是匠心獨運。可是，

舘內的陳設，除了一個太空囊，稍具吸引力外，簡直一無是處。上上下下，只掛着大大小小的電影明星的照片，美國人精神生活的貧乏，充份表露無遺。

在美國舘逛了一陣，看看腕錶，時間差不多，再乘遊覽車回來，在中國舘附近下了車，便到附設的商店找楚芸。

她見我來，特別介紹同舘中服務的吳小姐，她是一位實踐家專的畢業生，儀態很好，待人也十分熱誠。楚芸以開幕的第一天，恐怕她一個人照應不來，要多躭一會兒，却給吳小姐連哄帶催的推出來。

「放心好了！我一個人也可以照顧得來，準時下班嘛。」她帶着笑臉說：「不要破壞規矩！」

「好了！」楚芸也笑着答：「要是妳當了舘長，恐怕比現在的舘長還神氣。」

告別了吳小姐，楚芸提議要離開博覽會，到外面逛逛。

我們乘地底火車到市區，在蒙城藝術舘的車站走出來，才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氣。

因爲晚餐時分，我們轉入了華埠，在餐館用過了晚餐，我提議回我的住所一敍，然後驅車到各地瀏覽。楚芸沒有異議，我們搭公共汽車回到住所。

黃粵生尚未回來，我帶着楚芸走出露臺，看看傍晚的景色。

蒙城的黃昏，是美麗的，多姿多采的，「小巴黎」眞是名不虛傳。靜靜的聖羅蘭河橫躺着，夕陽

和市區的燈火相映，像織成一張薄薄的面紗，隱約地蓋着這個美麗的城市。

「這個和平的國度，眞像人間仙境。」楚芸觸景感喟。

「不錯。」我懇切地緊握着她的手：「楚芸，我就準備在這仙境，建立一個屬於我們底的小天地。」

楚芸嫣然一笑。

「不要想得太多，」她瞄了我一眼；「誰知魔鬼不在明天到這裡來騷擾？他不許人間有一塊淨土的。」

「其實，是妳想得太多了。誰顧得明天哩！我們爲什麼不緊抓現實，使生命更加絢爛些！」

「現代中國人的生命，沒有絢爛可言，除非我們能光復大陸。」

「這大概不是妳和我的力量可以做到的！」我反辯着。

「如果大家都有這個想法，國家還會有什麼前途呢？」

我默然。

「你還記得你戍守金門時的信念嗎？」她說。

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奚落，可是楚芸沒有記錯，我在戍守金門的時候，從來就沒有懷疑過復國的信念。

「我依然保持這種信念。只是，在達成這種信念的過程中，比以前周密而能公私兼顧到。」我申辯着。

楚芸突然怔住，她的眼神轉變得可怕的痛楚，但一刹間消失了。

「楚芸，有甚麼不對嗎？」

「有條件去實行信念的人，信念已動搖了。」楚芸嘆着氣說。「這裡有令人蛻變的條件！」

楚芸的話，每句都刺中我隱隱的要害，我痛苦而無法呻吟。

「我們到室內看看。」她看我沉默不言，有意把話題岔開。我從悵惘中驚醒過來，定一定神，從露臺走回來。我領着她，分別參觀我和黃粵生的臥室。

「眞羨慕永珍。」當她看到程永珍的小照，放在黃粵生的床頭時，說：「黃粵生對她眞是一往情深。」

「我深信自己用情之深，決不下於他對她的。」我跟着楚芸走回客廳。

「別亂吹！」楚芸嬌嗔的白我一眼。

「相信我，楚芸！」我輕摟着她的纖腰：「從第一眼見妳，就愛上了你，妳就不時出現在我的夢魂中。」

「你是不是唸臺詞？」楚芸嬌憨地笑了。

「為什麼還懷疑呢？」我輕吻她一下：「我可以向妳發誓。」

「男人的誓言，往往是女人的陷阱。」

「怎樣妳才相信呢？我現在就正式向妳求婚。」我緊抱着她說：「待世博會完畢，我們就馬上結婚。」

記得我們重逢那一天，我曾隱約說出和她厮守的希望。但坦率的向她提起婚事，這還是第一次。楚芸的雙頰，馬上飛湧出兩朵紅暈，輕咬着手指，輕輕的側過頭去，避開我的視線。這大概是少女的矜持，但亦難掩住她內心底喜悅。

「答應我吧！」我輕吻一下她臉上的紅暈，捉狹的說：「要不要我下跪呢？」

楚芸嬌羞的緊閉着眼睛鼓浪似的搖頭。

「好！妳還不答應，我就不起來。」我單跪右膝，雙手張開，像漫畫家筆下的求婚者。

「什麼事？」不意黃粤生進門來，看到我們，不明所以的說。我窘急中找不到藉口，只得趁勢向梳化椅下望。

「找鞋子。」我尷尬的說。

「總比打老鼠好。」大概他看出一點頭緒，帶笑頂上這一句，接着對楚芸說：「姚小姐，不知妳來了，沒有什麼招待。妳等一等，我到外面買些水菓回來。」說完轉身便走。

「不！不要客氣。」楚芸一面阻止他，一面又看看腕錶，說：「差不多十時了，我要趕回宿舍去。」

黃粵生挽留她坐了一會，談了一會，談了一些採訪博覽會的新聞，我便陪她離開寓所。

我開玩笑的跪下，開得不合時，被黃粵生撞見，爲了此事，楚芸出了門就向我埋怨。

「誰叫妳不答應。」我說：「下一次，說不定在中國舘公開向妳求婚。」

「你這個人眞是……。」她笑一笑，將右手掛進我的臂彎：「最後通牒，也有答覆的期限嘛。」

「楚芸！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，旣然大家相愛，早日結婚不是很好麼？大概我們還不致贊成新潮派的試婚制度，或者『稀癖士』主張的，只談性愛不談結婚的吧！我同意一個看法，結婚是愛情的避風港。」

楚芸凝睇着我，繼而微笑的瞪着眼，撇着嘴說：「怎麼？向我說教哩！我又不是拒絕你。」

「那妳是答應了。」我緊握着她的手。

「但總要一些時間，來考慮各方面的事。比如怎麼取得舘長的同意，向我服務的學校交代，又怎樣安排婚後的計劃等等，都要有詳細的考慮，才可以決定下來。」

女性的心思比較細密，我沒有理由要楚芸馬上答應，只緊緊握着她的手，來傳遞我內心熱烈的期

待。

我到車房把車子開出來，送楚芸回宿舍。

回到宿舍門前，我深情的吻了她。

「楚芸！」我覺得胸口的熱浪在翻騰着。

「亦文，吻我！在夢中。」楚芸向我附耳說完，自行開了車門，走出了。

「我會的，晚安！」

自從世博會開幕以來，我工作完畢，便到世博會去接楚芸，然後我們開車到市內的名勝瀏覽；或者，在黃昏的時分，到清幽的公園內携手漫步。這種甜蜜的愛情生活，濃郁得像糖膠似的。

不久，我們遇上了星期一的公衆假期，我不必上班。本來，楚芸的休息日排在週日，她商得吳小姐的同意，星期一多休息一天，拿下週的休息日來作補。這樣，楚芸便能連續有兩天假期，並且也徵得舘長的准許。

星期日的早晨，當我開車到楚芸的宿舍時，她已在門前等候。她穿着輕盈的旅行裝：西褲、平底鞋，披着毛織的短外衣，手提着旅行袋，輕快地跨進了車廂。

「怎樣？」她看看自己，然後問我。

「青春活潑！」

她給了我一個早吻。

「到那裡去？」她問道。

「我們沿加拿大最大的四〇一公路向西走，經過著名的千島，再到京士頓午餐。然後直向西走，到多倫多，在那裡晚餐，再到世界著名的尼亞加拉大瀑布看夜景。」

她把雙眼睜得圓圓地來表示喜悅，我繼續說：「在那裡歇一宿，看完晨景後，經和平橋進入美國，到水牛城去，看黑人暴動後的情形。在那裏吃了午餐，依原路回加拿大，轉沿二號公路，經安大略湖及無數小鎮，駛回本埠。」

「好極了，我們去！」她完全同意，與奮得像個剛斷了彈簧的娃娃玩偶，頭部向左右轉動了一會，明澈的眼睛，激射出青春底熱力。這一刹那的形像，頓使我回憶起自己以前的活力，已不知那時消失了。這一發現，使我黯然的沉默了下來。

「怎麼？」楚芸看我略帶黯然的神態望着她，詫異地問。

我驀醒過來，心想：楚芸難得有今日的與緻，自己一時的悵惘，如果說出，或會感染她。何況，掃女孩子的興，是男人的一種罪過！

「我想着，怎樣能使妳更快樂。」我輕托着她的臉龐。她報以深情的一笑。

開動車子，我們很快就駛出市區，沿着四〇一公路向西疾馳。

晨曦慢慢地收斂起來，極目楚天，和一片無際的平野，多麼壯濶，一些村落散佈着，大自然賜給這個國家太豐富了。

楚芸在車廂裡，東張西望，指指點點，快活得像個小孩子走進了玩具店。

「亦文！」楚芸忽然興緻勃勃的說：「我們唱歌。」

「唱歌？憑我這副歌喉！」我不禁自己可笑起來：「何況這幾年來，沒有開過腔，除非唱國歌，還可以記得。但在車內，又不能立正！」

「別搗蛋。」她忍俊着說：「誰叫你唱國歌！」

「那怎辦呢！我又不懂唱情歌。」

「唱：『當我們同在一起』！」她嬌憨的側着頭，熱烈地期待着。這一曲字淺情深的歌，經她的提及，馬上在我的腦海盤旋起來，輕快的旋律，燃起了青春的火燄。

「好！我們唱。」

楚芸拍掌爲調，我們合唱着，一遍，二遍………。我們的神意飛揚，車在飛馳，遠遠怱綠的一片，傍水平如鏡，千島在望了。

不久，我把車子開入了千島區，停在湖岸附近。我們從車廂走出來，穿過一簇小叢林，視野忽然

開朗，天然景色的秀麗，使楚芸驚呼起來。千島也實在太美了，靜靜的湖水，浮躺着數不清的島嶼。大的島中興建了各種型式的別墅，在綠島中，若隱若現，像畫頁上的神仙境界。有些小島，小得只是孤巖片石，在湖水輕湧與廻漩中，遠遠望去，像落葉片片的載沉載浮。在兩岸的最接近處，上架着一座可通車的橋，投影在銀白的湖水上。

「『景色如畫』的意境，今天總算領略到了。」楚芸嘖嘖稱嚐着。

我們挽着手，向橋的彼岸踱步，盡情領略着湖光水色。走到橋中，楚芸開始點數着由近而遠的小島，可是不久，她像其他人一樣，知道無法數清而放棄了。

居高臨下，在橋上又可以看到每個小島的不同的形像。有的是方的，種着褐黃色的花木，遠遠望去，像木筏飄流。有的是長方形，挿着一兩顆垂柳，微颷輕拂，像一隻扯起風帆的客船。有的大小差不多的，併排着，像競渡的龍舟。有些吊兒郎當的橫躺着，大有「野渡無人舟自横」的野趣。過了橋，有一個淺水的沙灘，湖水澄清見底。離岸不遠的小島，遍植綠草，涉水可到。

「亦文，我很想涉水，到那裡坐一坐。」楚芸指着那小島說。

她的興緻，激起了我底童心。

「好！但湖水很冷，還是我抱着妳過去吧！」

「就是湖水清澈，才想涉水。我想洗洗脚。」

我們脫了鞋，把褲管高高地摺起。

「噢！」她剛一踏進水中就驚起來。

我不禁好笑，說道：「啊！怎樣？我們的南國姑娘。」

她不甘示弱，吸一吸小嘴，急急的連走帶跳，終於踏上那綠色小島上。

她愉快地舒了一口氣，就躺在那如茵的綠草上，仰望着晴空，癡癡地笑了起來。

少女情懷盡是詩，在人生的過程中，特別在亂離底年代，能保持多久呢！

我側臥下來，輕吻她的鬢髮。

「當妳年老的時候，記得我們有過這幸福的一刻！」我們彼此靜靜的對看着，她的眸子隱藏着多麼深邃的感情，我陶醉得有點忘形了。

大家不願開口，也懶得起來。北國春寒，也無法使我們內心的溫暖下降。當一對戀人正沐浴在愛河中時，在他們的心目中，全部最美最好的形像和感受，都給對方佔去，剩不出一絲空間來。即使像千島這麼美麗的地方，它給予我們一個領略感情的良好環境，但當我們領略時，它就被遺忘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才想起還要趕路。我首先站起來，看看四週被遺忘景色，我感到辜負了它。

「楚芸，起來！讓我抱妳過去。」

她嬌慵一笑。左手提着鞋子；右手搭在我的左肩，我沉腰將她抱起。

我想：千島在夜裡，一定更詩意，更美。有機會我們再來，對着夜，我們唱那闋「綠島小夜曲」，不是更富情調嗎？

離開了千島，再向西走不久，我們到達京士頓城，在那兒用了午餐，穿過市區，轉入皇后大學，在那美麗的校園繞了一周，便再駛進公路，直向多倫多市奔馳。到達多倫多市，已是下午五時。我們從四〇一轉入二號公路，繞着湖邊，再北轉，駛進市區，觸目大厦林立，有兩座像火柴盒型的黑色建築物，特別高聳，和其他相比，像鶴立雞羣的矗立着。那是多倫多銀行大厦，她的高度，據說是英聯邦屬國目前的首屈一指。

楚芸慕名地仰望着。

「和紐約帝國大厦相比，又略遜一籌了。」我說：「去年，有不少候鳥在那裡撞死，遺屍滿街，紐約的『稀癖士』爲牠們開過追悼會，還向帝國大厦示威抗議一番。」

「這也算示威的理由麼？」

「但總算有個理由呵！他們在無聊的時候，也有過爲了『無可抗議』而示威抗議。他們本身就是反對遵守常理的一羣。」

「他們享有太多自由了。」

「當過份强調自由的時候，法治精神就被忽視了。」

「這會危害到整個國家。」

「當然！所以美國最大的危機不是外來的，是內部。她在自由民主的號召下茁壯起來，恐怕將來在濫用下，敗倒下去！」

楚芸沉默下來。

「楚芸！」我警覺地笑道：「我們不要再討論這些勞什子政治，這種骯髒的東西，令人敗興。」

楚芸釋然一笑，我把車子開入庇街，看見許多舊樓房在拆卸中，許多新的正在重建。這個古舊的城市，顯得生氣勃勃，正忙着除舊佈新。照近年來的發展趨勢，預見不久的將來，她可以追得上蒙城，甚至後來居上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不久，我們經過市政府廣場，中央那座像劈開水桶似的建築物，正是市府大厦。後面緊連的街道，就是多城的華埠了。

泊好了車，從車廂走出來，舒展一下筋骨。我們欣然相視一笑，可像完成了一樁事情似的歡愉。多倫多華埠的霓虹燈，似乎沒有滿地可那麼密集，大概因爲街道比較寬濶的緣故，佔地也較大。商店上的二、三樓，很多也掛上會所招牌，也許這是北美洲華埠共有的特色吧！

在華埠瀏覽了一會，並在餐館吃過晚飯，然後，又繼續我們的旅程。當我們遠遠瞥見火舌衝天的坎美頓不久，車子已駛入桃花林了。

初春，正是桃花盛放的季節。我們不期遇到夾道的桃花，在春風中，朵朵像少女的迎人笑靨，沒有一株野花雜樹。晉代陶淵明所憧憬的桃花源，不正是這裡的寫眞嗎？

我把車子慢慢煞住，泊在路旁，楚芸馬上推門跳出來了。

一陣沁人心魂的幽香撲鼻。向晚的太陽，和桃花爭艷。楚芸在春風中抖擻一下鬢髮，伸手拉着滿枝桃紅，傍着臉龐輕輕的摩挲着。

「春風夕照，人面桃花。」我不禁反覆的吟着。

「你唸唸有詞，是不是大發詩興了？」楚芸嬌媚地靠攏我。

「可不是嘛！此情此景，不正是『人面桃花相映紅』？」我說。

「但接着的是：『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』呢！」她輕轉一下身子！正面看着我，雙手平分擱在我肩上。

「除非你變了心。」我伸手環抱着她的腰肢：「我不是已經向妳求婚了嗎？只要妳答應，我們可以馬上結婚。」我熱烈地把她抱着。

「呵！」她迅速將手臂伸直，穩住身子向前，嬌嗔說：「怎樣？」

「只想吻妳？」

「她像蜻蜓點水的一下。」

「亦文，不要辜負這個世外桃源，我們散散步，盡情領略大自然的賜予。」

「我却以爲：在這幽美的環境裡，要好好地領略一下愛情的賜予。」

「人的感官，應該平衡地發揮它的作用，不可偏廢。過偏，造成敏感，廢則遲鈍。就說愛情吧！我們用心靈去領略，那怕在斗室，在沒有陽光的地窖，不一定比這個桃花林遜色；那麼，我們爲什麼不把眼睛所吸收到的養料，移作心靈的養料使用呢！」

楚芸侃侃而談，我雖然不全都贊同她的見解，但我的感情，已經受到理智的平衡，是無可否認的。

我放開左手，我們併肩的移動步伐，楚芸帶着勝利的微笑。

「其實，對愛情灌輸多一點兒養料，不是很應該嗎??」我說。

「這一行桃樹，那一棵最壯茁的呢!」她指着身旁桃樹。

「都差不多。」我聳聳肩說。

「如果你選定其中一棵，天天下肥，你認爲會較其他的更有生氣，更壯碩嗎!」

我沒有表示意見。看到他一本正經，自己不禁笑起來。

「楚芸，妳難道不承認，女人爲愛而生麼?」

「這是男人佈下的牢籠，我才不這麼笨。」她俏皮的說。

「那麼，妳對愛情的堅貞程度，我不能不發生懷疑了。」

「難道情感與理智平衡的女人，不是具備更高貴的品質，對愛情不是更有保障嗎？」

想不到分別幾年，楚芸不僅在生理上成熟，我愉快地靠近她。鬢髮的香氣，令人欲醉。

我們漫步在桃花林中，踏着橫斜疏影，在鳥語花香中，對夕陽、桃花和娟好的戀人，願這種詩意感受，變成永恒。這一刹那的感受，不是言語或文字所能寫得出來的。

追求物質和情慾愈切，對性靈的感受愈遲鈍。西方民族的精神生活是貧乏的。東方人領略大自然的賜予，就遠比他們豐盛。想不到在西方社會生活了這幾年，性靈感受竟變得這般魯鈍。

這種自省，像找回失落的我，歡忭的心情，使步履變得輕快起來。

楚芸含情地凝睇着我，但沒有置問，我也懶得解釋。在餘暉裡，桃花蔭下，我們漫步黃昏。

趁夕陽尚未完全西下，我們離開了桃花林。一小時之後，我們到達了世界聞名的尼加拉大瀑布。

車子還沒有開近大瀑布，已隱隱聽到遠方奔雷聲響。泊了車，向堤岸走去，奔雷的聲音漸漸大起來。接近了堤岸，我們已看到瀑布的全貌了。

瀑布的水源從美國來，波瀾壯濶，奔流到與加拿大分界的河谷。由於河谷縱深，斷岸千尺，水流倒掛而下，滾滾不絕，像千軍萬馬，前仆後繼，直瀉谷底，反擊起煙雨迷濛，聲響沉雷，氣勢十分壯觀。瀑布分三幅，兩幅在美國境，一幅與加拿大平分的馬蹄型，是三幅中最大的。由於瀑布掛在美國

境，反使那些站在加拿大境的人，得窺全貌。

尼加拉瀑布的夜景是迷人的。從高塔發射不同顏色的燈光，照在奔流不息的瀑布上，色彩絢麗，有如夢境。我和楚芸沿着堤岸，雜在夜遊的人羣中，漫步着……。

「看到這個大瀑布，」楚芸說：「使我更相信，儘管人類在某方面的成就，可以征服大自然，但自然界還有可以向人類誇耀的地方。」

「當然！記得早幾年，蘇聯的人造衞星剛昇升了空，赫魯曉夫不可一世，到聯合國來，脫了鞋，敲過桌子後，也要到這裡來看看。」

我說完，楚芸哈哈笑起來。

我們已接近瀑布了，它的響聲愈來愈大。

「怎樣！」楚芸對我附耳說：「有沒有靈感？」

「有妳在，不成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像這種波瀾壯濶，氣象雄渾的奇景，要和關西大漢，執銅琶鐵板，高唱『大江東去』。現在，和情人在一道，格調不合嘛！」

她帶嗔對我白了我一眼，嘴唇蠕着，但我聽不到，瀑布聲蓋過了一切。

當我們靠近那個馬蹄型的最大瀑布，聲音震耳欲聾，而且被風吹起的水花，像濛濛的細雨灑下。我們只停了一會便轉回，站在較遠的地方觀賞。

萬馬奔騰的瀑布，它的壯觀，列為世界奇景的首位，的確名不虛傳。「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」，多少人物，不管建有多大的事功，但自然生命的限制，都成歷史的陳跡，而尼亞加拉大瀑布依舊長流不歇，誰能否認自然界的偉大，和造物主的神奇呢？

「妳還記得『飛瀑慾潮』那部電影嗎？被譽為性的偶像——瑪麗蓮夢露的成名作。劇情到了結局，她就在那座鐘樓被扼死的。」我指着那座不遠的鐘樓說。

楚芸也看過這部電影，大致上的情節和畫面都有印象，我們一面欣賞，一面討論起來。

北國的春天仍是寒氣襲人，我們從馬蹄型的大瀑布，再退到最小的附近，飽覽其多彩燈光的夜景。過了一會，我們以一日開車的辛勞，不宜過久留連，找回了汽車，開入一所汽車旅店，租了房，準備進去休息，楚芸卻躊躇起來。

「在未結婚以前，我們不能同宿在一起。」楚芸說。

「楚芸，相信我，除非妳的允許，我決不侵犯你。」

「我怎會允許，而且我堅持分房。」

「我也是反對試婚主義者，所開的房，既然有兩個單人床，何必多開一個呢？」

「不！」楚芸依然倔强的堅持原議：「我們不但在生理上清白，在心理上也該清白。」

我開始有點憤悶，覺得楚芸太不近人情，顯然對我不信任。但倒底拗不過她，只得另租一個給她。到我無可奈何，進入了自己的房間，漱洗完畢，躺在床上，冷靜思考一下楚芸堅持分房的原因。漸漸地，我不但不怪她，而且，對她那種有理智，不隨便，正是女性對愛情堅貞的最大保證。我想起程永珍曾對我說過：「現在卽使用手槍指着我，我也要嫁黃粤生。」不禁躍然而起，開了門。楚芸就在隔壁，我敲一下她的房門。

「誰？」她在內問道。

「我！我想向妳說一句話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？」她把門開得像一條縫。

「我愛妳！」我說完，順手和她關上，我看到她愉快的笑。心境的舒泰，連夢境也香甜起來。

「楚芸！」晨早我們重遊大瀑布的提岸，我指着瀑布說：「我這一生，就非娶妳不可，如果不成功，一定會往這裡跳下去。」

楚芸笑彎了腰。

「妳要知道。」我鄭重說：「跳瀑布的人，沒有一個生還，包括前幾年用木桶裝好的。」

「你這種衝動的個性，是我最不喜歡的。」楚芸白了我一眼：「吃迷幻藥，亂搞性愛，以至打架，駡人到跳瀑布，無一不是從這劣根性產生。」

「不要忘記。」我說：「大情人、詩人、烈士、革命英雄……沒有一個不是具備這種性格。你不要侈望一個瞻前顧後，畏首縮尾的人，能會有任何可歌可泣的事蹟。」

「够了！够了！別向自己臉上貼金。」楚芸半嗔的說。

我們相對一笑。

晨曦中的瀑布，又是一番境界。到旭日初上，彩虹橫跨着瀑布，時沒時隱，海鷗翩翩的飛來飛去，令人低徊不已。

我們在瀑布的堤岸打了一轉，便驅車經過「彩虹橋」，進入美國境，直駛水牛城。

不到半個鐘頭，我們便進入市區，這個經過暴動的城市，處處出現頹牆敗瓦。有一條街被燒爆破壞，變得像個瓦爍場似的，令人驚心怵目。美國黑白種族之爭，是否會演變成爲內戰，還有待歷史的證實。但目前已造成了內部的不安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

水牛城原是一個化學工業的大城市，本來非常繁榮，後來因爲蘇聯洲際飛彈的發展，美國的對策，只有把各種有關國防的工業疏散。於是水牛城的化工廠，很多他遷，使一個繁盛的城市，就這樣衰敗下來，加上近年黑人的暴動，就更每況愈下了。

我們像憑弔古戰場似的心情，感喟地離開。再開車回返加拿大，一片葱綠，再呈現眼底。

不論風景或公路，加拿大都比美國勝一籌，一個新興的國家，到底有她的新氣象。

我們沿着安大略湖的二號公路東駛，一路湖光水色，大自然對這個國度的賜予，實在太偏愛了。

當我們回到蒙城，已經萬家燈火了。

美好的時光，令人陶醉，而時光就輕溜溜的過去。

七

世博會開幕一個月後的第二天，我還未起床，在夢中給人推醒，睜開惺忪睡眼，看到黃粵生正手忙脚亂在穿衣服，口裡促着：「快起，穿衣服。」

我眞不知葫蘆裡賣什麼膏藥，向外一望，天色剛亮，只見他氣急的說：「剛才報社電話通知，世博會中國館失火了。」這眞像一個旱天雷，我的神智被轟醒過來，忙着找衣服。不久，第一聲尖銳的救火車呼號響了，在黎明人靜的時分特別刺耳。接着，是一連串的警車、救火車和救傷車的不同聲音，不斷的呼嘯着，飛馳着，此起彼落，彷彿四面八方都是這種聲音籠罩着，整個城市都在這一刻間開始擾攘起來。我們胡亂地洗臉漱口後，黃粵生提起攝影機往外衝，口裡不斷催促。我提了外衣，還沒有穿上，就追了出去。

「要開你的車，因爲可能封鎖現場，如果我憑記者證開車進入，可能只准我個人。」他走着說。

我們直奔車房，我開動了汽車，向世博會飛馳而去。腕錶正指着六時卅分。

救火車仍不斷的呼嘯飛越我們，駛着同一的方向。

「救火車出動這麼多，可能大火。唉！怎攪的。」黃粵生憂形於色的說着。

我們將近抵達世博會，汽車駛上橋上，遠遠的看到那邊，正在火光衝天，濃煙瀰漫。

「看來損失慘重了。」黃粵生又自言自語的說。

我不敢分神，小心開着高速度。不久，我們到了世博會。

果然不出黃粵生所料，現場被封鎖了。幸得他的解說，我終和他一同進入。

泊了車，我們向中國館直奔。那裏週圍早已泊滿了無數救火車和警車，還有兩部救傷車。

衆多的警察組成疏落的包圍網，擋着人羣，維護着救火員的施救。中國館的頂上冒着幾處煙火，救火人員用水射入，激起一陣陣的濃煙，不斷的向缺口處反射出來。救火員向建築物的四週升高的高升起鐵梯，從屋頂上拿着水喉筒噴射。帶着藥味的水花，混着濃郁的焦煙味道散溢着，眞令人難受。有些救火員破窗而入，他們緊張地工作着。警察擋着的人羣，有不少像黃粵生拿着攝影機，不停在找角度拍攝着，大概是新聞記者們。有些拿着米高峯作實地錄音。

「國家眞是多災多難。」黃粵生感喟的嘆息：「連這種暫時性的國際展覽，也不容我們平安度過。」

「我相信館內的陳列品，包括我們的歷史珍品，恐怕難有倖存的。」我說

我們剛說了這兩句話，看見救火人員已弄開了正門。大門剛打開，一團大火飛撲而出，火舌沿門楣直捲上去，剛燒到「中華民國館」的大字。幾個救火員迅速地拖着水管，分別向上下噴射，立即把

火團撲滅了，他們陸續的進入施救。

火燄從大門噴出，到被撲滅，不到半分鐘。但中國館的門面，正中的部份，已被燻得焦黑。人羣越來越多；但還在世博會的開放時間之前，入口處仍被封鎖着。這些人，如果不是世博會的職員，就是保安人員，要不然，只有當地的或外地派來的新聞界人士才能進入，算起來也總有近千人左右。他們在交談、錄音或拍攝着。

由於救火人員衆多，施救迅速，火勢不久便被控制了。救火員陸續的從館內退出來，大概已徹底撲滅。我們看到有好幾位人士，在數位武裝警察陪同下，由兩位救火員帶進館內。大約十分鐘左右，他們從館內走出來。警察阻擋着的外圍人羣，忽然騷動起來，他們迎着從館內的人員合攏過去，包括黃粵生在內。但馬上被警察阻擋着。那些人員一直走到人羣的前面，大家剛好相對立着，人羣中馬上響着一陣攝影機的的得得的聲響，鎂光燈一陣陣的閃耀着。很多訪問員已遞出錄音筒，有些掏出了筆記，大家儘量擠近他們。原來他們是世博會的負責人或職員。

首先發言的是世博會的職員，他向新聞界作簡短的報告：略以此次不幸事件，發生在中華民國館，起火時間約在上午六時左右，由於火勢太大，館內之建築及陳列品，已受到嚴重的破壞，對中國館之損失至表同情。

世博會的職員作了這簡短聲明後，有一位記者馬上接口問道：「世博會有沒有購買火災保險？」

「整個世博會的場地，在未開幕之前由世博會購買，但從各國接管自己場地之後，建築商及其陳列品，則由參加國家自已決定購買。中華民國館有沒有購買火災保險，你們可以訪問該館主持人。」世博會職員說。

「剛才進入館內，在中國政府官員的辦公室內，桌上仍放有申請購買保險的表格，上面仍未簽名。」另一職員補充說。

有些人讚嘆着，黃粵生手不停的記錄着，我心裏正在發毛。

世博會此次火警，災情才是新聞的主要題材。世博會職員發表聲明與談話後，記者立刻轉移目標，向救火員發問。

答覆詢問的救火員，還穿着一身制服，他顯然是此次救火行動的領導人之一。

他報告說：「此次為第三級火警。火起於中國館內的陳列室，本市由十二個救火站遣派救火車十八輛，救火人員一百二十人，負責此次救火工作。」

「失火原因是什麼？」黃粵生敏感地接問，當然也用英語。

「這問題我不便武斷答覆，」救火員老練的說：「要經過調查才能報告。我只能把現場的情形說明，陳列室起火不久，有數個火頭同時發生，這種失火現象比較反常，我們不能排除有人放火的可能性。所以，是波及而起或另有原因，目前不敢武斷，但火勢極强，瞬息燎原，造成第三級火警。」

「內部的破壞情形怎樣？」另一記者接問着。

「事實上已全部破壞。」

「你的意思，是包括全部藝術陳列品嗎？」黃學生問。

「不錯，全部被燬壞，由於煙火太猛，我們無法入內搶救，不得不先救火，所以陳列品不燬於火，也因救火時被水冲壞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救火筒另有藥物與水混合的。」

「此次損失估計多少呢？」有人問。

救火員無從估計，世博會職員接答着：「照我們所知道，中國館建築費用約五十萬元，但陳列品包括中國歷史的文化藝術品，我們無法估計。」

在現場答覆新聞界的問題，到此告一段落。世博會職員和救火員各自散去。救火車和救傷車相繼離開，只有兩三名救火員留下和少數警察把守現場。從大火發生的開始，到現在差不多一小時左右，一座美奐美侖，代表東方文化底宮殿式的中國館，被這一把無名火，已燒得面目全非。附近的地面，還淹留着救火的積水，大門上額被煙火薰過的黑印，四週牆上被打破的傷痕，屋頂的敗瓦，像經砲火的洗禮，和附近各館的美好形像，太不協調了，也更顯得份外孤獨衰頹！

我們帶着悲憤的心情，正想離開，敏感的新聞記者羣忽然又騷動起來。我看到四、五個中國人向現場趕來，爲首的馬上被認出是中國館的館長。他們由警察帶路，進了館內。不久便出來，記者們馬

上過去，把他們包圍起來。

「聽說你們還未買火災保險，這是否屬實呢？」記者中有人搶着發問了。

「中國館之保險，已在口頭上承諾了，相信是有效吧！」

有些記者像在發笑，有人繼續問道：「聽說你對火災保險的申請表，還沒有簽名，是不是眞的。」這種問話，語氣已帶着調笑的味道。

「我所以未簽字，係因事太忙，而且需要有長時間考慮，所以還未簽字，但已發生意外。」館長攤一攤手說。我看到黃粤生憤憤的瞪他一眼。

「據救火員的報告，館內的陳列品，包括不少中國古代藝術品，已全部被燬，照你的估計，損失多少呢？」

館長低頭思索一下，說：「縱有古物，亦是倣造的。」

此話一出，不少記者露出驚訝的神色，有人馬上追問一句：「那麼，你們在國際集會，只是展出贋品了，是不？」

館長想答話，黃粤生搶先用中國話說：「館長，你要考慮國格問題，你的話已經給人拏住了。如果你誣說展出藝術品係假貨，用損害國家體面來減輕你的罪名，後果你知道嗎？」

館長支支吾吾的不敢作答，記者們轉問黃粤生，他却左右言他。館長藉機帶領隨從擠開重圍，走

了。

黃粵生向我處走來，劈頭就罵了一句廣東話粗口，我看到他的頸筋都氣紅了，憤憤的說：「這眞是昏庸老朽，尸位素餐，國家的面子都給他丢光了。」

我深知他是個嫉惡如仇的人，不想在此時此地多說，以免他火上加油，祇唯唯的漫應着。

「稍識法律的人都覺得可笑。」黃粵生仍氣憤不過，我們一面走他一面說：「未簽字的合約也說有效力，眞是白日見鬼。推說太忙，還要長期考慮，試問那個國家不是在開幕前都已買好保險，今天已是開幕後的一個月又兩天了，還未辦好，有什麼事比保存國家的財寶更重要。」

他一面說，脚步不停地的走着；我不知他到那裏去。

「粵生兄，你要到那裏去？」

「對不起，倒忘記告訴你，我要回報館交差，你去嗎？」

「不，我就留在這裏。」

「那麼，請借你的車一用，我下午回來這裏找你。」

我把車匙交給他，他打個手勢告別，轉身就跑了。

我漫步回到中國館前，還有好幾個警察在把守着。許多人行色匆匆的經過，也駐足一會才離開。原來世博會快到開放時刻，各館的職員已陸續上班了。

不久，中國館的職員也結隊回來，他們神色緊張，跟在館長的後面，楚芸也在其中。

他們在救火員帶領下進入館內。我走近大門，被警察阻止。我懇求他向楚芸通報，他答應了。

等了一會，楚芸果然走出來，已換過一身制服。我們每日相見的喜悅情緒已消失了，她憂形於色的問道：「你這麼早怎能進來呢？」

「跟黃粵生來的，他回報館交差去了。我還親眼看到救火的情形。」

「唉！眞不幸！這次失火，我們的責任太重大了。」

「那與你們服務員有什麼關係？」我不以爲然的安慰她說：「花這樣大的本錢才建起的館社，又陳列着這麼多的名貴藝術品，既然沒有人駐館，又不買保險。這責任，難道不應由館長一人負起嗎？誰能爲他決定呢？」

「唉！我現在沒有心情討論這些，要趕回去做清檢的工作。」

「我就是想來幫忙，反正今天也不上班。」

「讓我進去問一問。」楚芸說完，轉身進去，不久帶着一位男職員出來，他和警察說了幾句話，楚芸便向我招手，警察果然讓我進去。

踏進門，强忍一陣刺鼻的藥水氣味，天花板被煙火燻燒得焦黑，所有陳列窗框，沒有一個完整的。玻璃被打爛，內部的陳列品，多數已不是原來面目，有的被火燒焦了，有些像一堆黑炭，或燒得不

成形；連一些不會起火的裝飾品或陳列品，經救火時被水的噴射，殘破地橫七豎八的雜躺着。有些天花板掛着的裝飾物，吸飽了水，水珠還斷斷續續的倒滴着。我們分批在不同的室內，每組由一人領導，做着清檢的工作。楚芸被分派在大門的入口處，我也就陪同她在一起。

從大門向外一望，人羣麕集越來越多，看看腕錶，已是開放的時間。他們指指點點的說着，有的拿着報紙的報導在對比。原來有些早報剛好趕得着，已把中國館失火的新聞發佈了，其實，全市已被救火車驚醒了。電視、電臺也在新聞報告中發佈了這項消息。

到了中午，人們越聚越多，把中國館包圍得水泄不通，我看到有些華僑擠在人羣中，大多看不久，就搖着頭離開了，他們那種悵惘的眼神，表露了心中的悲憤。

楚芸跪在地上，審視每一件物品，分類的堆起來。人羣在大門外探頭探腦的看，不管他們是譏笑、是同情，但我知道她的感受是多麼委屈！這種恥辱是誰造成呢？楚芸抬不起頭來，她的眼眶滾着熱淚。

「楚芸！不要難過。」我剛把一張燒燬的椅架放在廢物堆中後，走到她的身邊說：「做這世紀的中國人，常遇到重重災難，一半是天意，一半是人爲…………。」

「笑話！什麼人爲。」忽然有人頂上這一句。

我轉身看看，原來是館長。他的出現，我不禁一愣。

「你不是本館職員，我們不須你在這裏饒舌。」他擺出一副官僚面孔，下了這項逐客令。

我的怒火已燃燒起來，楚芸忙站起來向我打一個眼色，我强忍着一口氣，彎身又把一件廢物拾起。

「以後不准亂說什麼人爲。」館長帶着教訓的口氣指着我說。我再忍不住，用力把手上的廢物擲到垃圾堆中。

「你敢否認這次事件，不是一半人爲嗎？」我也用手指着他說：「你明知道無人駐館，又不買保險，誰爲我們照料？多少國家參加此次展覽，難道洋祝融只喜歡光顧我們的雜碎嗎？」

館長想不到我敢頂撞他，氣得紅筋暴現，指着門口要我滾。

「我到這裏幫點忙，也想在國外盡一點國民義務。像你這種官僚作風，你出高薪也請不到我。」——我說完便向大門走出。偶然回頭看看楚芸，她正幽怨的目送我。我有點後悔自己的孟浪，應該想想楚芸的處境。然而，一切已無法挽救，難道我向他求饒麼？說我正義感好，不然，就算剛烈吧！要我卑躬諂媚，口是心非，無論如何做不到。

走出了中國館，想起對館長的頂撞，雖然失諸魯莽，但總算出了一口鳥氣。記起臨別的前夕，父親勉勵我，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，對這種玷辱國家的人，難道還要假以辭色嗎？

在中國館人叢中徘徊了不久，看到黃粤生來。我把剛才進入館內的情形告訴他，也說了和館長的

衝突經過。

「你說了也好，讓他不要以爲可以一手遮天。」他說：「政府爲重視這次國際性展覽，曾宣佈保送這批國家珍寶來參加展出。現在被焚燬了，他却對記者宣稱倣造的贋品。身爲館長，沒有半點爲國家體面着想，這種人如不依法重懲，國家的法典還有什麼用處！」

「何況這的確不是贋品，這種國際性展覽，世界多少漢學家、考古家或鑑賞者到中國館，有些還特別爲這些陳列品而來，可以假得嗎？」

「當然假不得。」黃粵生說：「就算都是假的吧，身爲代表國家的主持人，自動洩漏國家機密，也是罪無可恕。」突然，我的頸項給人勒緊，差不多在同時，黃粵生也正和我一樣，在我們中間的人，他的左右手正分勒着我們。定睛一看，不禁使我驚喜交集；原來是羅雄輝。「你們膽敢批評政府官員，難道罪有可恕麼？」羅雄輝說完，放開雙手。

「來前爲什麼不給我通知？」我們緊握着手。

「今早聽了中國館的新聞，才臨時決定前來。」他轉向黃粵生說：「這眞是親痛仇快的事。」

「我們正爲這事鬱得一肚子悶氣。」黃粵生拍拍肚皮說：「爲了國家體面，很多內幕新聞，都沒有供應報社，現在供應的僅是份內的採訪報導。將來，總希望搜集足够的資料，寫一篇內容充實的報導，在國內發表，讓國人和政府明白此次事件的眞相。」

「我在紐約上午八時前來，開足了五小時車，現在肚子餓得很，你們也沒有吃午飯吧？」羅雄輝說。

「沒有！」給羅雄輝一提，便覺腹餓難耐，我倒先催促着：「走！走！上午六時左右給他推醒，一直緊張兮兮，一滴水也未入口。」

「看你，幾個小時也忍不住。」黃粵生笑着說：「儘管你寫文章寫得更好，做我們這一行你就缺乏條件了。遇到重大新聞，要搶先發出，有時就會廢寢忘餐，而且什麼天氣都一樣……。」

「好了！好了！大概又來一套口頭禪：鐵脚、神仙肚之類，我倒是血肉之軀！」我打岔說。「你們比我知道得清楚，那個館的食品特別些？」羅雄輝問道。

「蘇聯館。」黃粵生答完，率領我們向蘇聯館走。

「你簡直資敵。」我說。

「即使你到中國館，以五毫吃春餅一條，大部分利潤也落在承包商的口袋；何況現在燒了。」黃粵生說：「你到蘇聯館去，保證不會令你失望。」

「怎麼？」羅雄輝詫異的說：「你這個忠貞份子，竟唱起反調來。」

「不是反調；如果只講吃這方面，醒胃的羅宋、湯芳烈的伏爾加酒、香鬆的燒牛肉，保證別有風味。佈置好，有悅耳的民歌聽；以上是在享受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蘇聯館是蘇聯人民近年來在思想上，

和生活上演變的一個縮影。想研究她，不管政治上的，社會上的，到蘇聯館走走，保證你有莫大的收穫。」

黃粵生的話，使我們產生莫大的興趣。他對蘇聯館的熟識情形，想必去過很多次，並且留心觀察，否則，不會說得這樣頭頭是道。

到了蘇聯館，看到館的入口，早已排了人龍，好容易才得進入。侍者彎腰招呼，然後很禮貌的把我們帶入座位。剛坐下，另一位穿黑制服的侍者，笑臉迎人拿着餐單來，自動找話題和我們答訕，我們點了伏爾加酒和豐盛的午餐。

「看到沒有?誰說俄國人由共產黨統治後，就板着臉。」黃粵生得意的說：「板着臉的只是黨員，因爲他們自詡爲特別材料製造的，也就承認是一羣不正常的人。正常的人，共產黨徒是無法根絕他們的人性表現。」

「大概是『經濟掛帥』，在這一政策下，大家擺擺一副假笑臉。」我說。

「就算『經濟掛帥』吧！最少也說明他們已在變，放棄以前教條主義的路線。」黃粵生說。

我們的座位在餐館的最後部份，靠壁而坐，面對前壁的一幅克里姆林宮的複製照片。黃粵生把攝影機擺好，校好了自動快門，給我們拍了一張留念。不久，侍者先把伏爾加酒遞來，一陣撲鼻的酒香。

「來！」羅雄輝擎起酒杯向我們一巡，說：「祝你們蜜運成功，快請喜酒。」

「少不了你的份兒，程永珍已批准前來了。」黃粵生春風滿面的答道：「一抵步，我們就馬上舉行婚禮。」他還特別向我說：我們要不要學行臺灣風行的集體結婚。

「你們的克難時期已過了，我倒要分別喝兩次喜酒，別猶太！」羅雄輝不待我回答，就搶着說。

大家呷了一口，黃粵生豎起大拇指說：「加拿大的伏爾加酒，總不是味道。」

「老實說，不是我潑冷水，凡是蘇聯的產品，多少總帶點中國人血淚的苦澀味。」我說。

「我是　中山先生的信徒，主張民族獨立平等。如果我們也學俄國人的野心，又算起舊賬來，實在我們有理由踏破莫斯科，然後痛飲伏爾加酒。」黃粵生越說越興奮，大概多少總有點酒精作祟。「你們不要以爲我空肚喝酒，亂說話。」黃粵生繼續說：「俄國人對中國人永遠存有戒心。事實上，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征服他們，只有我們的成吉斯汗例外，因爲他們佔了天時和地利，是易守難攻的。但對於我國，他們就喪失這種保護，我們可以從新疆的伊犁結集，居高臨下，佔領烏克蘭，然後直撲莫斯科。這是俄國的軟腹地帶，成吉斯汗的征俄路線就是這樣，他們是頂不住的。」黃粵生帶着濃厚的廣東口音，眉飛色舞的說着，引得我們哈哈大笑。

「你們笑什麼？」侍者把食品端上來，見我們哈哈大笑，就用英語問道：「我們剛研究怎樣可以打敗俄國。」我以開玩笑的口氣說。

「不打！不打！」他搖頭笑說：「爲什麼要打仗，我們都希望和平。」

「現在你們當然不想打了。」黃粵生說：「像賭撲克，那一方贏總願意結賬拉倒。但輸的總希望扳本呵！」

「那些是歷史的爛賬，算也算不清了。」侍者聳一聳肩微笑地說。

「毛澤東現在不正是和你們論戰嗎？」我問道。

「但你們不是從大陸那裏來。」我們都被他的話怔住了。

「你怎知道？」羅雄輝說。

「毛敎不出好人來，你們是從　蔣介石將軍那邊來的。」他說完扮個鬼臉離開。

「這傢伙倒刁鑽古怪。」黃粵生說。

三盤熱騰騰的燒牛肉端來了，可說色味俱全，我們各據一碟，狼吞虎嚥。

突然，一陣淸脆的鋼琴聲，伴着手風琴演奏起來，餐館正中的表演臺，已開始了演奏節目。這是一首民歌，活潑輕鬆，音色很美。一曲旣終，全館的顧客，報以熱烈掌聲。

隨後，一個穿着燕尾禮服的司儀，大約五十歲左右，一派紳士作風，挽着一位中年女人，走到臺上的中央，對着米高峯向觀衆介紹，原來她是一位著名的民歌歌手，要開始演唱了。

女歌手的風采迷人，不但有成熟女人的風韻，而且兼有少女的嬌美。一條純白披肩，掛在如雪的

頸項上，直向雙臂垂下，低胸銀白的襯衫，束着褶裙，裙上釘着銀線，一頭褐色的秀髮，配束着弧型的人造珠鍊，明眸皓齒，配稱得端莊流麗。琴鍵一響，她的歌聲隨起，聲調是那麼清脆，襯着輕快的旋律，和適度的動作，一股青春活潑的氣息，感染着每一個聽衆。

她一唱完，餐館轟起如雷掌聲，歷久不絕。她一連用幾個飛吻的手勢，向聽衆答禮。

「看蘇聯人民被共產黨統治了幾十年，她這把年紀，不是完全是共產黨教育出來嗎？但試問那一個細胞，不是充滿活生生的人性。共產主義改造不了人性，已得到歷史的證實。卻被人性感染着，反而有唾棄共產主義的趨勢，這一點，也終將得到歷史的證實。」黃粤生說完，羅雄輝跟着笑道：「證不證實是以後問題，但你帶我們來這裡，看這些活生生的事實，你算白吃就是了。」

「不！」黃粤生說：「我們不要破壞規矩，還是AA制，自己付自己的賬！」

我們付了賬，大家都給侍者一些小費。他連聲謝謝，並希望再見。在蘇聯館午餐差不多有一小時，我提議回中國館，然後陪羅雄輝到處蹓躂。大家沒有異議，我們到了伊朗館，看到中國館門前的廣場，還是擠滿看熱鬧的人羣，而且間歇性的騷動着。我們擠入人叢中，看到七、八人組成一小隊的中國人，一律帶着黑眼鏡，在人叢中左右一致的來往，並且用英文高呼「臺灣獨立」的口號。圍觀的人有些錯愕着，有些訕笑，有些茫然不明所以。

這些人都在中國土地上長大的，最少也受過國家六年以上的免費教育，有些連大學四年，都在政

府各種獎勵或補助金下完成。現在，他們羽毛豐滿了，飛到外國受教育，不但不思報國，反先怨恨自己生不逢地，委屈了他做中國人，以致無法改變成為黃髮碧眼的洋漢。這是多麼嚴重的先天缺陷，怪可憐。於是有人製造一些理論，使他們能振振有詞地否認是中國人，以便鬼鬼祟祟地和外國人勾搭着。中國館今晨發生了火災，下午他們就出現了，還不是幸災樂禍，甚至落井下石麼！

因爲隔得遠，他們又戴了黑眼鏡，看不清楚眞面目。黃粵生率先向他們擠近，我和羅雄輝跟着，終於，我們擠到他們的面前。

他們還是列着隊伍，向左邊走上十步左右，然後向後轉，最後的變爲前導，向右走上十步。這樣一來一往，每次呼一次口號。忽然，羅雄輝附耳對我說：「又是滑鐵爐大學那班臺獨分子。」怪不得有兩三個那樣面善的人，原來蔡武男和吳嘉義也在當中。記得在學校，曾陪羅雄輝參加過他們的聚會，因辯論而引起了衝突，他們曾乘我不備，向我的肩背上打了一拳。再看看現在他們這種無恥行爲，激憤之心，油然而生。不覺脫口高呼：「叛徒！」

他們立刻發現我。

蔡武男顯然還是他們的首領，他首先走過來和我對面而立，其他的人也跟着合攏過來。他們馬上發現羅雄輝也在場，蔡武男還特別把眼鏡脫下，歪着頭，對羅雄輝作藐視的打量。

「你是講誰呀！」蔡武男再轉過來質問我。

「誰心中怕人說，誰就是。向外國人抗議自己國家，不是告洋狀麼?·面目可憎的人，戴眼鏡和不戴沒有兩樣。」我怒目看着他，提防着他動武。他卻又歪着頭向羅雄輝，突然一個轉身，右手握拳向我下顎抽上。這種先誘人疏忽，而後發難，眞是陰險；上一次就上了他們的當。所以這次我自始至終都戒備着。

蔡武男的個子比我矮，拳頭一起，我馬上退了半步，上身微仰，他的右拳抽盡，仍打不到我。就在他未及縮回的一刹那，我伸出左手握着他的右腕，右脚踏前，右手順勢在他的右脅一推。本來在他的右拳抽盡時，身體已偏左，經我左手一拉，右手用力一推，他失了重心，身體旋轉地向前仆。本來他左手拿着的眼鏡，爲了自救，就在身體旋轉向前仆的一刹那，抛得半天高。那知道他背後正站着一個同伴，但身不由主，直仆過去，同伴閃避不及，蔡武男的額頭，正撞在他的前顎，立脚不穩，向後便倒，被蔡武男壓在身上。

差不多在蔡武男被摔的同時，他的夥件已一擁而上，向我們圍毆。看熱鬧的人才知道出事，紛紛走避，秩序大亂。黃粵生立卽指揮我們背部相向，不致腹背受敵，他自己把攝影機轉掛在背後，手持巨型的閃光燈向前掃去，阻歇他們的來勢。我看見蔡武男爬起身來，額上出現血漬，被他壓在地上的同伴，捧着口部呼痛，大概也受傷出血。蔡武男揩乾了額上的血漬，不知怎的神色忽然緊張起來，頻呼：「走！走！走！」

吳嘉義等人果然立卽跟着他奔跑，一瞬間在人叢中消失了。我們正感詫異，兩個警察在我們面前出現了。至此恍然而悟，大概他們看到警察前來干涉，怕鬧出事件，恐姓名在報章揭露，對這種見不得光的事，多多少少有點不便。所以吃了虧也要離開。

警察見了我們，問發生什麼事，黃粤生機警地先掏出記者證，然後說：「那幾個攪臺灣獨立的分子在示威，見我要拍攝他們的照片，就上來圍毆我。」他指指我和羅雄輝說：「他們是和我在一起的朋友，幸得幫助，否則，恐怕連攝影機也被他們打爛。」

警察友善地點點頭，也不追究，便離開了。

羅雄輝默然，他乘興而來，不意又遇着這事，無精打采，連遊覽的興趣也消失了大半。

我們先走近中國館，楚芸看到我們來，獨自走出，和羅雄輝打了個招呼。大概看到我們衣冠不整，滿頭大汗，問道：「亦文，是不是又闖了禍？」

黃粤生眼睛一亮，莞爾不語，我苦笑一下。

「這個人到處闖禍，中午也在這裡和館長衝突過。」她在向他們訴苦似的。

「這是第二次，第一次是他來加不久，在會議時發生，也是和這羣臺獨分子大打出手，眞是『匹夫之勇』。」羅雄輝說。

「但他的社會救濟工作，却是菩薩心腸，不是『婦人之仁』麼？」黃粤生說完，引得大家哈哈大

笑。

「照你們所說，我豈不是同具楚霸王和韓信的雙重性格。」

「不要吹牛，你所綜合的只是他們的缺點。」楚芸一本正經的說：「那是他們敗亡的主因。」

大家又笑起來。

楚芸要返回舘內工作，她說晚上給我電話。

我們陪羅雄輝在世博會逛遊，但大家都提不起勁，草草到處轉了一陣。他說要開車回美，便和我們告別。

我開車送黃學生到報舘後，自己先回寓所。

晚上，楚芸在電話告訴我，她經過一天辛勞，今晚不預備見面。照她所知，中國舘決定復舘。舘長已和建築商在談重修的各種條件。她埋怨我沉不住氣，以致她遭受舘長的申斥。

她的怨懟是有理由的。然而，站在國民的立場，難道我沒有責任指出官吏的錯處麼？何況，我的指責是以國家的利益爲依歸的。我並沒有爲此事後悔，我想：我們口口聲聲服膺孔孟的道理，以儒家的思想爲我們思想的主流，但我們却沒有實踐他們的政治理想，沒有效法他們那種浩氣充沛，爲維護眞理而吶喊的精神。大家都成了唯唯諾諾的應聲蟲，不敢做一士諤諤的大丈夫。這種風氣，上行下效，把我國的政治攪得一團黑漆。

這一把火是怎樣燒起呢？還是別有原因呢？以後會不會成了無頭公案呢？目前雖然還未揭曉，但這一把無名火，已把中國舘燒得面目全非，把加拿大的華僑燒得面目無光，同時，也燒去了楚芸的歡笑！

一星期的假期過去了，我重回工作。下午下了班，照例到世博會看楚芸，才知中國舘已重門深鎖，謝絕一切訪問，趕着重建的工作。

返回寓所，便接到楚芸的電話。她告訴我：舘內所有僱員，都在協助此項重建的工作，希望在短期內復舘，以後不必去找她。如果她有空，會給我電話。

這是多麼憂鬱的日子，每天下班回來，都在守候她電話，然而十九都令人失望！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着。楚芸和我，還是咫尺天涯！情緒像低氣壓，令人有窒息的感受。在這些日子裡，却給黃粵生帶來的喜訊衝散了。

那天晚上，黃粵生帶着興奮的神采回來。原來，程永珍已搭機起飛了。

「後天下午六時，在蒙城機場下降了。」黃粵生拿着電報說：「下班回來，我們一同接機。」

「當然！」我說：「如果你不嫌我妨碍的話。」

「老朋友！不要來這一套，你和楚芸還要預備做男女儐相了！」

「到底還是你比我先！」

「相差不遠嘛，急什麼？」

程永珍抵步的前夕，楚芸剛好有電話來，我把這喜訊告訴她。濶別多年的摯友，異國重逢，她的喜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，要我下班立即到中國舘接她。

次日，我依約往接楚芸，抵步時，她已先在舘前等候了。我們驅車駛往機場，楚芸不發一語。

「楚芸！事件已成過去了，我們的歡笑總不能做它的陪葬吧！」

楚芸沒有回答。到了機場，黃粤生已守在閘口探頭探腦的張望。

程永珍終於出現了，黃粤生首先趕上去，在她的頰上輕吻一下，一手代她提着旅行袋，一面嚷着：「永珍！看看誰來接你！」

她向我們望來，楚芸立即迎上擁抱着她。

程永珍經過長時間的飛航，疲累的神色，仍掩不住滿面春風，烏黑的眸子，仍像以前綻放着青春的光芒。

楚芸雙手握着她腰肢，向前一推，上下向她打量，說道：「看！黑襯衫連裙，紅的頭花，紅腰帶，紅手袋，紅高跟鞋，好一個新娘子喲！」

「噢！楚芸！不要取笑我。」程永珍忸怩的說：「難道你們還不是一樣快嗎？不見幾年，你和以前一樣美麗。」我看看楚芸，却驚異地發覺她比前憔悴。我過去和程永珍握手後，幫着提取她的行李

，堆放在黃粤生的車後廂。我們分別驅車往華埠，在預約的餐館爲她設宴洗塵。

程永珍小別歸來，對黃粤生欸欸深情，我們自然不欲久陪，以免妨礙了他們互道相思的機會。而楚芸出來不易，我們又何嘗不珍惜此刻時光呢！飯後，我們分手了。我們開車駛到暮色未濃的山上，下了車，居高臨下，俯瞰整個世博會，五光十色，繽紛得像個幻夢的世界，靜靜的羅蘭上河，像銀帶似的躺着。

「楚芸！你看！這景色多美。」我執着她的腰肢，向下遙指。

她沒有答話，只把頭部枕在我的肩膊上，嬌慵無力似的。

「這幾天來，是不是很辛苦呢？要小心自己的健康呀！」楚芸的沉默，增加了我的內疚，憐惜之心油然而生，我近於哀懇的說：「楚芸，如果是因爲我和舘長的衝突，而令你不歡的話，請你原恕我，我是無心的。」

楚芸轉過身來，抱着我。

「怪不得有人說：女人的沉默是武器。」她嬌媚的一笑，輕吻一下我：「我不會怪你。男人嘛！善惡分明，頂天立地，也沒有什麼不對。」

「楚芸！你就這樣忍心，幾天來，這種冷漠的態度，使我是多麼難過！」

「唉！」她沉長的一聲嘆息：「我的心很亂，正考慮一個決定。」

「告訴我，是什麼一回事？」

她搖搖頭。忽有所感的問道：「在加拿大現在算甚麼季節呢？」

「三月廿一日開始算春季，現在六月初旬，應該算是暮春。」

「哦！又到了暮春。」楚芸落寞的說道：「『亂綠飛紅，始信春將暮』。我現在才體會你寫這詞的心境。」

「楚芸！」我感動的輕擁着她：「那是離人懷抱，即使現在是暮春，但我們已斷守在一起；而且以後斷守在一起，不會分離，不再分離！」

楚芸緊緊的擁抱着我，我們深深地吻着。

「楚芸！爲什麼要流淚呢！」她的淚痕，不知何時已掛在頰上，我輕輕的爲她抹乾：「你是現代女性，却無法脫掉舊女性那種多愁善感。『爲書憂蠹，爲月憂雲，爲花憂風雨，爲才子佳人憂薄命』，憂前憂後，一切都是不必要的。」

「誰像你這個人，天不怕，地不怕。」

「我們本來生於憂患，如果性格還偏帶鬱抑，恐怕活得不耐煩。我國傳統不僅舊女性多愁善感，舊的士大夫何嘗不是一樣。『進亦憂，退亦憂。』這種苦行僧式的人生觀，決應付不了我們當代的環境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應該採取甚麼人生觀？」

「樂觀奮鬪，富於積極性、創造性的人生觀。」

「我很羨慕你。」

「人生觀是可以改變的，你爲什麼不可以。這會使你的生命熱力四射，活生生的，不會暮氣沉沉的。」

「性格有時不是那麼容易轉變。」楚芸嫣然一笑：「安娜很適合你，你還是去找她吧！」

我覺得面部一熱，錯愕地呆住了，楚芸哈哈的走開。

「你答應不提了，又在氣我！」我追上去，很快就捉住她，緊抱着，我要懲罰她。

楚芸驚叫起來，捧着紅唇呼痛。

「誰叫妳多嘴？」

我還是抱着她不放。

「有人來了！」

「管他！他們當街接吻多的是。」

「他們是外國人，我是中國人，有我們自己的表示方法。」楚芸橫瞄我一下說。

「好！讓我對你先來一揖。」我果眞對她一揖：「楚芸妹妹，小生這廂有禮了！」

楚芸嫵媚的笑起來。

「你就是這樣牛皮。」她白我一眼，說道：「夜了！我要回去！明天你也要上班。」

「但妳要答應我，在中國舘復舘之前，縱使你無法抽暇約見，總要在晚上撥一次電話給我。楚芸！難道妳不知道，如果整天聽不到妳聲音，我多麼難過！」

「這是亂世呵！養成忍耐的習慣，將來對你總有好處的。」

「我已忍受了幾年。到此時此地，妳還要我再忍受下去，大概妳有點虐待狂了。」

「好了！」楚芸含笑對我附耳說：「遵命！」然後噗嗤地笑起來。

中國舘的重建工作，日夜在趕工進行着。主管中國舘的外貿委員會，領導人也專程從臺灣前來，督導中國舘的重建工作，一批接一批的展出品，也從臺灣陸續運到，復舘的工作快要接近完成。

中國館所有職員，包括楚芸在內，都爲重開的工作而忙碌着。

中國館終於重開了，當然，館長也是很忙。但是這一次，他到底買了火燭保險。此外，他還有一點顯著的改變，官僚氣燄減低了，但這是對一般人而言。如果是世博會職員，隸屬他的管理下，還是架子十足的。有一位僑選的立法委員到中國館訪問後，向多倫多一張華文報紙發表觀感：「我見過不知多少大大小小的官員，但沒有一個像這位館長那樣大的官僚氣。」

中國館的女服務員，仍是一貫的勤奮，笑臉迎人。然而，她們的笑臉，已失卻以前發自內心底喜

悅，像擠出來似的。楚芸的感受，我是很了解，她就是一個典型。

這種幽鬱的日子眞難過，幸好黃粵生和程永珍的婚禮適時舉行，把楚芸面部的陰翳，暫時衝散了，重現出昔日的歡笑。

程永珍重來加國，未婚之前，自然也住在張伯家裏。身爲表姊的張太太，爲程永珍的婚禮，忙得像剛孵出小雛的母鷄。張自堅自然也幫着訂酒席，發請帖，安排教堂等對外工作，都是他一手辦理。張伯是個講究體面的人，主張把請客的範圍擴大一些，以免場面過份冷落。黃粵生很少參加僑社的活動，認識的人不多，所以請客多由女方的張家作主。張自堅自從做了股票經紀，交遊日廣，開出請客的名單，湊足了十席，算來也是個好兆頭。羅雄輝從美國趕來，我和楚芸自然分任了男女儐相。

婚禮在中午舉行，由華人牧師主持儀式。晚上再在華埠一間著名的酒家宴親友。僑社對結婚喜宴，遠比儀式熱鬧。新娘的程永珍，經濃裝艷抹，鮮艷得像一朶剛開的玫瑰；而楚芸，依然像清雅的野薔薇。

程永珍把手穿在黃粵生堅定的臂彎裡，步入酒家，親友們立刻響起一陣掌聲，我和楚芸跟在後面。當我們被帶至首席坐定，宴會就開始了。

張自堅是宴會的主持人，照例先請僑領們致詞。第一個被邀請講話的，正是那天主持會社決定程永珍是否被遞解出境的主席。講的是臺山話，斷斷續續，看來無精打采，究竟說些什麼？我也聽不清

楚，低聲問黃粵生，他也聳聳肩。好容易才說完，大家鼓掌。張自堅從口袋又掏出一張紙條來，請了第二位演講，也不知他說什麼，不久講完，我們又鼓掌如儀，但掌聲較少了。張自堅又看一看紙條，請了第三位，掌聲也越來越少。這樣到了第六位。張自堅才把紙條放進口袋，我心裡剛唸了一聲佛。一位黑髮沒有門牙的人走過來，向張自堅耳語一番，我認出他就是會社秘書。那時第六位還在演講，我不知那秘書搗什麼鬼。

「他說什麼？」我靜悄悄問張自堅。「還不是想出鋒頭！他要我也叫他演講。」

我的天！宴會的演講，也可以來個毛遂自薦。到他講時，仔細一聽，他人都講過了，他還是口沫橫飛的重複說了又說，大家像挨轟炸似的。很多賓客聽得不耐煩，有些小孩悶得要上洗手間，大人們也樂得去避避難，大家就進進出出。那個秘書還是興緻勃勃的講下去。當我們聽到幾下疏落的掌聲時，才知他已經講完，人亦不見了。

秘書演講完畢，張自堅高呼一聲：「廚房出菜。」倒引起掌聲雷動。

大菜一碟碟的端上來，吃到一半左右，張伯就吩咐張自堅帶領新人，向每席親友敬酒。我和楚芸當然在旁照應。而且做男儐相的，有時還得代新郎喝酒。就這樣向十席敬酒回來，我也喝了不少，感覺有點飄飄然，但心裡總還清醒。我極力穩住自已，希望酒氣一過就好了。

我們坐的首席也是圓桌，一共十人，一對新人和男女儐相，張家三位、溫教授、羅雄輝和另一位

專為新郎化裝的女人。

黃粵生和程永珍，這一對經過波折的戀人，到今天終成眷屬，自是值得他們祝頌的。我本來想好幾句歪歪斜斜的祝詞，但到開腔時，又忽然忘記了。

「怎麼？也想學僑領演講一番嗎？」羅雄輝看我張着嘴巴說不出，跟我像開玩笑似的說：「還是想報告一下新人的戀愛史？」

「你以為我不敢嗎？」我漫不經意的說。

「亦文！」楚芸半嗔半責的制止我：「別胡鬧。」

「我那裏胡鬧。」酒精似乎在作祟，好像誰對我講話，我非答不可似的。

「喜酒嘛！總要有點熱鬧氣氛才好。」張自堅說完，還沒有徵得我的同意，就站起來對着米高峯說：「我們請伴郎介紹新人的戀愛史。」

我的天！我那裡有準備，何況，新人的戀愛史，我也的確知道得不多。我的腦海浮現出初見他們的情景，那是他們到金門勞軍的晚會。腦海剛浮起這情景，掌聲已響起來。我也沒有考慮到可以謙辭，就站起，身體恍惚很輕浮。我鎮定地舉起脚步，慢慢的跨出幾步，就到了米高峯前。我心裡盤算着，只要身體不動，就不會倒下去。我把脚跟略分，做個軍隊稍息的姿態，挺着上身，雙腿沉住，把脚跟牢牢釘在地板上。我想：這樣總可以萬無一失吧！

「各位親友：要講這一對新人的戀愛史，正好多着！」來賓都凝神的聽着，我也感到一絲安慰。來加幾年，和張家住在一起，學會了粵語，雖然不大純正，但這還是第一次用粵語演講，看到聽衆的眼神，他們起碼知我說些什麼。

「他們興趣相同，很早就相愛了，「馬車夫之戀」的舞蹈劇，他們合演得很好，我曾欣賞過。」說到這裡，我的腦海突然空蕩蕩似的，對於他們的戀愛經過，據我所知而可以說的，就只有這麼一段，以後知道他們鬧翻了，但又不能說。到他們再重逢時，涉及到程永珍的悔婚，轟動了華埠，這一段就更不能說。這一來，我不禁楞在當場，忽然間，無數閃閃發亮的眼睛在看着我，我怎可以像泥塑似的站在這裡出洋相呢！想過溜下來，但這演講剛剛開始，還沒有說上幾句，怎可以溜之大吉呢！我只好繼續講下去：「以後我到加拿大來，就和他們分別。」講到這裡，又下不去了，無數發亮的眼睛還是盯着我，楚芸坐在我的旁邊，也盯着我。「對！我也就和楚芸分別了。」我毫不思考接下去。

「你是講新郎和新娘的戀愛史，還是講你自己的？」我像聽到羅雄輝打岔說。也有人發笑，喜宴嘛，熱鬧一點不是更好麼？

「楚芸是我的愛人。」我指一下楚芸：「就是她。我們分別了多年，相隔了幾萬里。但沒有人能阻止我們見面，在分別這幾個年頭，我常常在夢中會見她，你們想知道我夢過她多少次嗎？」有人說想知道，有人大笑。嘎！我才不笑，講笑話的人自己笑了，就沒有味道。「我也記不清。」我在記憶

裡搜索一下繼續說：「思鄉懷人，人情之常，你白天想什麼，夜裡就夢什麼，我沒有想當僑領，也沒有想當舘長，所以無法在夢裡當上。」我說到這裡，張自堅忽然附耳打岔對我說：「亦文兄，你越扯越遠了。」

我理智的靈光使我立即抓着他的肩頭不放，告訴他：「我馬上講完了，你等着扶我回去，我雙脚失去知覺，痲木了。」我再向着聽衆：「黃粤生和程永珍，他們也常常做夢，到今天，夢境成了事實，有情人終成眷屬了。謝謝大家！」

我在掌聲中就這樣草草結束了所謂報告。

「自堅兄，慢慢走，我雙脚不靈。」我用手把全身的重量吊在他的肩上，幸好沒有幾步，他總算把我扶回座位上。

有人說：喝酒過量的人，最忌多說話，說多了容易醉。但酒精是使人興奮的，喝酒後的人，十九喜說話。到他眞醉時，醉態也各有不同，有些駡人，有的笑，有的哭，有的癱瘓得像一堆爛泥。

「亦文，你怎樣！」楚芸問，大概她看到我有點怪模樣，我演講後感到眞的有點眩暈，但我的心思仍很清明。我聽到楚芸問，但所有感官不聽指揮。我也不想再說，恐怕吐，只向她點點頭。羅雄輝在旁，警覺地倒了一杯熱茶給我，並且遞到我的嘴唇來。我不客氣張口喝完，也不管他人，就閉上了眼睛。糊糊塗塗地過了好一會，到睜開眼睛時，菜餚已不見端上來，宴會看來就要結束了，我的酒氣

也過了一大半。在賓客還未起座的時候，我們已走到酒家的出口處，排列站好，準備送客了。

黃粵生和程永珍渡蜜月去了。月的陰晴圓缺，人的悲歡離合，似乎都有定數。我們雖然不是宿命論者，但在這亂離的年代，有多少美滿的姻緣被拆散，而又有多少因無法想像的際遇而結合。這些人與事的變幻，如果不是有意的安排，我們除了歸諸定數以外，還能作甚麼解釋呢！

黃粵生和程永珍能結合，誰能想到呢？即使包括他們自己。

這樣，楚芸對他們的欣羡，不是可以解釋了嗎？

「所以，楚芸！你還考慮甚麼？」我近於委婉的懇求：「黃粵生和程永珍，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。他們也有過波折，有過分離。但當他們重逢後，却能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運。他們久已枯萎的愛的種籽，終能再得生機，現在開花結果了，何況我們！」

楚芸的臉上輕忽地掠過一絲哀愁。我下意識地以爲她對我的忠誠，仍有所顧忌。

「楚芸，相信我對妳的愛！」我執着她的手說：「現在是時候了，世博會不久就閉幕，向舘長請求，准許我們結婚，讓我們以後生活在一起。妳有充分的理由，我們不是現在才開始戀愛，妳沒有破壞過團體的紀律。」

「舘長很忙，我難得有機會和他在一起，何況，在世博會未閉幕前，向他請求私人的事，情理上

不大好說。」楚芸用平靜的語氣向我解說。

「世博會很快就結束，到時他也許會更忙。妳現在不去說，錯過了機會，閉幕以後，可能馬上隨團返國，我們豈不是又勞燕分飛，相思兩地！」

「我試試找機會吧。」楚芸看到我說得着緊，她終於答應去進行。

「楚芸！」我仍着實地叮囑她說：「即使一切沒有問題，我還得和妳到移民局，辦理改變身分的手續。而且，我們也需要時間來籌備結婚，購置傢具和租定居址……。」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楚芸見我說得焦急，微笑打岔道：「我不是已經答應過嗎？」

「希望妳認眞去進行，越快越好，」我掩不住內心喜悅：「我們爲甚麼要浪擲青春哩！」

「但總要得館長的同意呀！」

楚芸到底有一份少女的矜持，這已經是間接地答應了婚約。多年的相思又算得甚麼呢！我充滿着信心，館長也是個有血有肉的人，依情在理，到世博會閉幕的時候，一個女服務員已完成了她的任務，因結婚而留下來，應該是不成問題。

經過這一次決定性的談話後，我便安靜地等候喜訊的來臨。

一週、兩週過去了，楚芸還沒有任何消息告訴我。每一次相會，儘管我們是多麼愉快，而我內心想要知道的消息，總是沒有着落，如鯁在喉，常以一吐爲快。但這是我們兩人的婚姻大事，難道楚芸

不會着急去辦嗎？我何必嚕蘇呢！她一向處事很有條理，我不應懷疑。所以，好幾次快要出口的問題，終於又咽了下去了。

黃、程歸來了。他們的蜜月只有兩週，大概是黃粤生的職業關係。

結婚後的黃粤生，更有活力。他那略帶古銅色的膚色，在晴光下，熱力四射；他緊閉的嘴唇，和他堅毅的神色，彷彿任何事都難不倒他。他每跨一步，都看得出他的勁，又是那樣的自信。他習慣把一隻手臂搭在程永珍的肩膊，手掌順覆着她的手臂，她安全地依傍在他的臂彎裡。

楚芸和我，都發現程永珍有顯着的轉變，成熟了。在我們的談話中，她再不是任性的有話就說，她會用微笑看看黃粤生，像對他賣弄一下風情，黃粤生倒要反過來代她說，或代她拏主意。她依舊黑髮垂肩，烏溜溜的大眼睛，放射更多的神采。她依然喜歡穿黑色配紅的服裝，使她迷人的身段更迷人。她在戶外，像一朵鮮艷的野玫瑰，在戶內，無疑是北國室內的太陽。所以，無論戶內戶外，見了程永珍，就會感到溫暖，嗅到青春的氣息。這一點，婚後的她，依然給我們同樣的感受。

他們蜜月歸來，我當天就拾起簡單的行李，搬回張伯的家，住進程永珍住過的房間，這是我們的計劃。這樣，他們不須另找新居，而我也樂意和張伯一家相處。何況，這是一個過渡時期，我想：不久的將來，到我和楚芸結婚時，才另找居址，省得一搬再搬。

算算日期，世博會還有一週便結束了，楚芸仍然沒有告訴我進一步的消息；而時間是那樣緊湊，

她倒像把這事忘了。可是楚芸近來的神色，是顯得那樣愉快，一切像滿有信心似的。然而，這仍不足以解釋我的疑慮。

「楚芸，妳有沒有向舘長請求過我們的事。」我們在一個相晤中，我忍不住追問道。

楚芸忽然怔住，好像這是一個新問題。但這只是一瞬間的怔住，她就恢復原有的欣悅。我想，她大概太有信心了，不到最後幾天，她還是不向舘長請求的。這個念頭只在腦海中一轉，却給楚芸否定了：「我已經問過他了。」她的答覆轉過來怔住了我。

「怎樣？」我搶問着。

「你猜。」楚芸放慢聲調；眼睛在歡愉中期待着。

「那還用猜。」我說：「一定是最好消息。」

「那何必急呢？」

「妳是說，舘長已答應妳的請求。」

「怎麼是我的請求，與你無關嗎？」

「好，好…………」我急忙更正：「我們的請求，他答應了吧？」

楚芸側睨我一眼，說：「對呀！我們要不要慶祝一番呢？」她用手拉一下我的下顎。

「妳說清楚一點，甚麼時候，妳問過他呢？」

「前幾天。」楚芸疑惑地看着我說：「你怎麽像不相信呢？」

「我不是不相信。」我簡直有點氣，這種大事，爲甚麽楚芸知道後，却不告訴我，使我乾着急：「妳不知道，我天天爲這個問題着急嗎？爲甚麽不告訴我呢？」

「哎喲！」楚芸見我生氣，索性撒起嬌來，說：「甚麽，喜訊也令你氣嗎？牛脾氣還不改！」

我還能說甚麽呢？

「我們下週就到移民局去，辦理申請結婚的手續。我是移民，結婚的對象如果不是移民，依法會自動轉變爲移民身份的。」我這樣提議，當然是以世博會結束後，我們立即結婚爲前提。除非楚芸有特別拖延結婚的理由，否則，我們早一天結婚，彼此照顧和生活的一起，總比分開的好。何況我們已沒有婚事上的阻礙。

「急甚麽？反正一切都不成問題，卽使世博會結束，參與工作的人員，也不須立刻要離開。我們在世博會閉幕後去辦，時間比較容易安排。」楚芸侃侃而談，切中肯棨，我爲甚麽不遷就她一下呢？

「我只是提醒妳。」我婉轉的解釋：「譬如結婚禮服、地點、儀式，我們是否要開始計劃一下呢？居址和傢具，租賃或購買，也應該着手進行了。」

「這些都等到世博會閉幕後進行吧！時間不充裕，倉卒決定，難免沒有錯失，這又何必呢？」

楚芸是有充分的理由的，她個性一向穩定，是我所信賴的。於是，我們決定把結婚一切應辦的事

，押後到世博會閉幕後才進行。

大概由於疑慮的消除，況佳期不遠，自己也感到心境從沒有這樣愉快。我默察楚芸，她同樣也有顯著的轉變。她不但情緒比以前開朗，而且常親暱地依偎着我，要我講述婚後怎樣愛護她。每一次，她都滿足地笑了；甚至，有時她激動得浮起淚光來。女人的心靈是脆弱的，傷害女人的心靈，眞是男人的罪過。看到楚芸掠過的淚光，我就有過這樣一份感想。

楚芸也會向我訴說婚後的憧憬。她的眼睛有時瞇起來，未來的時日彷彿就在她眼前似的，她像巫女一樣在喃喃訴說她的所見。

啊！女人！女人爲愛而生。沒有愛，她怎可以活下去啊！

這時，我會吻一下她瞇起的眼睛。然而，我會發覺一滴滴的熱淚，分明沿着她的鬢髮，濕透我輕捧着她雙頰的手。

是的，多少年來，她委屈的期待着。如今，期待的要實現了，她內心激動，是不難想像的。

世博會終於結束了。我催着楚芸和我到移民局辦理改變身份，可是，她以數月來的辛勞，應該趁中國代表團還未離開的時候，和同事們多相處幾天，到處逛逛，舒散月來的積累。到他們離開後才辦，不但人情兼顧，自己也趁機休息幾天，養足精神，俾能應付以後爲結婚的忙迫，我想這是很合情理的決定。何況，中國代表團決定離加日期，是在閉幕後一週之內。

本來，在中國代表團離加返國的一天，我預備請假，偕楚芸到機場送行的。但楚芸不贊成，恐怕她抑制不住離情別緒，要是和同事們抱頭哭起來，有我在旁，多難爲情，況且還有程永珍相陪，何必使我費時失事呢？

中國代表團是在下午起飛離加的。我與楚芸在前一晚約定，我下班後便回寓所，她和程永珍送機後便立即回來，大家一同晚飯。

我回到寓所，楚芸和程永珍仍未到。張伯正逗着孫兒玩，他的媳婦正在做飯，見我走來，便招呼請坐。他的孫兒像小鴨一樣地亦步亦趨，好一段日子沒有看到他，長得又比前高了。

「姚小姐呢？」張伯問道。

「快來了，她和程永珍一同來這裏找我。」

「就和我們吃晚飯吧。」張太太熱誠的邀請着：「好不好？我只是加幾把米。」

「謝了！謝了！我們已約好到餐館去。」我不想痲煩張太太。同時，我想，趁程永珍也在一起，我們或許有許多關於結婚的問題向她請教，在寓所不很方便。

「對！你們也應該趕快商量一下結婚的事。」張伯大概也聽到一點風聲，就這樣向我打趣的說。

「是的，將來還請你老幫忙！」我坦白承認。其實，我們幾年相處，親如一家，用不着太客套的。

「當然，當然！」張伯說完，忽有所記：「差一點就忘記告訴你。」張伯的眼睛忽然亮起來，食指斜指着天說：「阿勇有信來了。」

「關勇？」我急不及等待：「怎麼說？」

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。」張伯笑容滿面的說：「他回到香港了。」

「他不是在小城工作嗎？」

「我知道。」張伯又掏出紙烟來，悠悠地抽上一口：「他的來信都告訴了我。」

「那麼，他現在怎會在香港？」

「回去結婚。他以前不是預備過回去嗎？」

「不錯，但他賭輸了，輸光了一切，不能回去，懊悔交集下自殺。」

「但他從醫院出來，到小城工作，就寫信向未婚妻請罪，告訴她不能履行婚約的一切。」

「連自殺也告訴她。」

「對！」張伯點點頭。

「難道一個女人，會同情一個用性命作賭注的賭徒嗎？」我懷疑着。

「可是她同情一個改過遷善的人啊。」

「你是說關勇現在結婚，是和自殺前同一對象？」

「她信任他眞正悔改，沒有甚麼不對嘛！」

「可是，她從來沒有見過他，是憑親朋的介紹，沒有發生過感情。而且，天南地北，誰知道關勇是眞改，還是假改呢？」

「感情不是只有見過面才發生，你沒有看過繡像的章回小說嗎？才子在花園圍牆外，靠丫頭傳了一紙艷詞，說不定佳人就委以終身了。」張伯半認眞半開玩笑的說。連一旁做飯的張太太也忍俊不住。

「但現在不是才子佳人的時代啊！」我說。

「甚麼時代還不是一樣，感情多少帶點緣份。有份無緣，就算結了婚，天天見面，也會像貼錯『門神』，或者天天打罵，還不是怨偶，又有甚麼意思！」

張伯也許對，克勒皇后不是結了婚，和丈夫天天見面嗎？然而，他留她不住，私奔了，到現在消息杳然。程永珍不是梁先生的未婚妻嗎？名份有了，也見了面，可是，鴛鴦譜上就無法排合起來。佛家講「緣」，一點不錯。

關勇眞是一條漢子，他可以把多年來的積蓄，甚至明知這是結婚的本錢，也敢輕於一擲。就算這是他的愚昧吧，也須有膽量才行。賭輸了，他認命，關起門自殺，自殺也須要勇氣啊！自殺不成，今天已是個大徹大悟的回頭浪子，埋頭苦幹，再去積蓄。這須更大的勇氣來支持。我以有這樣一位有血

性的朋友，深引爲榮。

「他說快要和新婚妻子回來，補請我們喝喜酒？」張伯也感到安慰似的。我們記得，關勇曾說過：結婚時一定請我們喝喜酒的。他是個重言諾的君子。我不禁喜形於色的告訴張伯：「你會先喝我的。關勇兄大概在這兩週內，還沒有回來吧！」

「眞的？」張太太搶着問，笑臉像綻開的紅蓮：「日子決定了？」

「還沒有，大概今晚就會談到。」

「恭喜您！」張太太對我說。

「我早就說過，凡住過我這間屋的人，都有好結局……。」張伯還沒有說完。

「風水屋嘛！」張太太就補上。我們差不多同時笑起來。以前張家翁媳少答話，和現在搶着附和，是多麼强烈的對照。

細細想來，張伯也的確可以自豪。這一棟房子，住着他們一家，從破裂的邊緣，轉至和氣吉祥。除了他們的一家外，關勇是以前的長期房客，現在是溫教授。溫教授杖履康泰，不必說；關勇現在也否極泰來。其他的流動住客，據我所知有過羅雄輝和程永珍。羅到美國唸博士去了，程永珍得到理想的歸宿。我是舊燕重歸，比羅、程都住得較久，現在也好事近了。

門鈴響了。

「一定是他們回來！」我說完便轉身，走到前門。開了門，見到程永珍和黃粵生。

「楚芸呢？」

「我們上樓去。」程永珍沒有答我，却這樣說。

我心裏納罕，看看他們，臉色有點不好。她催促我上樓去，也不同張伯打個招呼。

他們直入我的臥室，程永珍打開手袋，抽出一個信封來，遞給我。

「楚芸留給你的！」他說。

「甚麼？」我驚異的說：「楚芸留給我！」我看看黃粵生，當我的眼光接觸到他的時候，他垂下了頭，把視線移到地板上，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。

當我開始打開信口的時候，程永珍就轉身去看窗口。我把信箋打開，是楚芸的字跡，我忐忑的看下去：

亦文：

請原諒我的不辭而別，是爲了我未完的責任，我必須回去的。詳細情形，待返抵臺北再告訴你。謝謝你的一切！

珍重，再見！

我擦擦眼睛，清醒一下頭腦，再看一遍下署楚芸留字，還是依舊清晰地進入我的眼簾。我有一點

暈眩的感覺，凝凝地捧着信箋，室內變得死寂。突然，程永珍傳來一聲嘆息。我清醒了一點，我開始有被騙的感受，憤怒漸漸從心底湧出，我的眼睛像快要冒出火花來。

我看看黃粵生和程永珍。他們低着頭，毫無表情，一句話也不說。他們在蒙城重逢的經過，在我的腦海中轉了幾轉，使我在心底燃起的怒火，更加熾烈起來！

「好吧！」我憤怒的說，他們不約而同的直看着我：「想想你們。妳到這裏來，誰通知你。」我發狠的先指向程永珍，再指一下黃粵生：「楚芸走了，你們那一個想過我！」

程永珍嘩一聲哭起來！我感到一陣厭惡。

「你們瞞着我，這夠朋友嗎？」我切齒的說。

「我們眞的不知道！」黃粵生近於哀求的語氣。然而，我怎會相信呢？

「不知道！」我憤恨地躲一下脚：「誰送楚芸到機場去的。」

「但是我到機場才知道的啊！」程永珍無告的攤開雙手。

然而，我是無法接納她的解釋，憤恨使我衝動得想毆人：「你是有雙手的。」我把自己的雙手向上舉，手指牢牢抓着空氣，聲調顫抖。

黃粵生和程永珍依然是無告的看着我，眼神是那樣的哀憐。他們再不反辯，使我失去發洩的缺口。空氣像凝結在我的週遭。我無可奈何，狠狠地將楚芸的信箋擲在地上，頭也不回下樓去。

「亦文兄！」

傳來黃粤生的叫聲，我煩惡得想回頭揍他一頓，還甚麼稱兄道弟呢！

出了門，開了汽車，毫無目的地向前駛，進入公路，也不知去向，只知沿着公路，越向前，越向前…………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看到迎面而來的汽車開了前燈，自己也開了。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忽然，幾聲警車的呼號，我定一定神，把油門緩緩放上，減低了車速。可是，警車不超越我而去，却爬在我的前頭，打訊號要我靠邊駛離公路。

兩位警察一同下車，向我走來，敲敲我的車門，示意我出來。

「有甚麼事嗎？」我不知所爲，用英語問。警察看了我一會，冷冷的說：「有沒有喝過酒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心裏有氣。

「向前走！」其中一個說。

我無可奈何依他說，走了十幾步。他又叫我回來，把開車證交給他。我知道，我被罰了。

他把罰票寫好交給我，說：「你知道你的車速嗎？」

我答不知道。說老實話，我眞的不知道。他警告我說：「你這樣開，不是自殺嗎？」我看看罰票，超速了三十二哩。原來公路最高速是七十哩，我開到每小時一百零二哩了。

警察走了，我吁了一口氣，我爲甚麼這樣愚昧呢？看看腕錶，已經是午夜了。我還記得沒有吃晚飯。

我突然感到口乾，頭部像發脹似的，反應呆滯。我疲憊地走回車廂，肚子接着絞痛起來。大概過份的憤悶，又沒有點滴到肚，胃酸和胃神經都在作祟。

我開車到附近有餐館設備的加油站去，要了一客三文治，胡亂向嘴裏塞，却難於下嚥。幸好侍者端了一杯凍水來，勉强吃了一半，氣就噎住，只喝完那杯凍水。爲了自尊心，我曾考慮不回張家。但我在憤怒中離開，甚麼都沒有帶，而身上餘錢不多，就只有硬着頭皮，依原路駛回市區。

回到寓所，已經是深夜二時，我靜悄悄地開門進入。張伯住的前房仍亮着燈，我躡足上樓，儘量把脚步放輕，就在這時，前房的燈光按熄了。我想，張伯是聽到我的歸來而後就寢的。他的情誼，使我深深的感動。

我並不是刻意去想問題，其實，我已經在感情的襲擊下，喪失了分析的能力。我失神的躺在床上，眼睛像裝上彈簧似的，閉不上，毫無意義的睜開着。灰白色的天花板，越看越往下壓。這也好，最好把我壓成虀粉，誰希罕這個骯髒的世界，醜惡的社會，誰留戀這自私虛僞人生！

我期待天花板壓下來，把我渾沌的腦袋壓個稀巴爛。可是，眼前還是灰白的一片，沒有掉下來，像浮雲在半空裏飄蕩着。我努力集中視力，看看雲層後面究竟是甚麼。好久，好久，我仍然看不到甚

麼，只有白矇矇的一粒小點，在雲間浮動着，我多麼失望。等得太久了，我有點倦意，那白矇矇的小點終於穿雲而出，却是一個沒有光芒的旭日，像冰輪似的。我沒有得到溫暖，却感到寒意，我順手拉上了棉被。

旭日和浮雲漸漸地演變着，一個熟識的面龐出現了，在記憶裏搜索，她是誰？啊！我記起來了，她是我從前在臺的戀人——楚芸嘛！爲什麼我對她這麼陌生呢？多年不見，她垂肩的秀髮還是那樣迷人。我正想向她招手，她却輕悄悄地退入雲裏，不見了。却出現了一個短髮的女人，她一出現，我就感到氣憤，感到委屈和被騙。她剛離開我，還好意思回來，我何必再理睬她呢？我趕快閉上眼睛。

過了一會，我想她走遠了，我的眼眶又像被彈簧彈開，一開眼，就看到一個紅紅的太陽，灼得我的眼睛花亂，太熱了。太陽像向我微笑，不！又像安娜，她濕潤的紅唇在蠕動，眼睛閉着，喘着氣，像沙漠中又飢又渴的人。熱氣從她那誘惑的身段中散放出來，我感到很熱，趕快閉上眼睛，我的喘息才慢慢緩和過來，熱漸漸退了。我再睜開眼睛時，却換了一個和煦的夕陽，怪不得這樣溫暖和舒暢，我像看到母親，而母親就出現了，母親啊！北國是這麼冷，我那麼孤單，羅雄輝到美國去了，楚芸也離開我，連黃粤生和程永珍都瞞着我。我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在母親的懷抱裡抽噎着，她的臂膀仍然是那樣安穩，那樣溫暖。而我，太疲倦了，我多麼需要在母親懷裡休息一下，我終於睡着。

當我醒來的時候，已經接近中午，頭部有點刺痛，我掛個電話到分處請假。

楚芸離我而去了，這是多麼冷酷的事實，我不能再做白日夢了，我必須面對現實。第一個決定，就是搬離這棟房子，這也許是基於自尊心的關係。本來，張伯一家和溫教授，與我相處這麼多年，他們應該了解我，甚至同情我。然而，正因爲這樣，我爲甚麼要人同情呢！第二，雖然我曾考慮黃粵生和程永珍，也許眞的不知楚芸要回去，而事出倉卒，既不能阻止，又不能來得及通知我。可是，我既然已經怪責了他們，在目前，我無論如何拉不下臉向他們道歉。於是，我開始收拾行李。然後到街上買了一份報紙，再踱到英京咖啡館去，專心找公寓出租的廣告。

英京咖啡館的生意眞不壞，人們到這裡來，似乎總要發表些意見，或播導聽到的傳聞。昨天中國代表隊剛剛回國，人們已在議論着。我因爲看廣告，沒有很留意。不久，有幾個人打着哈哈，一同說：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我抬頭看去，一個三十出頭的青年走進來，面上露出尷尬的神色，他一直走到一個卡位，和幾個人對面坐着。

「怎樣？」在座一位中年開腔了：「他們全部走了吧！」

「哼！」青年人有點不服，但無可奈何從口袋拿出一疊鈔票來，數了幾下：「五十元。」說完就擲在桌上。

那中年人一面收拾起那幾張鈔票，一面說：「不要再聽那些左派的宣傳了。試想，中國館火燒以

後，他們能够這麼快復館，團員們當然是同心合力的。憑這一點推論，他們怎會不回去呢？」我心一顫。原來他們以中國代表隊於世博會閉幕後，是否完全回國而打賭。我想，如果楚芸爲結婚留下，結果豈不是完全兩樣。

「老實說，這次火燭，誰敢保證不是中國館的仇家搗的鬼。」中年人瞪着眼說。

「這不能亂說。」青年人反辯着。

「據劉秘書說，館內那部小型汽車，是停在一個木架上。如果不是有人放火，爲什麼汽車燒通了頂，而木架還全沒有波及呢？」

「嗯………。」

「而且一開始就幾個火頭，火焰冲天，幾分鐘就燒通屋頂。世博會現在已經閉幕了，加拿大到現在還沒有公佈失火的原因，沒有發表調查的報告。」

「這些我們不必討論。」青年人打岔說：「你猜那位不買保險的館長，會不會受到處分呢？」

「當然會。」中年人滿有信心的語氣：「最低限度，公務員失職的處分。」

「那會不會判刑、坐牢？」有人揷嘴問。

「一定會。」中年人答道。

青年人輕蔑的笑着：「別天眞，要是館長沒有把握，他會返國嗎？況且，財可通神，館長現在有

的是錢。」

「我仍是信心，政府必治他的罪。」

「不要這樣有信心，能選出來外派的館長，他的來頭和關係會簡單的嗎？」

「難道臺灣能站穩，而且發展起來，也是簡單的嗎？」

「好吧！我們再賭一賭，這次一百元，你敢？」青年人挑戰了。

「怎麼不？」中年人說：「怎樣一個期限。」

「當然不能太久判刑，也不能假釋。」

「一年內判刑，而且立即坐牢，怎樣。」

「好！」青年人滿意這條件，說完就把手伸出來，和中年人握手作約，賭一下館長要不要坐牢。

英京咖啡館的議論是多采多姿的，從緋色到世界新聞，五花八門，應有盡有。一般來說，華僑都很關心祖國的，比國內更熱鬧。

有人把議題扯開，大家又熱烈討論起來，我不想分神，便帶着報紙回寓。

找好幾間單人公寓，撥電話預約好。我把行李提放在車後廂，有些堆在車座上，剛好滿滿的一車。我再入門，張伯正在廳中看電視。

「張伯，我要離開你們一段時期。」我沒有訴說理由，只把門匙交回給他。

張伯欲言又止，當然，他也無從對我說起安慰的話，何況我的門匙已遞了過去。

「希望你常常回來看我們！」張伯黯然說：「有了新址，請早日通知。」

「再見！」我悵惘向他道別。

八

搬離了張家，正值西風黃葉的季節，經霜的楓樹，都抹上了胭脂。可惜，紅葉題詩，已不是一個飽經風霜的人，敢輕嘗試的韻事了。

楚芸的不辭而別，的確嚴重地傷害我的自尊心。我不止一次試圖把她的影子，從我的記憶裡驅逐出去。然而，人的思維不是有形的機體，不能把它割離。我不能否認，她仍然盤旋在我的心湖裡。可是，當我記起她撒謊對婚事拖延，都是敷衍的預謀時，我就無法再原諒她。即使她交程永珍帶回的信，說明回國後再詳細告訴我。但當我決心搬離張家，不再和他們連絡，也就等於決定拒絕她的解釋了。我為甚麼要接受她的解釋呢？

對黃粵生和程永珍，心頭曾經掠過一份薄薄的歉意！如此而已。但省得以後的煩惱，何必再連繫呢？

就這樣，我完全脫離了華僑社會和朋友。

孤伶伶地生活下去，秋去冬來，白雪輕飄飄的下，聖誕又到了！

平安夜使我想起張伯的一家，羅雄輝、溫教授和關勇。關勇應該携新婚太太回來了。他們是否又

集中在張家歡渡呢？他們少了我參加，一定引起許多悵觸吧！

想起張伯，這麼多年的相處和受他的照顧；想起羅雄輝，是同學又是戰友，我們深摯的情誼，而我說走就走，不留片紙，不留片語；也想起黃學生和程永珍這一對，我們在金門海岸漫步的情景。還有，黃學生猜拳的花招，在「導入」與韓素英的質辯，在僑社會議為自己解釋，在世博會用相機掃向衝向我的臺獨份子。最後，在張伯家裡向我解釋楚芸的離開，他那無告的眼神，再度掀起我對他們的歉意！

請原諒我吧！我喃喃自語，佳節當前，我低頭為他們的平安而禱告、祝福。

我依然無法放下這份歉疚！看看電話機，心裡算着。

即使有聚會，他們都走了。到了晚上十一時，我才提起聽筒，掛個電話給張伯道賀。

電話響了兩聲，接電話的正是張伯。

我一開口，張伯就認出我的聲音。我正在恭祝他聖誕快樂的時候，電話傳來一陣歡呼，人聲噪雜，和我說話的人已不是張伯，竟是羅雄輝了。

「亦文兄！」我聽得出羅雄輝是怎樣興奮說：「老兄呀！別小孩子氣嘛！我們都知道你會打電話來，大家就是不散等你，怎樣？你在那裡？」

羅雄輝不停的催促問着，我有點躊躇，後來想，如果連他也不告訴，未免不近人情。

「雄輝兄，暫時我想清靜一下，如果你守密，我當然可以告訴你。」

羅雄輝立即答應，我把地址告訴他。到我說完，他叫我等一等。

「喂！老友記！我是阿勇。」

我當然認得他的聲音，然而，仍使我驚喜不已。可以感受得到，關勇已經回復以前的生氣了。

我們聊了一會，接着是張太太和溫教授。到溫教授說完，我想，下一個便只有張自堅了。

那邊久久沒聲音傳來，我想張自堅一定在酒酣飯飽後到洗手間去，我耐性等他一會，反正，他是最後一位了。

還聽不到動靜，不久，卻陸續傳來女人飲泣和抽噎的聲音。我訝異的辨認着，沒多久，我認出是程永珍。

「永珍！」我的歉意使我軟下來：「原諒我！永珍，我是無意傷害妳！」

我的致歉，非但沒有阻止她的飲泣，反像難以自制的哭起來，我深悔自己過去的衝動，拿着聽筒發愣。不久，黃粵生的聲響了。他却先向我道歉，使我更尷尬起來，我唯唯不知怎樣答他才好。幸好不久，他轉談他的日常生活，又問及我的工作，我始解除心理的負擔，大家興緻地聊下去。其實，我與黃粵生同住這麼久，一向感情深厚，敍起舊來，甚麼誤會都會自然消失，何況我們原就沒有甚麼過節，只是我一時的意氣！

一聊就聊個沒完。忽然，有人敲門，我叫黃粵生等一會。開門一看，羅雄輝已當門而立，一跨步，雙手就分捉我的臂膀，跟着就是關勇、張自堅和張伯。他們魚貫走入，我只得含笑招待他們。門口還站着一位面帶羞澀的女人。

「周先生。」關勇已向她招手，說：「我給你們介紹。」

她走過來，關勇對我說：「她是內子。」

我愉快地和她握手，並稱她做關太太。一方面招呼他們，然後再與黃粵生通話。

其實，可以想得到，黃粵生自然知道他們前來，但他卻還繞了一彎說：「他們既然可以前來，爲甚麼我們不能來。」說完就掛上了電話。

羅雄輝答應和我守密，他不但沒有遵守諾言，反領他們來了。但是；想想他爲等候我的電話，老遠的旅途他不在乎，憑這一點情誼，我就沒有責怪他的餘地。這麼多年來的相處，不但是同窗硯友，總角之交，又曾互爲支應，是生死與共的戰友，談到知己，除了他，誰還可代呢？

他的確是個精靈的人，只因爲他有冷靜的頭腦，分析力强，所以，許多對人作事的處理，常感到他是那樣刁鑽古怪。但深思一層，就有他的道理，又不能不承認他是具有高度智慧的人。像這一次，他們在張家歡聚，到這麼晚還守着不散，認定我有電話來，從電話傳來的歡呼，除了爲我的出現外，還不是猜對的反應嗎？而十九又是羅雄輝的傑作。張伯首先就把電話交給他。也的確如此，由他來打

破我的離羣獨居，我還有甚麼可說呢？而他的處理又是那麼自然。

他一進來，就胡扯一頓，告訴我，晚飯怎樣和關勇鬪飲，菜色怎樣好。氣氛一開，就像天天見面的老朋友，甚麼事都像沒有發生過，不像我和關勇在小城見面那樣的尷尬；羅雄輝比我高明多了。

連關勇在內，也被感染得活躍起來。他告訴我們，這次是十多年來的首次回港，在港所見和發生的趣事，教我們捧腹大笑。張自堅的口才本來就不錯，年來在商場活動，亦更老練了。

黃粤生和程永珍到了，溫教授也跟着他們來。

羅雄輝一看到黃粤生，就說：

「你怎樣搞的，我到美國去，在這裡就只有你和亦文是同學，應該彼此照顧才對，怎麼他撇了出來，你都不知道！」

罵得黃粤生目定口呆，嚅嚅說不出話。我知道，羅雄輝對着的是黃粤生，但每句都實實在在反擊在我的身上。我是該罵的，不管楚芸與我是怎樣的決裂，這又與黃、程這一對何干呢？把第三者作爲洩憤的對象，是懦弱的，卑鄙的。

羅雄輝這一罵，正好罵在骨節眼上，這正是我自責的理由。他一罵，也代表我向黃、程致了歉意！我不禁對他開懷一笑。羅雄輝就衝過來，一臂摑着我，另一隻手就把我的頭髮攪亂。記得在高中的時候，我們同是學校欖橄球隊的代表，誰得分，隊友致賀的動作，就是這樣。

我們心照不宣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這只是瞬息間的事，我掙脫羅雄輝的糾纏，趕過和黃、程握手。溫教授站在一旁，看到我們的怪天眞，也微笑不已。

大家天南地北的聊了一會，已經過了零時。羅雄輝要開車趕回紐約，我本來留他在我家住一宵，但他有事，一定要當晚開車回去。

「快拿到博士學位了吧！」我算算日期，臨別時問道：「學分修滿了，現在準備論文，大概不會太久吧。」

「以後有甚麼打算。」

「回臺灣去！」羅雄輝說：「我以前不是說過嗎？」

不錯，羅雄輝被臺獨份子糾纏時說過，我以爲他在無可奈何時說的氣憤話而已。

「有志氣！」溫教授豎起大姆指說：「寄人籬下，總不是味道。如果我還年青，我也不會就在這裡。」

我逐一和他們握別。

本來，溫教授臨別說那幾句話，是對羅雄輝的獎勵，但我聽來很不是味道。潛意識裏，就好像衝着我說的，而且有揶揄的成份。

人的脆弱面是怕人提起的，即使不是有意的揭發，但由於脆弱的敏感性大，就往往以爲他人在指桑罵槐，忌諱的話就很不好受。人是有自私的脆弱，我是人，請原諒我的自私的脆弱吧！

熱鬧以後的寂寞，會顯得更寂寞。溫教授的話，引起我的思潮左衝右突。

楚芸到底捨我而去了，我像個無寺的孤僧，雖然踏的道路是平坦的，沒有荊棘的，是安全的。可是在我的幻覺中，這條路的盡頭是一個墳，而我正一步步朝着這個方向走。想到這裡，我繞室徬徨，平安夜裡的心境並不平安！

忽然，我發現一疊信束，遺留在梳化椅上。是誰的呢？拿來一看，收件人赫然是我，是楚芸的字跡。我的心忽然感到絞痛似的——一個多麼狠心的人啊！我能經得起她第二次折磨嗎？

我不是爲自己辯護，我們第一次觸礁，是我與安娜的荒唐所引發的，但她多年來對我的懲罰，顯得那麼冷酷，還不够我寒心嗎？第二次，連心理準備都不給我一個機會，說走就走，事前毫無跡象，多麼工於心計！在我精神解除武裝下突襲，算是甚麼意思？是對情人，抑是敵人？如果她考慮到我這份眞摯的情，她還是這麼忍和狠，我應該再愛她麼？如果她沒有考慮過，她就完全沒有珍惜過這份情，我豈能毫無考慮去愛呢？

就算撇開過往不談，即使我再作一次愛情的投注，然而，我能抵受另一次打擊嗎？向已受傷的心靈開第三次刀麼？

「哼！天下女人那麼多，算我是個愛情的飢渴者吧，也不會求妳佈施！」想到這裡，結論就決定下來。時間是感情受傷者的藥，讓過去的過去吧！現在太夜了，我要休息了，謝謝你或你們——誰靜悄悄爲我收集楚芸的信，又悄悄的爲我帶來。但我不看了，明天吧！我會把這疊信柬燒了，讓它和過去那一段情，化作煙消灰滅！

本來，以我一向的自信心，決定的事，很少猶疑反翻。可是，這一次的決定，竟使我放不下來，我依然無法入睡。梳化椅上的那疊信柬，對我來說，是多麼大的誘惑力。

凡是可以搖動心智的，不管有形或無形，都是誘惑；而誘惑是要隔避的。亞當經不起禁果的誘惑，伊甸園的快樂日子結束了，苦難的日子就開始。於是，我警惕自己，我應該隔避楚芸的一切，包括她那些書柬。

可是，我又覺得這樣未免太絕情，楚芸畢竟和我有過一段情。雖然，在我未來的歲月中，可以和無數女人發生一段情，却不可能再發生第一段情，她究竟是我的初戀啊！

我何必懷疑自己的定力呢？她離去是出於預謀，這還不够明顯麼？既是預謀，任她怎樣解說，我還會相信她嗎？何況，算她是迫不得已的決定吧！那不得已的理由，正是我們無法結合的因素。反正無法結合，看不看那些書信，又有甚麼分別呢？如果能從那些信件裡，她告訴我另有戀人，或者給我看出她說謊的破綻。這些，都會使我對她的決裂，不會再感到虧負。

男人不善於發掘女人的弱點，却善於同情她。亞當曾拒絕過禁果，但到底爲她吃了。

而我，終於閱讀了楚芸給我的第一封信：

亦文：

我原擬返抵臺灣，才執筆告訴你這次返國的原因。但是，想到永珍此刻向你報訊，我已離你遠飛的時候，你的難過，是可以想像的。我願意在同一時間，分嘗這種滋味。於是，在飛機升空後不久，就開始寫這封信給你。

一對熱戀中的人，不知重聚的分離，和死別的滋味差不了多少。何況有意的來，無意的歸，不！是不得不的歸，是多麼令人愴懷啊！

初戀是難忘的。爲了你，我應徵前來，請相信是出於至誠的愛；而且，我已決定接受婚約，留下來和你厮守在一起。你還記得在臺時，我堅決拒絕你的吻嗎？來加後就接受了，這應該是佐證吧！

我深信個人的前途，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常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世博會的失火，打破我留下來的美夢。當你訴說婚後的生活，我在陶醉中心碎了，沿着眼角的淚痕，沾濕了你愛憐的雙手。

記得在金門的堤岸，在臺大的傅園，你在我們甜蜜的戀愛中，却訴說你對國家的責任，和景仰傅校長的愛國精神。從此，你在我的心坎裡，成了一個有擔當的好男兒，我以你爲榮。

我生長在一個軍人的家庭裡，知道軍人所服膺的信條。雖然，我只一個老百姓，但對國家、責任和榮譽，同樣是重視的。此次世博會失火，不管我的職位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服務員，但我究竟是代表團成員之一，對國家，責任和個人的榮譽，是不容許我掉以輕心的。所以，我必須回國，那是尊重和信賴國家的法律，使它對這次失火，可以完整無缺的審判，並且交代我的責任，維護我的榮譽。我深信，你是看不起逃兵的。

愛情在女人的心中，雖不是佔了全部，至少是重要部分。沒有愛，不論那一種女人，都是痛苦的。請相信，這一次是我痛苦的抉擇。

亦文！信賴自己國家的法律，到失火事件結判時，交代了責任，我必重歸你的懷抱。最後，特別向你交代一下，事前不讓你知道返國的決定，是不讓離情別緒來侵染我們。還有，這一次重逢，我發覺你已被環境的感染蛻變了。你還記得我向你說過：金門曾以你爲榮，可是你不再眷顧她了！所以，我不敢把歸國的決定告訴你，是恐怕在愛的誘惑下忘記了責任。你知道，最堅強的女人，有時也爲愛而屈服！

祝福您！

楚芸於返國途中

我讀完楚芸的第一封信，我長長的吁一口氣，擱下信箋，在疲憊而悵惘中，知道她的返國，旣不是出於預謀，也不是另有所歡。僅是世博會意外的失火，對責任的交代，是責任心和愛心的選擇而已。除非是一個蔑視責任的人，楚芸的選擇又有甚麼錯呢！

她的音容，又在我的腦海中出現。不錯，我曾對她訴說我們婚後的理想生活，她憧憬幸福的模樣，是那樣認眞，使我憐惜地微捧着她那秀氣的臉龐，却發現她從眼角流下的淚痕，沾濕了我的雙手。而我，竟沒有想到她的決定是那樣痛苦的，倒懷疑她對我的愛，我是多麼剛愎自用人！

楚芸！請原諒我的無知吧！我帶着贖罪的心情，看她抵臺後寄來的信：

亦文：

今天接到永珍的信，她告訴我，在我離開你當天發生的一切經過。永珍的確在事前不知我要隨團返國的，她的挽留，畢竟無法改變我的初衷。在旅中發的那封信，已說明了我返國理由。如果你能看到，我不必再贅，如果看不到，再寫也沒用。

我眞擔心，你在憤怒中離寓他去。我爲你的平安而禱告！

楚芸×月×日

夜深了，我已經這樣疲倦，多看下去，只增加我對罪衍悔悟而已。但我仍然撕開第三封：

亦文：

半月來，在盼望你的訊息中過去了，我多麼失望和憂慮！

很久以前，腦海不時浮起一個問題：海外知識分子的良心，那裏去了？

……。

我實在太累了，眼蓋已支撐不住。但楚芸在信中提出的問題，仍使我的心弦震動一下，下意識撫摸自己的心臟。心還在突突的跳，我放心地閉上眼睛。

到我再張開眼睛的時候，溫教授、羅雄輝等都在，只有程永珍和關太太不見。

「她們呢？」我問黃粤生。

「走了！女性可免檢查。」黃粤生說。

「檢查甚麼？」我有一點攪昏了。

「心臟嘛！」關勇在傻笑。

「我的心臟沒有毛病，我不驗。」我說完就走。

「不成！」一個穿白袍，像醫生打扮的人，突然在我們面前出現，很有權威的樣子。他說完轉身

就走，我們竟毫無異議的跟在後面。

他把我們帶到一間面積頗大的房間，裏面已經坐滿了人。房的中間，擺着一部像X光照心機，大家依次走上，機器是由一位護士打扮的小姐操縱着。她一按紐，X光幕就出現檢驗者的心臟。光幕對面，坐着一位戴眼鏡的人，面部有點陰森的感覺，還有一種懾人的氣度。站在一旁的，正是帶我們前來的白袍人。

幾個像學生打扮的青年，很快就檢驗完畢，戴眼鏡的人逐一揮手，他們就相繼離開。光幕又出現一顆心臟，黑得很，護士一看再看，戴眼鏡的人有點不耐，開腔了：「不要緊，抽煙太多。」照例又一揮手，那人吁了一口氣，也離開了。

到另一位站在光幕前，我就認出他是會社的秘書。戴眼鏡的凝神看了一會，就招手叫他過去，拉長了臉說：

「你身爲僑界領袖，不爲僑民着想，拿黨國的錢，只爲自己的名利，你知罪嗎？」秘書平日趾氣高揚，面對那戴眼鏡的人，像在法庭受訓斥一樣，不敢置一詞。那人繼續說：「姑念你勞苦一生，又掉了門牙，不必經換心之苦，回去以後，每週以『黨蔘』四錢，清水三碗，煎到一碗時溫服。」說完手一揮，秘書垂頭喪氣走了。

我有點可笑，黨蔘是中藥，據說是行氣的，怎可以對秘書的人格有幫助呢？」

「爲什麼沒有幫助？」戴眼鏡的人像衝着我說：「麥既然補氣，再想想那個黨吧！」

跟上來的是會社的主席，原來他們是一道的來。他的心臟在光幕中是那樣純白，他畢竟是個忠厚長者，護士看了一下，就按熄了。

「過來！」主席已開步走，被戴眼鏡的叫住：「你難逃我的法眼，世人以你心潔無瑕，其實，你黑到透明，是黑中之最，大奸之人，貌似忠信。人來！將他換心。」

旁邊穿白袍的走出來，一手執着在震慄中的主席，向旁門走了。

護士繼續工作，跟上來是一個光頭的胖子，衣着很講究，一派紳士風度。他的心臟在光幕中，簡直像個美鈔的符號$，仔細再看，才知是心臟的血脈。

「哼！」戴眼鏡的用鼻子哼一下，胖子臉上的汗珠就涔涔的下。正在這時，內裡突然傳來一聲慘叫，是那主席的聲音，聽得大家毛骨聳然。白袍者從旁門走出來，向戴眼鏡者鞠一躬，說：「換了。」就站在原來的位置上，白袍染着未乾的血。

胖子還在發抖。

「你這個守財奴，財迷心竅還不知道，姑念你事母還算孝道，回去每天服『濟衆水』一樽。」

我再不向「濟衆水」是有止疴那一方面想，只想它的字義。

對！水是粵諺的錢財，他要胖子每天拿錢財來救濟貧苦的大衆呵！這多麼令人發噱的治病方法

呢！

胖子趕快鞠躬走了。接下來也是一個中年人。

護士把光幕看了又看，還是找不到心臟，我也被迷惑了。

「良心呢？」那戴眼鏡的冷冷的問。

「賣了！」中年人也冷冷的答。

戴眼鏡的一怔說：「賣給誰？」

「誰都可以。」

「你眞大胆。」

「良心也賣了，還怕甚麼？」中年人倔強地說。

戴眼鏡者的權威，第一次受到挑戰，對着這種人，他開始有點沮喪：「怪不得近年來歪曲事實，顛倒是非的文章那麼多，原來有一班出賣了良心的知識分子。走吧。即使爲你補上，將來也會再賣掉！」

那人還是毫無表情，轉身走了，跟着另一個上來。光幕上出現一顆紅白間隔的心。

「你這種人最沒出息。」戴眼鏡的指着他駡道：「紅色思想，白色生活，玲瓏透剔，欺善怕惡，只懂得躲在人家屋簷下放冷箭。」他似乎又恢復先前的神氣：「人來！把他換心！」

白袍人出來帶他走開。以後照的，一連好幾個是同樣的心。

白袍人又走出來，看到這一大堆等候換心的人，有點驚異，皺皺眉：「眞邪門，這種人怎麼出得這樣多！」

很快就輪到我們這一羣了，開始爲一個靑年人檢驗，他是僑社近年鋒頭最勁的一個，從光幕中看到自己一顆突突跳動的紅心，就更神氣地顧盼自豪。

「眞不自量，冒充知識分子，又不肯讀書，灌他一碗墨，免得當了僑領，還是胸無點墨。」

靑年人畏縮地跟着白袍人走了。

跟上的也是靑年，不但神氣，生得也一表人才，我還在欣賞他的風度，那戴眼鏡的已開口：「人眞不可以貌相，表面忠貞，心上就長了尾巴，竟是天生的走狗。」他嘆一口氣，繼續說：「新的病例，試服『大丈夫丸』吧！」

他除非不開口，開口準沒有好的，快到我了，我有一點忐忑的感覺。不久，溫敎授、羅雄輝和黃粵生，都在他揮手下離開。我應該自豪，因爲我的朋友們都有正常良心的人。近朱者赤，爲甚麼我自己忐忑不安，對自己這樣沒有信心？於是，我接着上去，和護士打個照面，竟被怔住了。

「楚芸，怎會是妳！」我多麼興奮，可是，她冷得像深秋早晨的霜，指指我要站的方位，連一句話也懶得說。卡的一聲，光幕上映出我的心臟，我仔細看着，似乎很正常，只是顏色有點不鮮明，帶

點瘀暗。「可惜呵！」他一開口我就發愣，幸好語氣不嚴厲，我稍稍安定一下，也許要吃點藥而已。楚芸沒有按熄光幕，絞着手站在那裏，嘴角掛上了輕蔑。

「看到嗎?以前還不錯，這幾年，心竅有毛病了。」戴眼鏡的人竟和氣的說，我看看光幕，幾條心脈，果然是半瘀塞狀態。

「這樣下去，自私塞了心竅，海外充其量多幾個自私的傢伙。」他的語氣漸趨凌厲，我感到不寒而慄。果然，不幸的處置下來：「人來！對心撞擊幾下。」

我怔忡地跟着白袍人，轉入一室，剛好碰上那被灌墨的青年人出來，他用手揑着脖子，恐怕再吐的模樣，口鼻都黑，樣子很狼狽。入室一看，是個空蕩的房子，只是滿地血，牆壁掛着一個牌扁：「海外知識分子治療室」。白袍人還沒有讓我準備，就左手按着我的右肩，盤了馬步，右拳直搗我的心窩，這一下重得很，生平沒有這樣痛過。我哇一聲大叫，痛醒過來，手中還握着楚芸的信，擱在自己的胸部上。

天還未亮，夜靜悄悄的籠罩着。北國的夜太孤單了，冰封的湖泊，雪軟軟的飄着，沒有一點聲色，沒有鳴蟲，沒有流水低訴，沒有驚濤拍岸。萬籟俱寂，死一般的寂！

想起金門，當夜來臨的時候，多少精靈，在那裡活動着，還有鳴蟲、流水、波濤合奏的小夜曲。明月從樹梢淡淡瀉下的光，陪伴着全身戎裝、在戒備中的戰士。想起戰士，心中就惦念金門的戰友們

。有甚麼比保護國土的責任更神聖呢？孤島的戰士們，我向你們致敬！

「砰！」突然山崩地裂的一聲爆炸，我躍下床來，難道我又胡思亂想，想到金門，又在記憶裡砲戰麼？但是，這分明是爆炸聲，而且在附近發生，餘音仍在震盪着。我推開窗戶，觸目只有飄着的雪，還是死一般的寂靜！但天邊已微透出一點曙光了。呵！我是有所虧負的人，心裡竟如此不平安，對自己認爲眞實的爆炸，已經信心動搖了，我再癱倒在床上。

「嗚！嗚！嗚！」第一次救火車呼號了，不久，四方八面同時響起救傷車、警車的呼號，全城彷彿擾攘起來。這和世界博覽會失火的氣氛有點相像，我竟懷疑自已的耳朵。這不可能是幻覺吧，我站起來，重新推開窗戶，呼號聲震動着我，街道上奔馳着紅光閃閃的救火車……。

全公寓的人彷彿同時騷動起來，不！全城的人都像動起來。隔壁傳來收音機的響聲，我也扭開，新聞報道員正在實地報告：「魁北克省的獨立分子開始用恐怖手段，在觀光大酒店置放計時炸彈，在今晨七時爆炸……。」以下就是一連串關於人命和財產損失的初步估計，和救火的一般情形。

被爆炸的酒店，是蒙城素負盛名的觀光酒店之一，離我住的寓所不遠，是爆炸震撼力所及的地方。獨立分子選擇觀光大酒店，也是寄望國際注意的原因吧。收音機播放負責治安者的談話，他們毫不含糊表示要對暴力的行動鎭壓，蒙城的警察局已執行逮捕的工作。民選的議員們和地方有名之士，在訪問中一致譴責獨立分子，是富强的加拿大聯邦的罪人。

加拿大是個聯邦國家，魁北克省是構成聯邦的省份，說的是法語，用的是法文，社會有她獨特的文化氣質，人民身體運流着不同的血液。然而，大部份的魁北克省民，爲了共同的富强，首先站起來反對搞分離運動。獨立分子的計時彈爆炸還不到一小時，輿論界已有效地轉播全國反對的願望，治安當局也劍及履及的斷然鎮壓。他們不容許少數强制了公意，暴力代替了秩序。他們多麼勇敢而正義！

爲甚麼加拿大容許臺獨分子的活動呢？難道他們不知道，臺獨分子也是中國人，說的是同一語言，用的同一文字，生長在同一文化特質的國土，身體也運流着同一民族的血液？他們竟同情少數强制了公意，鼓勵了叛逆，是多麼自私！

於是，他們嚐到自私的苦果！

加拿大還是個寧靜的國家嗎？這是一個新的問號。不錯，今天魁北克省的獨立分子們，用的是暴力手段，是加拿大法律所不容許的，可以對他們鎮壓。可是，假如獨立分子們，捨棄了暴力，用議會鬪爭的方式，法律就失去了效力。他們用迂迴漸進的方法，在這個沒有是非標準的國家，誰敢說他們不會有成功的一天呢？除了國內問題以外，加拿大也不見得是世外桃源，能置身於國際糾紛之外。早在魁北克省的獨立分子滋事以前，當時的加國總理不是說過：「加拿大是美蘇兩國衝突中，被夾在中間的「文治」麼？

就算加拿大是人間的樂土吧，這樂土是加拿大人的，與我又有甚麼關係呢？我究竟不是在這裡土

生土長的人，這裡不是我的故鄉，而故鄉是不能忘懷的；異鄉人常有一份無法排遣的落寞。還有我的親情、愛情哩！這些重要的生命原素，而我却欺騙自己，逃避現實，不去考慮。難道好一點的工作環境與報酬，就是生命內涵的全部！

想起故鄉——成都，那白雲深處，離開她將近二十年了，兒時的記憶，景物早已朦朧；髫齡的小友們，那一雙雙精靈的小眼睛，還那麼熟識地向我閃爍着，他們現在怎樣呢？在一個極度制度化的社會裡，他們不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，就是被統治的一羣。像我這樣一個離開故鄉的人，在一個完全相反的社會長大，受着不同的教育，即使自己甘心接受一個階級的烙印，做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順民，但是，這個烙印能長期禁錮我那嚮往自由的心靈嗎？既然自己不能約束，而大陸現有的制度又不能容，我除了希望這種制度和政權崩潰以外，怎能回歸，怎能認同呢？那些高唱回歸，認同的海外知識分子，豈不是自欺欺人！何況，那些鼓動回歸與認同的人們，又不起帶頭作用，楚芸問海外知識分子的良心何在？難道也包括了這一個疑問？我怔忡的在想。

想起我第二故鄉——臺灣，那靜靜的日月潭，雖然沒有西湖的美，而我卻對她發生了情誼。因爲西湖我不能到，美與不美對我又有甚關係呀？至少日月潭就算稍遜她一籌吧，但我能隨意地去遊覽，在那片刻間屬於我的。橫貫公路雖然沒有萬里長城那麼偉大，可是她有我熟識的辛勞人民，認識的退役官兵，參與這一偉大工程的建造，也由於這樣，間接的情誼也就建立起來。雖然，勤勞的軍民的血

汗，沒有孟姜女故事的哀艷，但故事的哀艷，只能引起我一些感喟而已，我究竟不能與陳年故事扯上關係呵！除了土地的情誼以外，親情、友情和愛情，第二故鄉給我有更多的憶念。

第一故鄉既然那麼陌生，對第二故鄉特別的憶念，不是很自然的麼？

然而，第二故鄉也是那麼遙遠！

我看到的依然是隔窗的飄雪——異邦的雪！聽到的是譴責魁北克省獨立分子的聲音——異邦的聲音！然而，這些却對我產生無法分割的關係，我無可奈何地關掉了收音機。

天亮了，我的思潮仍無法安定下來。聖誕節的歡樂給獨立分子破爆了，我擠身於被爆炸的大酒店門前，游移於佇看的人潮中。

警察手持警棍，疏落地排列着，組成一條警戒線。只有新聞從業人員，可以憑證進入；他們提着照相機，或扛着，推着拍攝活動圖片的錄映機，三三兩兩的出入着。

大概是假期的關係，大家不須上班，趕到現場看熱鬧的越來越多。後來的拚命打尖，有的專竄空檔，推推擠擠，我夾在人潮中很不好受，好幾次給人擠得立足不牢，險險倒向他人身上。好容易才站穩脚跟，一個從後竄上來的青年人，又把我擠得搖搖欲墜，我心裡有氣。

「你怎麼這樣不守秩序？」我穩定一下身子，然後瞪着他說。

「哦！清清！」他用手分扱自己的眼角，把眼睛拉得像一條縫。一般洋人譏笑中國人，一定是拿

這個樣子做特徵。跟着把頭左右搖擺幾下，表示還有長着像猪尾巴的辮子，把中國人叫做「清」，大概與拖着辮子的清裝大有關係吧。何況還有活着的洋人，親眼看過拖着辮子的華僑呢？但無論如何，洋人一旦擺出這個樣子，就是給中國人一個好看和侮辱，我憤怒得就想一拳揍過去。可是，我身邊都擠滿人，也確實無用武之地，只得强忍下這一口氣。

「怎樣！」他見我仍怒目相向，又用法語說道：「守秩序！在魁北克省要守誰的秩序？守你們的秩序，還是守我們法語人民的秩序？」

他大概是法裔的加拿大人。

「守加拿大人的秩序。」我還是用英語抗聲說。

「你不是加拿大人，你沒有資格維持加拿大秩序。」他也固執地使用法語。

身旁的人聽到我們的爭辯，都把視線轉移過來，幾十對眼睛，像在期待我的答辯。

「我不但是加拿大人，而且是魁北克省的公務員！」

「你只是入了我們的籍，不是我們的人；魁北克省是你的雇主，你只是個聽命的僱員。」他的語氣放得軟軟地，多麼令人難以忍受的揶揄。然而，捫心自問，這的確是事實啊！我像個洩了氣的橡皮人，內心空蕩蕩而軟瘓下來，耳邊繞着的是那揶揄的笑。我眞希望自己能立即鑽入地下去，來避免這直刺我靈魂深處的笑聲。

我向後擠出來。我像失去主宰似的，依着原路走。忽然，迎面有人把我擋住，我像遊魂似的閃開。

「喂，亦文！你也來了！」原來是黃粵生提着相機趕來，他截住我的去路說。

「是的，我也來過，但這裡發生的事與我沒有關係！」我冷冷地說，黃粵生搔搔頭髮，把眼睛向下壓一下，表示難以聽懂的意思。

「你到那裡？」他問。

「回家！」

「我拍幾張現場照片，就回頭找你！」

我漫應着的同時，脚步早已跨出。這裡的事，的確與我毫無關係，應該趕快離開，免得那種可怕的笑聲，又向我的靈魂深處刺！

我無法形容這種難堪，它不像痛苦。我曾失戀過，知道失戀的痛苦。我曾捱過別人的拳頭，知道甚麼是痛楚。失戀使心靈創傷，拳擊使肉體創傷，我都可以承擔這些實質上的創痛。可是，這不是創痛，是難堪；也是自尊心受到奚落後的虛脫。請原諒我不能形容這種滋味！雖然，我怔怔的想着。

「怎樣！亦文！」黃粵生推門而入，看我正坐在客廳的梳化椅上發愣。

我沒有答他，悶得只想揍自己一頓。

「亦文！是不是看過楚芸的信呢？如果你不能原諒她，認爲彼此無法復合，也就算了，何必大家再痛苦！」他好意的勸導着。

「不是，不是不能原諒她，我是不能原諒自己！」黃男生詫異地看着我，我也懶得解釋，只說：

「溫教授說得對：『如果我年青，我也回去！』」

九

飛機這樣平穩滑下跑道，我踏上自己的國土。出口處站滿接機的人羣，楚芸也在。

「楚芸！」我從人的身後閃出，站在她的面前，她驚異地怔怔看着我。好一會，終於笑了。

「亦文！」楚芸的聲音很低，但帶着激動，她的眼睛浮着淚光。

「我回來了！」我想說些安慰她的話，但不知從何說起，我憐惜地撫摸她的秀髮，來代替我的千言萬語。

楚芸把前額俯靠着我的臉龐上，幽幽的說：「回來也不告訴我，周伯母叫我來接羅雄輝的。」

「我想使妳驚喜一下，其實，我連父母親都瞞着，只說羅雄輝回來。」

「你甚麼時候要走？」她急不及待要知道似的。

「爲甚麼要走？」

楚芸有點驚愕，說：「你不是要我留在加拿大結婚，大家在那邊生活嗎？」

我多麼欣慰，楚芸仍記着我的願望，可惜，我改變了主意。我沒有回答她，只搖搖頭。

楚芸的眼睛睜圓，說：「你改變主意？」

「對！」我說完，楚芸的笑容收斂了。我恐怕她誤會，立卽補充說：「只是地點的改變。」

「我們不在加拿大結婚，也不在那邊生活？」楚芸疑惑地問。

「對！」我毫不猶疑答道。

「在那裏？」楚芸恢復欣悅之色。

「就在這裏。」我右脚踏實一下。從這一刻起，楚芸的笑臉綻開得像春花。

「我已買好機票，準備近日去找你！」楚芸親暱的說。

「那一定是世博會失火的審判已終結。是麼？」我仍懷疑着。

「前日結判了，館長已入獄。」

「可憐呵！」我嘆息着。

「甚麼？你同情他！」楚芸疑惑的看着我。

「不！我不是同情他，我同情英京咖啡館打賭的青年，他又輸了一百元。」楚芸釋然笑了，我輕挽着她的纖腰走出機場。

「這裡眞香。」我說。

「當然，現在是花季。」

「不！是祖國泥土的氣味！」

後序

從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，照我個人的觀察，這五年，人類的精神生活又轉入另一個變動時期。原有的道德標準，受到了挑戰。世界每一個角落，都湧起一股人爲的暗潮，冲擊着現有的一切，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。人造衞星開始爲人類征空，而LSD也誘惑人們走向地獄。

在美國，成千上萬的青年，爲了逃避兵役，有的開小差躲起來，或者乾脆離開本土。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：一批接一批的勞軍團開到越南去，不是慰勞前線浴血的子弟，而是殺害子弟的敵人。避孕丸的實驗大致成功了，婦女們已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育，「婦解運動」開始了。凡是過去婦女的美德，都被認爲是束縛婦女的枷鎖，非打爛不可，道德標準不只要降低，而且要求重訂。人的生命價值有排除大我的傾向，着重小我的滿足，大家集中精力去追求財富與情慾。生命的意義不是承先啓後，不是爲了明天，也不爲了永恒，是今天；那怕是暫短的，現成的，甚至僅是自我陶醉的；反正沒有標準。於是，迷幻藥出來了，它滿足了人們暫時的自我偉大感，飄飄然，不須流血流汗，也可以享受一下英雄滋味。如果他人還不注意，等候一個人數衆多的集會，出其不意的裸跑，使自己成爲萬人注目的對象，「偉大」也就唾手可得了。甚麼名譽、職位………，這些需要毅力與智慧才獲得的名與位，都

被掩得黯然無光。於是，有些大學畢業生在典禮中，就當着觀禮的家長、師長面前，撕毁了剛接到手中的文憑。有許多新聞從業者，他們集中精神，專向社會上有較高地位的人下手，發掘其醜史艷聞，來證明世界上，再沒有一個値得受尊敬的人。

也在這五年中，中國大陸爆發了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全面否定了傳統文化的價値，青年被騙作「打破舊世界」的急先鋒。另一方面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建設和繁榮，使世界各國人士爲之驚奇和欽佩。但是，也有許多人在追求物質的虛榮，青年們想盡方法到歐美留學，然後又想盡辦法留下來，國家民族的自尊心被忽略了，學位、財富和權勢是人的成就的衡量標準。海外的華僑社會也在變，下一代已長成，新的移民又湧入，質與量都在變。「暗潮」就是反映這個變動時期，中國留學生和華僑在海外一個片面的紀錄。

我不否認求新是人類建立文明的重要因素。同樣的，前人的經驗不應一律否定、打倒，能够延續近五千年的文化，一定有她的長處，和延續的道理。當我聽到人們誣衊抵抗外侮的民族英雄；和捨生取義的仁人志士時，我的心像給人剜了一刀。當人們向我訴說，他是怎樣鬪倒對方時，我憐憫那個受傷或失敗的人。我以爲同情不幸比崇拜成功，在某一角度上是更合乎人性的。人與人之間爲甚麼要虛僞、仇視甚至鬪爭呢？爲甚麼我們不學習了解、同情和愛？除了愛，世界還有甚麼値得留戀呢？生命又有甚麼意義？沒有愛的人，一定是個自私自利的傢伙，因爲愛要付出代價的，裏面包括了犧牲、等

待和寬恕。愛更須要勇氣、眞誠和正義，懦夫就沒有愛。

我計劃把這些觀點，灌注到「暗潮」裏面，成爲它的精神原素，透過小說的形式，來激發人們心底的良知，恢復道德的勇氣，抗擊要吞噬人類意志，導人沉淪的暗潮，恢復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信心，相信法律和正義是存在的，歷史文化和人類的良知，仍有力量維護世界的和平。我們不必諱言橫逆的冲擊，把眞相告訴人民，精神武裝了，對抵抗橫逆有肯定的幫助。

我曾把這種意念告訴在香港的張贛萍兄，他極力贊許，並催促我要立卽寫這個小說，還自告奮勇爲我安排刋出的園地。可是，由於個人事務的忙迫，久久沒有動筆，有勞他每信必問。大概在一九七零年的下半年，我才開始寫，寫了半年左右，還差兩章沒有完成，他就突然去世了。他的去世，使我十分難過，也就沒有心情寫下去，一擱就擱了幾年。可是，這一心願沒有完成，始終橫梗於心，像欠了他一筆債似的，非淸還不安。也有好幾位朋友：王藍、陸永權、徐瑪琳、谷志蘭、吳賢輝、梁鐵魂、黎江栢、黃有鈞、章華弦、鄺基南、何競文、簡許邦、黃健華、余道生、梁鎭乾、鍾銳華諸先生，他們都希望我寫完它。有的給我提意見，有的爲我繕正、校對，有的做封面設計，高誼可感。夢華亦任繕正工作，給我的意見亦多。於是，差一點胎死腹中的「暗潮」，在各方鼓勵下又復活了，到一九七六年四月全部完成。我把它寄給胡爵坤先生，他是贛萍兄生前的良師益友，得到他的幫助與安排，「暗潮」終於在五月一日在星島晚報連載，一直到十月抄刋完，歷時剛足半年。胡先生不但安排它生

長的園地，而且一直照料和指導它。沒有他，「暗潮」的面世也許就發生困難，我深深銘鏤他的情誼。本來，我準備請他爲「暗潮」作序，來紀念我們共同的故友，但胡先生是個大忙人，使我覺得不應再麻煩他。何況，天人的懷念，又豈僅文字才可爲的呢！

「暗潮」在「星晚」連載期間，來自各方的鼓勵，至爲可感。有些父友，建議立卽在香港印行，在讀者還在議論時出版，暢銷是有把握的。可是，我是個業餘作者，金錢的誘惑不大。吾師李定一教授，認爲本書應在臺灣出版，讓國內青年，特別是嚮往留學的人們一讀，就很有意義。於是，就這樣決定下來。這是我第一個長篇，而我是個經商的人，俗務蝟集，精神旣不集中，時間亦欠充分。「暗潮」的寫作，有時在電話不斷的業務所，在喧嘩的餐室，或在枕上，甚至在洗手間，斷斷續續，而且乏時修正，缺點難免。胡先生曾建議我在出單行本的時候，把第一章的情節，分揷在以後的發展裡，將會使故事發展得更好。這的確是可貴的經驗。因爲第一章發展的很平常，這是經驗界限，我深感同感。可是，在我業餘的時間裡，重寫不易。另一方面，爲了記錄我寫作的過程，也就放棄動大手術的念頭，仍照原文刋出。

年來僑社動盪的幅度，比「暗潮」的時代更厲害，美加兩地成了海外統戰與反統戰的主要戰場，消長之勢不斷在變動之中。可惜正視這一局勢的人不多，許多爲維護自由民主的鬬士們，得不到應有的支援，而且遭受到同一陣營的排擠、打擊和誣蔑。這些事我聽到的見到的很多，使許多有心人爲之

氣結，在無可奈何下隱退了。這是消長之勢變動主因之一。當然，仍有許多執着不餒，不計打擊，他們相互砥礪，彼此支援，堅守據點，敢於抗擊任何橫逆，克盡僑民的天職。對這些不計成效，不談名利的好漢們，我向你們致敬！

這一羣好漢，有過許多爲自由民主而抗爭的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有滿腔熱血和滿眶熱淚。他們有豪放，也有執着的一面；有歡樂也有悲憤的境遇。我有責任爲他們紀錄下來，在這個是非不分，眞理不分的末世紀，還他們一個公道；並且，在這個自私和懦弱的時代，爲這一羣海外的中華兒女，作歷史的見證。

著者

民國六十六年元旦
寫於加拿大旅次

試評「暗潮」

梁鎮乾

「暗潮」是一部以海外知識青年爲題材，以加拿大華僑社會爲背景，對人性及社會問題作多方面探討和發掘的長篇小說。作者舉出了四種暗潮：第一、是華僑社會由於代溝問題，老一輩和年青一輩在思想上的不協調，形成了一股暗潮；第二、是西方社會過份注重物質文明，忽視精神生活的後果，成爲西方社會無法化解的暗潮；第三、是中共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破壞，使中國固有傳統及人文精神，瀕於破滅；第四、是數典忘祖的臺獨分子的顚倒黑白，中傷政府，希望在海外造成惡勢力，妄圖分裂中國的一股暗流。

本來，接觸到這種嚴肅的問題，要是作者的才華不够，每每流於說教，變成硬繃繃的八股。可是「暗潮」的作者，卽使內涵如這樣嚴肅的主題，仍游刃有餘地通過小說的描寫，使讀者在輕鬆裡，領略其嚴肅的一面。作者並巧妙地提出了化解這四種暗潮的方法。對於第一種暗潮，作者通過張伯和溫教授這種人物來矯正儒家糟粕的一面，發揚其眞正的精神，重建其健康的倫理制度。對於第二種暗潮，作者的意見是參考我國多采多姿的人文精神生活，用以調節過度的唯物質主義。對於第三種暗潮，海外知識分子是責無旁貸。復興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，保存及繼承文化事業，都應該用行動去實踐。

作者通過若干人物的描寫，舉出中國讀書人的榜樣。而作者筆下的周亦文、羅雄輝、黃粤生等青年對臺獨分子的針鋒相對，就是間接對臺獨問題表示了意見和應付的方法。

這部小說最突出的主題，是歌頌代表人類光明前途和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——愛。由於父子之愛，使張自堅父子消除了代溝的隔膜，一家再聚天倫；基於朋友之愛，張伯願意將多年積蓄，給關勇作結婚費用；由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善性和同情，使仇敵化爲友愛，使關勇忘却了賭場怨恨去幫助曾使他自殺的王良及其家人；而梁先生在僑社大會上替「情敵」黃粤生說了公道話，讓他與程永珍能順利結合。貫穿整部小說的精神——愛，藉着作者的描寫，使讀者感受到愛的力量的偉大，人與人之間的一切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幾乎都可以藉着愛心去解決。只有在關乎國家民族前途的大是大非才是絕對不能妥協和忍讓。這是爲什麼平日溫文爾雅的溫正教授，在痛斥毀滅中國文化的惡勢力時，其神情是這樣的激動；而周亦文，羅雄輝等兩次與臺獨分子衝突，周亦文直斥館長不顧國家體面和利益，更不能視作意氣之爭及匹夫之勇。

生活體驗是小說創作的源泉，「暗潮」的作者，在這方面的體驗，相當深入。作者對僑社的組織，十分熟識，對華埠賭場的描寫，生動而富眞實感，那些五花八門的形形式式的賭博玩意，如非深入體會，斷不能如此刻畫入微。而對華人餐館的經營方法，舊式洗衣場的操作過程，可以看得出作者亦曾經過細心的觀察。此外，如描寫初次來加的留學生，在買東西時以加幣折算原居地的幣値，每餐只

吃廉價的猪肝等，凡親身經歷過的人，莫不發出會心的微笑。

用夢幻的方法來襯托情節，表達意念，是作者比較喜歡用的手法。全書安排了三次夢幻的出現：第一次是當周亦文接到楚芸與人共舞的相片後發生的。作者用夢幻描寫周亦文、黃男生、羅雄輝三人對戀愛的態度，側面襯托出三人個性的不同。羅雄輝「寧願和男人看手相，也懶得和女人談情」，正是他性格的特徵。第二次發生在楚芸不辭而別之後，作者通過周亦文對楚芸從初戀到重逢的不同印象，從沉溺在安娜的情慾中到接受現實的醒覺和對母親的懷念，展示出亦文的蛻變過程，及爲亦文最後的回歸做了注脚。第三次是在最後一章，作者安排這次夢幻，對海外知識份子的良知，提出了質問，對形形色色的人物，作不同程度的譏諷或酸辣的諷刺。運用隱語和比喩，是中國傳統小說的手法，從紅樓夢到鏡花緣，都曾經運用過這種手法，作者借題發揮，以達到警世的作用。

縱觀全書，「愛」是作者所要表達最突出的主題。此外，傳統文化的價値觀念，海外知識分子的去留問題，作者都藉着小說中的人物，指引出積極的方向。

文字技巧的掌握，是成功小說所必備的條件。「暗潮」作者，在塑造人物，運用文字和安排情節方面，有幾點是値得一提的。首先是人物的塑造：作爲理想的女性——姚楚芸，是作者刻意描寫的一位女主人翁。楚芸是一個情操高超，有理想、有抱負、既能忍讓，又能自拔的女孩子，她像一朵「嫻雅素束的薔薇，沉默中更嫵媚」。作者用書中另外兩位女性：程永珍和安娜去襯托，使楚芸的優點更突

出起來，楚芸與安娜的比較，正是靈與慾的分野，後者像曇花和烈酒，雖然美麗和濃烈，卻是轉瞬即逝；前者像秋月和清泉，淡雅而久遠。在對愛情的堅貞上，程永珍顯然又遜楚芸一籌。作者安排程永珍任性，輕率地答應梁先生的婚事，而又易於反悔，使讀者比較之下，更顯得楚芸對愛情的堅貞偉大。在處理她與周亦文的戀愛過程中，楚芸兩次拒絕亦文的初吻，及後來因感覺責任未完而毅然離開，使一個理想遠大的女性，不耽於男女私情的理想形象十分突出。

書中的男主角周亦文，是個有進取心，感情衝動的青年。他的理智地擺脫安娜，雖然得不到楚芸的原諒，仍能專心讀書，完成學業的行動，是有進取心的表現。但誤墜安娜的情網，兩次與臺獨分子大打出手，及直斥館長等行爲，則是感情衝動的表現。作者通過了亦文在一次夢境中對楚芸、安娜等女性前後感官的變化，側面地反映出周亦文的蛻變過程，手法十分新鮮。

羅雄輝是另一典型男性，冷靜而有分析能力。當亦文因吃迷幻藥而誤投信件給楚芸之後，羅雄輝爲他分析事情的發展，而後來又替他分析與楚芸復合的條件，以一個從未有戀愛經驗的人，而純從心理學和邏輯推理去分析，但結果竟頭頭是道，這樣充分表現出羅雄輝的智慧和冷靜，是人物塑造的另一成功者。當亦文因楚芸寄來的照片而大受刺激之際，羅雄輝卻能以第三者超然的態度，分析出事情的眞相，這些都恰好與亦文的衝動個性成一强烈對比。而羅雄輝冷靜而有分析能力的個性，更躍然於紙上。

另一個人物——黃粵生，是個有智慧而機警的男孩子。在博覽會上，黃粵生藉機爲程永珍的悔婚提出有力的證據，又巧妙地安排周亦文與姚楚芸的見面，以及在中國館門前與臺獨分子衝突後，機警地拿出記者證，避過警察的盤問。這幾段的描寫都把黃粵生的機警寫得十分成功。

與楚芸的比較，程永珍「像一株嬌態熱情的玫瑰」，給人的感受是豪情和任性。在講天仙配的故事，程的意見是乾脆私奔，這裡，作者是借講故事去安排程的性格。此外，她在寒假返港的不辭而別，在與黃粵生重聚後不顧一切的悔婚，又說出「今生非黃粵生不嫁」等語，在在都顯示出她的任性和豪邁，作者始終掌握人物的個性。

代表着繼承傳統文化，恂恂儒者的溫正教授，是作者所塑造的典型人物之一。作者描寫溫教授對傳統文化充滿熱忱，看他對羅雄輝「四爲」與「四無」的訓勉，在處理程永珍問題投票的晚上，挺身主持公道，使人感受得到他是一個「明大義，有擔當」的讀書人，這也是作者塑造的樣板人物，給青年們一個借鏡。此外，如華僑社會的普羅大衆關勇、張自堅父子，以至好出鋒頭的僑社秘書等，作者着墨不多，但每個人物，各有典型，呼之欲出。

在寫景方面，有幾個場面是比較突出的。一是千島之遊：寫景的手法是情景交融，使讀者覺得有如「人在圖畫裏」。一是汽車駛入坎美頓附近的桃花林，雖然是異鄉風物，但經過作者主觀導入中國詩境，使讀者不期然的憧憬自己斷身如畫的境界。而尼加拉大瀑布之遊，波瀾壯濶的氣派，在作者的

筆墨下，有如東坡詞裏的「大江東去」，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偉大，迨非人力所及。作者生動地引用了赫魯曉夫遊大瀑布的反面比喻，加深讀者對大自然的感受，他沒有在嚴肅的主題以外，忘記了輕鬆。

作者簡介：多倫多大學東亞研究院博士候選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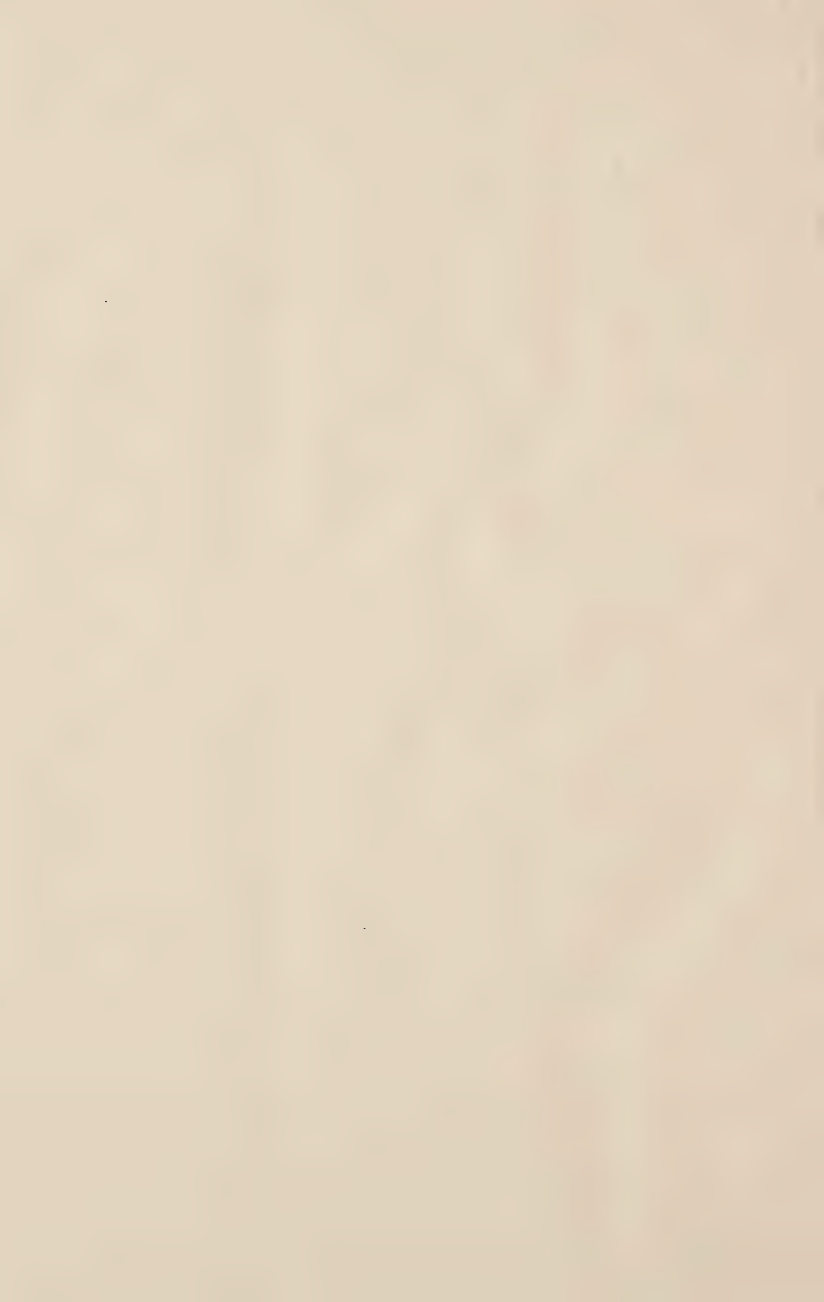
暗潮　　許之遠

出版者：阿爾泰出版社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臺字第1444號
地址：臺北市博愛路51號二樓
印刷者：燕徵印刷廠
地址：臺市北克難街208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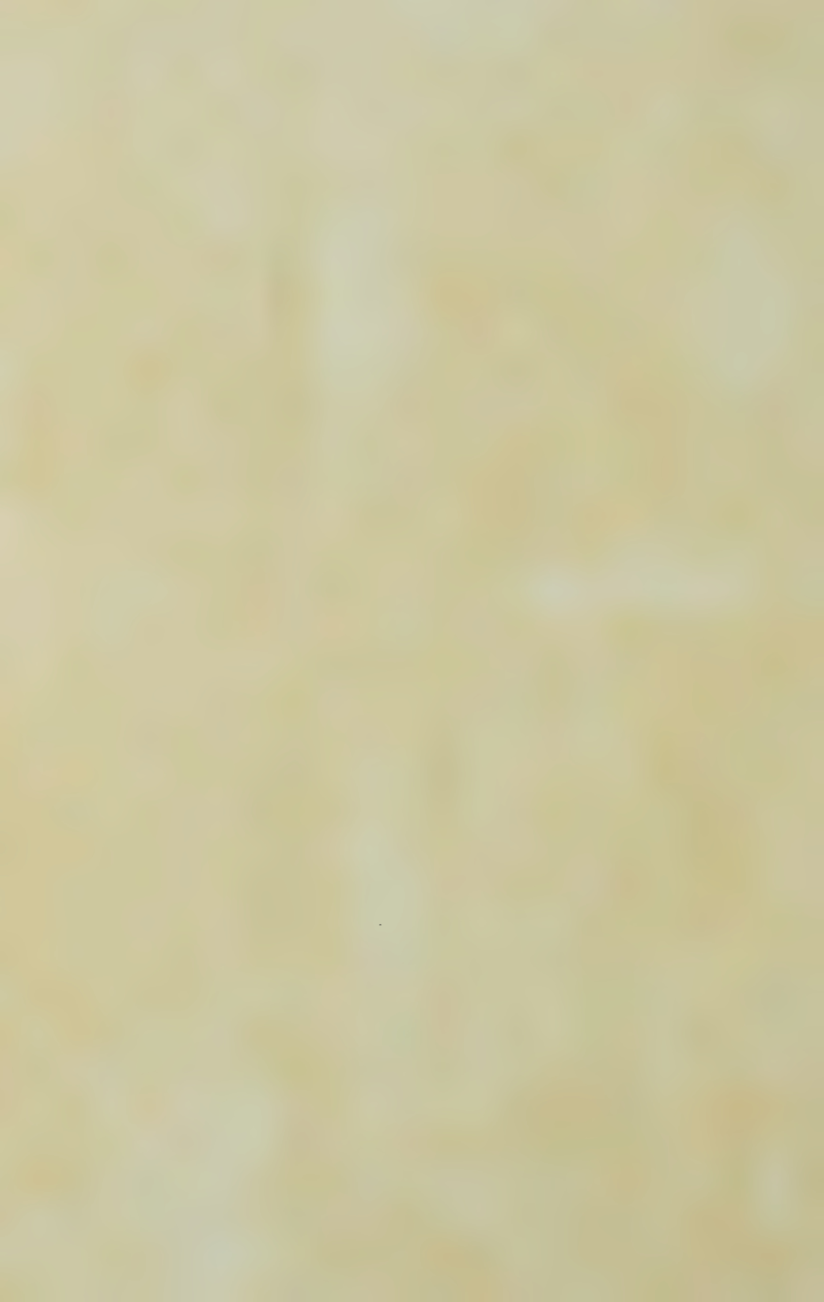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　日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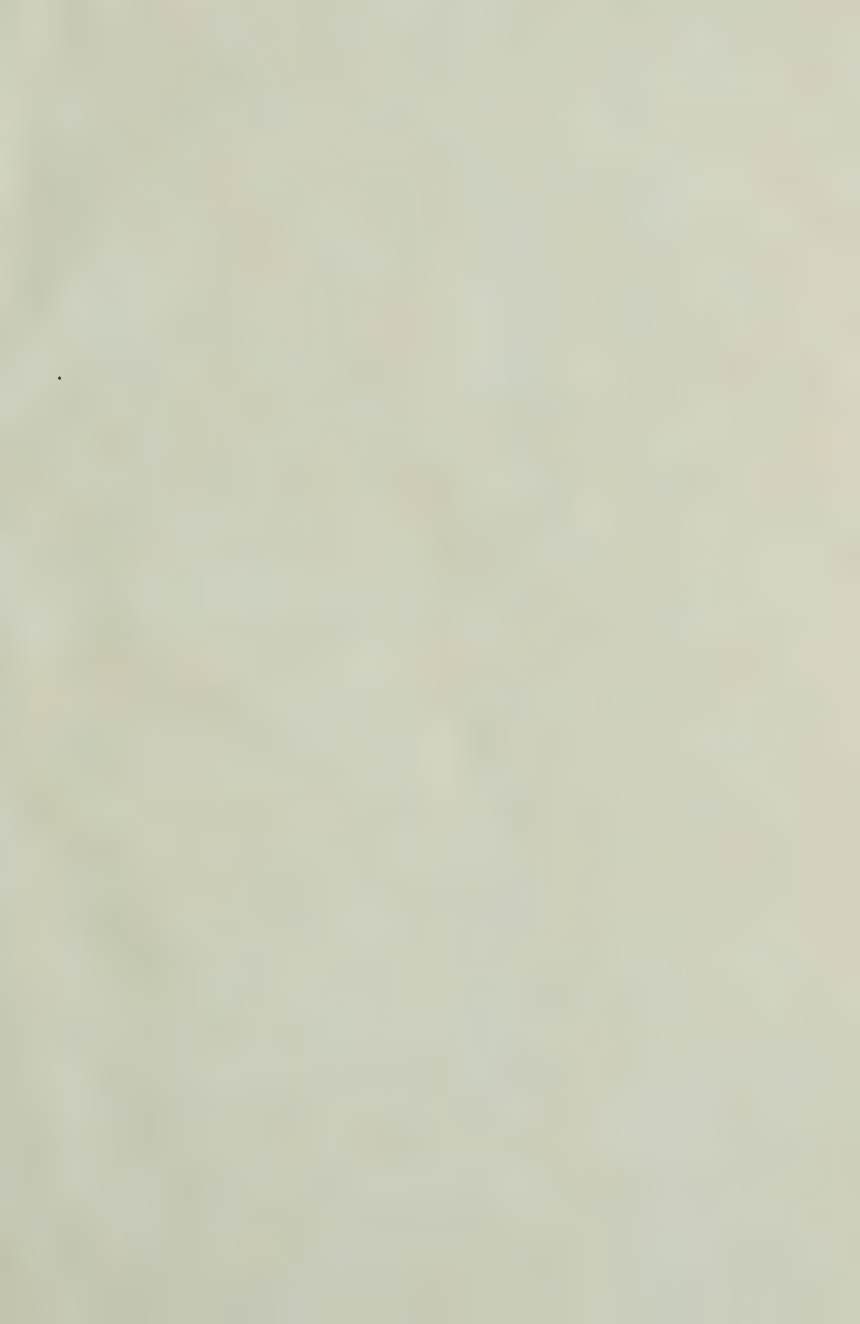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：新臺幣五十元整















作者簡介：

許之遠，一九三五年生，廣東開平人，現旅居加拿大，從商。業餘喜歡爲文，作品散見國內外中文報章雜誌。「暗潮」曾於一九七六年在香港「星島晚報」連載半載之久，頗獲海內外讀者好評。

封面設計：鍾士攝影室


CANADA HONG KONG LIBRARY
3 1761 07691742 6